

## 枫叶的故乡

### 上 集

命运使我们成为兄弟，谁能单独生活在人间？  
我们对别人生命所有的奉献，都将回到我们自己的生命中来。

19 世纪中叶淘金者中的诗人—爱德温·马克  
汗

### 序 幕

故事发生在 19 世纪下半叶。雄浑壮丽的落矶山脉像一条莽莽苍苍的巨龙，起伏蜿蜒，向北美大地的纵深地带伸展开去。

震耳欲聋的打击乐声中，镜头摇过 9 月的山麓和河谷，积雪的山峰仿佛戴着巍巍王冠。

烟尘在视野的边际冲天而起。

呐喊声、马蹄叩击大地的声音，正混合在打击乐的声浪中扑面而来。

与烟尘、喧嚣成鲜明对照的是弗雷泽河谷地域的安宁、恬

静。

弗雷泽河翻腾着浅浅的波浪，越过卵石滩，向北面的天际流去。这里到处是类似弹坑模样的沙坑，四面圈着木桩，河畔摆列着各种形状的长槽、木盆和挖沙用具。三三两两散布在河谷山脚沙坑中的人们正在用最原始的办法淘金。

呐喊声，皮鼓声越发激昂、响亮。

一个二十七八岁的汉子从沙坑里跳出来。他穿着一件法兰绒西式衬衫，露着古铜色的胸膛，脚上穿着一双皮制的矿工靴子，顺着他手拄十字镐的前胸向上摇，我们从他那黄色的皮肤，盘在头上的辫子，以及东方人眼睛里特有的安详和宁静中，不难认出这是来自太平洋彼岸的中国淘金工，他叫黄戴星。

显然，充耳的皮鼓声与令人胆寒的厮杀声，间或出现的火枪的射击声，陡然地吸引了黄戴星的注意力。一颗又一颗华人的、爱尔兰人的头也陆续从各个金坑和在河里戽水的地方冒出来，人们登上高阜处，在阴郁的柏树下，向尘埃起处张望。

现在，长焦镜头正把我们推向鏖战的战场。马嘶人吼，箭飞枪鸣，这是一场现代与原始的搏斗。

一队骑着高头大马、身穿红条马裤、红色上衣的皇家骑兵，正挥舞马刀往来驰骋，在如汤浇蚁穴般的印第安人中间挥刀斩人，开枪射击，许多赤膊弯弓的印第安人中弹倒地。

骑马雄踞高阜的亚伯西印第安酋长头上戴着插满羽毛的帽子，穿着树皮条圈裙，胳膊上、颈上都套着许多丁当作响的饰物，脸上涂满了以铜绿为主的各种色彩的图案，他的族人也同他一样，个个文身、文面。

一个浓眉大眼、头上插满野花的黑发印第安女郎都都挽弓搭箭，骑马立于她父亲的一旁，这个有着惊人美丽面庞的女性，由于半裸着腰身，显得相当性感。

亚伯西酋长的族人扔下一片尸骨，在一片啸叫声中，狼狈溃

退下来。

亚伯西酋长怒目圆睁，突然大吼三声。这声音之大，居然震得追杀而来的皇家骑兵为之怯步。

皇家骑兵的后面，在一株巨大的枫树下，有几个风度翩翩的人颇为悠闲地骑在马上，有的叼着烟斗，有的脸带微笑，有的拿单筒望远镜瞭望。

身材矮小过早发福的海内·罗宾逊，穿一身戎装，此时放下望远镜，对他身旁又高又瘦、蓄有两撇小胡子的考斯木斯说：“省长大人，如果你不采纳我的建议，不把印第安人赶回保留地，你的太平洋铁路将永远是画在纸上的两条直线。”

考斯木斯在银马鞍上磕了磕烟斗，道：“这并不归功于海内先生的提议。如果我们不开杀戒，岂不是更好！难道你这太平洋铁路总监一定要把杀人和修路联系起来？”

海内马上反唇相讥：“我可以辞去铁路总监还去指挥我的皇家骑兵，可你修不成西段铁路，却无法向约翰·麦克唐纳首相履行诺言。”

考斯木斯用马鞭抽打着自己的高筒马靴，极为轻松地说：“我对麦克唐纳爵士的诺言，谁都不会忘记。如果首相收回款项，那我就退出加拿大自治领，去加入美国联邦。”

海内摇摇头，不得不服输。

衣冠楚楚的太平洋铁路总裁安德鲁·昂德堂克打圆场地说：“我是荷兰人，如果你们争执不下，那我把太平洋铁路变成北欧铁路，修到阿姆斯特丹去。”

几个人都笑起来。红得透明的枫叶在他们头上簌簌作响，轻轻地摇晃着，马前是枫叶的旗帜，旗帜正引导着骑兵举起火枪。

淘金坑上，黄戴星正在观望，他的父亲黄财也停止了车水，洗了一把手，走到儿子身边来。

亚伯西酋长又是大吼三声，晃动全身，金属和非金属饰物发出丁当声音。

巫师举起熊熊火把，赤足跑到队伍前面，扭动着腮帮子，念着无人能听得懂的咒语。忽然，他把火把伸向自己的嘴，深吸一口气，那火焰被吸进巫师的喉咙中，吸得呼呼风响。

巫师掷去了火把。所有使矛的、弯弓的印第安人立刻讷讷地念动咒语。

只见巫师噗地一口，一团又一团的火龙从他口中喷涌而出。

酋长又是撼天动地一声吼，他的女儿都都一马当先，冲出阵去。随后有如山崩海啸，印第安人参差不齐地高声怪叫着向前冲去（打字幕：雷鸟显灵，刀枪不入）。

面对这阵势，皇家骑兵队伍引起一阵骚动，官佐几乎压不住阵脚。

海内拔出左轮手枪，向天空放了一枪，驰到骑兵前面，大声道：“让我们试试，印第安人的咒语能不能让他们刀枪不入！”

一军官高呼口令，所有骑兵在马上举起枪。瞄准镜和准星之间，印第安人正潮水般涌过来。

“预备——放！”

随着口令，一排子弹泼雨般泼过去。

一排印第安人踉跄仆倒，其他的同族同伴犹豫了一下，马上又高声念着咒语向前冲。

都都冲在最前面。巫师赤脚，披头散发，张开双臂呼叫着越过一个个尸体，高叫“刀枪不入”往前冲。

又是一声口令：“拉枪栓！”树林般的枪举起来。海内的左轮枪枪口慢悠悠地转动着，始终跟踪着跳跃前进的巫师。

一声清脆枪响，巫师向上跳了跳，胸口溅出血来，他在胸前抹了一把。又一声枪响，肚子里的肠子流出来，他仍踉踉跄跄向

前奔跑着，从地上薅了一把草，塞在肚子上，依然高叫着奔跑。

一排枪响，如一阵急骤的冰雹扫过。

印第安人成片倒下。巫师倒地。

酋长也中了一弹，他摇晃着落马，浑身是血，他看见海内正得意洋洋地吹吹冒着蓝烟的枪口，然后把左轮枪插回枪套。

垂死的酋长半跪草地上，从一个死者手中拾起弓箭，搭箭在弦，瞄准了海内，已经快拉满弓了，突然倒地死去，箭射空了，他死不瞑目。

四蹄生风的马旋风般扫过来，都都公主从马上一哈腰拾起父亲手上那把沾满了血的硬弓，紧握在手，从背后箭囊中摸出一支红羽翎箭，扯满弓，瞄准海内一箭射去，只见海内大叫一声，应声落马。海内躺在地上忍痛拔去左臀翎箭。

都都公主带着簇拥着她的部众，落荒向落矶山峡谷地带退去。

上弦月凄凄凉凉地悬在夜空。

清寂的月色下，我们可以看到屠杀印第安人之后那目不忍睹的现场。山坡、草地和河畔，到处死尸枕藉。

在月色下，大约二三十人在挥锹埋葬死者。为首的是黄戴星，他正和老父亲黄财把死尸一具具地抬到一个废弃的金矿坑中，然后默默地同大家撮土，一锹锹把死人盖起来。

月光照射着这些善良的中国人的脸。一阵马蹄声响起来。黄戴星扭头望去，盘山小路上走来七八个人，都牵着马，马驮子上驮着一些长短不齐的东西。

华人们静静地望着来者。

第一个牵马的是铁路测量工程师堪彼·帕金斯，中等身材，瘦削的脸戴夹鼻镜，一副学者模样。再看看他的随从们，也都是和和善善的书生样，而且可以认出来，驮在马背上的都是标尺、

水准仪、三脚架之类的工具。

“你们在干什么？在淘金？”堪彼首先打破了沉默。

所有的人都没有应声，三分仇视地望着这批白人。

当堪彼的目光接触到沙坑中那些半掩半埋的印第安人尸骨时，浑身上下似乎震颤了一下。

还需要说什么呢？在歧视与血腥之下，任何语言都是多余的。

“晚安，好心的中国人！”堪彼第一个拉马离开这里，他扔下这么一句话，“你们的善良会得好报，上帝看得见你们在干什么。”

膀阔腰圆的淘金工修德明朝堪彼的背影吐了一口：“呸！可你们白人杀人，上帝却没看见。”

风声簌簌地扫过，有几片红枫叶飘落大坟里，也有几片零落于弗莱泽河水中，在溶溶的月色中，在清白的河水中缓缓流去。

一座巨大的荒冢像一座山头立在大枫树下。

不知什么时候，都都公主带着大群亚伯西部族的人静悄悄地来到了华人背后。他们抬着山牲祭品而来，面对新攒起来的“万人墓”，都愣住了。

都都最先明白了一切。她走到黄戴星面前，盯视他良久，突然跪下去匍匐于地不肯起来。印第安人全都趴在地上，只见一片羽毛在抖动。

黄戴星与同伴们交换了一下眼色，慌忙弯下腰去，把都都扶起来。

都都满眼是晶莹的泪花。她当着众人的面，解去胸罩，露出一对硕大丰满的乳房。原来她的胸罩上面缀满了木雕的图腾，古朴而精巧，她把它捧给黄戴星。

面对裸露在眼前的乳房，男子汉黄戴星一时羞得无地自容，赶紧掉过头去。

都都固执地转到另一面，坚持把她的胸罩送给黄戴星。

黄戴星索性躲到人群中去。都都追过去。同时跪在地上的印第安人发一声喊，有如山崩地裂，吓得华人面面相觑。

这时，念过几年私塾、肚子里有几滴墨水的顾云芳走近黄戴星说：“知恩不报非君子，古有训，投我以桃李，报之以木瓜，她送的虽说是女人用的不正经的玩意儿，毕竟是好意，收下算了。”

黄戴星不语，目视父亲，父亲吐了一口唾沫，叨咕道：“这红番，真生性。”

黄戴星偶一闪眼，望见都都那一双眼巴巴的瞳人里，泪光一闪，泪水竟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在两颊滚动。

黄戴星终于于心不忍，伸手接过了都都公主所献之物。他刚一接到手，那群为女主人跪在地上的印第安人立刻跳起来，雀跃般欢呼，不知口中喊了些什么。

火把亮起来了，成千上万。印第安人且歌且舞，围着巨大的坟山转来转去，他们每个人都折了一枝红枫叶插在头上的羽毛叶中，他们身上的串铃在响，巫师们手上的羊皮鼓在使劲地敲。

大枫树下，那些善良的中国人，抽着他们从大洋那一岸带来的短烟袋，抽着苦涩的旱烟末，透过缭绕的烟雾，望着火把与艾木篝火中跳舞的人们。

年龄最小的华工黎阿三捅了一下眯着眼抽旱烟的修德明，问：“这落矶山，原来不是人家印第安人的地方吗？”

似乎陷入沉思的修德明不做回答。

黎阿三又去问黄戴星：“白人为什么要杀红番？”

黄戴星若有所思地拍了拍黎阿三的颈项，叹道：“只因为他们不是白人，是有色人种。”

“那，我们中国人不也是有色人种吗？”黎阿三的天真发问，虽然没有得到任何一个华工的回答，却可以从他们的表情看出，这个问号已经深深地传到了每一个漂洋过海寻求生路的中国人心中。

篝火在升腾，火把在穿梭般跳跃，一片又一片的红枫叶像从茫茫宇宙中散落下来，落进清澈的弗雷泽河水中，在如华的月光映照下，泛起一团又一团红红的影子。

在耐人寻味和舒缓、抒情的音乐声中，从流水和红枫叶中升起片名：枫叶的故乡

当然是充满浓厚民族风味的音乐。乐声似乎是从遥远的地方飘来，又似乎是在人们心头荡过一阵春风。

在以下背景拉出演职员表。

天是蔚蓝色的，云是片状的，像一条条少女的纱巾被阵风卷上了天空。

清幽幽的河水泛着轻轻的涟漪，映着白云的倒影。远处层层叠叠的落矶山脉，雪罩峰顶，枫染山麓。

在临近河畔的地方，高低错落地坐落着许多淘金人的“领地”，用木桩拦起来。河滩上有蓄水用的翼闸，有抽水用的水车、戽斗，有十几尺长的长槽。

这里呈现出一片和平宁静的景象。

## 1 弗雷泽河上游废金坑 日

打着漩涡流过来的河水，哗哗地响着。几片红枫叶在漩涡中回旋。

一股活水急速地被一片木板桨叶带起来，镜头升起，原来这是纯粹中国南方所特有的车水用的四踏板式水车。

黄财老汉赤着上身，两只赤脚，机械而灵活地轮换踩着四个踏板，把清清的河水车到长木槽中。



长槽旁，黄戴星正汗流浹背地淘金。他把堆积在一旁的沙金送到长槽中，由于不停地动，一些大金块和矿砂在河水的漂洗中留在有孔的铁皮上。

父子相视一笑。

离他们四五丈远的一个沙坑中，糊了满脸泥沙的修德明钻出来，吼着问：“怎么样，有黄货没有？”

黄财已停止车水，一边往布口袋里拣拾沙金、自然金块，一边向儿子使眼色，他大声回答修德明道：“嘿，什么沙金？金子影儿也不见。”

“妈的。”修德明擦着汗水向这边走来，一边说：“淘个屁！都是洋人开过的废坑，咱们中国人只配跟在人家屁股后头翻沙屎，洋人太欺侮人了。”

黄财背过身去，为不让修德明看见金块，手忙脚乱地往小红布袋里装，越急越出岔头，整个布口袋倾翻在地下。

一堆黄灿灿的沙金。正在这时，一个在草地追逐蝴蝶的白人小女孩（约十四五岁）跑了过来，她的一双脚差点踩到老汉那堆沙上。

老汉吃了一惊，呆住。

小女孩（安琪儿）面对这么一大堆沙金，也呆住了，她那双灰蓝色美丽的眼睛瞪得老大，看了好一阵儿，才嫣然一笑，跑去。在父子俩眼前只留下一片金丝头发的光影。

父子俩互相埋怨地看了一眼，恰巧修德明赶到，黄财一屁股坐到那堆沙金上，若无其事地把自己的烟袋点着，用手掌抹了一下玉石烟袋嘴，递给了修德明。

## 2 河谷断裂带 日

壮汉布莱恩扔下手中的淘金木盆，解下皮围裙，朝地上一扔，大步走去。

女儿安琪儿睁大眼睛吃惊而又不解地望着满脸怒气的父亲。

妈妈玛丽娅试图劝阻丈夫，上去拦阻。布莱恩一甩手，把老婆甩了个大跟头。

### 3 黄家父子的淘金坑 日

黄家父子正躬身在又深又暗的金坑里一镐一镐地掘金子，然后用荆条筐提到地表，倾倒在摇具旁堆起来。

夕阳正向落矶山雪峰下坠去，夕阳余晖把弗雷泽河水映得红彤彤的。

“喂，你们出来！”

一声怒吼，黄家父子不约而同地停下手里的活，从洞口向上张望。

仰视，可见一张满脸络腮胡子的脸，双脚下青筋根根暴出，有如蚯蚓。一双穿着厚底牛皮鞋的脚踏在金坑边缘，踩得沙土哗啦啦。

父子俩相互看了一眼，费力地爬出来。站在布莱恩面前，望着那张在西部牛仔帽沿儿下狂傲的脸，黄戴星文静地笑笑，说：“你好，约翰，我的好邻居。你有什么事要我帮忙吗？”

黄财赶快补充了一句：“要喝我们广东的菊花茶吗？还有啊，尽管说。”

黄戴星突然瞥见了安琪儿，那美丽的少女正有点局促不安地远远地注视着这里发生的事情。

布莱恩蛮横地指指金坑，说：“你们这群中国佬儿，马上从这个金坑滚出去，马上。”

黄财急了：“你这人翻脸不认人啊！”

黄戴星挡住父亲，和颜悦色地对布莱恩道：“我的好邻居，你是知道的，这金坑本来是废的，是你们白人挖过的，认为没有油水可捞的，我们才来拣剩，才来翻沙屎呀！”说罢，递了一根

雪茄给布莱恩。

布莱恩伸手打掉雪茄，道：“只有我们白人有淘金权利，我想在哪里淘，你们就得让开！”

这时，修德明、顾云芳等华人都拥了过来，其中也有外号钻地鼠的黄玉，他人瘦小，有几根稀疏的老鼠胡须。

修德明撸胳膊挽袖子地走上来，对布莱恩道：“你们洋人欺侮人，骑脖梗屙屎怎么的？今儿个老子要教训教训你，看你是他妈马王爷三只眼怎么的？”

他刚一亮拳，就被黄戴星从半空接住了，他看到，一些白人正举着镐头、铁钎子跑来助战。

黄戴星息事宁人地说：“算了，在哪里都一样淘金，人嘛，凭的是运气。好了，就把我这个金坑让给这位白人大哥。”他转身冲布莱恩笑了笑，走向旁边的小木棚，一哈腰，拔起柱子，小棚子顿时坍了。他对父亲道：“走，咱们另找个废金坑。”

黄财委屈地点着他鼻子骂：“你个孬种，眼睁睁把到口的肥肉往别人嘴里填！”

修德明也说：“我说黄大哥，你真能咽下这口恶气？”

黄戴星一边收拾工具一边说：“忍为上，和为贵，何必非要动刀动枪呢？”

修德明噓了口气，愤愤走开。

布莱恩万万没有想到会这么简单，反倒无话可说了，对着他老婆玛丽娅耸了耸肩。

#### 4 弗雷泽河畔 日

太阳已经沉到落矶山的万仞山中去了，只留下一片玫瑰色的晚霞在天边。

安琪儿一个人坐在山坡草地上。山风吹拂着她那美丽的金发。

在安琪儿目力所及的前方，她看到了黄戴星那健壮的身影，他挑着沉重的担子，走在崎岖的山间小径上。

他的父亲临行前跪在枯草丛中卧牛石上的神龛前，上了最后三炷香。神龛的对联是：帝德巍峨富寰宇，财神广大赐华夷。

老人艰难地爬起，回眸，依依不舍地望望已属他人的金坑，追上儿子。

安琪儿眼中的两个人影渐渐模糊，泪潮涨满了一双湖蓝色的眸子。

## 5 山脚巨石下的金坑 日

钻地鼠黄玉一镐接一镐地刨着。

突然，他的眼睛发亮，在一堆赭石当中，一块约有 20 磅重的自然金块呈现出来。他揉揉眼睛，确信无疑，摸过去，抓起来，用牙咬，用手拍，他疯了一般跳出金坑，拼命地大叫大喊：“天哪，老天爷长眼，老天爷长眼！”他抱着大金块，扑到地上叩响头，叩得额头都出了血。

听到他的叫喊，附近金坑的同伴们都跑来，一见大金块，都傻了眼，愣了一会儿，全都飞快地跑去，回到自己的金坑，撅起屁股一阵猛刨。

## 6 弗雷泽河畔 日

玛丽娅的女儿安琪儿疲惫地在长槽旁筛着沙金。流水从槽中斜面冲过去。

布莱恩在金坑底下拼命刨沙石，已经越挖越深了。他老婆跪在地上用小锹往铁丝箕子里装。

布莱恩揩了一把汗，从砾石中抓起一块石头，咬了咬，吐了一口，扔掉石头，骂道：“中国佬儿挖过的金坑好晦气！”

玛丽娅埋怨地：“可是你却从人家手里硬夺了过来，还不是

一两金子也没淘出来！”

“闭上你那臭嘴，给我快挖！”布莱恩吼了一声，抡起十字镐，一阵乱刨，洞里碎石浮土轰隆隆齐下。

#### 7 河畔另一处废金坑 日

显然，黄家父子二人转了很久没有找到合适的矿脉和金坑，不得不又回来，去翻白人遗弃的另一处金坑。

黄财在搭简易木板帐篷，眼睛不时地盯着下坡地方原来得手的金坑，那里，只有安琪儿懒洋洋地在舀水、筛沙金。

突然，天崩地裂一声响，一股烟尘黄风般腾起烟柱，直冲云霄，安琪儿的惊叫声传来。

黄财站在那里发愣的当儿，正在安置淘金用具的黄戴星大喊了一声：“不好，金坑冒顶了！”一边说一边三步并做两步地跑过去。

#### 8 布莱恩金矿坑口 日

安琪儿凄惨地哭叫着，双手扒着洞口的泥沙。

好厉害的塌方！整个金坑几乎填平了。

黄戴星二话不说，扑过去用手扒土。

他父亲拿铁锹来帮忙。

黄戴星大叫：“不能用铁器！底下是人！”

爷俩开始奋不顾身地扒土。

手指扒破了，两手鲜血淋淋。

终于，玛丽娅和布莱恩都被从沙坑里扒出来了，附近好多淘金工也都拥了过来。

玛丽娅已经断气。布莱恩口吐鲜血，奄奄一息。安琪儿仆倒在地，一声“爸爸”，一声“妈妈”，哭得好不凄惨。

黄戴星单腿跪地，在替布莱恩擦拭血迹。布莱恩艰难地喘着粗气，一双茫然若失的眼睛四处搜寻着什么。

修德明在一旁道：“这真叫报应啊！”

黄戴星回头狠狠瞪了修德明一眼。

黄戴星拉过安琪儿，把她的手放在布莱恩手中。

一汪悔恨、感激的泪水在布莱恩眼眶中转动，他伸出颤抖的手，紧紧握住黄戴星的手，嘴张了半天，一句话也没说出来。

最后，黄戴星明白了布莱恩的意思，他一会儿指指女儿，一会儿指指黄戴星，又指了指自己的胸口。

黄戴星抓过安琪儿的手，俯下身大声问：“你是不是不放心你的安琪儿？你放心吧，只要我黄戴星有一碗饭吃，就有你女儿半碗。”

布莱恩听懂了，轻轻点了点头，泪水横流，终于一歪头，死去。

## 9 卵石坡上的新坟前 日

一座新坟，一块刚削去树皮的木桩插在坟前，写着布莱恩夫妇的名字。

坟前放着一束鲜艳的野花。安琪儿一夜间好像长成了大姑娘，神色凄伤，呆呆地坐在坟前。远处弗雷泽河水依然不分昼夜地流去。

铁路测量工程师堪彼牵马带着众人走过这个地方，堪彼看了看墓碑，又看了看可怜的安琪儿，叹息着走去。

## 10 黄家父子的金坑前

三块石头垒起的简易锅灶上，黄财正在炒菜，勺里的油在冒烟，他把一条很大的鱼放进油锅。

“好香啊！”不知什么时候，堪彼和他的助手站到了黄财身

后，他抽着鼻子道，“我吃过维多利亚的‘粤海楼’，你们中华会馆的陈先生也请我吃过温哥华‘萃华楼’的生猛海鲜，中国人的菜太好吃了，难怪你们在全世界各处开餐馆。”

黄财嘿嘿一乐，示意堪彼坐。堪彼坐在一个伐倒剩下的树墩上，注视着正在干活的黄戴星。他正操着一柄手锤在修理淘金长勺。

“如果我没有认错的话，先生是叫黄戴星吧？”堪彼拿出一根雪茄，递给黄戴星。

黄戴星接过烟，点着，吸了一口，反问：“先生怎么会知道我的名字？你们洋人可是把所有的中国人都叫王先生的。”

堪彼道：“你们中国人不也同样把所有的西方人都叫约翰的吗？”

两个人都笑了起来。

黄戴星打量着堪彼，问：“你不大像到矿区来传教的。”

堪彼道：“是呀，当然也不是闻到了鱼香味儿才来的。我是特地上门来请黄先生的。”

“请我？”黄戴星哈哈大笑，“请一个你们根本看不起的中国人。”

“是的，是请。”堪彼道，“并不是所有的加拿大人都看不起中国人。”

黄戴星的父亲趁机插话，他从灶下抽出一根燃着的木棒，在堪彼眼前挥着：“说得好听！我们到处受欺侮，不发给我们淘金证，我们翻人家扔了的废金坑还要多缴税。”

堪彼向后躲闪着，笑道：“你不请我吃红烧鱼算了，别叫我吃红烧火棍啊。”

一句话逗得黄财也乐了：“你这个洋人还挺和善。”

堪彼对黄戴星道：“加拿大政府已经拨款，要修筑一条世界最长的、横贯东西的太平洋大铁路，我奉公司总裁安德鲁·昂德

纳克先生的命令，来请你当施工队的领工。”

黄戴星摇摇头：“你找错人了。我从小跟爹在一起，在家种地，来到加拿大，打过鱼，开过洗衣馆，可是没见过铁路是什么样子，你快另请高明吧。”

堪彼站了起来：“你不是美国南太平洋铁路的领工员吗？开通内华达山好长的隧道，不是你带人干的吗？”

黄戴星仍矢口否认：“这是从哪说起呢。”

堪彼从他的公事皮包里拿出一张照片，递给他。照片上有一个大腹便便的美国老板，一只手拄着手杖，另一只手亲热地搭在一个中国人肩上，背后是隧道入口和伸进去的铁轨。那个中国人，正是黄戴星。

“这回无话可说了吧？”堪彼得胜似的说，“是这位汉庭顿先生写来了举荐信。”

这时，黄财抢话说：“管他汉庭顿、水庭顿的，反正不去吃那两股道的饭了。”说着撸起裤子，露出一块块伤疤，说：“这就是修铁路赚下的。中央太平洋铁路我修过，南太平洋铁路我干过，到头来，火车通了，美国富了，卸磨杀驴，赶我们修路的华工滚蛋，说我们是劣等民族，说我们是后来的，是来抢白人饭碗的。”

黄戴星慢慢悠悠地补了一句：“整个北美洲，本来是人家印第安人的地方，加拿大，也是印第安语。白人不但抢了人家饭碗，还要杀人家一个寸草不留。”

“加拿大不会这样对待朋友的。”堪彼温和地笑着，说：“我可以答应给你高薪。普通工人一个月 30 元，你可以拿 70 元。”

黄戴星决然地：“我不在乎钱。不去。”

堪彼长叹一声：“真可惜首相的那句话了。”

一边说一边掉头走去：“好，再见！愿上帝保佑你得到大金块。”



“你回来。”黄戴星又唤住了他，“我倒要听听，你们的首相说了什么？”

堪彼道：“约翰·麦克唐纳首相说，美国中央太平洋公司的总裁汉庭顿说过，没有华工，便没有太平洋大铁路；我也要借用这句已经为历史验证了的话回答那些苦于找不到优秀的筑路大军的卑诗省大员们：没有华工，同样不会有加拿大的太平洋铁路。”

无可否认，这句话深深地打动了黄戴星的心。他显得很激动，沉默了一阵儿，斩钉截铁地说：“就冲你们首相这句话，我答应了。”

堪彼走过来，紧紧地拥抱住黄戴星，拍打着他的后背说：“你们中国人，除了多一条有趣的辫子，没有半点与我们不同的嘛。”

黄戴星问：“你们还要招多少华工？”

堪彼道：“前后要上万人，一部分要到中国去招，印度皇后号和飞剪船‘挑战号’都出发了。在金矿上的人，不用我费唇舌，你是一呼百应的人。”

黄戴星憨厚地笑了。

## 11 黄家金坑前 夜

篝火燃起四五堆，照耀着空寂的山谷。清寂的月下，弗雷泽河像一条暗蓝色的带子，绕山流去。

在篝火旁又点起了一些松木火把，把一张白木桌照得通明。堪彼和助手正在一个个过目，招收铁路工人，凡合格的就由顾云芳用中英两种文字登记造册，由堪彼当场发给半月工钱。

在一处篝火旁，好多人羡慕地围在黄玉跟前。

黄玉此时正把那块金子装进一个皮口袋中，抽紧口袋绳，扎好，原来那口袋绳的一端系了两枚染了铜绿的旧铜钱。

黎阿三摸摸铜钱：“这铜钱太不配了，应当配块玛瑙、玉

石。”

“你懂个屁。”黄玉显耀地托着那两枚铜钱给人看，“我原来也没大看上眼，不认货。这两枚铜钱还是汉朝时候的钱呢，叫什么五铢钱。”

“五铢（猪）？”黎阿三自作聪明地说，“必是汉朝那时候，一枚钱能买五口肥猪。”

人们都笑起来。

黄戴星斥道：“你小子真能胡扯！”他把五铢钱托在手上仔细看着，说：“看，铜锈这么厚，都长斑了，年头不少了，想不出，你漂洋过海到这来当金山客，带几个大钱来干什么？”

黄玉道：“去年，我在埃磨利巴那地方淘金，挖出个破罐子，里面就有这俩大钱。”

“罐子呢？”修德明问。

“裂了缝的破罐子有屁用？”黄玉道，“我用十字镐砸巴了。妈的，后来大清国驻旧金山总领事黄遵宪黄大人到维多利亚巡访，看见我裤腰带上的铜钱，问我哪来的，我一说，他连连说‘无价之宝’。他还说，晋朝时有个中国和尚慧深到过加拿大，给加拿大起个名字叫‘扶桑国’，说不定这五铢钱就是慧深和尚拿来买洋货的呢。”

人们全都乐起来。大家传看一圈，又把金口袋还给了黄玉。

黄玉把衣衫解开，把金口袋绑在贴肚皮的地方，又套上好几件衣服。

修德明说：“你可小心点，别遇见打劫的。从前有了金子怕偷怕抢，你们知道都往哪藏最保险？”

黎阿三说：“又不能像钱一样，放这儿。”他脱下一双中国式土布鞋，伸手从鞋里掏出两张搓皱了的钱票。

有人噤起鼻子嘲笑他。

修德明道：“男人呢，塞到屁股眼里去；女人呢，往哪塞，

就不用我说了。”

人们哄堂大笑。

黎阿三道：“只怕黄玉大哥这块金子太大了，没那么宽绰的屁股眼呢！”

人们又是一阵哄笑。

黄玉一点也不生气，得意洋洋地说：“真是做梦也不敢想啊，捡了这么大的狗头金。八成是祖上积德，若不然祖坟就是冒青烟了。”

黄戴星问他：“你带回这一大泡财，可就是乡绅了，你打算置房子还是置地呀？”

黄玉道：“种田人，地是根本。回到台山，我偏要出大价钱买下财主林大黑邻界那几十亩田，从地中间挖一条大渠，从他林家坟山旁走过去，流走他家的财，漂走他家的风水，掏空他家的根基，我叫他霸占我家的三亩水田！”

修德明打趣地：“老婆到底讨几房啊？”

黄玉想了想，龇着黄板牙，很认真地说：“大老婆跋扈二老婆滑，三老婆争风，四老婆吃醋，五姨太硬充心肝宝贝蛋。三个女人一台戏，那还了得！我呀，叫她们分开住，买五幢房子，安五个家，都叫她们当大太太。”

人们笑得前仰后合。

黄戴星站起来，拍了黄玉一把：“别乐颠了馅儿。什么时候走？”

“下月15号，搭飞云号轮船回去。黄大哥，真对不起，不能奉陪你们了。”

“说哪里话？”黄戴星说，“漂洋过海当金山客，还不是为了衣锦还乡？”

黄玉：“大哥还有什么话要嘱咐的吗？”

黄戴星：“金钱这玩意儿，是好东西，又不是好东西。没钱，

受憋；钱太多了，又往往黑心，容易招祸。身上分文不名，走黑道都不怕有人打劫……”

黄玉向他拱拱手：“兄弟都懂了……”

突然，有人来报：“黄大哥，你收留的那个洋女人背着包走了。小心她把你辛辛苦苦攒的沙金都拐走了。”

黄财一听，马上跳起来，“我得去看看，丢了没有。我早说了，狼肉贴不到狗身上，养个洋妞多别扭！”

黄戴星拉了父亲一把，自己大步走去。

## 12 弗雷泽河岸的荒草丛 夜

清脆的马蹄声敲着弗雷泽河畔坚实的土地。

黄戴星骑着工程师堪彼那匹马钻过芦花摇曳的茂草丛，一阵风地驰来。

马踏过浅浅的小溪，踏起的水花在月光下闪烁。

## 13 弗雷泽河上的独木桥 夜

流萤拖着发光的长尾巴，忽左忽右地漂浮。

在一棵红枫树下，有两根长满老藓的杉木搭向对岸。

披着头巾、挎着碎花布包裹的安琪儿从丛林中的小径走出来，来到桥头。

她犹豫了一下。河水湍急，咆哮着、跳跃着浪花从桥下卷过。

安琪儿回眸远处的河谷、山麓，那里散布着星星点点的篝火。她的眼中似有无限的留恋之情。

正待安琪儿走上独木桥时，雨点似的马蹄声越响越近，刹那间，黄戴星在桥头出现，他紧勒缰绳，在她面前兜了一个大圈子。

安琪儿站在桥头静静地望着他。

黄戴星跳下马来，一步步走近。

两个人相隔二尺远时，黄戴星停步。

无声对峙。河水的淙淙声显得格外激越。

终于，黄戴星说：“我知道，你不喜欢待在中国人家里，那你该说一声，让我送送你。”

安琪儿喃喃地：“不，是我对不起你们中国人。那天，是我告诉爸爸，你们得了许多沙金，他才……”她垂下了头，一头金发散乱地遮住她那美丽的脸庞。

黄戴星宽厚地笑了：“小傻瓜，你说的是事实呀！来，跟我回家，我给你报了名，跟我们去修铁路。”他伸出了大手。

安琪儿的眸子里闪现出兴奋的光点，她慢慢向那双大手走过去，小心翼翼地伸过手去。

黄戴星只轻轻一夹，夹起安琪儿，在空中抡了一圈。安琪儿天真地笑着，被黄戴星轻盈地放到马背上，然后他自己来一个纵身跳跃，飞上马背。

马儿带着安琪儿山泉般清脆的笑声驰过树阴重重的夜幕深处。

#### 14 维多利亚省政府大楼 日

这是一幢有着明显哥特式风格的建筑。在金碧辉煌的省长办公室里，省长考斯木斯正坐在宽大的写字台前翻看着一本文件。桌上有一条漂亮的三桅帆船模型。

他的背后是硕大无比的加拿大整幅国旗。屋子很静，落地钟显得十分响亮。

沙发上坐着昂德纳克、海内和堪彼等人，他们喝着加冰的威士忌，眼睛漫无目的地览着墙上挂着的莫奈和高更的画。

考斯木斯抬起头来，捏下夹鼻镜，有几分揶揄地：“堪彼先生能在这么短的时间招募到 3 000 名铁路工人，使我想起几十年

前贩卖黑奴到美洲大陆的浪潮。”

堪彼应声道：“省长大人的比喻是不对的，华工是志愿者。”

“志愿的奴隶与强制的奴隶，在我看来没有什么大的分别。堪彼先生、昂德纳克先生，听说你们又在陆续从香港、广州运来大批华工？”

昂德纳克：“是的，先生。开工以来的事实证明，华工能吃苦、守纪律。”

考斯木斯笑了笑。

海内道：“我可担心出现未来的黄祸。”

堪彼反唇相讥：“我不明白。”

“你不明白吗？”海内在大厅走动，拉长语调说：“在中世纪，一支蒙古人部族通过中亚，越过高加索，一直打到多瑙河流域，硬是挤了一块地盘建立一个黄种人的国家，引起了欧洲有史以来最大的民族大迁徙。难道堪彼先生不害怕这种黄祸的历史在美洲重演吗？”

昂德纳克显然不同意海内的妙论，因此耸了耸肩。

堪彼说：“那么，我有理由说，现在成千上万的盎格鲁撒克逊人、日尔曼人、斯拉夫人和法国人的到达美洲也可以称之为史无前例的白祸。”

海内一愣，接着，包括省长在内的人都哈哈大笑。

考斯木斯折衷地说：“堪彼先生不仅是工程师，还是辩才，活着的苏格拉底。不管今后怎么样，铁路总是开工了，为了这个，我们干一杯。”

侍者进来，端了四杯酒。

每人拿了一杯，相互碰得丁当响。

考斯木斯抿了一口酒，道：“从温哥华到蒙特利尔，坐马车要走 56 天。火车修通了呢？”

堪彼接住话碴儿：“只需要 5 天零 17 个小时。”

考斯木斯：“也就是说，加拿大将结束‘被海洋船的群山所阻隔’的历史。为这个理想，为我亲爱的同事们的出师顺利，干杯。”

“干杯！”一片碰杯声。

## 15 维多利亚港 日

风光旖旎的维多利亚港，波平如镜。港中拥挤着各种船只：三桅帆、纵帆船、渔人的打渔船。汽笛长鸣，巨型轮船印度皇后号正在泊岸。

岸上、码头上已有许多中国人在接人，各种牌子上写着“中华总会馆，接待来加侨胞”、“四邑会馆”、“三邑会馆”，以及“泰巽公司”、“源和盛公司”等等的骡马运营，吵吵嚷嚷，十分热闹。

印度皇后号正在缓缓泊岸。那些在船上圈了一个多月的华工这时全都拥到甲板上看热闹。

其中，有一个女人特别醒目，她二十二三岁的年龄，柳眉杏眼，鸭蛋型的脸，穿着典型的满清旗式袍子，苗条而丰满，她此时正和另一个女孩子扶在船栏杆上往岸上瞧，拧了花手绢的手指不时地往岸上指指点点。她便是沦落风尘的红罗女。

红罗女的出现引起了码头上一片骚动。好多人向红罗女那里指点：“快看，来个娘们儿！”“模样挺俏呢！”“不定谁有福气，能搂着这小娘们儿睡上一夜，也不白活在这世上一回。”接下去是嘻嘻哈哈的笑声。

黄戴星和修德明也挤在人群中。

修德明不眨眼地盯着正走下船来的红罗女，用肘子碰了黄戴星一下：“你看，那女人妖里妖气，准不是好货。”

黄戴星站在“太平洋铁路公司记名处”的牌子下，心不在焉地说：“你巴不得她是个烟花女子，你好去嫖。”

修德明被揭了短，尴尬地笑笑：“大哥别哪壶不开提哪壶啊！嫖和赌，兄弟好久不沾了。”

黄戴星一边忙着给人记名，一边嘲笑他：“那是因为你腰里分文无有，取借无门了。”

修德明见人潮淹没了红罗女，急忙踮起脚尖来看。

手托水烟袋的“白雪屋”赌馆掌柜的陈福根带仆从从修德明前面挤过去。

仆从指着船头一个标致的少妇，叫着：“快看，陈掌柜的，太太在那！”

陈福根跺脚埋怨着：“唉呀，怎么也不用头巾包着头，就这么抛头露面的。”

仆从：“那有什么关系，还怕光天化日之下有歹人？”

“你有所不知呀！”陈福根道，“来加拿大的人是男多女少，偶而看见一个女人，一个个光棍瞪大了眼珠子，恨不能把女人撕成肉片，吞到肚子里去，了不得呀！”一边说，一边往船上挤，已经离他妻子很近了，陈福根仰脸叫道：“阿香，我扔上褂子，你蒙上脸。”

他迅速脱下马褂扔上船去，阿香问：“为什么要蒙脸？”

陈福根想想，说：“这儿有麻疯！”

女人吓得蒙上了脸。

## 16 印度皇后号上下舱扶梯口 日

一间特等舱的舱门打开，一个穿着华服的男仆闪到门外，从舱里走出一位亭亭玉立的白种女人，20来岁年纪，穿一套古典式的有裙垫的纱裙，裙带曳地，广东式的竹笠随便地戴在一头金发上，簪了一根洁白的羽毛。她是芳妮，卑诗省省长考斯木斯的妹妹。

可以看见，好几个包着铜皮的大衣箱正由仆从往外抬，特别



醒目的是她还随船运来了一套雕着龙凤和仙鹤图案的红木太师椅、屏风和八仙桌。

在楼梯口，一个十六七岁的中国男孩子正挑着一副极为沉重的担子上楼梯。见芳妮提着长裙过来，男孩子冲她笑了笑，后退了几步，请她先上甲板。

对于男孩子的礼貌，芳妮很高兴，她说了句：“谢谢！”却没有立即上去，指着男孩子沉甸甸、湿漉漉的麻包问：“这是什么？”

男孩子腼腆地笑了，没有出声，轻轻扯去麻包片一角，原来是许多绿莹莹的小树苗，包着厚厚一层褐红色泥土。”

“是果树苗吗？芳妮尖叫了一声，惊喜地弯下腰去，抚弄着绿叶。

“是桔子树，还有柑子、橙子。”男孩儿说。

芳妮极感兴趣地问：“你为什么带这果树来？难道你来加拿大不是为了淘金、修铁路发财的？”

男孩子说：“也是。不过，在家乡，我家世代代种果园，爸爸说，加拿大维多利亚气候好，可惜没有好桔树。”

“你爸爸也来过加拿大？”芳妮问。

孩子眼光黯淡下来：“爸爸淘了几年金，死在弗雷泽河畔了，妈妈让我把爸爸的尸骨找着运回去。”

芳妮很感动，伸出戴网眼手套的手，在孩子头上轻轻抚了一下，问：“你是来修铁路的？”

男孩子点点头。

“你这么小的年纪，干不动重活。你跟我去吧，我家有一个大果园，咱们一起去种柑桔，好吗？”

男孩子摇摇头：“我欠船主30元船票钱，他们不会让我走。”

芳妮听罢，立刻打开手袋，拿出几张钞票，回手递给仆人，吩咐道：“去，去送给船长，就说还他船钱，这个男孩子我留下

了。呃，你叫什么？”

男孩子道：“我叫区郎。”

“好，区郎，我们走，桔子树苗叫仆人挑。”芳妮挽起了区郎的胳膊。

区郎道：“不行不行，他们会不小心弄坏了树苗的。”

芳妮发自内心地笑了。

## 17 甲板上 日

芳妮的硕大的南海大竹笠刚一升上扶梯，就被他哥哥考斯木斯拥抱住了。

芳妮欢愉地叫着：“哥哥。”

考斯木斯打量着妹妹：“怎么样，古老的中国、奇怪而有吸引力的魔幻一样的东方大国，有传说那么富有魅力吗？”

芳妮：“你应当去。你去了，就会消除很多偏见。中国人太善良、太温和、太容易满足了，比起黄河、长城和千佛洞来，我更喜欢那里的人。”

“这个留待以后去讨论。”考斯木斯道，“我现在想要知道的是你的身体，你到底得了什么病。”

“常常晕倒，”妹妹道，“过一会儿也就好了，大概是睡眠不足。”

“你总是吃东西太少，饿的。”哥哥道，“我想，中国人粗劣的食物更使你受不了。”

芳妮道：“你错了，中国人用一种豆腐可以做出二百多样菜，有的样子像鸡、像鸭、像鱼，味道也像，你根本吃不出来是豆腐。”

考斯木斯故作吃惊地：“啧啧，不得了，看样子，冒死我也要横渡太平洋去一趟中国了。”

妹妹格格笑了一阵。

考斯木斯揽住妹妹纤细的腰肢：“好，我们回家去，我亲自烤小牛肉给你吃。”

“等等。”芳妮说，“我来介绍个人给你。”她回身去找区郎，殊不知区郎见到省长乃至船长这一大批衣冠楚楚的绅士，早躲到人群后头去了。

芳妮把他拉出来，半开玩笑地对哥哥说：“看，这小伙子漂亮不漂亮？中国的园艺家，我的好朋友，我的弟弟，他今后将同我们考斯木斯家族一起生活，哥哥自然是不会反对的了？”

多半是不让妹妹扫兴，考斯木斯忍耐着，只看了区郎一眼，说：“当然，照你的意思办。男仆的房子有得是。”

妹妹暂时没说什么，只斜了考斯木斯一眼。一大群人前呼后拥地走向出口。那里早有警察挡住下船人员，让他们下去。待到区郎挑担跟过来时，警察粗暴地用枪托挡架，芳妮回身，一把拉过区郎，那警察讨了个没趣，莫名其妙。

## 18 维多利亚街市 日

中式骑楼与欧式房子杂处，给人一种中西合璧的印象。

在人们的簇拥下，红罗女落落大方地上了一辆挂有泰异公司灯笼的四轮马车，陪她的小姑娘杏妹也上了马车。

有谁喊了声：“看，是个小脚娘们儿！”

人们一下子骚动起来，把犹太人的地摊和中国人卖膏药的地摊一下子都冲散了，好多人围在马车前，车夫是个中国人，向这个拱手，向那个作揖，全没用。

这时，有人骑马向这里冲来。一见这几个人，围住马车的人都悄悄散去。车夫正要赶走马车，骑马的几个白人早拦在了车前面。

为首的全身上下是美国西部牛仔打扮，手里握着马鞭，带皮穗的上衣盖不住肚皮，左右插着两把左轮手枪，皮靴腰里还插着

一把牛耳刀。这个人几乎连手背都纹了，脑门儿印着稀奇古怪的图案。

修德明离远看见，附在黄戴星耳畔说：“那小女子要吃亏，雪梨鸭来了。”

黄戴星扭头看了一眼，也低声道：“去帮她一把，别主动生事，别把事闹大了，雪梨鸭这伙人都是英国人流放到澳大利亚的死囚，别惹大祸，这不是在咱中国。”

“我知道。”修德明膀一斜，挤了过去。

#### 19 四辆马车前 日

雪梨鸭的头目老熏鸭正在调戏红罗女：“哈，我的东方小美人儿，听说你们女人的脚是用布带子缠过的，这么大……哈哈……”他用拇指、食指比画着。

红罗女毫不胆怯，她冷笑了一下，说：“是又怎么样？”

老熏鸭亮出他的公鸭嗓子，古怪地笑着：“我想看看，行吗？”

红罗女道：“不是随便看的，要付钱。”

老熏鸭从腰间取下盛钱的皮口袋，倒了几枚金币在手中，说：“噢，公平交易，我看小脚我付钱，多少钱？”

红罗女一咬牙：“金币 5 元。”

看热闹的人哄然大笑。

有人说：“好狠，5 元，够一家人吃一个月了。”

也有人说：“不这么要大价钱，能吓住这群雪梨鸭？”

老熏鸭似乎也被这大价钱难住了一刹那，可他终于向马车连续扔了五枚金币。

红罗女不慌不忙，把每一枚金币都拿在手上，夹在拇指与食指间，用嘴吹口气，再移到耳畔去听，都鉴定过了，她才把金币交给杏妹，道：“过来看吧。”

一只只有三寸长、穿着绣有云字卷图案的小弓鞋，从有滚边的宽大裤腿里伸出来，举到了老熏鸭跟前。

好多外国人都是第一次看见这么小的脚，人群一片惊叹声。

修德明不动声色地挤到了老熏鸭眼前。

老熏鸭似乎也大为惊奇了一番，随即又感到不过瘾，叫道：“不行，要脱去鞋，要脱去袜子才算数。”

红罗女冷笑一下，道：“不过，我们中国有个规矩，要看女人小脚的人，要为女人托着袜子。”

老熏鸭皱了一下眉头，答应下来：“好，可以。”

红罗女麻利地脱下一只红绣鞋，抖开包脚布的一角，递到老熏鸭手中，说：“耐心点，我这袜子可长了点。好，向后退！”

老熏鸭张大了嘴巴，不断后退，那条裹脚布越抖越长，终于到了头，红罗女猛地一松手，本来抻得很直脚布松了下来，老熏鸭猝不及防，向后一仰，从马上摔下去，仰在地上，裹脚布条子堆了他一脸。

人群中响起一片嘲笑的声浪。老熏鸭不禁恼羞成怒，从地上爬起来，拔出左轮手枪便射。第一枪打空了，人群分散躲到一旁去，正当老熏鸭要放第二枪时，修德明一个箭步蹿上来，飞起右脚，踢飞了手枪。

霎时，三四个雪梨鸭一齐扑上来。修德明并不急，拉开架式，稍稍向后蹲坐，待歹徒一个个扑上来，他纵身一跃，飞起无敌鸳鸯腿，把几个歹徒踢得嘴啃地，哇哇乱叫。

老熏鸭接连打了修德明几拳，修德明不躲不闪，那老熏鸭像是打到了石头上，疼得他直咧嘴，再换一个拳头捣过来，修德明笑着收腹，牢牢地夹住了他的拳头，任他怎么用力也拔不出来，就在修德明肚皮前像猴儿似的跳着。

红罗女带头哈哈大笑。

散去的人也哄笑着渐渐拢来。

最后，黄戴星走过来，从背后轻轻拍了拍修德明的肩膀，修德明这才吼了声：“滚，别再让我碰上你。”一腩肚子，嘭地一声，老熏鸭像个皮球一样被弹出几丈远，重重地摔在马路旁阴沟上面的木板人行道上。

人群里再一次爆起笑声。老熏鸭拾起左轮手枪，狼狈地跳上马，带着他的几个瘸腿弯腰的小喽哏一溜烟儿跑了。

修德明像挥舞长绸带一般，把红罗女的裹脚布在空中抖出一串螺旋卷儿，猛一收，团在手中，扔到马车上。

红罗女站起来，深深地道了个万福，说：“谢大恩人不畏强暴，搭救小女子，将来必当厚报。”

说罢，妩媚地冲他一笑，四轮马车一阵风驰往市区。修德明还对着远去的马车出神。

黄戴星从腰后捅了他一下。修德明惊醒过来。

黄戴星笑道：“你可别犯傻。方才我问过接她来的‘白雪屋’的二掌柜的，她叫红罗女，是广州高地街有名的妓女，她也是到这里来发洋财的。”

修德明嘿嘿一阵傻笑：“大哥说哪儿去了，其实，我一眼就看出她不是正经人家的女子了。”

## 20 铁路工地现场 日

这里是落矶山的山脚，太平洋铁路从云烟低迷的河谷穿过来，刚刚铺到这里。

成千上万的中国工人在紧张地修路。

有的在铺了一截铁轨的地段上推轱辘码子车运送碎石，倾倒在山坡下；有的在挥锤凿山石，打出炮眼儿，修德明身上拴根大绳子，正吊在山腰打石头，不时地在半空荡来荡去。

另一个峭壁下，也有一条大绳自万仞绝壁上垂下，吊着个铁丝筐，黄戴星坐在铁丝筐里，忽上忽下地漂浮在白云间，他在往

鑿好的炮眼里装黄色炸药、安导火索。

一队中国工人喊着充满中国风味的号子，抬着两根铁轨走来。黄戴星的父亲黄财是走在第一位的领号人。

顾云芳肩扛标尺，跟随工程师堪彼在河谷里测量。

黎阿三和一群工人在夯实路基。

站在绝壁上的白人监工麦克林，吹响了哨子，身旁的一个白人举起火枪朝天放了一枪。这是信号，干各种活计的华工纷纷放下工作，四散跑开，有的藏身山洞，有的躲到河崖下。

黄戴星和修德明像两只矫健的山猿，在峭壁底下移动着。他们脚下是一眼望不到底的深涧，向上看，白云悠悠。他们只凭灵活的双脚在岩壁上点一下，荡开身子，再飞到另一处，点燃一个个导火索。

导火索只有一尺多长，他们却要每人接连点燃五组。当黄戴星去点燃最后一组时，第一组导火索刺刺地爆着蓝火花，已经快燃尽了。躲在暗处的人们都捏着一把汗。

顾云芳在大喊：“真浑蛋，快拉绳子呀！”

黄戴星到底点燃了最后一根，使劲抻了抻绳子。

修德明也点着了最后一根。

又响了一次信号枪。山崖上头迅速拉动绳索，两个人向上升着。他们刚刚上升几丈高，在他们脚下就接二连三地爆炸开来，黄烟、黑雾和雨点样的石头充满了山谷，他们俩的身影像飘飘悠悠的木偶，浮在黄黑色的浓烟上方。

顾云芳出了一口长气。

堪彼赞许地：“只有中国人才有这样的胆量。”

## 21 矿区小镇 日

已经是夕阳西下的时辰。从铁路收工回来的华人三五成群地走向小镇，个个浑身上下沾满了石粉、尘埃，铜鼓帽、牛仔帽歪

戴着，却是有说有笑。有人在唱淫调：“提起宋老三……”

为数不多的白人工人扛着撬棍，夹杂在人群中。

黎阿三追上修德明，挤挤老鼠眼，问：“修大哥，今晚上去不去试试手气？是赌白鸽票，还是掷骰子、玩牌九，小弟都奉陪。”

修德明顺手在他脖子上打了一巴掌：“你还赌，输了裤子光屁股呀！”

周围的人全都乐了。

有一个肩扛十字镐的工人挤眉弄眼地说：“修大哥可没心思赌，他准去‘白雪屋’，香喷喷地抽他几口福寿膏，再搂着红罗女睡上一觉，不比搓一宿牌过瘾？”

修德明冲那人攥起了拳头，那人吓得躲到了黄戴星身后。

黄戴星道：“自古以来，十赌九穷，那黑货更沾不得，咱们都是孝顺人，你们要养家活口，家里老娘还等着捎钱回去呢，可别往那魔坑里落脚。”

好多人都附和：“是啊。”

不知不觉间，他们已来到小镇上。

小镇除了教堂和一些欧式建筑外，大多数是中国工人的住屋，多为木板房或用圆木垒成的木屋。

街面不宽，石头路面，两旁摆满了地摊，好多中国小贩在兜售青菜、各种海鲜，也有摆摊耍戏法、变魔术的。

店铺林立，好多是中国字号。诸如“四海居粤菜馆”、“尧天乐戏班”、“大鼎生药铺”、“奎记洗衣馆”等，饭馆挑着幌，药铺前吊着铜鱼。

最热闹的门市是坐落在市井中间的“白雪屋”。巨大的魏碑牌匾，门柱子上还有一副对联：“公烟常挑，烟枪常便”，这无疑是大烟馆了。

在烟馆门口，站着三四个倚门卖笑的妓女，一个见有路人凑



过来，便迎上去调笑，打情骂俏。

## 22 白雪屋烟馆 夜

乌烟瘴气在一间筒子房里弥漫着。

煤油灯高高地悬在房梁上，一连十多盏，模糊地照出屋子角落神龛上供着的关公、天后和财神，两旁有醒目对联：北斗星辉趁庚日月良辰万象承平廓清蛇鼠，诸神显赫值今天地好景三阳启泰马到成功。

神供板上供奉着雪白的馒头、猪头，香炉里燃着粗粗的一把藏香，青烟缭绕。

镜头摇下，一面墙壁上贴着一张一张大红纸，上书“大刹三方”四个大字，底下是一排排红烛、白烛，照耀着一桌桌的赌徒。骰子滴溜溜地在大瓷碗里旋转，一个口中咬着辫子的人一脚踩板凳，在大叫：“六、六”，而旁边的人则一齐叫“么，么……”淘得大金块的黄玉在观战。

其他桌上，有推牌九的，同样是喝五吆六，一些小贩穿梭般来往赌桌间，起劲地叫卖：“黑瓜子咧……”、“卤鸡肝红烧凤脚”、“真正广东烧肚……”

更有一个满身油腻的汉子，挎着一个脏兮兮的柳条篮子，里面是猪肚、猪肝和猪耳朵。他一路用唱腔动听地吆喝着：“杂碎、杂碎买来尝，不吃对不住李中堂，当年李大帅漂洋过海来北美，山珍海味全不吃，举箸就把杂碎尝，稀里哗啦一扫光，你说杂碎香不香？”

好多赌徒被他逗笑了，买了杂碎捧在手上，边吃边赌。

一个黑大汉对黄玉说：“下手啊！你得了狗头金，缠在腰里能下崽啊？拿出来赌啊！你运气正旺，说不定发个暴。”

畏畏缩缩的黄玉只抓吃黑大汉放在桌角的杂碎，摇头不肯下水。

黑大汉又往空中掷了个骰子，高呼“六六”，旋转骰子落定，

果然是六个点。黑大汉得意地伸出大手向桌上一搂，搂过一大把钱，全塞到桌下的帽子里。

托着水烟袋，头戴瓜皮帽，穿一身团花马褂长袍的掌柜陈福根踱过来，指指黑大汉塞满了钱的帽兜子，道：“怎么不试试手气？没听说吗？‘骰子一响，黄金万两’。”他看了一眼众人下的赌注，悄声对黄玉道：“风水要转，你这把下个大注，准赢。”

黄玉不肯：“我哪有闲钱呀？”

“死脑筋。”陈福根从大襟里掏出一大把钱，押到牌桌上，大声说：“输了我包壶，赢了算这位兄弟的。”拍了拍黄玉的肩头。

众人掷了一圈，只见陈福根在碗中拾起那颗骰子，在手中晃了晃，交给黄玉，说：“只管掷！”

黄玉犹犹豫豫地掷了出去，竟是个六。

花花绿绿的票子一大把，全都掖到了黄玉跟前。

黄玉咧开大嘴乐，有人让出一把椅子，侍者立刻捧上一杯茶、一个手巾把，黄玉身不由己地接过手巾把揩揩手，坐了下去。

这时，老熏鸭正虎视眈眈地向这边张望，他盯着黄玉腰间鼓鼓的一块东西。

老熏鸭正半卧在那一面的一架烟榻上抽大烟，一个中国妓女在为他烧制烟膏。在烟榻斜上方贴有一张红纸，用毛笔写着：上等印度福寿膏，明码实价，童叟无欺，每两 80 美分。老熏鸭是仅有的几个抽鸦片的洋人之一，其余的多为华人。

陈福根得意洋洋地走了过来。

老熏鸭问他：“他上钩了？”

“钱不咬手，钱还怕多吗？”陈福根翘着几根老鼠须子，笑着。

“他是买的哪班船？”老熏鸭问。

陈福根似乎警觉到什么，支吾地：“我哪知道啊。”抽身

要走。

老熏鸭从口袋里掏出一大把金元，哗唧唧扔到烟盘子里。

陈福根堆下笑来，一边往口袋里装金元，一边说：“我去打听个水落石出，不过，你别把事干得太缺德了，那事成了……”

“事成了还是这一把金元。”陈福根一听，乐颠颠地走了。

门开处，走进一个披着斗篷的白人，二十五六岁的年纪，胸前垂挂着一枚硕大的绿莹石十字架，上面雕着耶稣受难像。

陈福根愣了一下，马上迎过去，满脸堆笑地：“唉呀，约翰你好哇！”马上改口，“噢，你看我这记性，我听过你布道，你是叫什么佛的牧师吧？”

来人道：“我叫弗兰克·罗尼。”

陈福根：“我知道，你们信教的人是不沾这玩意儿的，不知你有什么吩咐，我去给你泡壶碧螺春去。啊，不，”他扭身高叫：“来呀，给罗尼大主教沏一杯巴西咖啡，要加奶、加糖——”

一个堂倌拖长声调应着：“好咧，上好的巴西咖啡——”

“谢谢，我不喝。”罗尼抽了抽鼻子，说：“贪欲和邪恶的风暴鞭策着这些可怜的人们，造成罪孽，使他们沉缅于你的屋宇下。陈老板，你不是也听过我布道吗？”

陈福根嬉皮笑脸地说：“我们中国人信自己的神。上帝，顶多是表舅、表叔，不会怪罪的，东家不问西家事嘛，对不对？”

罗尼牧师又好气又好笑，转身要走。

陈福根问：“牧师要找哪一个？小的愿效劳。”并托上一杯侍者捧来的咖啡。

罗尼四下望望：“我找修铁路的黄戴星黄先生。”

“那你走错庙门了，黄戴星这人，一分铜钱能攥出铜水来，怎么会到这种地方来？”

罗尼推开木板门出去。

老熏鸭冲他的背影吐了一口。

### 23 河边船码头 夜

风灯在晚风中摇动着。一只大船靠岸。

好多工人蜂拥下船，黄戴星和修德明夹在人群中走上小镇石板路。一些工人一挤出船台，就拼命往前跑，一个赛一个。

黄戴星和修德明莫名其妙。

“他们跑什么？”黄戴星问身旁一个年纪大的船夫。

修德明：“还不是进赌场。”

上年纪的船夫道：“赌哪有嫖的劲头大？他们也未必是嫖，花上几个小钱，去看看一张好看的脸，就这么回事。你们没听说？镇上来了个妓女，赛过天仙，看一回半块钱。”

两个人相互看了一眼，都笑了。

那些上岸的人仍在猛跑。

### 24 白雪屋的隔壁怡春院 夜

一盏灯笼半明半暗，在屋前摆下一片朦朦胧胧的红光。屋门半开着，门前站着一大排中国人，排在后头的探头探脑，显然有些着急。

一个秃头人从角门缝里挤出来，另一个挨到班的马上进去。

一些人问秃头：“你是看啊，还是干？”

秃头有三分颓丧的：“光看哪过瘾，好容易勒裤带攒了半两沙金，妈的，好丧气，就是硬不起来。”

人们哈哈大笑起来。

### 25 怡春院 夜

红光、红帐，一片暗红。

新进来的人张开一只手，手上托着几个小钱。

“伸进来。”里面的女人说。

嫖客伸手进帐，手拿出来时，手掌上的几个小钱不见了，只有汗水。

里面的女人把帐子一拉，露出一张脸来，果然是漂亮的红罗女。

那人呆呆地看着出神。

哗啦一下，红帐子早撂下来，杏妹扯着他的袖子往外拖：“出去，还看不够了？”

那人快快而去，边走边回头。

忽然门外嚷嚷起来，不管杏妹怎么拦挡，一个彪形大汉闯了进来，原来是修德明。

红罗女从帐子里面看得清清楚楚，猛地掀了帐子跳到地下：“是你——”

修德明一语不发地站在地当中。

红罗女对杏妹吩咐：“关门，把那些人都打发走。”

杏妹一出门，喊声大作。

少时，杏妹回来：“那些人都发疯了，非要进来，一个都不肯散。”

红罗女叹了口气，走到门口，拉开木板门，在门口亮了相，说：“各位大哥，今几个叫你们看个够，分文不取。

人们前挤后拥地张大嘴巴看着。

红罗女缩回去了，门又关严了。

屋中，杏妹给修德明端了一杯茶，然后退出去。

“想不到你干这个。”修德明粗声粗气地说。

“嘿，你说得轻巧，你想我能是干什么的呢？”

修德明反而无话可说。

“你看我丢人是不是？你肯娶我吗？”红罗女带着几分调皮的笑。

修德明真诚地：“别干这营生了，我有饭吃，你也有饭吃。”

红罗女冷笑着说：“你凭什么来教训我？就凭你那天在维多利亚码头上打了老熏鸭为我出了一口恶气？哼，有我一碗饭吃？我要珍珠玛瑙、钻石、翡翠，你能给我吗？”

修德明也冷笑起来：“这么说，老熏鸭给你钱，你也可以跟他睡了？”

“那还用说！”红罗女不以为然地说，“他跟我睡过三回了，价钱比中国人出得高。”

修德明气得转身要走。

红罗女格格笑着：“修大哥留步。如果你手上没钱，我今个免费和你睡，你没见我把客人都打发走了吗？”

“我不稀罕你个婊子！”修德明气愤地摔门出去。红罗女仍不生气，追到门口，冲着修德明的背影说：“这不算你骂人，我本来就是婊子嘛！”

修德明走远了。红罗女突然号啕大哭起来。

## 26 小镇中间的溪水桥上 夜

牧师罗尼正同黄戴星在桥栏杆上谈话。

罗尼：“教会派我到中国人的工地上给你们看病，我是医生。”

黄戴星：“太感谢你了，从前，在工地上受了伤根本没人管。”

罗尼：“上帝不会抛弃任何一个孩子。”

黄戴星看着桥下的流水，笑了笑。

## 27 镇边橡树林 夜

流出镇子的小溪在月下闪动着波光。

黝黑的橡树林中有一条羊肠小径。喝得醉醺醺的黄玉脚步踉跄地走来。一条黑影远远跟着黄玉，忽快忽慢。

一只迟眠的乌鸦在树梢上叫了一声，显得阴森可怖。

28 峭壁上的铁路工地 日

山腰已经开拓出一条足够铺轨的路面，工人们在安放枕木、拧道钉。

29 山下的弗雷泽河上 日

河畔是个临时性的物资贮运站。安琪儿在这儿为工人做饭，此时她正在木棚前面削土豆皮。

堪彼和黄戴星走来。

堪彼发愁地：“这正是弗雷泽河的枯水季节，几大船物资都搁浅在河里运不到工地去。”

黄戴星：“别急，想想办法。”

堪彼：“我是实在没了办法才把你找来的。”

突然，安琪儿从背后跑上来，跷起脚蒙上了黄戴星的眼睛。堪彼站住，友善地笑着。

黄戴星并不去掰她的手，却从后面把安琪儿一下子悠到前面，抱在手上转了三圈，安琪儿格格地大笑着。

当黄戴星把她放到地上时，安琪儿撅起嘴来埋怨他说：“你说一天来看我一次，你好几天都不来。”

黄戴星：“对不起，太忙。”伸手从工装口袋里摸出一串红果给她，“我从峭壁上采的。”

安琪儿吃了一个浆果，叫着：“好甜。”她也把一包什么东西塞到了黄戴星口袋中。黄戴星掏出一看是个烤土豆。他哈哈笑着，一口咬去一大半。

30 停船的河弯 日

两条大帆船都卸了帆，一筹莫展地搁浅在那里。水很浅，几个孩子正狂水过河。

堪彼和黄戴星挽着裤脚，在河水里察看了一会儿，走上岸来。他们沿着长满红枫的小径向前走，突然跑出两条德国恶犬，狺狺狂吠，他们边挡边退，狗好歹算回去了。

望着两条恶犬走进的大院，堪彼问：“这是什么人住的地方，狗这么可恶？”

“这是‘白雪屋’的大掌柜陈福根专为太太盖的别墅。”

堪彼细细看去，不觉有点奇怪。那是一栋二层的木质楼房，院子有草坪，可是楼门、院门都用拳头大的锁头锁着，木栅栏墙上还有铁蒺藜网，两条狗守在门前。

“好像一座监狱。”堪彼说。

“不是监狱，也和监狱差不多。”黄戴星说，“你抬头看，对，就是小阁楼上，陈掌柜的成天把太太锁在楼上。”

堪彼：“为什么？”

黄戴星：“怕太太跟别的男人跑了，这里不是女人少吗？”

“残酷，好残酷。”堪彼摇着头。

好像为黄戴星的话作注解似的，小阁楼上的风窗推开了，探出一个少妇的头来，她果然是阿香。阿香脸色苍白而憔悴，眼睛无神，茫然地望着远方的山、河，还有满院飘零的枫叶。

堪彼：“我若是中国人，我一定冲进去，把她拐跑。”两个人都笑了。

## 下 集

### 31 河湾 日

上千个中国工人分成几个队列，站在岸边的草丛和卵石河滩上。每一队都有一根粗大的棕绳系在帆船桅杆上。赤脚在河里跑来跑去的黄戴星口中叼着铁皮哨子。

海内、昂德纳克和省长考斯木斯，以及他妹妹芳妮，几个人



都骑在马上观看。

芳妮：“这么重的船，要用人纤拉到山脚下的工地吗？”

昂德纳克：“是的，小姐，中国人有的是力气，别看他们又瘦又小。”

芳妮：“重要的不是力气。我想知道，是什么人想出来的拉纤的主意。”

海内：“我想，又是那个有才干的工程师堪彼吧。”

突然，一声哨响，所有的纤夫全都摆开相同的姿势：双脚蹬地腰呈弓形，纤绳拉得铜丝一样直。

“嗨哟嗨，嗨哟。”在静了一会儿后，领号人黄戴星唱起了嘹亮的号子，他每唱一句，成百上千的纤夫便复诵一句，霎时，号子声大作，宏亮、雄浑，纤夫们在缓慢移动。绷直的绳索，十个紧紧抓地皮的脚趾，青筋暴起的额颈，汗水涔涔的古铜色的脸颊。堆满枕木、铁轨的大船……

芳妮突然叫起来：“动了，动了，大帆拉走了！”

省长带头鼓掌。只见那只庞然大物的满载帆船，在撼天动地的号子声中在水面上向前滑行。

岸上，安琪儿兴高采烈地随着移动的大帆船奔跑，她把一串穿成花环的枫叶套在了黄戴星的脖子上。此时正走在纤绳第一位的黄戴星，抹了一把脸上的汗，向安琪儿笑笑，又大声地领起了号子。

### 32 橡树林中 夜

黄戴星、修德明、安琪儿等人气喘吁吁地向树林深处跑去。几个警察围在那里。

在一堆烂树叶中，现出黄玉的尸体，眼睛可怖地瞪着，身上到处是刀伤。所有的人都默不做声。

修德明：“我还以为他快回到广东老家去了呢，这就是淘金

梦。”

黄戴星对警察：“这是一桩谋财害命凶案，我们要求缉拿凶手。”

警察：“可你们不是加拿大公民呀。”

黄戴星：“要我们交税，却比加拿大公民多几倍。”

警察：“那你们去告好了。”

### 33 温哥华岛上的碧海山庄 日

大风车的叶片在缓慢地转动，带动着车水的机械，吸上地下水，哗啦哗啦地流向田园。区郎在车水。

名副其实的碧海山庄，前临波光粼粼的大海，背后是长松覆地一片葱翠的山峦，山庄就坐落在这青峰与碧水之间，一栋有两个对衬尖顶的古典式白楼掩映在菩提树、榉树之中。

这正是果园即将收获的季节，桔子、苹果坠满枝头，野花在草坪上点缀得如同织花地毯。浇过水，区郎去为嫁接的果树整枝。

### 34 碧海山庄的海滨 日

长浪追逐着金灿灿的海滩，泛着白色的泡沫一层层推上来，发出和谐悦耳的哗哗声。穿着泳衣的芳妮双手枕在脑后，仰卧在沙滩上，两脚浸在海水中，任海水荡来荡去。

海水里，考斯木斯正在痛快地游泳，他在水里站起来，向岸边走来，呼叫妹妹：“芳妮，怎么不下水呀？”

芳妮懒洋洋地坐起来：“我有点头晕。”

考斯木斯捋了一把湿漉漉的头发，蹲下来关切地：“又犯老病了吧？你总不听我的话，上次叫你去伦敦看病，你却任性地跑中国逛了好几个月。”

芳妮一笑。

考斯木斯：“有时我想把碧海山庄的田产卖掉，你搬到城里去，和我住到一起，不然，我根本没办法照顾你。”

芳妮坐起来，用手淘着沙坑，说：“哥哥大人忘记了吧？碧海山庄是爸爸遗嘱里写得清清楚楚的，是我的那份遗产。”

考斯木斯笑起来：“我可没有吞并山庄的意思啊。”

芳妮：“你当你的省长，我当我的庄园主。从前我挺寂寞，现在有了区郎，我愉快得很，这个中国孩子真聪明，现在连弹钢琴也会了，会弹贝多芬的曲子。”

考斯木斯正色道：“我什么都依你。但你不能同那个中国孩子过分亲密。”

芳妮不悦地：“为什么？”

考斯木斯缩了缩脖子：“因为，因为，也许因为他是个中国人。”

芳妮：“可是，那天在弗雷泽河上拉纤的壮举，你不也为中国人鼓掌了吗？这好主意可不是你们白人想出来的，力气也不是你们白人出的！”

考斯木斯笑了：“你看，好像你自己不是白人。”

芳妮：“我不明白你为什么对中国人有偏见。”

考斯木斯：“这是很复杂的事情。中国人好不好是一回事，我们该不该容纳他们是另一回事。我们这些移民真正的忧虑在于如果任凭中国人这样无止境地移来加拿大，这里将是黄种人的天下了。”

芳妮讥讽地笑道：“噢，原来怕黄种人占了你们的地盘！可是这地盘是你的吗？恐怕只有印第安人才有权利有你那样的担忧！连‘加拿大’的名字也是印第安语的‘村庄’。”

考斯木斯妥协地说：“好了，不争了，好容易回来过个周末，给我吃什么？”

“烤肉。”芳妮道，“不过，应当由你邀请区郎上餐桌，他好

像知道你对中国人不友善。”

“是吗？”考斯木斯拉起妹妹，“我一定遵命就是。”

### 35 果园一角 日

铁笼子底下的火正旺，放在笼子上的牛肉刺刺啦啦地响着，考斯木斯正在翻烤牛肉。

一条长木桌是古朴原始风貌的，芳妮正在摆列杯盘和餐巾。

区郎静静地坐在树下，用刀修削着一个红心萝卜，左旋右转，很快雕出一个凤凰头来，走过来摆到大盘中央，加上用蔬菜做成的凤尾，十分漂亮。

芳妮拍手称赞。她端沙拉的瓷盆，忽然一阵天旋地转，手中器物落地，粉碎，她也摔倒了。

区郎大叫：“芳妮！”

考斯木斯也跑过来，抱起芳妮。

### 36 芳妮卧室 夜

窗帘紧紧拉着，屋里点着几支蜡烛，芳妮躺在床上，显得疲惫。

区郎坐在床头，芳妮拉着他的手。考斯木斯和医生站在床头。门外伫立着一大群男女仆人。医生示意大家退出。区郎想松开手站起来。芳妮低声而固执地：“不，我不让你走！”

无奈，考斯木斯只得示意区郎留下。别人都出去了，区郎重新坐下，芳妮使劲握着他的手不放。窗外传来大海的潮声，一阵比一阵响亮。

### 37 客厅 夜

“是白血病，我不认为这诊断有什么不妥。”医生愁眉不展地说。

考斯木斯痛苦地垂下了头。潮水声简直像要撼倒山庄一样，澎湃着、汹涌着。

### 38 小镇上 日

到处悬挂着一些竞选者的头像。海内·罗滨逊的照片格外大，连大烟馆门前都张贴上了。在照片底下都写着这样的话：“罗滨逊先生将是你最成功的民意代表和你的最佳选择。”

最热闹的十字街口，罗滨逊在发表竞选演说。

相映成趣的两个中国民间艺人也在他们旁边设摊卖艺，一个长相标致的姑娘一会儿把扑克牌变得神乎其神，一会儿又从一块丝巾底下不断端出金鱼缸、鸽子、兔子，逗得观众不时鼓掌、扔钱，反倒使海内的演讲黯然失色。

海内·罗滨逊又气又恨，在一个助手耳畔说了些什么。助手去叫了几个警察过来，不由分说，把卖艺姑娘的摊子给捣烂了，弄得鸽子飞，兔子跑，金鱼蹦了一地。一些看魔术的白人孩子不答应，纷纷上去扯警察的衣服拉他们的腿。一阵混乱之后，姑娘到底被赶走了。

然而海内·罗滨逊的听众依然寥寥无几。

海内·罗滨逊声嘶力竭地叫喊着：“我若当选议员，我将代表白人的利益，我将提出最强硬的驱逐华人的议案。加拿大是白人的，卑诗省是白人的，中国人是一大公害，它是贫困、失业、苦难和罪恶的根源……”

黄戴星就在有数的几个听众当中。他若有所思地、认真地听下去。

### 39 小镇街头 夜

卖艺姑娘在小河桥下铺了一块布，准备露宿。一些孩子吵闹着来到桥下：“在这里！”“咱们要她变金鱼！”“最好是变钱！”

卖艺姑娘一双大眼睛闪了闪，她又看到了张贴在桥头和一排建筑物上的海内·罗滨逊的照片。她嘴角露出狡黠的笑意，她对孩子们说：“变戏法可以。不过，你们得替我干一件事。”

一个鼻梁两侧长满雀斑的卷发男孩自告奋勇：“行，我什么都能干。”

孩子们都不甘示弱：“我也能。”

卖艺姑娘指着海内的画像说：“那人的相片不揭下去，我的戏法就不灵。”

“这好办。”雀斑男孩第一个跑过去，几把将海内的相片撕烂了。

孩子们凑上来起哄。雀斑男孩还觉得不过瘾，站到相片前，解开裤扣。别的孩子依样画葫芦，站成一大排，一起撒尿浇画像。

卖艺姑娘乐得合不拢嘴。

#### 40 铁路工地 日

安琪儿头顶着一罐水，小心翼翼地走在悬崖边刚开出的栈道上。在一段宽阔的地带，白人工人正在往铁轨上装道钉、鱼尾板、用卡尺量轨距。安琪儿从他们中间穿过去。

又是险峻的峭壁，刚刚开出的小路仅容一个人通过，安琪儿只能背靠石壁一小步一小步地向前挪动，脚下涧谷深不见底，岚雾在她脚下一团团驰过。

好歹来到一处较宽的石洞，修德明、黄戴星刚刚从半山腰吊上来，满脸是汗，一身泥土。一见安琪儿顶来了水，修德明高兴地说了声“及时雨”，在安琪儿脸颊上亲了一口，急不可待地搬起水罐，咕嘟咕嘟地喝了个饱。

顾云芳：“安琪儿，听说海内那家伙参加国会竞选的许诺是赶走卑诗省的华人？”

安琪儿笑道：“昨晚上，他贴在外面的竞选照片，全叫淘气的男孩子用尿浇烂了。”

顾云芳拍手称快：“这是天意。”

黄戴星也笑：“这是民意。”

#### 41 弗雷泽河小别墅 日

陈福根哭丧着脸，正跟在几个警察屁股后头在院子里转悠。门外围了些看热闹的人。

恰巧黄戴星带人从码头上卸货走过这里。黄戴星问：“大烟馆掌柜的家出了什么事？”

黎阿三从人群里钻出来，神秘地说：“大烟馆掌柜的老婆失踪了！不知是叫人拐跑的，还是自己溜的。”

黄戴星也过去看，只见两条狗被勒死在门口，锁女人的小塔楼上坠下一根绳子。

顾云芳：“谁干的缺德事？拐人家老婆。”

修德明：“我来晚了，这种人这么看着老婆，人人都拐得。活该！”

大家都笑起来。

#### 42 怡春院 夜

红罗女刚刚送走几个客人，正待关门，从门外猛地扑进来一个人，不由分说，拦腰抱起她，狠狠地扔到了床上。

红罗女定睛一看，这个粗鲁的家伙正是雪梨鸭那伙强盗的头子老熏鸭。

她反感已极，从床上坐起来，正要反抗，却又立刻顺从下来。

老熏鸭一边扒她的衣服一边说：“你不就是要金元、要沙金吗？我有得是，给你！”说着扔过一个沉甸甸的皮口袋。

红罗女推开他，掩上胸口，说：“我上次要的那个铜钱呢？你不是说你有吗？”

老熏鸭不屑地说：“一个臭铜钱算什么？”

红罗女：“我要的那种是中国汉代的五铢钱，拴在裤腰带上和钱口袋上就有福气。”

老熏鸭从牛崽裤口袋里摸出一枚有绿铜锈的铜钱扔给她：“是不是这样的？”

红罗女拈钱在手细看，果然是印有“五铢钱”几个古字的。她点了点头，捏在手心。

老熏鸭又一次扑过来，他一边扒自己的衣服，一边把红罗女按到了身底下。

#### 43 红罗女的浴室 夜

浴室里热气蒸腾。一口特大的铁锅里滚着沸水，还有一桶冷水放在地下。

地中间有一只用木板箍成的特大的木桶，红罗女就坐在木桶里洗浴，杏妹拿了一只木瓢，不断地舀热水、冷水往里浇。

门外有人瓮声瓮气地喊：“有人吗？”

红罗女对杏妹道：“修德明来了。你出去吧，叫他进来。”

杏妹放下水瓢，走了出去。

少时，修德明在浴室门外探头探脑：“人在哪呀！”

“瞎子，一直往里走呀！”说毕，红罗女格格地笑了起来。

现在，修德明站到了大木桶前，只见桶里、锅里热气腾腾，却看不见人在哪儿。他正要转身出去，又是一阵格格大笑，红罗女突然从浴桶里升上来，两臂搭在木桶外，上半身全都裸露在修德明眼前。

修德明有几分不快，说：“你找我来有什么事？总不会是让我来帮你洗澡的吧？”



红罗女格格地笑着：“你还真说对了。现在就劳你大驾，帮我舀水洗澡怎么样”

修德明：“对不起，我没功夫。黄大哥让我马上赶回工地，明天要铺轨的那段路基没有弄好，要连夜干。”

“那你走好了，只是别后悔，以后也别再求我干这干那。”红罗女故作生气状，自己往身上撩着水。

修德明愣了一下，马上意识到了她话里有话，忙赔笑脸：“别生气呀，我是说着玩儿的。”

红罗女：“那你过来，帮我洗嘛！”

修德明只好慢腾腾走过去。红罗女蓦地从桶中伸出手来，修长的手指尖夹着一枚古钱，在迷离的灯下显得分外夺目。

修德明叫了一声：“得到了？”一把抓在手上，辨了一下，说：“是它，没错，这正是黄玉拴布口袋那样的五铢钱，是从老熏鸭手里弄到的吧？”

红罗女点点头。

“这个该点天灯的家伙，果然是他下的毒手。天网恢恢，这证据到了我手上，不怕你老熏鸭不伏法！”他高兴得忘乎所以，转身要走。

“就这么走了？”红罗女问。

修德明愣了一下，他突然死死地盯住了红罗女那一对在水面上颤动的乳房，他猛地扑过去，也不管女人是不是在水中，把她一下子从水中拖起来，抱住狂吻，吻得红罗女哇哇直叫。她说：“你真会占便宜。”

修德明松开手，说：“上个月去了吃的，去了还债，只剩了6块钱，托人捐给老母亲了。别怪我，我这种人还不自量，哪有多余的钱玩儿女人啊！”他像犯了过失一样，低头要走。

红罗女拦住了他，一双脉脉含情的眼睛望着他，讷讷地说：“钱只能买笑、买肉体，你好傻！”

修德明又抱住她深深地吻着。两人渐渐分开。修德明突然问：“那个臭无赖——老熏鸭，他方才……和你干了？”

红罗女苦笑了一下：“问的多余，我是青楼卖笑的人，只要人家出钱就得干。不过，我挺高兴你懂得吃醋。你知道吗？我和老熏鸭在一起的时候，想的是怎样一刀宰了他；我和别人做爱的时候，总幻想那个人就是你……”

修德明被深深打动了，抚摩着她那一头散乱的长发，一时不知说什么好。

#### 44 太平洋铁路公司总部 日

大约千余名白人工人举着标语牌，在太平洋铁路公司门前兜着圈子。他们在举行罢工。牌子上写着“增加工资”、“改善伙食”等字样。菲沙京印隧道口。各种工具扔在地上。工地上空旷寂无人影。

海内·罗滨逊和安德鲁·昂德纳克站在落地大窗前向外张望。海内手里端了一杯白葡萄酒，昂德纳克手指上夹着一支雪茄。

在他们注视的院子里，罢工的工人喊着有节奏的口号：“昂德纳克，出来！海内，同我们谈判！”

海内头也不回地问昂德纳克：“我的总裁大人，他们干的都是技术活，他们一罢工，菲沙京印大隧道就要拖下来。”

昂德纳克：“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满足他们的要求，把工资由每月 35 元提高到 55 元。不过，他们已经比中国人多拿，而且管吃饭，这太不公平了。”

海内：“第二条路呢？”

昂德纳克：“叫他们罢好了。所有的工种都起用中国人，我相信会干得更为出色。”

海内有几分惊讶：“你是不是受堪彼工程师的影响太深了？”

你这样信任中国人？你想过后果吗？”

桌上的电话铃响了。昂德纳克拿起金质电话听筒，说：“是省长大人吗？海内在我这里。”

话筒里传来考斯木斯的声音：“他们还在闹吗？”

昂德纳克：“是的。”

考斯木斯：“你们马上到省府来一下，一起商量个对策。”

昂德纳克苦笑：“前后门都被罢工的人封锁了，我们要出去，除非您派皇家骑警来。”

考斯木斯沉默了片刻，说：“我考虑了你的建议，就叫堪彼出面，把中国人顶上去。”

海内夺过听筒，说：“我是海内。我请省长大人再慎重考虑一下，这不是又一次助长中国人的气焰吗？我们左手向联邦政府议会递上驱逐华人的文件，右手却在把华人扶到更高的台阶上，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传来对方老谋深算的笑声。考斯木斯说：“中国人能干，这是事实，不因为你不愿意承认而不存在。白人罢工，用黄种人来弥补损失，白人的罢工就失掉了意义，就等于失败。最妙的还不仅仅如此。华人顶替了白人，就会遭到白人的愤恨，白人工人起来排斥华人，不是比这么几个人要有力量吗？”

海内瞳孔大放异彩：“妙，太妙了，省长大人应当得到最高奖赏。”他轻轻地放下了听筒，又一次走到落地窗前，搓着手，带有三分欣赏的语气说：“你看，他们的口号喊得多庄严，叫他们在那里练喉咙好了。”说罢哈哈大笑。

#### 45 贝克律师事务所 日

黄戴星带着修德明和顾云芳走了进去。

律师事务所办公间，图书架是屋子里最引人注意的部分，一本本装潢得相当考究的法律巨著立在书架上。

贝克律师面前坐着三个中国人，他显然已经听过他们的陈述，随便翻了翻案上的一本书，把玩着看那枚汉代五铢钱，面带笑容：“就这些吗？”

“这些还不够吗？”黄戴星道，“我们都亲眼见过佩在死者黄玉口袋上的五铢钱，妓女红罗女更是直接人证。”

贝克摇了摇头，黄戴星有些迷惘：“这些还不足以定老熏鸭的罪吗？”

“能不能定罪，是次要的。”贝克说，“请原谅，我真想帮助你们，可我这个当律师的只能在法律允许的圈子里打官司。”

修德明急着插话：“难道我们不合法吗？”

“是的，”贝克的回答出乎他们意外。他从书架上取出一本法律全书，熟练地翻到一页，说道：“根据法律条文，你们是没有同化的外国人，你们没有出席法庭充当证人的权利。”

黄戴星火了，腾地站起来：“这么说，中国人在加拿大只有当牛做马、被人欺侮、被人杀害的资格，而不能有要求申冤的权利了？”

贝克：“这不关我的事，因为我即使想帮助你们，其结局是你们败诉，又要白白花去很多钱，我想你们不会乐意干这种蠢事的。”

修德明还想争辩，黄戴星从写字台上抓过那枚五铢钱，说：“我们走。”

贝克不紧不慢地说：“诉讼费可以不交，20元的咨询费，你们要付。”

黄戴星在门口呆立好一会儿，看得出他内心斗争很激烈，最后还是忍了，掏出钱放到了律师面前。

#### 46 华人公墓 日

这是离河谷不远的一块荒凉的山坡，蔓草凄迷，碎石杂陈。

一排排的土坟，每个坟头都有石碑或木碑。

黄戴星和修德明几个人默默地站到了一座新坟前。木头削成的尖碑上写着：台山人黄玉，被人害死于光绪七年（1883）秋，立碑人同乡会馆。

黄戴星在坟头上香、焚纸，供上了馒头、水果。他把一杯酒浇洒在坟头，沉痛地说：“黄玉大哥，兄弟们尽了力，想为你报仇雪恨，可这不是咱中国的土地，也不是中国的法律呀，我们没法为你昭雪奇冤，令你在九泉下不得瞑目。你若有在天之灵，就化成厉鬼，自己去惩治恶人吧。原谅我们吧，在这里，我们再做多少努力，到底是没有娘的孩子呀……”

大颗大颗的泪珠从他眼中溢出来。

#### 47 古老的水坊外 日

黄戴星、修德明从坟场出来，看见安琪儿带着堪彼远远走来。

黄戴星：“好像是安琪儿。”

修德明：“安琪儿忽然像大姑娘了。我常常觉得这姑娘看你的眼神有点儿特别。大概是情窦初开，对你有了意了吧。”

黄戴星一本正经地：“她才16岁，小毛孩子，你怎么乱扯呢。”

溪水冲刷着水磨，水磨在缓缓地转，一个衰老的白人老妇人在磨麦子，满头麦麸皮儿。

安琪儿和堪彼就站在磨坊旁等他们。

“有急事吗？”黄戴星走过来，“你们怎么找到这地方来了？”

安琪儿拿了一件羊毛背心递给黄戴星：“堪彼工程师到处找你。”

黄戴星穿上毛背心，说了声：“谢谢。”

堪彼：“原来白人罢工只限于技术工种，今天更严重了，所

有白人都卷进去了。”

黄戴星不屑地：“黄油抹面包，吃饱了撑的。”

堪彼道：“公司总裁和总监让我来请黄先生，想同你们商量个法子。”

“嗨，太阳从西面出来了！”修德明用讥讽的口吻说，“他们不是说中国人是一群固执的、永远无法同化的民族吗？有难处了，想起来找中国人了。”

黄戴星：“想要我们干什么？”

堪彼：“让你调动一百个精明的人顶替力工的空额，请你再到洗衣馆、淘金坑或者罐头工厂去招一批华工，工资可以从优。”

黄戴星想了想：“白人的缺额，我们华人完全可以顶替上去，只能比他们干得好，不过……”

修德明马上打气：“不能打退堂鼓，这正是显示我们华人力量的时候。他们不是想驱赶华人吗？要让他们看看，没有华人，加拿大的铁路不会修成，加拿大的磨坊不会转，加拿大的枫叶都不会红！”

几个人都被他说笑了。

#### 48 隧道入口 日

天刚亮，中国工人从简易工棚里涌出来，扛起十字镐、长铁纤、大锤、测量仪器，涌向工地。

黄戴星摘下巴拿马帽，在手中挥舞着：“弟兄们，这是我们华人露脸的时候，加油干哪，叫那些白人去罢工吧，等他们肚子饿得咕咕叫的时候，我们就拿一块干面包施舍给他们，喂，约翰先生们，吃一点吧，若是饿死了，就看不到中国人怎样把火车从温哥华开到蒙特利尔了！”

工地上用一片欢呼声、掌声和继之而起的劳动的号子声、金属的撞击声回答了黄戴星这具有煽动性的演讲。

## 49 工地白人罢工现场 日

白人铁路工人们散乱地坐在山坡上，从这里恰好可以看到对面不远处华人人欢马跃的劳动场景。华人高兴的叫嚷声一阵阵传过来。

有的白人骂：“这群中国佬儿，一群猪猡！”

有的白人索性躺倒在地上：“我不知道我们的罢工有什么意义。中国人像蚂蚁一样多，全加拿大的白人都罢工，麦克唐纳首相也不会恐慌，他会一船一船地从中国运来这些低等劳力。”

罢工领袖克利富兰走到工人中间来，大声说：“请听我说！消极泄气没有用处。中国人插了这一杠子，是我们事前没有想到的，我没想到中国人这么可恶。大家不要着急，我想应该找中国的工人头头去谈判，大家看行不行？”

好多工人响应：“同意！”

老熏鸭带着一群着奇装异服的雪梨鸭涌过来。

老熏鸭见没人理他，就操着公鸭嗓子沙哑地笑着说：“你们还有资格骂中国人是猪猡？你们才是！你们知道中国人想干什么吗？他们要继续一船接一船地往加拿大移民，叫嚷要把所有白人赶出加拿大。”

“见鬼！”有人握着拳头叫。

“赶走这些中国佬儿！”

“绞死中国佬儿！”

## 50 铁路工地临时住地 夜

月色朦胧，风吹红叶，哗哗作响。

大地沉睡了，工地沉睡了，从一座座简易的木板棚里发出此起彼伏的鼾声，人们都在梦乡里。

### 51 河滩 夜

蓑草和卵石遍布的河滩上，正驰来一队人马，有二三十人，每个人都戴着鬼节那样狰狞的面具，手持弯弯的马刀或冒着烟的火把。

马蹄声有如一陣沉雷，滚过漆黑的大地。

### 52 铁路工地住地 夜

木板门吱呀一声推开，安琪儿睡眼惺忪地走出来，瑟瑟地抱了一下肩，走向草丛，蹲下去解手。

突然，她看见了火把，听见了急骤的马蹄声。她又是奇怪又是害怕，一时无法判断出了什么事情。

说时迟那时快，马队已经驰到了她的眼前，一根马鞭无情地朝她抽下来，她滚了几下，倒地，四蹄腾空的马从她头顶上嘶鸣着飞奔过去。

歹徒呐喊着纵马驰进中国工人住地，撞碎简易的板屋，把工人从睡梦中拖出来，鞭打、刀砍。

有的歹徒把华工拖在马后，狂笑着折磨，拖得人死去活来。另一部分歹徒开始纵火。一支又一支的火把扔到干燥的木板棚上，大火立刻弥漫了天空。

争相逃命的华工冲出火海。从梦中惊醒过来的黄戴星一见这血腥场面，怒吼了一声：“我操你白人祖宗啊！”随即振臂一呼：“别挺着挨杀呀，弟兄们，跟王八蛋们拼了！”

一句话提醒了工人们，人们拿起各种工具，与蒙面大盗展开了肉搏。

### 53 草丛中 夜

被打昏了的安琪儿渐渐苏醒过来，血，从她脸颊流下来。她听见了呼喊声，枪刀碰击声，熊熊的大火把天空都映红了。



安琪儿正要挣扎着爬起来，突然一个歹徒发现了她。那人淫邪地大笑两声，扯去鬼面，张牙舞爪地一下子扑到安琪儿身上，动手去扯她的裙子。安琪儿大声叫着，去咬那个歹徒的胳膊。

这时，举着铁撬棍与歹徒搏斗的黄财听到了安琪儿的呼救声，他撒下交手的歹徒，奔向草丛，举起手中的撬棍，照那个骑在安琪儿身上的歹徒就是一棍子，那家伙惨叫一声，倒在了草丛中。

安琪儿跳起来，黄财拉了她就跑。

在混战的人堆里，光着膀子的修德明又亮出了他的看家本事，飞起鸳鸯腿，连续踢倒了好几个歹徒。

大火升腾，几乎工区有华人的木板房都付之一炬。歹徒趁机抢劫。

一个歹徒跳上马去，他揭去鬼面扔在火堆中。黄戴星看出，正是老熏鸭。

老熏鸭把两个手指伸到口中，打了一声尖厉的呼哨，歹徒们绑了十几个华工，横在马上，一阵风驰去。

#### 54 一大片枫叶下 夜

歹徒们咆哮着，纷纷在枫树林前下马，火把照着他们扭歪的脸。

老熏鸭一挥手，雪梨鸭们把抓来的中国工人反绑了双手，推到树下。

老熏鸭戏弄地揪住一个中国人的辫子，叫着：“哈哈，中国猪的猪尾巴，你们看，像不像猪尾巴？”

有的歹徒跳起身来，攀压枫树枝，把树枝压弯压低，另几个雪梨鸭把一个中国工人推过去，将他的辫子绑在枫树枝上，然后猛一松手，被压弯的树枝猛然弹起来，随着一声惨叫，中国工人被高高地吊到了枫树上，一大堆枫叶震落下来。

雪梨鸭们狂笑不止，再去拖第二个中国人，压弯另一个树枝……

55 燃烧的工棚中 夜

大火随时有烧塌房子的危险。黄戴星在打电话。

56 山路枫林 夜

皇家骑警队伍快马加鞭赶来。

大枫树林里作恶的雪梨鸭们上马逃去。

一排十几个人被吊着辫子吊在树上。

皇家骑警部队赶到，下马，把人从树上解下来。

57 工地住地 日

皇家骑警部队仍在协助灭火。残存的火苗在各个角落燃烧。

省长考斯木斯、铁路总裁昂德纳克、总监海内·罗滨逊和工程师堪彼等人带着一大批人来到这里。牧师罗尼正在救治伤员。

人们给他们闪开一条路，他们走过去。呈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一排停在枕木上的血肉模糊的华工尸体。

考斯木斯第一个脱去礼帽。静默片刻后，考斯木斯对黄戴星说：“很不幸，在我的统治下会出现这样令人痛心的事情！”

黄戴星满眼血丝，盯着他问：“难道这么一句话就完了吗？”

“当然不。”考斯木斯道，“我要责成警察，限期破案，缉拿凶犯。我想，我能够做到的。雪梨鸭都是些死囚犯，亡命徒。”

“省长大人怎么知道杀人放火、迫害我华人的歹徒一定是雪梨鸭呢？”

海内·罗滨逊：“这伙歹徒一直是危害维克多利亞地方社会治安的祸根，除了他们，不会有别人。”

“假如事情不完全是这样呢”修德明咄咄逼人地质问。

黄戴星冷笑了一声，一摆头，黎阿三几个人推出两个五花大绑的白人，他们也化了装，不过此时鬼面挂在胸前，显然他们也吃了苦头，脸上流着血。

黄戴星义正词严地对考斯木斯：“就请省长大人当众讯问这两个歹徒，看看他们到底是什么人！”

考斯木斯绕到两个白人身后，又转过来。修德明上去扒开两个人的罩衣，露出带有路徽和工号的铁路号衣。

考斯木斯吃了一惊：“你们是铁路上雇用的人？”

其中一个火红色头发的人说：“是。”

昂德纳克气愤地：“谁让你来杀人放火？”

火红头发的人说：“雪梨鸭们说，若不赶走中国人，卑诗省和全加拿大，就没有我们白人的饭碗了。”

“胡说！”考斯木斯说。

“大人们都听到了吧？”黄戴星道，“我们华工千里迢迢到加拿大来，勤劳节俭，奉公守法，与白人和睦相处，比你们多做工，比你们少拿钱，比你们多纳税，比你们多受歧视和排挤，我们今天到了被人烧杀抢掠的地步。中国人礼让，可不等于软弱可欺，如果政府不主持公道。我们华人会起来自己保护自己，我们知道我们该怎么做。”

他的话音一落，在场的华工都义愤填膺地高呼：“讨还血债，替死难同胞报仇雪恨！”

考斯木斯吓坏了，连连摆手：“大家放心，政府一定好好处理。第一步，要厚葬死者；第二步，悬赏捉拿元凶。”

## 58 白人罢工现场 日

许多白人刚刚打出“要求政府增加工资”、“反对政府雇用华工破坏罢工”和“华人滚出加拿大”的牌子要去游行，有一个白人慌慌张张地跑来，拦住队伍，跑到克利富兰面前说：“不好了，

出事了。昨天晚上有人烧光了华人工棚子，杀了好多华人铁路工。”

听到这里，有几个人高兴得欢呼起来。

克利富兰：“一定是那帮雪梨鸭干的，他们昨天来这里煽动，幸亏我没有答应同他们携手行动。”

报信人：“可是，华工们抓到两个放火的人质，正是咱们的铺轨工。”

克利富兰脸色变了。

报信人：“中国人非要报仇不可，他们大叫血债要用血来还。”

一些白人工人听到这里，一时激奋，也大叫大嚷：“跟中国佬儿拼了！”

克利富兰用手势制止了众人的喧嚷，说：“大家都冷静一下，先不出去游行，让我好好想一想，我们不能腹背受敌呀。”

## 59 碧海山庄密室 日

考斯木斯把海内·罗滨逊带进去，拉上厚重的密幔，吩咐一个警察：“任何人不准进来。”

## 60 碧海山庄庭院 日

一张摇椅上躺着芳妮，她拿着一本莎士比亚的剧作集。旁边小几上放着水果。

石桌上有一大滩泥巴，穿着法国套衫的区郎什么工具都不要，用手在泥巴上东挖一块，西铺一块，正在搞泥塑。泥塑已经初具规模，是芳妮的一副笑吟吟的雕像，惟妙惟肖。

芳妮：“你手真巧，谁教你的？”

区郎：“我爹。他当年跟李大帅跑洋务时，在天津码头认识了泥人张，你听说过泥人张吗？”

芳妮点头：“听说他在袖筒里捏小泥人，就能捏得特别像。而他，却没有念过书。”

“我爹也不识字呀！”区郎又在泥人的脸蛋上拍了一块泥，说：“我让你脸蛋上的肉多一点，你太瘦了。”

芳妮妩媚地一笑，不无哀戚地：“将来我死了，你就把这个泥塑摆放在我的墓前，每年复活节时来给我送一束鲜花，摆两个你培育出来的新品种桔子，你能办到吗？”

区郎抬起头来，瞥见芳妮两行泪水顺颊流下来。

区郎两眼也噙着泪，走过来，轻轻跪在她的摇椅前，安慰她说：“你不会死的，一定不会的。”

芳妮凄惻地一笑，轻声说：“替我擦去眼泪。”

区郎：“我满手都是泥。我去洗。”

芳妮抓住他的手让他用泥手在脸颊上揩了一下，却留下一道泥痕。区郎递给她小镜子一照，两个人都忍不住笑了。

## 61 山庄走廊 日

区郎捧着他雕出的半成品，芳妮捧着一些泥巴，顺着铺有猩红地毯的长长的走廊走来。在密室门口，芳妮发现了守在门口鹄立不动的警察，就问跟在后面的女管家：“哥哥回来了？怎么都不理我？”

女仆有几分神秘地：“昨天在铁路工区，听说杀了不少中国人。你哥哥好像是为这事叫来了警察总监海内先生，什么人都不准进呢。”

芳妮吃惊地站住，想了想，对区郎：“快去洗手，完了到书库找我。”

## 62 书库 日

充梁接栋的图书架子直抵天棚。

此时敏捷的区郎正踩着书架子从天窗爬进去。芳妮在底下仰望着。

### 63 天棚上 日

只有几丝亮光从瓦隙间射入阴暗的天棚中。区郎小心翼翼地天棚上匍匐行进。

他爬了一阵儿，停下来，从天棚的缝隙处可见下面透上亮光来。他俯下身去，听到两个人的秘密谈话声。

### 64 密室 日

考斯木斯陷在沙发里，对海内·罗滨逊发脾气：“你不用狡辩，那雪梨鸭肯定是你指使的，大选刚结束，国会议员刚当上，你这丑闻若揭出来，你就成了加拿大自治以来的最坏政客。”

海内在狡辩：“我希望老熏鸭给中国人一点颜色看，只是让他把罢工的白人鼓动起来，把矛头对准中国人，我们就可以火中取栗，没想到老熏鸭做得太过分了。”

考斯木斯：“你打算怎样收场？”

海内·罗滨逊：“干掉老熏鸭，灭口。”

考斯木斯：“这江洋大盗不好对付。要收买他，让他越境到美国去避几天，然后我们悬赏捉拿他，可以消一消华人的气。白人那里，不要给他们好处，给华人一点儿甜头，让华人去恨白人，也让白人恨华人。”

罗滨逊：“我马上去办，我叫人散布流言，说克利富兰和老熏鸭是串通一气的。”

考斯木斯：“这件事除了你我以外，任何人不能知道真相。”

### 65 海滨路上 日

夕阳、沙滩。开着各种野花的乡间公路上，跑来一辆四轮带

篷的华丽马车。

芳妮双手扯着四匹健马的皮缰绳，马儿放开四蹄狂奔，区郎就坐在御手旁边的座位上，两个人的黑斗篷被风鼓起来，像黑色的帆。

## 66 白人罢工现场 日

黄昏时分，工人们在工棚前架起火堆，在烤肉吃，有的在酗酒。牧师弗兰克·罗尼脚步匆匆地来到这里，找到克利富兰。

正躺在草地上吸烟的克利富兰坐起来：“您好，罗尼牧师，去过中国人那里了吗？”

罗尼：“魔鬼撒旦降临过那里，我不忍目睹那地狱般的景象，中国人不容易原谅你们，因为他们死了那么多同伴。”

克利富兰：“中国人够可恶的了，我们罢工，他们趁机抢我们的饭碗，我们也同样视他们为仇敌。”

“就算是这样，”罗尼牧师道，“可是马太福音第五章上告诫他的信徒：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人祷告。”

克利富兰：“即使是我们原谅了他们，他们也未必原谅我们。”

罗尼：“有人打你的右脸，你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你们不饶恕别人的过错，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错，这些话，你不是念过千百遍的吗？”

克利富兰：“听说中国人要报复，要以血还血，以牙还牙。如果是那样，我们不会挺着挨打。”

罗尼：“现在他们的住地，停着一大片同伴的尸首，他们能不激动吗？你们该首先有个姿态。”

克利富兰：“让我好好想一想。”

## 67 温哥华岛与大陆间的海峡 日

晚霞把大海的波涛镀上一层金晃晃的颜色。在海鸥聚集飞翔的海峡里，一条豪华的帆船在驾风行驶，海风把三角帆鼓涨得圆圆的，船速很快。

芳妮亲自驾船，区郎调整帆索，向着次第亮起万盏灯火的温哥华飞速驶去。

## 68 白雪屋烟馆 夜

照样是乌烟瘴气：赌博的、吸毒的，屋子里乱哄哄。

汽灯下，新贴了一张告示，悬赏 3 000 元捉拿残害华人的匪首老熏鸭。

有人说：“这老熏鸭真狠毒啊，光天化日之下杀人放火。”

有人说：“赏价可不低，3 000 元，够买一个庄园了。”

有人说：“老熏鸭来到你跟前，你敢去报吗？”

“怎么不敢？”瓜皮小帽的掌柜陈福根说，“他又不是三头六臂！为我同胞报仇，也不能手软。”

正说着，老熏鸭戴着黑眼罩，领几个歹徒大摇大摆地走了进来。

屋子里的人一惊，立时鸦雀无声，掷骰的、玩牌的收了场，抽大烟的吹熄了烟灯。刚才还吹牛的陈福根忙着捧来一杯热茶：“您好久不来了，有上等好膏，快抽上一口吧。”

老熏鸭一只脚踏在椅子上，抓起账房先生的毛笔，蘸饱了墨汁，在那张悬赏告示上涂了几笔，把赏银 3 000 元改成 10 000 元，扔下毛笔，哈哈大笑，吼道：“3 000 元，太少了，我再加 7 000，我送上门来了，谁抓我呀？”

在他纵声狂笑的当儿，一些人陆续溜出门去。



## 69 华工住地 夜

火把烧天，华工们都拿起了棍棒、铁器，聚集到一起。

有人叫：“咱们也去烧白人的房子！”

有人说：“白人的官府向着白人，不会给我们撑腰的。”

带领人就是修德明，他手拿一套七节鞭，一副短打装束，红罗女也来助阵。

黄戴星从破棚子里走出来。

众人围上去：“到底打还是不打呀？”“就等你一句话了！”“打，打个落花流水；报了仇，租条船回国去！”

“现在，理在我们手，”黄戴星说，“若是我们去打人家，我们就输了理。”

正在这时，区郎带着芳妮闯了来，区郎说：“我找管事的。”

“你是谁？”修德明打量着他和芳妮。

芳妮：“我是考斯木斯的妹妹，我有紧急事儿，特地从维多利亚赶来。”

黄戴星和修德明对视了一眼，说：“好吧。”

他把他们带进了一间临时搭起来的破工棚里。

## 70 山路上 日

一大群白人工人牵着驮有各种器材的马匹走来。走在最前面的是牧师罗尼和克利富兰。

克利富兰：“听说华工昨天都集合起来要来报仇了，后来突然安静下来，一点儿动静没有了。”

罗尼笑道：“他们同你们一样，宣布罢工了。”

克利富兰十分惊奇：“奇迹，这真是奇迹，简直不可思议！”

## 71 华人墓地路上 日

大悲调的唢呐声催人泪下。白帕裹头、白带紧腰，所有的华

工按照民族的志哀和发表的习俗，在为他们死难的同伴送殡。

一具具的棺木由人们抬着，走过街市，走向墓地。路人观者如堵。

在镇子出口处，他们与白人罢工工人相遇了，白人每人都是臂戴青纱、胸佩白花，等候在路旁。

当大殡到来时，克利富兰以中国人的习惯，拦在大殡前跪灵。华工们又是惊诧又是感动，大殡队伍停下。

牧师罗尼替克利富兰说：“克利富兰说他们对不起中国弟兄，他们是特地赶来为死者送葬的。”

黄戴星走过去，双手扶起克利富兰，说：“我们也有不是。我们光想做工，干个样子给人看看，不丢中国人的脸。我们却没有想到，这是给你们的罢工撤火，拆你们的台。”

克利富兰握住他的手：“谢谢中国朋友这样心怀宽大。”

黄戴星冷冷一笑，说：“是那些两面三刀的人使我们清醒了，他们想在白人和华人当中制造仇杀和对立，既可以挫败白人的罢工，又可以用白人的手赶走华人。其实，我们都是凭两双手干活吃饭的人，我们为什么要互相仇视呢？”

罗尼：“《圣经》上说，凡是好树都结好果子，惟坏树结坏果子。现在，我们不是终于都来到那棵好树下，都来为它浇水了吗？”

几辆华丽的马车从远处驰来。马车驶近，从车上走下省长考斯木斯和海内·罗滨逊以及昂德纳克等人。白人和华人都不做声，望着他们。

考斯木斯：“我是来为不幸死难的中国兄弟送葬的。”

人群鄙视地望着他。考斯木斯发现了区郎，他有几分疑惑。

区郎站出来：“你别黄鼠狼给鸡拜年了。你们收买了老熏鸭，再放走罪犯，又假惺惺悬赏捉拿他，你们的面具该撕下去了！”

考斯木斯大为震惊：“这是天方夜谭，天方夜谭也不会这样

离奇。”

黄戴星接上去：“我现在代表全体在太平洋铁路上做工的中国人宣布，支持白人兄弟，实行总罢工，直到你们答应不再排斥华人！”

人群中响起暴风雨般的掌声。

考斯木斯和罗滨逊等人目瞪口呆。

## 72 国会会议厅 日

枝形吊灯，古老而辉煌的建筑，构成了会议厅华贵的色彩。

议员们正在进行一场辩论。

仪表堂堂的首相约翰·麦克唐纳站在发言席上，说：“我以为罗滨逊议员的排华议案是十分愚蠢可笑的，卑诗省不是因为排华而造成一场风波吗？”

考斯木斯：“现在，答应了他们的条件，已经复工，华人正在打通几千米长的菲沙京印隧道，他们依然干得那么出色。”

罗滨逊站起来应辩：“华人是由一种不易更改的结构造成的志愿奴隶，我们先进文明的国度，怎么能容许奴隶制的存在？”

麦克唐纳微笑着说：“据我调查，没有一个华工的身份是奴隶。倒是在卑诗省地方当局的默许下，有真正的奴隶存在，那就是被人贩子拐卖来的中国妓女。”

许多议员鼓掌。

轮到考斯木斯上阵，他振振有词地说：“无可辩驳的事实是，我们盎格鲁撒克逊人奠定了加拿大自治领的基石。从辛普森到北冰洋，没有理由成为5万华人的收容所，美国人抛出的垃圾，加拿大人也不会视为珍宝。”

麦克唐纳：“我纠正一下先生，在座的国会议员中，就有好几位是法兰西人，盎格鲁撒克逊人不是惟一的奠基人。至于他们是不是垃圾，我想请工程师堪彼先生作证。”

堪彼在掌声中走到讲台前，他说：“在美国太平洋铁路通车之后，美国国会议员、驻中国公使罗先生说过，在太平洋铁路修建过程中，有五分之四的劳动是由中国人承担的；现在，让我们来公平地说，修建加拿大铁路，不也同样如此吗？其实，有些人主张国会通过排华法案的根本原因，我在一个卑诗省印发的小册子里找到了。”

堪彼戴上眼镜，拿出一本小册子读道：“我们白人必须起来，驱逐那些华人。他们干起活来不怕苦、不怕累，给多么低的工钱都肯干，而他们的消费又比我们少，赚了钱又要送回中国去养爹娘，这样下去，不是要把加拿大搬空了吗？不是要把加拿大所有的好职业都从我们白人手里抢去了吗？”

议员们大笑起来。

麦克唐纳首相也笑个不住，他说：“我奉劝卑诗省议员们想一想，你们认为制定一个排华法案更重要呢，还是修筑一条大线路更重要。我奇怪的是省长考斯木斯还不如你的小妹妹有远见卓识。”

考斯木斯见首相抖开了一封信，不由得瞪大了眼睛。

首相：“这是小姑娘芳妮赶在他哥哥来呈递卑诗省排华议案之前派人专程捎给我的，我念一小段请议员们听听：‘我不希望中国人变成第二个印第安人的悲剧，强权只能使加拿大的历史蒙上耻辱，种族歧视的不文明时代，终究会被后代所抛弃，那时，你们这些国会议员躺在坟墓里也是个可耻的角色……’”

再次爆发出一阵疯狂的掌声。

考斯木斯如坐针毡。

### 73 碧海山庄芳妮卧室 日

一尊泥塑的芳妮小像摆在床头小几上，一束鲜红的枫叶插在花瓶中。

芳妮被女仆扶下床，她穿着宽大的睡袍，大有不支之状，一步步来到落地窗前。她的脸比以前更苍白、更消瘦，病体恹恹。

窗帘渐渐拉开，外面是银白世界，远山近岭、果园和花园都覆盖了厚厚的白雪，大片的雪花还在悠悠地下个不停。

芳妮的脸贴在玻璃窗上，不知在想着什么心事，泪水流下来，沾到了玻璃上。

女仆叹口气：“老爷也太狠心了，为了国会上一点闲言碎语，就把妹妹骂了一顿……”

芳妮：“打听到区郎的下落了吗？”

女仆：“还没有。有人说看见他在修铁路，有人说他在天南地北地找他父亲的尸骨。”

芳妮：“我要自己去找区郎。”

女仆：“这可不行，你病着，又是冬天……等春天到来的时候再去吧。”

芳妮苦笑一下，喃喃地自语：“对我来说，还可能有一个春天吗？”

#### 74 新建的线路工人棚舍 日

瑞雪纷飞。一棵插好了许多小蜡烛的圣诞树矗立在门前，安琪儿和红罗女正在堆一个大雪人，用木炭当眼睛，用红萝卜安了一个红鼻子。

一声长长的火车鸣笛震动山谷。两个人都惊喜地跑到高坡上，去眺望风雪迷蒙的远方。在九盘十八转的山路上，在铺好了铁轨的路上，一列火车呼啸而来。

安琪儿：“明年夏天，火车就能通到落矶山那面去了，这几天正在掏最长的山洞子。一会儿我得去送开水。”

红罗女：“我跟你去送。”

安琪儿眨动着一双有着长长睫毛的大眼睛，目不转睛地看着

红罗女，说：“你真好看，怪不得工人一下工，跑去排长队，花钱看上你一眼呢。”

红罗女格格直乐：“这世上如果全是女人，忽然来了一个男的，你也准舍得花大价钱去排队看一眼。”

安琪儿格格乐起来。

红罗女往露天灶底下加着木襖子，埋怨道：“这该死的监工，圣诞节也不提前收工。”

安琪儿：“白人放两天假。他们说中国人不过圣诞节，过春节。”

## 75 菲沙京印大隧道 日

黑洞洞的隧道里亮着星星点点的灯火。离很远就能听见各种工具的操作声。黄财带人用小矿车穿梭般往外运石块。山洞已经挖进去很长一段。

黄戴星头上亮着一盏电石灯，跪在山洞最前面，抡手锤在打炮眼儿。岩顶在滴水，人们干得大汗淋漓，在整理导火索的修德明光着上身。他在哼着那支带点淫邪味儿的小曲儿：

提起那宋老三，

两口子卖大烟……

好多人都附和着他唱起来。

## 76 隧道外面 日

雪花在狂风鼓动下旋风般飞舞。隧道入口处极为险要，须仰视才能看到峰顶，看不到山石，到处堆满厚厚的积雪。

区郎推着矿车飞跑出洞，把一车碎石倒下山洞，发出一阵雷鸣般的回响。

## 77 风雪小路 日

安琪儿和红罗女各挑一副冒着热气的木桶，冒着风雪，一步一滑地走在铺好了枕木的路基上。前面就快到菲沙京印大隧道了，离远看，那只是万仞雪峰下一个小小的洞口。

突然，山崩地裂一声巨响，两个女人被掀翻在地上，水桶滚到了山涧底下，她们想爬也爬不起来，相互抱着。眼前是一片白花花的景象，好像有万丈不竭的瀑布卷席一般从天上泻下来，发出连续不断的磨磬雷样令人恐怖的声音。

“雪崩！”红罗女突然尖厉可怕地叫着。

在洞口推车的人被雪崩推下山涧。

雪崩继续，大块大块的有如楼房那么大的雪块继续从山峰顶上直泻而下。

一切都寂静下来了，菲沙京印大隧道已不复存在。洞口没有了，跑矿车的小铁道没有了，一切，霎时间一扫而光。

惊醒过来的安琪儿、红罗女撕心裂肺地叫着扑过去，用手扒雪，大叫着，一会儿，两个人成了雪人。

## 78 大隧道中 日

轰隆隆的巨响仍在洞中回荡。洞口雪烟跳跃升腾，几星灯火照着，上百个工人一片慌乱地跑来跑去，有人啊啊大叫，有人在洞口用手扒雪。

黄戴星大吼一声：“都他妈给我安静下来，号什么丧！”

人们暂时安静了，睁大双眼。

“我们摊上雪崩了。”黄戴星说，“等着外面来挖雪救咱们吧。”

黎阿三：“咱们自己扒雪。”

“放屁！”修德明说，“雪崩了，就是扣下来一座山！”

“万一……”黎阿三哭起来，“我们不是活埋在这里了吗？”

“那挺好嘛！”修德明说，“这么宽敞的大棺材，这么多人做伴，不比一个人躺在坟丘子里快活！”

有的人一听哭起来：“娘啊，不孝儿不能回到你膝下侍候您老人家了！”

有的人摔了矿灯：“妈的，早知死这么早，该去逛两回窑子，长这么大，连女人味儿还没闻过。”

有人在下跪祈祷：“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南海观世音菩萨，快来显显灵救救我们吧，如果弟子们得救，我们一定为您重修庙宇，再塑金身。”

听了他的祈祷，好多人双手合十，跪下来，最后，黄戴星和修德明也跪下了。

黄戴星起来后，说：“人多，气不够用，把灯都灭了，不许说话，要省点体力，没吃的洞口有雪，人肚子里有水，就能挺个七八天的。”

灯火一个接一个熄灭，小洞里完全陷入黑暗中。

## 79 菲沙京印隧道口 日

营救正在洞口进行。堪彼指挥着华人、白人在铲雪，克利富兰干得极卖力气。已经挖了很大一块了，然而距离挖通尚远。

堪彼说：“已经第5天了，我怕里面氧气不够。现在要往洞里送风。”

他身后的省长说：“马上去运铁管子和鼓风机。”

## 80 山洞里 日

干渴饥饿的人们躺在地上奄奄一息。

有人在啃着冻成冰坨的大米饼子。

他们大口大口地艰难地喘着气。



## 81 山洞外 日

铁管子接了一截又一截，不断向洞口楔入。突然，堪彼喊：“通进去了。”

人们欢叫，堪彼：“快接鼓风机。”

克利富兰带人扛来笨重的风箱。

安琪儿跑过去，嘴贴着铁管子口，撕心裂肺般喊叫：“黄大哥，你还活着吗？我等你，你不能死，你再挺一挺啊……”她满眼是泪水。

红罗女也在喊：“修大个子，你可活着啊，我想好了，我嫁给你，你穷没关系，我一分彩礼钱不要。”

考斯木斯大为感动，他走过去，扶起两个女人，替她们掸去身上的雪。

## 82 山洞中 日

“亮，有亮！”有人喊。

“风，好风凉！”

果然，漆黑的洞口，出现一点亮光。

黄戴星爬过去，摸了摸，嘶哑地叫：“通风管，我们快得救了。”

人们有的哭有的笑。

黄戴星：“老修，你听，我好像听见有人在喊我，是安琪儿。”

修德明：“我也像听到了红罗女在哭。你说，我娶个妓女，祖宗不会在九泉下怪罪我吧？”

黄戴星握住他的手：“不会。”

## 83 莽原 日

一支骑马的队伍搅起冲天雪尘，从地平线边飞驰而来。

跑近，我们认出是亚伯西族印第安人，都都公主穿着皮袍，跑在马队的最前面。

#### 84 隧道口 日

克利富兰使劲地拉着风箱向洞中鼓风。

其余的人仍在挖雪。

堪彼愁眉紧锁：“照这样的速度，山洞里的人生还的希望太小了。”

考斯木斯也长叹了一口气。

#### 85 大山脚下 日

印第安人下马。都都喊了一句什么，一群人蜂拥而上，用木棒去撬一块巨石，哼唷嗨哟地撬了一阵儿，终于把巨石移去，露出一个只能容一个人通过的小洞口。

都都第一个爬进去，其余的人跟着往里爬。

#### 86 山下的溶洞中 日

都都举着火把，行进在漆黑的狭小的山洞中，脚下是潺潺流水。

走了一程，又在向上爬，都都把耳朵贴在洞壁上听了一会儿，说，“快了。”

又爬了一阵儿，他们竟奇迹般地来到了华工受困的石洞上方，那里有个黑窟窿，不通天，却通着都都走过来的路。都都撑住洞口，腾地跳了下去。

华工们吓了一跳，都都向上一伸手，上面扔下一支火把。她接住火把，洞中顿时大见光明。

“观音大士来了！”“观音菩萨显灵了！”“我们得救了！”

工人们几乎疯狂了，踉踉跄跄地爬起来，冲都都叩头。

都都各处照照，终于找到了黄戴星，她俯下身去，在他脸上拍了拍，说：“别怕，我来救你们了。”

陆续有许多印第安人跳下来。一根绳子垂下来，第一个华工被吊上去。

#### 87 大隧道口 日

威风凛凛的都都骑着马，神奇地站到了考斯木斯面前。她说：“你们的救援工作可以停下来了。”

考斯木斯：“为什么？”

都都：“人，我们早都救出来了，现在在我们的保留地。”

堪彼：“这简直不可能。”

都都：“不相信，你们就挖好了，一直挖到洞里去。我们印第安人还没学会说谎！”说罢带几个人拍马驰去。

倒是红罗女拉上安琪儿：“我们到保留地去，我信！”

#### 88 印第安人保留地 日

巨型的草屋顶，底下是可以容纳上千人的大厅。雕有雷鸟和无数各种脸孔的木柱式图腾随处可见。一堆神火在大草屋正中燃烧，印第安人赤着脚、敲着皮鼓，围着火堆一圈又一圈地跳舞，巫师则在圈子中间念着咒语。

屋子一角，席地半坐半卧着黄戴星等一大群得救的中国人，他们虽然仍显得疲倦，却很有精神，在专注地看印第安人为他们祈神。

跳了一阵儿，巫师端起一个木盆，里面不知盛了些什么药汤，他边舞边走到每一个人跟前，让他们喝一口。

#### 89 风雪路上 日

两匹马上骑着安琪儿和红罗女，她们正踏雪而来。

## 90 印第安人头人住的房子 日

晨阳从木楞窗外射进红光来。黄戴星从床上醒来，吃了一惊。不知什么时候他换了装，全是印第安人的衣饰，一顶插满羽毛的帽子摆在旁边。

巫师和都都走过来，巫师说：“恭喜头人，为了你和我们公主的美好婚姻，全部落的人都要连喝三天酒。”

都都笑吟吟地把羽冠给他戴上。

黄戴星慌乱地说：“不行，不行，我并没有答应什么结婚啊。”

都都：“对于背信的人，不实践诺言的人，我们印第安人是不肯饶恕的。”

黄戴星解释：“我不会忘记你们的恩情，只是……我从来没答应过婚事。”

都都：“那么我父亲遇难那天，你收下了我的珍珠奶罩，那不是你答应和我成婚的诺言吗？”

“天哪！”黄戴星叫了起来，“我哪里懂得你们的规矩呀！”

都都：“你到底答应不答应？”

黄戴星面有难色：“这实在不能从命。”

都都一摆手，上来一群人，架住了黄戴星，都都说：“今天，你的弟兄们，我们都会送回去，你答应不答应，都要做我的丈夫。”

## 91 头人的住室 夜

火把通明，有人看押着黄戴星。

都都围裹着一张兽皮衣姗姗进来，当着他的面把兽皮衣一甩，露出全裸的身子。看押他的人纷纷退下去。

都都走上来，搂住他的脖子：“别走了，在这里当印第安人的酋长不好吗？你领着我的部族起来报仇，夺回白人占我们的

土地。”

黄戴星推开她，扭过脸去。

都都放下脸来：“你违反我的意志，你就要死，你知道吗？”

忽然，门外一片格斗声，都都大声吼道：“谁？”

部下把安琪儿推了进来，这使黄戴星大吃一惊。

安琪儿叫了一声：“我是特地来找你的呀！”向黄戴星扑去。

都都披上兽皮衣，从墙上摘下一把刀来，恨恨地说：“你这该死的白人，你可是送上门来的。”

在这一刹那，黄戴星挺身过去，拦住她的刀，一把将安琪儿揽在怀中。

都都：“她是什么人？你们认识？”

黄戴星：“她叫安琪儿，是我的未婚妻。”他说得很坦然，安琪儿抱住他的头，狂热地在他脸上吻着。

都都冷笑着：“你以为她是你的未婚妻，就可以免她一死了是不是？你恰恰错了。因为她是你的未婚妻，她就只有死路一条了。”说罢推开黄戴星，从他怀中夺过安琪儿，一拉，顺势把锋利的刀锋架到了安琪儿的脖子上。

“你说，你们一点关系都没有。”都都威胁地逼着安琪儿。

安琪儿深情地注视黄戴星，说：“不，我爱他，我死了，你也得不到他。”

都都用疑问的目光逼视着黄戴星。

黄戴星趁机抓过一支翎箭，对准了自己的咽喉就刺。

“不要——”都都大叫着，扔下手中的刀，放了安琪儿。

几个人默默地对视着。

最后都都深深地叹了口气，对安琪儿说：“你今天不死，是因为我太爱他了，我不能看着他因为你而死，我也不甘心只得到一个心中思念另一个女人的男人。我成全你们。”

安琪儿拥抱了都都。

## 92 碧海山庄 日

头枕青山，脚涉碧水，可以说芳妮永远安息的地方太美了。

大理石的墓，大理石的墓碑，墓前供着区郎为芳妮雕的泥塑，罩在玻璃罩里，笑吟吟地凝望着大海，凝望着青山，也凝望着长满果树的园林。

好像是从很远的地方赶来的，区郎一身征尘，他好像长大了，更像个男子汉。他来到芳妮的墓前，脱下帽子，坐在那里，听海潮声，泪水渐渐噙满了他的眼睛。墓前供奉着一盘桔子。

一条拉得很长的人影缓缓向前移来。已经是斜晖夕照的时候了。区郎缓缓转过头，发现是考斯木斯静静地站在那里。

两个人对视良久，区郎向他点点头，在芳妮墓前跪下，磕了三个响头，然后站起身就走。

“等等，区先生。”考斯木斯叫住了他。

他一动未动，考斯木斯走上来，从西装口袋里摸了半天，摸出一张纸来，说：“你不要走了。这果园，这碧海山庄都是你的了。”

像是听到了海外奇谈，区郎没接那张纸，甚至以为考斯木斯在说疯话。

“是真的。”考斯木斯说，“这是芳妮生前写下的遗嘱。不过，她没来得及去请律师公证。昨天，我去替她公证了，这是我妹妹惟一的心事，我替她办，也是我对你的忏悔。”一汪泪水在考斯木斯眼中转动。

区郎的泪水夺眶而出。考斯木斯把遗嘱掖到区郎口袋里，匆匆地走了。

微风送来阵阵海浪的喧哗，泥塑的芳妮仿佛在对她笑。区郎走过去，抱住那塑像，呜呜咽咽地哭起来。

## 93 菲沙京印隧道 日

一声汽笛长鸣，火车开出山洞，好多工人在欢呼。

## 94 山涧底下 日

融化的积雪里，露出一具又一具尸体。有的尸骨手中还握着十字镐。黄戴星看着人们把一具具尸骨抬到空旷的地方。

“老爷子在这里。”修德明和另一个人抬着黄财的尸首过来。

“爹——”黄戴星呜呜痛哭起来。

## 95 维多利亚中华会馆 日

鞭炮齐鸣，四牌楼的中华门上写有“全加华人隆重迎接大清国驻旧金山总领事馆主事洪公西臣大人莅临”。

黄戴星等人陪同一副笑佛模样的洪西臣走近中华门，洪公两手提着官袍，迈着八字步，不时同欢迎的人群打招呼，一口山东腔：“辛苦，各位辛苦。”

只见中华门正中悬着第一位驻美国公使陆兰彬题写的“会其有极”和广东状元梁耀枢题写的“长承覆帔”，还有晚清云南巡抚黄槐森所题的“海域蒙庥”四个魏碑大字格外醒目。

中华门的左右题有翰林院编修陆续球的长联：

君德岂难名乃圣乃神乃武乃文化起中华恩敷异域民  
情大可见无偏无党无反无侧内安梓里外睦邻邦

## 96 中华会馆大厅 日

华人各会各馆各堂代表济济一堂，在听洪西臣训话。

洪西臣：“我大清国威名远播四海，恩及五洲，洋人无不畏服，洋人凭什么敢排我中华？想当年这块土地还是我中国和尚所发现，大清皇帝不当真要回美国和加拿大，已属宽容之至。不

过，尔等既在异邦，入乡随俗，也当守他法度，一旦有纠纷，一则以克制忍让之中华美德感化民智未开之洋人，二则奏请皇上为尔等做主，切不可滋扰生事……”

众人点头称是。

这时，洪主事的侍从走过来：“维多利亚省府来了一个洋人官儿，说有急事要见大人。”

洪西臣只好向大家拱拱手：“失陪，失陪。太平洋铁路快要接轨通车了，到时候有你们一功啊，回头见。”他起身随侍从走了出去。

## 97 花厅 日

洪西臣见过两个洋人，请他们坐下后，吩咐上茶。

洪西臣：“有何事吩咐下官？”

大胡子：“我是省府的典礼官，他是铜管乐队的指挥。因为我们不知道贵国的国歌怎么唱，在铁路通车典礼时是要奏贵国国歌的。”

洪西臣：“国歌？什么国歌？没有。”

大胡子提示地：“怎么会没有国歌？就是大家都会唱的，经常唱的歌呀！”

洪西臣眨眨眼，想不起来。侍者附耳提示。

洪西臣眉开眼笑，干咳两声：“还以为你说什么歌，原来是国歌，有，有。”

大胡子示意乐队指挥铺开五线谱记曲用纸，对洪西臣道：“请大人唱一遍，我们把曲子记下来好让乐队去练习。”

洪西臣用力清了清嗓子，胖胖的手从马蹄袖里抖出来，拍打着红木太师椅的扶手，摇头晃脑地唱了起来：“提起那宋老三，两口子卖大烟……”

记谱的人张大嘴巴，又吃惊又好笑，大胡子踢了他一脚，他



才飞快地记起曲谱来。

## 98 唐人街 日

唐人街彩旗飞扬，万人空巷，好多华人大清早起来，换上了吉服。

中华门附近又贴上了新标语：“庆祝太平洋铁路通车！”“祝愿加拿大国繁荣昌盛！”

红罗女、安琪儿等人正在街上看人耍龙灯，一队皇家骑警持枪开路，由红帽子行刑兵押着老熏鸭和他的几个雪梨鸭歹徒游街示众。

红罗女上去啐一口：“你也有今天！千刀万剐的贼骨头！”一时好多华人往他们脸上扔西红柿、臭鸡蛋。

人群簇拥着行刑队过去，又吹吹打打地走过来一队铜鼓乐队，领队正是大胡子典礼官。仪仗队前面加拿大的枫叶旗和一面大清国龙旗为先导。走到中华门下，人们围上来。

大胡子走过中华会馆，不一会儿，陪着洪西臣主事走到中华门下。他对洪主事说：“咱们今天练习一次。乐队奏大清国歌，就该你出场了，要走正步，两眼向前看。”

“这么灯唆，”洪西臣道，“在皇上跟前当差，别说正步啊，石榴步、小碎步，全都会。”

大胡子忍不住发笑。

红罗女和安琪儿在人群中挤着看。

突然，阴阳怪气的乐声大作，正是“提起那宋老三”的调子，洪西臣走了两步，顺拐了，而且由于官袍是两侧开气，两腿不能朝前迈，只好像戏台上的大将出马那样，迈罗圈步，那可笑的姿势惹得人们笑了个前仰后合。

安琪儿问：“这是你们国歌？我怎么听见华人搂着妓女也唱，抽着大烟也哼哼呢？”

红罗女道：“真他妈坑人，这哪是什么国歌，这是下流男人唱的淫调。”

这一说，安琪儿更乐个不停了。

## 99 街市 日

报贩在叫卖：“殖民者日报，新闻！铁路即将通车，卑诗省4 000人失业……”

走在街上的黄戴星买了一张报。

头版特写：“铁轨只差29英里就要接轨，我们从1871年起忍耐了14年，终于得到了报偿。”他叹口气。

走在一旁的安琪儿问：“铁路修成，是高兴的事，你怎么叹气？”

黄戴星苦笑：“中国有句古话，叫做：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

安琪儿笑着摇头：“我不明白。”

黄戴星：“就是卸磨杀驴。”

安琪儿蹙起眉头：“不会那么不讲良心吧？不是让你去参加接轨典礼，还要你代表华人讲话吗？”

## 100 太平洋铁路接轨处 日

这无疑是19世纪加拿大最宏伟盛大的庆典。无数的国旗、鲜花，成千上万的众人，人人都穿着节日服装，赶来参加接轨仪式。

军乐队整齐排列在只差最后一段铁轨的路基旁，简易的演讲台也搭好了，不远处被装饰成金色的蒸汽车头升火待发，喷着白烟。

所有的要员、绅士都到场了。首相麦克唐纳，省长考斯木斯，还有一大群贵妇人，都赶来一睹火车接轨的风采。

麦克唐纳从昂德纳克手上接过一颗金色的道钉，这将是太平洋铁路上最后一颗道钉。他高高举起这颗道钉。

人声沸腾，雀跃欢呼。

军乐队高奏加拿大国歌。

最后一根枕木是银色的，由考斯木斯、昂德纳克、海内·罗滨逊几个人抬过来，铺上。最后一根铁轨也移过来了。

正当欢呼的浪潮达到顶点时，罗滨逊突然冒汗了，原来最后一根铁轨的尺寸不对，短了一英尺。

人们面面相觑。

工人们赶紧跑步冲出人群中，到很远的地方又抬了几条铁轨，结果，又都长了一截。

麦克唐纳的脸很难看，脱下白手套，扔掉。军乐队停止了，欢呼声平息下去，万人大场面成了可怕的一潭死水。

这时，考斯木斯气急败坏地质问堪彼：“谁测量的？这是开的什么玩笑？”

堪彼沉着地应答：“本来是中国人黄戴星测量设计，后来……”

“他为什么不来？”考斯木斯吼叫着。

堪彼看了海内·罗滨逊一眼：“这个问题应该去问铁路总监兼警察总监海内·罗滨逊先生。大家请看看，担当了太平洋铁路修建工程五分之四的中国人，这些功臣，这些加拿大的铁路奠基人，有一个人到场的吗？”

好多人这才开始在人群中搜索，果然没有一个华人。

麦克唐纳：“去请华人。”

“来了！”有人高叫了一声。

人群闪开了一条缝隙。在金色火车头后面，健步走来黄戴星、修德明、顾云芳和黎阿三，他们用红绸子做绳索，抬着一根铁轨走来。他们身后跟着上千个华工，打头的是主事洪西臣。

麦克唐纳首相鼓掌。

考斯木斯鼓掌，走在队伍中的区郎向他致意。

乐队高奏“提起那宋老三”，虽然有些不伦不类，却也有几分庄严。

真正庄严的时刻到了。礼炮声中，黄戴星等人把铁轨放到银色枕木上，一分一毫不差。欢呼声直上云霄。

麦克唐纳又戴上手套，用金手锤钉上了最后一颗金道钉。

又是一阵欢呼声，总监海内走上讲台念祝词：“在加拿大人的血管中，流着当代四个最伟大民族的血液，有英格兰人不屈不挠的毅力，有爱尔兰人不知忧愁的精神，有法国人敢打敢冲的勇猛劲头，有德国人的哲学头脑和坚定精神……他们各自为太平洋铁路做出了卓越贡献。”

考斯木斯眼含热泪地走上去，说：“我愿意特别提请各位注意，太平洋铁路的通车，很大程度归功于那些贫穷而受鄙视的中国人，归功于他们所表现的忠诚和勤奋。”

报之以热烈的掌声。顾云芳、黎阿三这些人相互搂抱着跳起来。只有黄戴星一脸严肃，像在沉思什么。汽笛粗犷地叫了三声，由麦克唐纳首相剪彩，火车头载着几节豪华的观光车厢，有如庞然大物，从银枕木、金道钉的接轨处驶过。

## 101 铁路路基上 日

依然是山峦红遍、枫叶点缀落矶山的季节。一大群中国人，各自背着行李卷，挑着简单的炊具，流浪汉一般，懒散地走在路基的枕木上。枕木好像是从天边拉近，一根又一根，永远也拉不到头似的。

终于，黄戴星站住了，他一双手搭在安琪儿的肩膀上，感慨万端地：“我的好安琪儿，你还记得铁路通车前我说过的话吗？”

安琪儿眼里涌出泪来，用力点点头：“卸磨杀驴。”

黄戴星：“要中国人交 50 元人头税，要赶我们出境。可是，我们流汗干了十几年，却没有挣足一份回国去的路费。”

工人都因愤愤不平而唏嘘。

黄戴星凝望着一眼望不到尽头的铁轨和枕木，说：“哪一根铁轨上不沾着中国人的血？哪一根枕木底下没有中国人的白骨？”

一阵震耳欲聋的火车行进声，在空旷的山谷中显得格外洪亮。然而，在我们的视野并没有出现火车，倒是有一队骑手飞驰过来。

啊，是都都带着她的亚伯西族人。

在路基下站住，都都一双深情的眸子注视黄戴星，说：“我是来接你们的。印第安人很穷，不过我们还有一块保留地，有我们的饭吃，就有你们的。”

一席话说得黄戴星热泪盈眶。堪彼驰马而来，陪伴他来的是牧师罗尼。

罗尼：“你们要到哪里去？”

黄戴星：“其实我们都想回国去。可是，我们没有船资，我们凑了一笔钱，想把同胞中死在加拿大的遗骨包条船运回去，这件事只好拜托罗尼牧师了。”

罗尼点点头，接过黄戴星的红布包。

## 102 尾声

天是蓝的，海是蓝的，在这一片蔚蓝之中，霜染的枫叶映人眼目。

深沉而凄婉的音乐声中，华工上千人从华人墓地排队出来，每人手上捧着一个标有籍贯、姓名的骨灰盒。当然，区郎捧着他父亲的骨灰盒也在队列中。

维多利亚港的秃鹰号轮船上，舱中一层又一层地摆满了骨灰盒。

汽笛长鸣，轮船出港。

成千华人一齐跪倒在码头上送行，好多人涕泪交流。

一片枫叶飘飘悠悠落在黄戴星眼前，在风中旋转、旋转……

(原载 1991 年 3 期、4 期《电影文学》)

## 重庆谈判

### 上 集

千里沃野，八路军正向日军发起集团冲锋，军号声、枪炮声、呐喊声席卷大地。

这里是印缅前线，国民党青年远征军正与日寇进行殊死的阵地战，青天白日旗在黑色硝烟中时隐时现，阵地前尸横遍野。

静静的银幕，一架飞机在高空无声地滑行。

底下是一片城市的轮廓。

飞机早已滑出画面，却听到了隐隐的、渐强的飞机引擎声。

一股黑红的烟云在上升、上升，终于爆成了可怕的蘑菇云。

字幕：1945年7月6日，日本，广岛。

画面切换，由无数重型坦克开路，苏军正突破满洲里日军防线，潮水般涌来。字幕：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三路出兵东北。

〔旁白〕 历史的瞬间，往往凝缩了整整一个时代，1945年8月的瞬间，就是这种令人战栗，令人欣喜若狂的心态的凝缩。

苏军攻占城市，坦克群排山倒海。

八路军在长途奔袭，骑兵开路。

一份份套红报纸向银幕飞来，迅速叠在进军的画面上，那醒目的标题几乎都是“日本投降”、“抗战胜利”、“八年浴血，今朝胜利”字样。

蒋介石身着戎装，向欢腾的人群举起一只手，双目深邃，嘴角是刚硬的线条，他似乎面对一个更为严峻的现实，他正陶醉于“蒋委员长万岁”的欢呼声浪中。

毛泽东布衣简装，一副大智大勇的形象，微微高昂的头，似乎面对着欢呼的人们在深深地忧虑和思索，不惟胜利的喜悦。

一排从印刷机中吐出来的报纸叠到画面上，刺目的标题：抗战胜利了，中国向何处去？

高亢而雄浑的乐声轰然而起。仿佛是从人海中，在苍茫的群山中，隆重地推出片名：重庆谈判

## 1 延安 夜 外

延河水瘦，宝塔山高，天幕上有月亮，但并不亮，地上的火把映红了半边天。

狂欢的农民、学生把自己的白羊肚手巾摘下来，缠到木棒上蘸上油，点燃。学生们把棉被中的棉絮掏出来也缠成火把，火把海洋映红了半边天。

具有陕西特色的大鼓和腰鼓队极为壮观，鼓声淹没了沿着河畔游行而来的人们的呼喊声。

到处可见“庆祝八年抗战胜利”的标语。

一群卖水果的街头小贩看见指战员的游行队伍走过来，把水果抛向人群，高声呼叫：“吃胜利果了！”

人们在抢吃“胜利果”。

一长髯老者对走在队伍中的彭德怀说：“老总，这回总算可以马放南山，刀枪入库了。”

彭德怀看了看朱德。



朱德把手里的红果塞给一个娃娃说：“久经战乱，人心思安啊！”

## 2 重庆街头 日 外

由狂欢的声浪接到嘉陵江畔的山城。

高低起伏的街市上到处是人海，这里的胜利大游行正进入高潮。

蒋介石全身戎装，戴特级上将领衔，胸佩耀眼的勋章，腰挂佩剑，威武地乘敞篷车驶出德安里，被部下前呼后拥，前有警车和摩托车开路，随后是巨大的军乐队、仪仗队，蒋介石领章上的金星闪闪发光。

“蒋委员长万岁！”“抗战胜利万岁！”的口号声一浪高过一浪。

流亡学生们雀跃呼喊，个个泪流满面。

一些挑水夫横街鱼贯而出，恰遇蒋介石的坐车过来，他们扔了水桶水管，竟然站在马路中间挥舞扁担又跳又唱。

蒋介石眼中似乎有泪光闪烁。

一个满脸胡须的老兵向人群中挤着，在离蒋介石不远的地方，他取下肩上的三八枪，向地上使劲摔去，枪断成两截。他大笑着：“胜利了，回家种田去了……”

蒋介石戴白手套的手从空中收回，回眸望了望守在身旁的钱大钧。字幕：侍从室主任钱大钧。

钱大钧：“人心厌战。”

蒋介石轻轻颌首，陷入沉思。

## 3 重庆桂园 日 内

外面的锣鼓声、口号声一阵阵传来。

张治中烦躁地在客厅踱步，他对夫人：“把窗户关上。”字

幕：国民党军委政治部部长张治中。

夫人一面关紧窗户，一面说：“连委员长都去参加胜利大游行，你躲在家里不好吧？”

张治中仰在沙发里长叹一声，喃喃自语地：“也许，胜利来得太快了……”

夫人乐了：“你这叫什么话？”

张治中：“外侮当头，尚可求同存异，一致对外。万一……”他没有再说下去。

夫人也有些惴惴不安了：“你是怕国共两党再打内战？”

张治中：“也许不至于马上。蒋先生估计，抗战胜利尚须二年，并没有马上打内战的准备，也只是没这个条件。”

夫人：“在家犯愁，不如找几个在他面前说话有分量的人去进一言。”

张治中微微闭起了眼睛：“他这人，不能进言。我追随他多年，深知他虽有眼光，却缺乏决断，常常举棋不定。”

#### 4 德安里蒋介石官邸 日 内

蒋介石站在窗前，像是看窗外的梧桐树，枇杷山是一片茂密的绿阴。

身后有脚步声，陈布雷轻轻叫了声：“委座……”

字幕：侍从室二处处长陈布雷。

蒋介石掉过身来，只见宋美龄陪同赫尔利正笑吟吟地跨进屋门。字幕：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

赫尔利：“蒋先生还陶醉在昨夜的狂欢里吗？”

宋美龄声调柔和地翻译着。

蒋介石感慨地：“是的，8年战火，再打下去，怎么得了？”

赫尔利从侍从手中接过茶，似笑非笑地：“这么说，蒋先生想要化干戈为玉帛，与共产党讲和了？”

蒋介石笑而不答。宋美龄给赫尔利倒了一杯白兰地，对赫尔利说：“蒋先生今天请大使来，是向你通报两个重要情报。”

赫尔利呷了口酒，很感兴趣地听着。

蒋介石：“我刚刚收到宋子文、王世杰的电报，中苏同盟条约即将签字。”

赫尔利既在意料中又稍感意外：“斯大林的条件不是很苛刻的吗？”

蒋介石：“他做了让步。苏联表示只帮助合法的国民政府。”

赫尔利举起杯子：“我要向你表示祝贺。”

宋美龄插言：“这也是美国朋友希望看到的。”

蒋介石：“我非常感谢大使先生两次往返莫斯科，并带来了准确的消息。”

赫尔利说：“我想冒昧地向您提一个建议，现在似乎可以与中共谈判了。只要共产党人知道苏联转而支持委员长，会乖乖地接受你的条件，也好诱使他们交出军队。你不妨在政治上做个姿态，让让步。”

蒋介石：“邀请电……我已拟好，准备马上发出。”

在赫尔利大感惊诧时，宋美龄说：“我们所想是一致的。这也是委员长今天向你通报的第二件大事。”

蒋介石进而说：“如果毛泽东愿意来，我想请大使先生亲自到延安去接他。”

赫尔利转而高兴起来：“愿为委员长效劳。一年多以前，我访问延安回来，曾带回过中共组建联合政府的五点意见，可惜你把门关死了。”

蒋介石笑笑：“此一时，彼一时。”

赫尔利：“我还能蒋先生做些什么呢？我今天来，也有好消息带给你。麦克阿瑟将军已经以最高统帅的名义向日本军队下令，侵华日军只准向您的军队投降。”

“投我以桃李，报之以琼瑶。”蒋介石很有风度地说，“我蒋某人恪守中国‘以诚相待’的信条。一纸声明，未见得能吓退毛泽东抢占地盘的军队。我昨天已向魏德迈将军提起过空运部队的事……”

赫尔利：“空运任务，已经下达给陈纳德的第40航空队。另外，杜鲁门总统决定从太平洋调来第一舰队的一半舰只，协助你们往华北运兵。蒋先生没有后顾之忧了吧？”

蒋介石顾左右而言他：“天气真热，三大火炉，炭火最旺可能要数重庆了。”

赫尔利：“所以，要降降温。”

## 5 空中

铺天盖地的美国运输机掠过。靠近芷江附近的军用机场，飞机一架接一架降落，国民党士兵从机上涌下来。嚼着口香糖的美国飞行员驾机又起。

## 6 林园 日 外

黄昏时分，蒋介石在花木扶疏的林间散步，远远的，几个侍从站在隐蔽处。

戴笠绕过森林墓，向蒋介石走来。字幕：侍从室一处处长兼军统局局长戴笠。

他笔挺地站在蒋介石面前，问：“校长……找我？”

蒋介石：“你痔疮犯了，是不是？”

戴笠：“这点小事……校长也知道了？”

蒋介石笑笑：“不要以为只有你们军统才懂情报。”他从长衫兜里拿出一盒药，“拿去试试，德国新出的痔疮栓。”

戴笠感激地接过来：“谢谢校长。”

蒋介石：“有些事情，比痔疮要麻烦得多了。我叫你办的事，

你办了吗？”

戴笠：“为了使党内不至于对收编伪军有非议，我想转发一下我在军统局早餐会上致词的全文，给我的各行动站。”说罢从皮包里拿出一纸公文，双手呈上。

蒋介石不接：“拣紧要的念。”

戴笠双足并拢，念道：“根据委员长训示，这百万伪军，我们必须善为运用……”

蒋介石：“唔，把我训示的字样拿掉。”

戴笠：“学生是想仰仗校长虎威……”

蒋介石：“万一落到别人手里呢？这是个讲出去不好听的事。”

戴笠：“学生明白了。”

## 7 延安杨家岭 夜 外

星斗阑干，几盏灯火，倒映在浅浅的延河中。毛泽东在延河边漫步，警卫员龙飞虎远远地跟着。看得出毛泽东正在考虑做出重大的决策，步子沉重而缓慢，时走时停。

延河哗哗啦啦地流淌，在月下泛光。

## 8 延河畔一户农舍 夜 外

这是一个简朴的农户小院，窑洞前有几个南瓜、几串红辣椒，木板门上贴着光荣烈属的字样。

毛泽东推开木门，走进去。一个60多岁的老太太问：“谁呀？”

“老大嫂，是我，毛泽东。”

老太太慌忙从板凳上站起来，手提着纺线锤迎过来：“你管着国家大事，又来看我这个孤老婆子。”

毛泽东坐到她对面的小板凳上，试了试她的纺线车，问：

“一天能纺几两啊？”

老太太：“眼神不好，纺一斤就算多了。”

毛泽东：“你4年前给我纺的毛线，我织了件毛衣，快穿破了又给了岸英，捎到苏联去了。”

老太太：“我再给岸英织嘛，就是染色染不好。”

毛泽东从兜里拿出几张钞票，塞给老太太。

老太太推托：“这可不行，你那么一点津贴费都给了我，你的小鬼说，你连一包烟都舍不得抽，我要折寿的。”

毛泽东语重心长地：“你为革命献出了5口人，我应当的……”

老太太：“你……不也搭上了好几条亲人的命吗？”老太太的眼圈红了，“这回好了，日本人打败了，不用打仗了。”

毛泽东：“日本人打败了，你说该怎么办？”

老太太：“我说不好，最好是呀，把天下枪啊炮啊的全一锅儿炼了，铸成个大铁人，天下太平，再也别打仗，这可是老百姓盼了几辈子的了。”

毛泽东站起来，自言自语地：“是啊，国力、人心……”

## 9 延安中央小礼堂 日内

小礼堂成了毛泽东的临时办公室，办公桌本来是个乒乓球台子，现在堆放着花生、柿饼、红枣、栗子、西瓜等干鲜水果，毛泽东埋在一大堆文件中正在伏案疾书。

朱德走了进来。

毛泽东扔下笔抽烟：“人，都送走了吗？”

朱德：“你想在一天之内把各路将领都送回前线，够难为人的了。我向苏联观察组借了一架飞机。”

毛泽东极为兴奋：“飞机？好极了。”

朱德沉郁地：“不过，这么多高级将领同坐一架飞机，可是

太冒险了，万一……”

毛泽东来回踱了几步：“你没告诉他们？飞机一落地，马上拍电报回来？”

朱德：“我差不多是耳提面命了。”

毛泽东舒了口气：“胜利来得太快了，你看，我们还有点手忙脚乱了呢。好家伙，委员长让你原地驻防待命，你好大的胆子，竟在这里调兵遣将，等委员长从峨嵋山上下来摘桃子，千里迢迢，你下手太快，人家岂不要两袖清风了！”

朱德嘿嘿一乐：“我本人可是严守军令，坐在延安‘待命’的啊！”他见毛泽东又坐下去写起来，就说：“你替我起草电报，替我出气，我慰劳你一碗红烧肉，补补脑子，一会儿就送来。”

毛泽东头也不抬，边写边说：“红烧肉！太好了。你这么一说，还真有点饥肠辘辘了呢。”

这时周恩来进来，悄然绕到毛泽东身后，看了几眼，忍不住念出声来：“……可是驻防待命一说，确与民族利益不符合，我们认为你这个命令是下错了，并错得厉害，使我们不得不向你表示：坚决拒绝这个命令……”周恩来赞道：“好，顶得好，这下子委员长可能要骂‘娘希匹’了。”

朱德：“你也是为蒋介石的命令来的？”

周恩来风趣地：“不，我是闻到红烧肉的美味来的。”

几个人都大笑起来。这时任弼时、刘少奇走了进来。

毛泽东笑道：“坏了，我这碗红烧肉没法独吞了。”

## 10 中四路德安里军委会议室大厅 日 内

早已在长长的会议桌两侧坐好的高级将领一见蒋介石进来，刷一声起立。

蒋介石旁若无人，先走到大地图前看了一会儿，才走到会议桌一端，仍没有让将领落座，他自己也站着，气氛紧张。

蒋介石目视各位将领良久，问身边的陈诚：“各战区情况怎么样！”

陈诚：“胡宗南的第一战区、阎锡山第二战区进展迅速，第三战区顾祝同受到新四军牵扯，第十二战区傅作义失掉张家口受降权，已被共军抢先接收，主要原因是……”字幕：军政部长陈诚。

蒋介石：“我不问原因，我关心的是战果。”

陈诚有几分尴尬，但仍解释地说：“国军精锐部队远离接收地点，短期内恐怕无法赶到。”

白崇禧：“现已发现，中共部队出现在上海南京外围，正在抢占华中、华南中小城市。”字幕：副参谋总长白崇禧。

这时，周至柔请缨道：“愿以我空军为先锋，全力以赴，三个月内把共产党消灭。”

蒋介石不屑地哼一声：“什么叫一介勇夫？你是，你们当中好多人都是。”他稍事停顿，又问：“我不是下令第18集团军原地驻防待命了吗？”

陈诚：“朱德拒不执行中央命令。”

蒋介石：“你立即与魏德迈将军联系，原定由美国军舰运往广州登陆的国军，尽快改运塘沽、营口。”

陈诚、白崇禧：“是。”

蒋介石又目视周至柔：“你马上与陈纳德将军联系，迅速把廖耀湘师空运南京，何应钦必须按时在南京举行入城式，要办得漂亮，有气魄。”

周至柔双足一并：“是。”

蒋介石又环顾众人：“接收东北，你们准备好了没有？”

张治中：“这恐怕要等宋子文、王世杰在莫斯科的谈判结果。”

蒋介石：“外交是要靠实力为后盾的。斯大林已经保证把东



北交给政府接收。不过，外国人终究代替不了我们的努力进取，望诸公共勉！”

全体将领肃然立正，响亮地：“是。”

这时蒋介石向身后的陈布雷点头示意，陈布雷拉开房门，放一大批文官进来。蒋介石像突然换了个人，面带微笑，对众人：“请坐，请坐。”自己率先落座。

武官们又面面相觑，随文官们坐下。

蒋介石：“我知道你们的心情，你们想在一个早上把毛泽东的军队消灭。可是他有 120 万人马！你们不是学过数学吗？当年他有 10 万人马的时候，我们花了 10 年的时间，现在是 120 万，我不希望你们提出 120 年的计划。”

众人面面相觑。

蒋介石：“现在我们是袖长手短，明白吗？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所以我才召开今天的叫什么都行的会议。”

文官们精神为之一爽，洋洋得意。

身材瘦长的吴鼎昌站了起来。字幕：国民政府文官长吴鼎昌。

吴鼎昌：“古往今来，善驾御人心者，立于不败之地。中国打了这么多年的仗了，人心向往和平，这个现实我们不能不考虑。”

张治中：“说到底，人心是胜利之本。我以为现在不能诉诸武力。”

陈诚：“莫非文白先生想与中共谈判不成？”他面带讥笑。又斜了蒋介石一眼。

蒋介石不动声色地坐着。

陈立夫站起来驳斥：“在陪都摆上一张谈判桌，就想调和国共两党 20 年之仇恨吗？我们杀了共产党多少人，诸公算过吗？毛泽东杀了我们多少人，有过统计吗？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就算我们有讲和之心，共产党也一定不会轻易失去他们现在割地封侯的局面。何况，我们也不应当给毛泽东这样平起平坐的荣誉。”字幕：中统局局长陈立夫。

身材魁伟的老将冯玉祥没有站起来，挺直腰杆朗声道：“顺应民心，应是我党的明智之举，中国太需要休养生息了。何况，共产党未必像陈先生所说的那样抱残守缺。”

张治中：“至于是不是平起平坐，那也是此一时彼一时的事情。宋江不过是梁山泊草寇，一旦成了气候受招安时，一样与朝庭平起平坐。诱以官禄，此为上策。”

“文白先生这么说，军人还能接受。”白崇禧说，“就算对毛泽东他们招安嘛。”

陈立夫又激动地站起来：“现在趁日寇投降，我们有美国人支持，不一鼓作气铲除共产党，将来我们有后悔的那一天。”

蒋介石：“我们要做一点牺牲，疮痍满目的中国，该好好建设了。况且，我们不能不顾及到国际上条约，雅尔塔会议、波茨坦公告，你们研究过吗？现在全球都是吹和平风的时候。”

蒋介石这番话，使众将领面面相觑。

蒋介石决然地：“谈判。把毛泽东请到重庆来，以我的名义请他。三年前我在西安，就请他来过，只不过他没敢来。”

陈立夫：“他这次也未必敢来。”

蒋介石：“那要看我蒋某人的诚意了，诚之所至，金石为开嘛。”

张治中：“是不是请陈布雷先生草拟个条文？”他望了陈布雷一眼。

谁也没有料到，蒋介石没有委派陈布雷执笔，反倒对吴鼎昌说：“请你立即为我起草电文，邀请毛泽东来重庆谈判。措词嘛，要恳切、真诚，不要超过百字。”

吴鼎昌望了一眼陈布雷，受宠若惊地：“是，委员长，我马

上起草。”

张治中、冯玉祥欣慰地相互看看。

白崇禧低声问身旁的陈立夫：“陈布雷是专门给委座起草文件的，连《中国之命运》都出自他的手笔，怎么突然起用政学系的吴鼎昌来了？”

陈立夫笑而不答。

张群探过头来悄声说：“换换招牌不好吗？陈布雷是干什么的，大家太清楚了呀。”字幕：四川省主席张群。

白崇禧领悟地点点头。

蒋介石慨叹地说：“自从满清倒台以后，中国战祸连年，为了黎民百姓不再遭受生灵涂炭，有时我想，我把权力都交出去也没关系，和谈可能使我们蒙受损失，也只能在所不惜了。”

望着他一副忧国忧民的神态，好多人相当感动。

陈立夫悄声地：“委座太慈悲心肠了，到头来还不是引狼入室！”

## 11 蒋介石书房 日内

穿白府绸衬衫的蒋介石在屋内踱步。陈布雷走进来。

蒋介石：“子文那里怎么还没有消息？”

陈布雷囁嚅地：“子文有一封电报给你。”从文件夹中取出电报递上来。

蒋介石看过，冷冷一笑：“很好，他很爱国，他不肯当千古罪人，由我来当好了。回电给他，接受他辞职，委任王世杰为外交部长，告诉他和经国，按我的意图和莫洛托夫签字。”

陈布雷小心翼翼地：“是……”

蒋介石：“不过，俄国人不能得寸进尺，我蒋某人也不想背黑锅。”

陈布雷：“我马上去发报。”

他转身刚要走，蒋介石又叫住他：“看看吴鼎昌写好了没有？”

陈布雷答应一声出去。

## 12 德安里蒋介石官邸 日 内

电风扇呼呼地吹着。蒋介石半闭着眼睛躺在竹榻上，听吴鼎昌在念邀请电。

“延安，毛泽东先生大鉴……”

蒋介石打了下手势：“改一下：万急，延安；大鉴改成勋鉴。”

吴鼎昌擦了一下脑门儿的汗：“改得好，一字千金。”他接下去念电文：“倭寇投降，世界永远和平局面可期实现，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待解决，天下安危，系于你我之身。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幸勿吝驾，临电不胜迫切悬盼之至。”

蒋介石坐起来：“那一句勾掉。什么天下安危，系于你我之身，这未免太抬举他了。”

吴鼎昌：“是，抹去。”

蒋介石接过草稿，亲笔抹掉，签了字。

站在一旁的钱大钧：“这消息一见报，咱们赢了一招棋。”他转向吴鼎昌：“你说，老百姓会怎么样看？”

蒋介石：“重要的不是老百姓怎样看，而我要看的是和谈的电报邀请如何被中共拒绝。”

钱大钧看了吴鼎昌一眼，露出了会意的一笑。

## 13 重庆街头 日 外

在嘉陵江边，报童举着报纸叫卖：“看报，看报，蒋委员长邀请毛泽东来重庆谈判。‘中国和平有望咧’……”

好多人争相过来买报。

14 毛泽东的窑洞里 日 内

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等人正在开会。

毛泽东拿着一张空了一大片的《新华日报》问：“《新华日报》为什么开了天窗？”

刘少奇：“他们写了一篇《蒋介石先生贺电书后》的社论，叫重庆新闻检查所扣押了，报纸开了天窗，以示抗议。”

毛泽东：“这个天窗开得好，告诉恩来同志，给《新华日报》的同志们发感谢电，开天窗也是一种斗争艺术嘛，什么也没说，比说了一大堆都有用。”

这时，周恩来拿了一份电稿进来，说：“蒋介石的第二封邀请电又到了。”

几个人在传阅电报。任弼时：“蒋介石很聪明，来了个先发制人。”

朱德：“问题是他有几分诚意？”

毛泽东：“他是合法的政府，老百姓本来厌战，他也会抓人心嘛。”他抓起桌上的一张报纸，说：“你看，这位文笔老辣的‘后太史公’不就将了我一军吗？说我毛泽东不敢去重庆，就是胆虚，便是没有实现中国和平的诚意。”

朱德：“那文章我看了，一派胡言，竟然说我们进犯了阎锡山。”

毛泽东：“这可是兵遇上秀才了，一样说不清道理。不过，我倒挺喜欢‘后太史公’的春秋笔法，如果我有朝一日去重庆，我一定去拜会一次这位主笔。”

刘少奇：“我们不能让他将住啊。”

毛泽东：“好像我毛泽东不去重庆，就得承担发动内战，破坏和平的罪名。”

周恩来：“那我们要问问这些人，张学良在哪里？杨虎诚在哪里？在特务横行、老百姓半点自由都没有的今天，叫毛主席怎么去重庆呢？”

毛泽东：“为了大局，我们必须忍辱负重。就重庆谈判而言，我们固然不能对蒋介石抱有希望，然而，这正是避免发生内战的一种办法。也许我们能找到一条和平建国的道路。”

刘少奇：“主席想去重庆？”

朱德：“那太冒险了，你又不是不了解蒋介石。”

毛泽东：“也许因为我太了解他了，我才更应当去。”

任弼时：“1942年蒋介石再三要见你面，去年赫尔利又传来口信，说要见你面。1942年那次，如果不是恩来同志坚持，你也想去，结果怎么样？”

朱德：“幸而派了林彪探探底，结果证明蒋介石毫无诚意。林彪还是他的学生呢，也在重庆扣住半年多不让离开，实际还不是软禁！”

毛泽东：“此一时彼一时，那时不去是对的；现在我去，也还是对的。历史走到今天，出现了一次争取和平民主的机会，我们不能放弃这个机会。十年内战，我们取得了发言权，在蒋介石眼皮底下办了份报；八年抗战，我们取得了否决权，这是大好事。”

周恩来：“斯大林的电报倒是希望我们与蒋介石谈判，不过没有明确指出必须是毛泽东。我看，还是我先去，看看再说。”

几个战友望着深沉的毛泽东，一时无语，脸上都带着显而易见的担忧。

## 15 蒋介石书房 日 内

蒋介石头也不抬地在批阅文件，戴笠站在他面前等待。蒋介石把批好的文件推到桌角，戴笠拿起来。

蒋介石：“你马上飞上海。不过你和周佛海这些人的联系，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戴笠：“学生明白。”但仍没有走的意思。

蒋介石瞥他一眼：“你还有事？”

戴笠又拿出一份材料，说：“我考虑到毛泽东一旦来重庆的事，我草拟了两份方案，请校长过目。我两天后从上海飞回来，再来听校长训示。”

蒋介石：“我不看也知道你想干什么。”

戴笠精神为之一震：“这是千载难逢的良机，就怕毛泽东不敢来。”

蒋介石接口道：“我倒怕他真来。”

两人四目相对，戴笠敌不过，先避开了蒋介石的凌厉目光。

蒋介石：“你看，你我的担心真是相去太远，是不是？你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吗？”

戴笠摇摇头。

蒋介石：“下去想想。想都没想明白，谈什么行动方案？你们军统除了抓人，也该有点别的文章可做。”

戴笠垂下头，半晌才说：“听说，毛泽东根本不想来重庆！老百姓也这么传。”

蒋介石：“你们都不了解毛泽东。是的，我拍去邀请电，他却以朱德的名义拍来一封措词强硬的电报，提了六条。然后，才是毛泽东的电报，寥寥几行，不说来，也不说不来，要我先考虑朱德的几条再说。”

这时，钱大钧进来，拿了一张报纸。蒋介石盯着他手上的报纸：“有好消息吗？”

钱大钧：“小报发了一篇文章挺有利。”

蒋介石接过报纸，大标题是：“以诚取信天下，则天下幸甚。”署名是“后太史公”。

蒋介石粗略地浏览一遍，笑意浮上嘴角：“好文章，大手笔，大有春秋笔法之遗风。毛泽东读了此文，肯定不舒服。这个‘后太史公’是什么人？政学系的吗！还是 CC 的人？我好像见到过。‘后太史公’常写文章。”他目视戴笠。

戴笠有几分惶惑：“学生回去查。”

蒋介石笑了：“看来这位‘后太史公’不在你的‘那个’册子上。”

## 16 军统局局长室 日 内

戴笠正向张泽处长交待一份文件：“绝密，是直接针对毛泽东、周恩来的，代号‘嘉陵江号子’，你该知道它的分量。”

张泽：“我懂，只要毛泽东敢来，他就别想再回去。”

戴笠用意不明地笑了笑，凑近张泽，压低嗓音耳语。

张泽点点头。

戴笠：“我从上海回来，你要办好。”

张泽立正：“是。”

## 17 林园 日 外

林园曲径，幽静宜人，远眺林外，可见飘浮的岚雾。

林间石桌旁，蒋介石正与宋美龄下围棋。

宋美龄下一子，蒋介石再下一子，渐渐转败为胜。宋美龄惊呼：“看来，敢冒风险才做得成大事呀！”

蒋介石笑着起身，面向竹林负手而立。

宋美龄也站了起来：“大令，你请毛泽东到重庆来，也是出其不意。杜鲁门本来打算花上 3 天 3 夜来说服你，没想到你走到了前面。昨天我与他通了 10 分钟电话，他答应了 10 亿美元的援助。”

蒋介石：“你不能过分相信美国人。”



宋美龄：“政界没有人不知道我是你和美国人之间的桥梁，这对你有好处。有些话你不便说的由我去说。当年赶走史迪威我们配合得就很默契。”

蒋介石：“我现在与斯大林签约，我在世人面前就不再是走独木桥的脚色。”

宋美龄：“从根本利益和国军来看，苏联是靠不住的，他要建立共产主义体系，美国人还是值得信赖的。”

蒋介石：“说到底，外国人都不能最终弄懂中国的事情，毛泽东不买斯大林的账，斯大林奈何不得他；杜鲁门、赫尔利一样奈何不得我，我只要他的援助，不要他在我面前指手画脚。”

宋美龄：“赫尔利为人虽然粗鲁些，可他和史迪威不一样，他对你绝对是绝对尊重的。”

蒋介石：“所以他不会被我赶走。”他仰头看了看天，对宋美龄说：“你可以放给美国人一种空气，使他们担心我的砝码有可能向苏联倾斜。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宋美龄笑了：“我早已经做在前面了，所以杜鲁门才反悔，拍来电报，不希望你和苏联签约的呀！”

蒋介石踌躇满志地笑了。

## 18 蒋介石书房 日 内

10岁的蒋孝文和7岁的女孩蒋孝章正在蒋介石外书房的条案上练毛笔字，妹妹是“描红”，哥哥是临柳公权的《玄墨塔》，居然是悬腕书写。

蒋介石在内书房的书架上找书。

风尘仆仆的蒋经国悄然进来，默不做声地在孝文兄妹背后看着，兄妹没有发觉。蒋经国道：“爷爷不是说，习字要见风骨吗？横平竖直还没有练会，怎么就悬起腕来了？”

蒋孝文吓了一跳，毛笔尖在纸上戳了个墨点。

蒋孝章跳起来抱住蒋经国：“爸爸回来了！”

蒋介石听见，慢慢从书房走出来：“你回来了？”

蒋经国：“刚下飞机。”

蒋介石：“宋子文、王世杰呢？”

蒋经国把一本《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文本放到条案上，说：“他们明天到。”

蒋孝章是蒋介石的宠孙女，她亮起写得歪歪扭扭的大字本，问蒋介石：“我写得好吗？”

蒋介石心不在焉地：“好，好，我孙女将来一定是个书法家。”一边说一边翻着条约文本。

蒋孝文不屑地朝妹妹撇撇嘴。

蒋孝章缠着蒋介石：“爷爷——您写几个字我看看。”

蒋介石拗不过，只好放下条约，坐到案前，拿起笔，濡墨挥毫，对蒋孝章说：“写字要心正、心平、心静。”他想了想，提笔写出“和平建国”四个楷书。

蒋孝章念出声来。

蒋孝文：“爷爷，今天老师给我们出的作文题就是‘和平建国’。”

蒋介石颇感意外：“是吗？太深了嘛！你会写吗？”

蒋经国也笑了：“你们老师会赶浪头。”

蒋孝章快嘴快舌地：“爷爷，哥哥想让您帮他写，他不敢说。”

蒋经国说：“你可真找到‘和平建国’的老祖宗了。这么小的年纪就学会捉刀代笔了！去玩儿吧，爷爷是写大文章的，大文章不在纸上。”

两个孩子似懂非懂地看了看蒋介石。

宋美龄拿了两盒巧克力进来，分给孩子们，说：“这是你爸爸从俄国带回来的。”

两个孩子乐颠颠地跑了出去。

19 德安里蒋介石官邸书房 日 内

蒋介石正批阅文件，桌上摆着《资治通鉴》。

钱大钧拿来一份电文，呈到蒋面前。

蒋看毕，说：“给阎锡山回电，严令 19 路军保持与共军最小距离，叫他不要过问谈不谈判的事。”

钱大钧：“这样说，他会明白吗？”

蒋介石：“他再不明白，可真是饭桶了。”

钱大钧刚要走，一个机要秘书来到门外，不敢跨进来。钱大钧走过去，接过一份电报，边看边对蒋介石说：“毛泽东回电了。”

蒋介石坐直身子，不接电报：“来不来？”

钱大钧摇摇头：“他说，先派周恩来前来接洽。”

蒋介石冷笑一声：“我怕他来，他真的就不来。”他接过电报，研究了一番，问钱大钧：“你发现这两封回电有什么不同吗？”

钱大钧答不上来。

蒋介石：“第一封回电，称我是‘你’，这一封客气了，称我为‘先生’。看来，他在犹豫，毛泽东向来聪明过人，这回也马失前蹄了，叫陈布雷去找胡建中、陶希圣，叫《中央日报》全文公布《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配发社论。”

钱大钧：“社论怎么写？”

蒋介石：“陈布雷懂。文章正面写，字缝里嘛，要绵里藏针，使人看了，有这样一种印象：斯大林并不承认延安，毛泽东成了没娘的孤儿。”

钱大钧会意地一笑。蒋介石又补充道：“叫吴鼎昌再为我起草第三封电报，邀请毛泽东，我要做到功德圆满。”

蒋介石一副大功告成的神态。

钱大钧：“他再回电拒绝呢？”

蒋介石：“可一可二再不可三，我只发三电，不来，只有天下人对他声讨挞伐。”

## 20 毛泽东的窑洞办公室 日 内

那张印有《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中央日报》放在毛泽东的办公桌上，朱德正在细心地看，不时地在条文底下划红杠杠。

刘少奇：“朱老总好像要给斯大林提修改意见似的。”

朱德扔下铅笔：“不舒服，像吃了个苍蝇。”

任弼时：“蒋介石这个时候发表它，是想叫咱们难堪、没面子，然后造成一种声势和压力，好像咱们爹不亲娘不爱了，非乖乖去同他谈判称臣不可。”

毛泽东：“苏联红军攻进东北，对我们还是有利的，世界上的事物，有时是微妙的。”

任弼时：“南方局昨天转来一份报告，说戴笠搞了个‘嘉陵江号子’行动计划，是要对您下毒手的。”

周恩来：“还是我先去，投石问路。大家看怎么样？”

“路是摆在那里的。”毛泽东说，“看我毛泽东有没有这个胆量了，我毛泽东还不如刘邦吗？还不如关云长吗？”

朱德：“假如搞一次全党测验，90%的人都不会同意你去。”

刘少奇：“我们需要做很多解释工作呀。”

## 21 窑洞办公室 日 内

机要秘书拿了电文进来。

周恩来看过，递给毛泽东：“我们的委员长真是紧锣密鼓啊，这第三封邀请电又到了。”毛泽东看过，递给刘少奇，笑道：“事不过三，蒋介石礼数到了，重庆就是刀山、火海，我都得去了。”

朱德：“是不是再研究一下？”

毛泽东：“蒋介石不会再拍第四封电报叫我们研究了，一个字：“去。当然，蒋介石反复无常是有理由让人担心的，我想，在当前这种政治气候下，他不大敢，蒋介石这人也很有面子嘛。”他说得很轻松。

任弼时：“不去，我们就在全国人民面前输了理，显得我们没有和平诚意，那时蒋介石就会把发动内战的黑锅扣到毛泽东的背上，让你背着。”

周恩来：“蒋介石这招挺厉害呀！其实，他未必希望主席去。”

“是的。”毛泽东大口吸着烟，说：“他可能以为我害怕被扣，不敢去，他一定认为我怕做张学良第二。这叫麻秆儿打狼，两头害怕！”他又轻松地笑起来。

刘少奇：“是不是召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个问题向全党公布？”

“当然。”毛泽东说。

## 22 蒋介石官邸花园 日 外

蒋介石父子走在花木扶疏、林木蓊郁的后花园中。

蒋经国：“斯大林的刚愎自用和神经质，叫人受不了。”

蒋介石：“你应该不是今天才了解他。当年我如果不派蒋廷黻去救你，你这个尼古拉，还有你的蒋万良，可能早叫斯大林清洗、处决了。”

在蒋介石经常弈棋的石桌旁，父子落座。

蒋经国：“我可没有想到，斯大林要恢复 1905 年以前俄国在东北的一切特权，非要把大连变为租界。”

蒋介石：“租界？哼，英美法德在中国的租界都取缔了，苏联居然不脸红地要搞租界！”

蒋经国：“父亲的态度强硬，我作为您的私人代表，就好交涉了。最终斯大林还是让步了。不过，子文舅舅当时很激烈，宁可不当外交部长也不屈从。”

蒋介石：“他是个老滑头，他逃脱了骂名，还不是推给我来承担？你晓得我为什么一定要签这个条约吗？”

蒋经国：“为了抵制延安？”

蒋介石：“我们是两难啊。苏联出兵东北，美国人无能为力，如果没有个条约限制，后果不堪设想。何况，另一方面，这将是打击中共的一张王牌。我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啊！”

蒋经国默默点头。

蒋介石：“我知道你旅途劳累，你先休息一阵儿，我想让你去接收东北。”

蒋经国：“现在朝野都在议论毛泽东来重庆的事，猜测他不能来的居多，你认为他能来吗？”

蒋介石：“你怎么看？”

蒋经国：“我觉得，毛泽东此人最善于做出人意料之举。”

蒋介石赞许地：“你可能是对的。”

蒋经国：“父亲在当前形势下发出和平信号，占了天时地利，必得人心。”

蒋介石鼓励地：“说下去。”

蒋经国：“父亲摆出和平姿态是深得人心的。但我以为，像您这样的大政治家是不会为一个姿态而采取这样大动作的。下棋讲究以‘势’取人，政坛的角逐也如此。我们在军事上的优势自不必说，又得到了美苏的支持，您等于把军事、外交和政治的三重压力压到了毛泽东的背上，毛若敢来，我们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若不敢来，他必失去人心，失去在中国的影响。”

蒋介石显得很满意：“你在逐渐成熟。”

蒋经国：“据我所知，我们尚未准备好谈判方案，万一……”

蒋介石被刺痛，有些激动：“我们党内派系林立，你又不是不知道，也许永远拿不出一个全党一致的方案，这点我不得不佩服毛泽东。不过，我与中央打交道多年，他以求民主攻我，我以求统一对之。这次，我还是以不变应万变，以静制动。真能赢得和平，也是我之所愿。”

### 23 餐厅 日内

餐桌上摆了几样小菜，蒋经国吃饭时也总是正襟危坐。宋子文在对面作陪，宋子文总是分头梳得锃亮，西服笔挺，绅士的外表透着学者的风度。

蒋介石干涩地：“吃，几样小菜，算是给我的行政院长接风洗尘。你想喝酒吗？”蒋介石起身，从酒柜里拿出一瓶包装精美的俄国白葡萄酒，说：“你不是喜欢喝洋酒吗？这是俄国最有名的马桑德拉白葡萄酒，还是 1830 年酿造的，卖价 7 000 英镑，这是经国带回来的，莫洛托夫送给他的，也可以说是换的，他给了莫洛托夫两瓶茅台。”

宋子文没让蒋介石开瓶：“我不喝俄国酒，喝一杯沉缸吧。”

蒋介石笑笑，一边倒沉缸酒，投话梅，一边说：“你还生我的气吗？”

宋子文：“哪能呢。外交部长我辞了，倒升了行政院长，我能有什么气？”

蒋介石：“你的民族自尊固然可嘉，可是你即使在中苏同盟条约上签了字，也不至于像你说的，成千古罪人嘛。”

宋子文闷头饮酒：“有王世杰替我背骂名。”

蒋介石：“与俄国人有个纸面协议，总比空口无凭的好，将来他胃口再大时，可以用条约来约束他。”

宋子文：“我们的让步太大了。”

蒋介石：“如果没有延安这块心病，又当别论了。你知道在

你拂袖而去王世杰接替你去签约时的局面吗？在签字的最后一分钟时我也不想签了，可是斯大林对美国人说，如果不能签约，苏联军队就要南下，越过长城，并且让中共的军队几路进入东北，这将是是什么后果？

宋子文：“这是威胁。”

“当然是威胁。”蒋介石说，“不过有一件事挺有趣儿。雅尔塔会议的结果，苏联人通过美国驻莫斯科大使哈利·霍布金斯在6月9日就告诉了我们，可是毛泽东在6月14日的演讲里，还告诫他的部下，取得抗战胜利还要一年半以上时间，这说明，斯大林根本没把这样大的事情向毛泽东通报。”

宋子文：“委员长当然是对的。现在要与毛泽东谈判，也是基于这种考虑吗？”

蒋介石：“美国、苏联都不希望打，我们即使要打，也要有个准备过程。”

宋子文：“我懂了。”

## 24 枣园小礼堂 日 外

门外有哨兵站岗。

## 25 小礼堂内 日 内

这里正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约50人与会。

毛泽东在讲话，显然已讲了一段时间了：“……现在，让我们言归正传。我们的革命形势进入了一个什么阶段呢？我们是进入和平建设的新阶段，欧洲乃至全世界的形势都是如此，我们可能得到一些大城市，也可能得不到。现在看，得不到的可能性大。美国不支持我们，苏联也不能公开支持我们，苏联只能支持国民党合法政府。苏联一旦支持了我们，美苏就要对立，就担心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实际上是苏联支持我们的，美苏双方达成



的苏军不入关、美军不登陆协议，可能出现和平机会，对我们有利。我们要在新的环境中和蒋介石打交道了。我们面临着从武装斗争向合法斗争的转折，必须学会做城市工作。法国共产党得了巴黎，但是丢了政权，今后中国模式可能是独裁加若干民主：解放区是民主的，国家是独裁的。我们还要钻进去给蒋介石洗脸，而不要砍头。我们共产党人要学会新形势下的斗争艺术，我们要改造这个国家，促使国民党走和平与团结的道路，为此，中央决定，毛泽东要去重庆谈判，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

底下议论纷纷，表示担心和疑虑。

毛泽东站起来接着说：“在我离开延安去重庆谈判阶段，中央决定由刘少奇同志代理中央主席，补选了彭真、陈云同志为政治局候补委员，这样，我和周恩来同志不在时，政治局能正常地实行领导。”

陈云：“同意主席的谈判条件。我们必须准备最坏的局面，不放弃好的局面，我同意少奇同志为代理主席。”

与会者个个都显得严肃。

这时，师哲拿了封电报来，交给毛泽东。

毛泽东看了，不动声色地掖进口袋。

## 26 一片小树林中 日 外

毛泽东和刘少奇信步而来，毛泽东边走边吸着烟。

刘少奇手里拿着那封电报，说：“这第二封电报，斯大林倒是明确点名，让你去重庆了。奇怪，这封电报没用苏共名义，却用了俄共中央名义，电报说，中国若再打内战，就可能把民族引向灭亡，未免太武断了。”

毛泽东生气地：“我就不信，人民为了翻身搞斗争，民族就会灭亡？”

刘少奇抖了抖电报，说：“斯大林说，你去重庆的安全由美

苏两家负责。

毛泽东哈哈大笑起来。

毛泽东站下，语重心长地对刘少奇说：“我走了以后，你放手工作，不要考虑我的安全而缩手缩脚。”

刘少奇：“南方局有电台，重大决策我们会及时请示你的。”

毛泽东：“不一定事事请示，时局瞬息万变，那会误事，我是鞭长莫及嘛。况且，我离开了延安，你们这里是中央，我服从中央的指示。少奇同志，在中国出现历史转折的时候，我到大城市去享福，把重担子压给了你，党和人民感谢你。”

尽管毛泽东说得轻松，刘少奇听得出语气里的深情和信任，眼里不禁涌出泪花。

两个人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 27 毛泽东的窑洞 日 内

毛泽东一边起草文件一边狼吞虎咽地吃饭。时而抓起焙干的整根辣椒放到嘴里。

小李讷笑嘻嘻地望着爸爸吃饭，说：“爸爸，您吃的是什么饭啊？”

毛泽东回过头来看看李讷，又看了看空碗，说：“可能是小米黑豆饭吧？”

李讷格格地乐起来：“今个是金元宝饭，大米小米加山芋，你都没吃出来。”

毛泽东放下碗：“没关系，我的大娃娃，我的肚子知道大米饭是细粮就行了。”

这时，师哲拿了一封信，笑吟吟地进来：“主席，亚历山大大同志来信了。”

“哪个亚历山大？”毛泽东愣了一下。

李讷：“亚历山大是我岸青哥哥呀！”

“啊，你看我这记性，”毛泽东拍拍自己的前额，说：“我还以为是沙皇亚历山大呢！哈，亚历山大，我们家的亚历山大。”

他抽出信纸，只见满纸俄文。毛泽东又递给师哲：“这个岸青，怎么写信又用俄文？我可没留过苏啊！”

师哲笑了：“他去苏联时太小，汉语基础不牢，用中文写太费劲。”

毛泽东：“要告诉岸青，他不是俄国人，他总要回中国来工作的，光说洋话可办不了中国的事情噢。”

几个人全乐了。

毛泽东问师哲：“他信上说了什么？”

师哲说：“岸青说，岸英哥哥马上要回国了，他很羡慕，也很想家，他也想回来，哥哥不带他，他让你写封信给岸英，说说情。”

毛泽东一往情深地说：“岸青离不开岸英啊！开慧被捕以后，岸英带他捡垃圾、卖报纸活过来的……他那时挨打，脑子受了刺激。岸青是我的儿子，可从来没有享受过父爱……”

毛泽东的眼中噙着泪水。

李讷眨着长睫毛，望着毛泽东，很乖地递上了一块小手帕。

## 28 延安 日内

刘伯承、邓小平走进毛泽东的窑洞。

毛泽东从桌子上抬起头来，问：“你们要到前线去？”

刘伯承：“史泽波不断向我们发起进攻。”

邓小平：“看来蒋介石是在玩和平游戏，桌子底下踢脚。”

毛泽东：“他有两手，我们也有两手嘛。我想你们都是老干将了，跟我们委员长打交道不是一天了，不用我多说，对他们挑起内战的阴谋一是要揭露，二是要反击，打下他的气焰。”

邓小平：“现在一些人有盲目的正统观念，都把蒋介石当成

正牌神仙上供烧香呢。”

毛泽东笑道：“我们也烧香！不然我们为什么喊他蒋主席万岁呀！不，他能不能万岁，那看他是不是真神，能不能显灵了。”

几个人全乐了。

毛泽东拿了一块腊肉：“李先念捎来的，你们拿去吃吧。”

邓小平不动手，却说：“精神食粮更需要，有那个吗？”他用两根指头做了个夹烟的动作。

毛泽东：“好你个邓小平，专门要掠人之美。”他从兜里摸出一包大前门烟，拆开，分了一半，给邓，说：“这是刚刚得到的，还没舍得抽。”想了想，从自己那份中又拿出两支来，添到邓小平的份中，说：“你多两支，穷家富路。”

在一旁看热闹的刘伯承哈哈大笑。

## 29 毛泽东的窑洞 夜 内

中央政治局七常委会正在听刚从重庆归来的王若飞的汇报。

王若飞：“和谈的消息，《中央日报》只发了个小豆腐块，而且在极不显眼的地方。”

朱德呵呵地笑了：“蒋介石是又吃羊肉，又怕羊肉烫手啊。”

王若飞：“不过，知识界、民主人士反响强烈，他们都在猜测毛主席能不能去，又盼你去，又怕你的安全得不到保证。”

毛泽东：“去是去定了，而且是马上。”他回过头问周恩来：“给赫尔利、魏德迈的回电发走了吗？”

周恩来：“发走了，赫尔利不是担保人吗？我请他亲自飞来延安，接毛主席去重庆。”

任弼时：“张治中也要来。”

周恩来：“张治中为人比较正直。”

王若飞：“在国民党里，他和冯玉祥算是积极主谈派了。”

朱德：“据你分析，毛主席在重庆的安全如何？”

毛泽东打断了朱德的话：“你这个老总啊，怎么婆婆妈妈起来了？去，最坏是坐班房嘛，坐班房也好，正好休息休息，对我们来说，最坏是去结城下之盟嘛。但签字之手在我。”

刘少奇：“我们光拿出几条来还不行，蒋介石不会轻易与我们签订平等条约。”

毛泽东：“为了民族利益，我们屈尊一下嘛，承认在政府领导下嘛，我们的八路军也是政府抗日部队序列呀。只要能赢得和平，使中国走上民主富强之路，我们喊他蒋主席万岁也没关系。”

王若飞：“据我们掌握的情况，蒋介石并没有认真谈判的准备，甚至还在怀疑你不能去。”

任弼时：“我们要充分估计到谈判的艰巨性，可能涉及到解放区、军队问题就要卡壳。”

周恩来：“所以，政治局必须研究出个方案来，第一步妥协到什么程度，第二步退让到什么地步。我们的诚意是首先要昭示天下的。”

毛泽东：“这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主要内容，明天再传达到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去，然后把去重庆谈判的精神印发全党。”

### 30 毛泽东住地 夜 内

一盏灯照着桌子尺方天地。毛泽东正在奋笔疾书。他终于画完了最后一个挺大的句号，把稿纸捋齐，我们可以看到第一页的大字标题是：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

毛泽东舒展了一下胳膊，又在文件一角标上几个红字：“印发全党。”他想抽支烟，烟盒空了，他从烟缸里拣了几个烟蒂，剥开，将焦黑的烟丝重新用废纸卷起，吸着，面向着墙壁那张大地图，似在沉思，香烟的烟雾在他眼前缭绕。

### 31 毛泽东住地 夜 外

毛泽东推开窑洞门，想走出户外吸几口夜间的新鲜空气。万万没有想到，在他那简陋的窑洞的外面，黑压压地站满了人，有农民，也包括他曾去看望过的烈属老太太。毛泽东怔住，他不知说什么好。

这些人无言地站着，把期待、担忧的目光投向毛泽东。

毛泽东终于说：“这么晚了，你们有事吗？”

警卫员龙飞虎代答：“他们在您窑洞前站了两个时辰了。”

毛泽东：“来，到里面坐……哎哟，我这小屋子装不下这么多贵客呀！”

这时，一个军人率先发言：“主席，听说您要去重庆和蒋介石谈判？”

毛泽东笑道：“是呀！刚刚定，已经给我们蒋委员长回电了，省得人家睡不着觉。”

烈属老太太哽咽地：“你还笑！这一来，我们可怎么睡着觉啊？”

一位鹤发童颜的老者：“事前不忘，后事之师，主席岂不知蒋介石的为人？他请你去，这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呀！毛主席，你不能去呀！”

好多人随声附和：“不能去。”“这是蒋介石的圈套啊！”

一个战士喊：“一定要谈，让蒋光头上延安来，我们不放心主席去。上回西安事变我们也放了他嘛。”

毛泽东被深深地感动了，热泪在他眼圈里打转，他向面前的人们深深鞠了一躬，一往情深地说：“你们的心意，我领了，为了表明我们共产党人的诚意，我顾不得那么多了。如果我毛泽东一死可以避免内战，使人民不再流血，我愿意做蒋介石的阶下囚。”他的热泪顺着脸颊流下来。

好多人都唏嘘出声。

## 32 蒋介石外书房 日 内

今天戴笠一改中山装装束，穿上了中将服，胸前佩了四排勋章，腰间扎着希特勒式斜皮带，挂着精致的小手枪，佩剑的柄金晃晃的。

蒋介石打量他一眼，说：“我没记错的话，你好像只得过一枚二级宝鼎勋章，一枚二级云摩勋章，怎么勋章变成四排了？”

戴笠有几分狼狈，一时无以回答。

蒋介石：“听说你嫌军功章少叫沈醉去要？”

戴笠不语。

蒋介石：“你的勋章少，说明你没有勤于政事……你叫部下搞了个‘嘉陵江号子’行动？我告诉过你我杀毛泽东了吗？”

戴笠不卑不亢地：“学生是虚张声势而已，南方局那里也是学生故意泄露出去的。”

蒋介石威严地：“为什么？”

戴笠：“意在造成中共的恐慌，使毛泽东不敢来重庆，校长不是说，怕毛泽东来吗？”

蒋介石语塞半晌，哭笑不得地：“可笑，如果你一个‘嘉陵江’就吓住毛泽东了，他就不是什么政治家了！你呀，越帮越忙，这是露出屁股叫人打呀！”

戴笠：“那学生怎么办？”

“保护毛泽东。”蒋介石说，“在暗中，一定不能出事。不过，你另外有一个任务，要查清哪些人与毛眉来眼去，特别是我们自己人。你不能奈何毛泽东，还没有办法制伏家贼吗？”

戴笠：“我懂了。”

蒋介石无声地不耐烦地挥挥手。戴笠悄然退下。

这时张治中进来，蒋介石伸伸手：“坐。”

“委座叫我？”张治中问。

蒋介石：“你去当一回特使，飞到延安去接毛泽东的大驾。”

张治中：“我一个人吗？”

“还有赫尔利大使。”蒋介石道，“这可不是我的差遣，人家中共指名道姓，要你张治中去接，看来你文白兄在中共眼里很有面子喽？”他眯细了眼睛，笑吟吟地望着张治中。

张治中：“学生行为有什么不妥吗？”

蒋介石：“不必多心。我们的戏台上，总得有红脸、有白脸啊，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你的忠心。你去吧，你们坐在同一架飞机上，人家有安全感，也显出我蒋某人的一番诚意。”

张治中：“我马上去见赫尔利大使。”

### 33 延安张治中下榻处 日 内

周恩来一面往屋子里走，一面说：“文白兄，别来无恙？”

张治中迎出来，同周恩来握手：“哎呀呀，恩来兄，你太客气了。”

二人落座，周恩来说：“我们的‘国宾馆’太寒酸了些，请你包涵了。”

张治中：“别有风味啊。你们的衣食住行，不尚奢华，这是所有有生命力的集团所以能蓬勃向上的原因。”

周恩来：“我们也想奢华，可奢华不起呀，委员长管饭都是初一一顿，十五一顿嘛。”

张治中笑了起来。

周恩来：“毛泽东让我来谢谢你，不惜旅途劳顿，实在是对不住。”

“说哪里话。”张治中说，“你和毛先生深明大义，决定毅然赴重庆，我做点铺路搭桥之事，理所应当。”

周恩来沉吟一下，说：“文白兄，我们是多年故交了，我愿直言相告，我们这里，很多人都在担心，蒋有无诚意。陈嘉庚先生专门从新加坡发来专电，力劝毛泽东不要去重庆……文白兄怎



么看呢？”

“国共两党积怨多年，有这样那样担心是正常的。”张治中说，“不过，毛先生的安全是没有问题的。蒋先生下令，按照保卫他的规格保卫毛先生，派宪兵司令张镇全权指挥，其他军警宪人员一律不得靠近，你还不放心吗？”周恩来笑了笑。

张治中：“我敢来接毛先生，我就敢拍胸脯，有我文白在，就有你的毛先生在。”

周恩来：“文白兄仗义。”

张治中：“重庆毕竟是复杂的。为了安全，我可以把我住的桂园腾出来，作为毛先生办公的地方。”

周恩来：“那样，太不好意思了。”话锋一转，又问：“文白兄，你会是谈判代表吗？”

“尚未发表。”张治中说，“依弟素常对蒋先生用人一孔之见，他可能用我。”

“我猜得不错，”周恩来说，“我们中共方面是怀有十分诚意前往的，望文白兄能够仗义执言，斡旋其间，务使国共和谈有个好结果，不负天下人厚望。”

“我哪有这么大的力量！”张治中笑道，“能够扭转乾坤的，还是蒋、毛二公，恩来兄别指望我太多。常言道，各为其主，在谈判桌上，我可是一个不好对付的对手啊！”

两个人都大笑起来。

周恩来：“各为其主，说得坦率。不过，文白兄，你的主子是一位蒋公，还是4万万民众呢？”

张治中怔了一下，指着周恩来笑道：“你还是这么厉害。”

#### 34 毛泽东的窑洞 日 内

毛泽东正在试穿一件新制服。裁缝个子矮，一会儿让毛主席低头，一会儿又让他弯腰，李讷前后跑来跑去跟着添乱。

毛泽东打趣地：“我从来没这么俯首听命、任人摆布啊。”

裁缝：“现在你归我领导，衣服穿起来不合体、不精神，人家国民党那些大官们不笑话你毛泽东，可要笑话我这个裁缝啊！”

### 35 延安 日 外

延安沸腾了。一大清早，从枣园到杨家岭、王家坪，到处是腰鼓队、手持红缨枪的儿童团。

军人、农民、学生的队伍都来给毛泽东送行，东关大街几乎堵塞。看得出，人们的心情是沉重的，他们只是跟着毛泽东的车队向前走。

毛泽东站在中型敞篷吉普车上，向送行的人们挥手。周恩来、王若飞站在他左右。

毛泽东戴着一顶崭新的盔式硬质帽，着新中山装，高昂着头。他身后跟着龙飞虎，周恩来身后跟着警卫员颜太龙。

另一辆车上，坐着赫尔利和张治中。

### 36 延安东门外机场 日 外

一架美国绿色军用飞机停在停机坪上。几千人围在机场为毛泽东送行。

毛泽东和赫尔利的汽车驰入机场。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彭德怀等人也都赶来。

包瑞德上校乘吉普车赶到机场。字幕：美军驻延安联络组组长包瑞德。

毛泽东跨下汽车。

走近飞机，一步步登上梯子。

人们涌向飞机。

飞机螺旋桨转了起来，引擎声隆隆。

毛泽东举起那顶深色盔式帽，举得很慢，很慢，像是在举千

钧巨石，当帽子举过头顶时，他突然用力一挥，划了个弧形，便静止在半空，不再动了。

人们拼命地挥手、跳跃。

毛泽东伟岸的身影消失在机舱口。

赫尔利最后一个登上舷梯，当他一脚踏上舷梯，另一只脚还悬在空中时，他双手抓住门框，头向后仰，恶作剧似的怪声怪气地大吼一声，“哎，咦，呀……”

送行的人全都面面相觑。

彭德怀质问包瑞德：“你们的大使这是干吗？他神经有毛病吗？”

包瑞德：“赫尔利从前给农场主放过羊，在荒野之中大喊大叫习惯了，这可能是他高兴时的一种表达方式。”他耸了耸肩。

37 国民党《中央日报》总编办 日 内

胡建中和陶希圣正在屋中议论。

胡建中：“这可好了，说是假戏真做，毛泽东居然来了，这不是弄假成真吗？弄得我们《中央日报》被动！”字幕：《中央日报》社社长胡建中。

陶希圣：“再有两个小时，毛泽东就到九龙坡机场，飞到我们头顶上了，我们的新闻方针还没着落，总不能开天窗吧？”字幕：中央日报总主笔陶希圣。

这时一个女记者闯了进来，她有着一张楚楚动人的脸孔，显得热情而雅气，背着照相机，急冲冲的样子。她就是笔名“后太史公”的童欣。

童欣劈头便问：“怎么，你们不去机场？中国出了这么大的事，外国记者反倒比中国人有热情。你们几位可真能稳坐钓鱼台呀！”

陶希圣看了胡建中一眼，对童欣说：“你慌什么？我们是

《中央日报》，是一言九鼎的权威论坛。”

胡建中揶揄地：“我们的后太史公小姐今天一定又要写出震聋发聩的文章了？你把中共说得一无是处，你可能早上了他们的黑名单，毛泽东会欢迎你吗？”

童欣：“我只凭记者的良心做事。”

胡建中、陶希圣相视一笑。

电话铃声响了，胡建中拿起听筒：“是我，噢，陈处长。”

### 38 侍从室第二处 日 内

陈布雷正给胡建中发指示：“你们《中央日报》的新闻言论处理，要慎重。”

胡建中的声音：“要发社论吗？”

陈布雷：“不发。也不写专访稿。凡新闻发布一律采用中央通讯社统一新闻稿。”

胡建中又补了一句：“那么，谈判期间呢？”

陈布雷：“要少登报导，要登得小，豆腐块就可以，版面不要大，标题要用二号以下铅字排。”

胡建中的声音：“这么大的事情，我们这样低调怕是要挨骂吧？”

陈布雷教训地：“没有毛泽东来重庆的事，《中央日报》还少挨骂了吗？你别走你的前任陈博生、陶百川的路，小心革职，我不希望《中央日报》替别人张目。”

### 39 胡建中办公室 日 内

胡建中放下电话，霜打了一样，他问童欣：“童小姐听见了吧？你还去九龙坡吗？”

童欣：“我无官一身轻，没有顶戴花翎可革，我自己去。”

陶希圣打趣地：“去吧，去吧，去吧，你是通天记者，无冕

之王啊。不过，你的采访文章只能拿到别的报纸去发，你的行为不代表《中央日报》。”

童欣站起来：“我只代表我自己。”说罢就噤噤地走了出去。

#### 40 军委会会议室 日 内

会议桌前坐着宋子文、陈诚、吴鼎昌、王世杰、张群、邵力子、孙科、吴铁城、白崇禧、吴国祯、陈立夫等。

陈立夫：“听说毛泽东已经从延安启程了？”

孙科：“也许，现在已经到了九龙坡机场。”

吴国祯：“谁去接的？”

王世杰：“委员长的全权代表是周至柔。”

陈立夫：“我们来干什么？临时抱佛脚，商量怎样与毛泽东周旋吗？委员长可是断定毛泽东不敢来的。”

“是的，”这话恰好被走进屋来的蒋介石听到了，他走到会议桌一端，站定，说：“可以说毛泽东是乖乖地来了。这是好事嘛。毛泽东第一封电报称我为你，第二封称我为先生，第三封干脆与我称兄道弟了，这说明什么？说明中共没有能力与我们武力交锋。”

底下的要员们在交头接耳。

蒋介石咳嗽一声：“但是，我们并不以此欺天下，我们要以和平的至诚感召中共，我们的方针是：政治上宽容，军事上不能迁就。”

他环顾四周，又说：“我发布命令，命令张群、王世杰、邵力子和张治中为我方谈判代表。”

与会者鼓掌。

#### 41 机场候机室 日 外

背相机、拿笔记本的男女记者在候机室里围了几个圈子，引人注目的外国记者更是活跃异常。

人圈最厚的地方核心是民盟主席张澜、副主席沈钧儒以及参政员黄炎培、章伯钧等人。

一个美国记者正在采访张澜：“你们民盟对这次国共谈判抱有乐观态度吗？”

另一堆人的核心被围者是邵力子。字幕：国民参政会秘书长邵力子。

一个外国记者问：“邵秘书长能发表一下对和谈前景的看法吗？你是政府方面的要员啊！”

邵力子：“我今天是以朋友身份来迎接毛先生的，真正的委员长代表在那里。”

顺着邵力子手指的方向望去，周至柔正在大厅角落里独处。记者们一下子拥了过去。

#### 42 停机坪白线外 日 外

这里也有三三两两的人群。

其中一大批人是新华日报和南方局的、18集团军办事处的，他们有的焦急看表，有的在悄悄议论。

其中有两行字幕：毛泽东重庆谈判期间的秘书王炳南，18集团军驻渝办事处处长钱之光。

一辆汽车驶入机场。

郭沫若、于立群走下车。

童欣大步迎上去，说：“请问，郭先生是以什么身份来迎接毛先生的？”

“我曾经是张治中部长手下的文化部长啊！现在，文化部撤消了，我是平头百姓一个，当然是老百姓身份喽！不过，我也想

问问你，你是哪家报馆的呀？”

童欣：“中央日报。”

郭沫若拖长音地“噢”了一声。

#### 43 停机坪 日 外

随着越来越大的飞机引擎声，机场上负责维持秩序的警卫员开始阻止人们走动。

张澜、郭沫若等人拥出候机大厅。

周至柔整整军装，笔挺地站在最前面。人们翘首张望。

一架草绿色飞机出现在视野，渐渐可以看到涂在飞机上的白五角星了。

记者们往前拥。

飞机轰鸣着降落在跑道上向前滑行。梯子放好，舱门打开，毛泽东第一个走出来，一身蓝布中山装，伟岸的身躯，他在舱门口稍稍停顿，向拥上来的人群摆摆手，健步走下舷梯，张治中、赫尔利一左一右，走在毛泽东身后，也在频频招手。

镁光灯闪成一片。

毛泽东第一个走向周至柔，周至柔敬军礼，大声地：“周至柔作为蒋委员长全权代表，恭迎毛先生来渝共商国事。”毛泽东同他握手。

童欣前钻后跳，抢占有利地形拍照。毛泽东立刻被记者包围了，问话的声浪淹没了一切，毛泽东根本什么都听不清。

赫尔利：“哈，简直是美国的好莱坞，毛泽东成了大明星。”

张治中在努力为毛泽东解围，无济于事。

周恩来从龙飞虎手中接过一沓传单，走到一旁，说：“女士们，先生们，你们最需要的东西在这里。”这一喊，记者果然被吸引过去，纷纷去拿印制好的传单。

毛泽东被解围了，王炳南拥着他向汽车走去。

这时，童欣机灵地走到毛泽东跟前，快速地说：“《中央日报》记者，请问毛先生，您不怕这里是鸿门宴吗？”

毛泽东打量她一眼，道：“你年纪轻轻很厉害呀，我告诉你，你这样发问，是贬低了蒋先生的一番美意，面对4万万民众，他会摆鸿门宴吗？我第一个不信。”

毛泽东转身去了，童欣对身旁一个记者：“毛泽东的反应够快了，可与他的外表不相称。”

走到标有2823号汽车旁，张治中道：“这是委员长特别为您拨出的专车。”

毛泽东却走向了2819号车。赫尔利道：“这是我们使馆的车，如果你愿意的话……”

毛泽东：“我坐美国飞机，还应坐美国汽车，从一而终，啊？”他大笑起来。

赫尔利早为他拉开了车门。车队鱼贯驶出九龙坡机场。

#### 44 山洞官邸门前 日 外

山洞官邸门前庄严热烈。蒋介石偕夫人宋美龄居中而立，周围有魏德迈、邵力子、宋子文、蒋经国等一大批文武官员，乐队高奏迎宾曲。

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在赫尔利、张治中、周至柔陪同下步入汽车。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场面，毛泽东、蒋介石握手之时，掌声雷动。

蒋介石：“毛先生一路劳累，辛苦了。”

毛泽东彬彬有礼地：“天公作美，从陕北到山城，一路天气晴朗。”

蒋介石：“久违，久违了。”

毛泽东笑容可掬地：“屈指算来，我们19年没见面了。”



蒋介石将了毛泽东一军：“那年我请你来，你不肯来哟，却派了林彪代你一行。”

毛泽东含而不露地：“主雅，客必来勤，我这不是来了吗？”

蒋介石笑着把宋美龄介绍给毛泽东：“我想，不必介绍了吧？”

宋美龄矜持地笑着，说：“毛先生一来，雾都的雾也散了。”伸出手去让毛泽东握。

毛泽东豪爽地：“八年灾难，黎民如在黑雾中，现在是该见天日的时候了嘛。”

蒋介石附和地：“是喽，是喽。”伸出右手，请毛泽东先行。

#### 45 山洞官邸 夜 外

幽静的卵石路上，走来毛泽东和蒋介石，他们刚刚从欢迎宴会上下来。

蒋介石背着手，道歉地：“这种宴会是不吃不饱的，都是摆摆样子，毛先生一定没吃好，说话比吃饭多。”

毛泽东：“若讲实惠，为了吃饱，我该去吃毛肚火锅了。”

蒋介石：“你能吃毛肚火锅？噢，对了，你是湖南人，能吃辣。我就不行喽，尤其受不了那个麻辣烫，要真功夫呢。改天我们俩自己吃，连警卫都不带，微服私访，去吃四川小吃，夫妻肺片呀，辣汤圆、刘圆子呀，还有灯影牛肉、红油水饺、龙抄手，我也叫不全。你们延安有什么名吃啊？”

“羊肉泡馍。”毛泽东笑道。

“啊，吃过，”蒋介石道，“我在西安吃过。”

眼前已经到了二号楼，蒋介石站住了：“你们红岩办事处固然安全，可我这里的安全系数更高，你今晚无论如何给我个面子，住在林园好了。这栋楼，是林森的别墅，现在是国宾馆。”

“那我就从命了。”毛泽东笑着望了望跟在身边的王炳南、

龙飞虎。

“愿你高枕无忧，睡个好觉。”蒋介石道了晚安，走了。

#### 46 毛泽东下榻处 夜 内

这是一间陈设考究的卧房。此时周恩来带着颜太龙正在进行安全检查。

周恩来在每张沙发上坐下，掀开褥子看过，又钻到床底下仔细查看。

颜太龙从床底下另一头钻出来，说：“你也太小心了，叫我和龙飞虎来干这个就行了。”

周恩来拍拍手上的灰，站起来，说：“中国可以没有周恩来，不能没有毛泽东，你懂吗？”

颜太龙虽不能尽解，却十分感动地望着周恩来，说：“干脆，回咱红岩村去住，多安全？”

周恩来：“蒋介石好心好意要留贵客，总得给人家个面子呀。明天，主席想在这住，我也不答应了。回去和办事处的同志睡硬板床去吧。”

两人都乐了。

#### 47 “国宾馆”门廊下 夜 外

毛泽东和王炳南、龙飞虎走来。

王炳南望望豪华的小楼：“真不如咱红岩办事处，好歹是个家。”

毛泽东：“你没听说过，客随主便吗？王炳南，你是哪里人啊？”

王炳南：“陕西人。”

“吃陕北小米黑豆长大的，就是结实。”毛泽东说。

## 48 蒋介石官邸外书房 夜 内

蒋介石、蒋经国正怒气冲冲地教训蒋孝文。

戒尺拿在蒋经国手中，蒋孝文趴在板凳上，蒋经国狠狠地抽打着。

这时陈布雷夹着文件走了进来，见蒋经国在训子，怔了一下，进退维谷，最后，还是一边递文件一边说：“孝文还小，用不着这样打他……”

蒋经国不理睬。蒋孝文偷着小声对陈布雷：“去叫孝章。”陈布雷会意，急忙出去。

少顷，蒋孝章走来，撒娇地抱住父亲手中的戒尺：“别打哥哥了。”

蒋经国立刻手软了。

蒋介石对蒋孝文：“算你有福，咱们家的天使及时赶到，去吧，再有顽劣行为一定不饶。”

蒋孝文爬起来，一溜烟儿走了。

蒋经国对蒋孝章说：“你也去找妈妈吧。”蒋孝章却撒娇不走。

蒋介石把孙女抱到膝上，这才忽然记起什么似的问蒋经国：“你好像有什么急事？”

“我真叫孝文气糊涂了。”蒋经国道，“王世杰、张群、张治中几位在客厅里等您多时了。”

蒋介石：“我说过要找他们了吗？”

蒋经国：“他们几个是您指定的谈判代表啊！明天就要谈判了，可是我们毫无准备，到时候会在谈判桌上出丑的，本来舆论就于我们不利。”

蒋介石：“你不要长别人志气。”

蒋经国：“好些政客都在给我们施加压力。最可恶的是张澜、黄炎培、沈钧儒这些人，他们说，毛泽东一身系着国家安危。”

“哼，”蒋介石从鼻子里哼了一下，不屑地说：“跳梁小丑。他们这些人，在参政会里捞不到便宜，就去抱毛泽东的粗腿，高兴得太早了点。”

蒋经国：“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应该起草个东西，张治中可以说连夜干。王世杰和张群则希望你先跟毛泽东会晤一下，有个初步章程。”

蒋介石：“我躲毛泽东还躲不及，还要我先跟他会晤？”他在屋子里转了半圈，突然说：“这样好了，叫张群、张治中他们回去睡觉，明天照谈不误。”

蒋经国：“我们会把笑柄留给毛泽东。”

蒋介石笑笑：“这恰恰是我们尊重中共人士啊！请他们先亮出底牌来，以他们的条件为谈判基准，也叫国人看出我们的虚怀若谷。”

蒋经国还想说什么，蒋介石瞪了他一眼，蒋经国只好带蒋孝章退出：“我去通知他们。”

蒋介石拉严了窗帘，穿上睡袍，躺在藤椅上吹风扇，闭目养神。

宋美龄走进来，把电扇拖得离他远一点，小声地：“大令睡吧，你明天不是答应要与毛会谈吗？”

蒋介石：“我明天上午不去。”

宋美龄：“那你不该当众答应。”

“我有得是借口。”蒋介石说，“譬如会见英国大使呀，接待中缅前线美方军官啊……一想到我一向视为草寇的毛泽东要与我面对面对平起平坐、讨价还价，我就不舒服。”

“你不是最提倡‘将欲取之，必姑予之’吗？没办法，连杜鲁门、艾奇逊都让你与他谈判，这也是大势所趋。”

蒋介石从宋美龄手中接过一杯水，坐起来，问：“你说，在与毛泽东、与中共的20年周旋中，我到底犯了什么决策上的错

误？现在可倒应了毛泽东自己的狂妄宣言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他们是越剿越多，火越烧越大。”

蒋介石感慨地：“正当毛泽东的西路军被我们打得全军覆没的时候，我们本可以不费吹灰之力把他那最后的一两万人聚而歼之，这时候发生了芦沟桥事变，日本人打乱了我的一切。毛泽东极为聪明，他振臂一挥，高呼抗日，一致对外，这是人心所向、民族利益攸关的大事，他抓住了人心，我蒋某人如果不与他联合抗日，不就成了民族罪人？八年来，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地盘也抢到了，队伍也拉起来了……我们一口还真难吃掉他了呢。”

宋美龄：“大令，你说的抓住人心，很重要。你现在三电毛泽东，主动摆出和平民主的姿态，你占了上风，杜鲁门很赏识你。”

蒋介石：“毛泽东，你小看了；他火中取栗，比我更会抓人心，他敢来重庆，不管谈成与否，先得了个满贯！我现在反倒被动了。”

宋美龄不语，蒋介石又躺下，闭起眼睛。

宋美龄：“大令，我给你弹一段曲子吧？”

蒋介石点点头。

#### 49 林园国宾馆 夜 内

万籁俱寂的山城之夜。月光透过窗纱把如水的光洒到屋子里，显得朦朦胧胧。毛泽东躺在床上，双手枕在脑后，无法入睡。

眼前滑过一幕幕往事：延河的水，宝塔山上的送行场面，烈属老太太流泪的眼睛，窑洞外面人们劝阻他来重庆的场面……

他又一次坐起来，扭亮台灯，铺展开纸，濡墨挥毫，写下“化干戈为玉帛”几个草书大字。

他走到窗前去，望着外面夜色中葱茏的花木。

## 50 林园曲径 日 外

晨晖透过茂密的林木，在石径上洒下斑斑驳驳的光影。一条山溪在卵石铺底的河床上丁丁冬冬地流淌着。毛泽东拿了一本线装书，负手在林间散步，时而仰望在树梢啁啾的小鸟。

已经接近竹林了，毛泽东听到了飒飒声，而且看到了一个黑影。毛泽东轻轻走过去。果然有一个背影正从竹木里站起来，手里拿一把小铲。

当那人回身时，双方不觉都颇感意外，原来是蒋介石，他正在挖竹笋。看来，蒋介石也有户外晨读的习惯，他的白上衣大口袋里，也插着一本线装书。

“这里是没有人来的，我没想到毛先生起得早。”蒋介石彬彬有礼地先打招呼。

毛泽东：“黎明即起，洒扫庭除，是中国人的美德。”

蒋介石：“我昨夜失眠，5点钟便起来了，我做了祈祷。”

毛泽东饶有兴味地：“不知委员长在祈祷什么？”

蒋介石：“祈祷和平，希望中国不再有战乱。”

毛泽东：“委员长本人就可以定乾坤。”

“是吗？”蒋介石用一种居高临下的眼光看了毛泽东一眼。

毛泽东望着他手里的鲜笋：“好大的笋啊！”

蒋介石走过来：“我的故乡奉化溪口镇除了产米，就只有竹笋，我常常到后院去挖笋。听说，毛先生和朱德先生，也在窑洞旁种南瓜嘛，桑麻之乐，也是中国人的一种恬淡的追求。”他叹了口气，“其实，如果国家有幸，我真愿意过世外桃源的生活，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很快活的喽。”

毛泽东：“其实，全中国都可以变成桃花源的。蒋先生是举足轻重的人物。”

蒋介石矜持地一笑：“承蒙错爱。此时此地，我倒想起了‘青梅煮酒论英雄’的故事来，毛先生以为有几分像吗？”

毛泽东也哈哈大笑：“那么我们当中谁是曹操谁是刘玄德呢？”

蒋介石颇为不悦地看了毛泽东一眼，说：“纯属笑谈。”

他们相隔几步向前漫步，蒋介石提着挖笋的铲子和笋。

蒋介石：“我用鲜笋招待赫尔利，他不吃，他说这是木头，他对吃木头表示不能理解。”

毛泽东：“在吃文化上，美国可能无法与中国人媲美。可是说起别的文化来，美国有值得我们学习之处。”

蒋介石很感兴趣：“毛先生要学美国？这倒令人兴奋。”

毛泽东借题发挥地：“美国人也嫉妒，不过他们的对策是加劲追赶，我比你更好。中国人则不同，看着你出人头地，就想法置你于死地，消灭你，然后显出独此一家的高超。”

蒋介石听出了弦外之音，脸色不太好看。

恰好走到了一张圆形石桌前，蒋介石说：“这里空气好，坐一坐吧。”

毛泽东在他的对面落座，顺手把书放在石桌上，蒋介石也把书放到一旁，掸掸石凳上的尘土，坐下去。

山风习习，流水潺潺，两个人都似乎在观赏风景。

蒋介石突然注意到了毛泽东的那本书，就搭讪着问：“在读什么书？”

毛泽东一笑：“闲书。你呢？一定是文韬武略了？”

蒋介石漫不经心地：“随手从书架上抓了一本，还没有看。”

两个人同时向对方亮出了书的正面，无独有偶，顿时出现了极富戏剧性的场面，两本书竟然都是《资治通鉴》，只是卷码有别。

两个人不禁抚掌大笑。

## 51 林园三号楼会议厅 日 内

威武的卫士们看见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一行人健步走来，他们高喊一声“敬礼”，齐刷刷行军礼，王炳南跟在后面。

毛泽东向他们颌首示意，步入大厅。

会议厅里有一长条形谈判桌，桌上铺着墨绿色的毡子，每个谈判代表前摆好了纸和削过的铅笔，还有茶杯。

张群、王世杰、邵力子等人都坐在四面的沙发上，听到脚步声，张治中拉开自由门。

张群等人屁股底下像安了弹簧，一下子跳起来迎过去拱手：欢迎，欢迎！”

双方或抱拳或握手，寒暄过后，各自落座。

张群道：“别看我们这几个人，坐到一起可不容易，天下的人此时都盯着我们呢。”

张治中：“是啊，1945年8月29日，这是载入史册的日子，希望它辉煌。”

毛泽东漫不经心地四下望望，目光停留在张群旁边一张空着的高背椅子上。

王若飞手里敲打着铅笔，问：“蒋委员长怎么不来，他不是说好9点钟准时到会的吗？”

张群忙赔笑脸：“我正要向诸公解释。蒋委员长托我向大家道歉，他上午临时要去接待国宾，下午到，下午一定到。”

周恩来：“可以理解，蒋先生是一国之尊嘛，自然要日理万机。”

张治中有点不自在，望了望王世杰。

毛泽东：“贵党是东道主，我们希望先知道你们的设想，你们总有个草案吧？”

张治中：“你们是贵客，自然应当先听你们的意见。倘若我们先拿那么几条来，很容易束缚大家的思维。这也是蒋先生的



意思。”

毛泽东：“我感谢蒋先生的用心良苦。”

王若飞饮了一口茶，说：“我还以为你们根本没来得及准备ABC。”

王世杰：“若飞兄调侃了，那怎么会？”

王若飞：“我是看美国报纸看来的，美国人在华盛顿邮报上惊呼：万万没想到毛泽东会到重庆来。”

张治中解嘲地：“美国人也好，俄国人也罢，办起中国的事来，总有一种隔靴搔痒之感，不知诸位有无同感？这可能由于东西方文化差异所致。”

毛泽东揶揄地：“也有求同存异的时候。譬如给你们枪炮、子弹，给你们运军队……”

张群尴尬地：“就请中共诸君说说你们的想法吧。”

周恩来示意，王炳南把印好的文件逐一发给国民党谈判代表。

周恩来：“这里有八条，是我们的基调。如果诸位注意到了的话，我党在25号发表了《对目前时局的宣言》，是六条，以此为基础，我们今天提出八条。”

王若飞望着俯在桌上翻看文件的国民党代表，说：“简单地讲，就是承认解放区和抗日部队，防止内战，承认各政党合法地位，取消特务机关，释放爱国政治犯，成立举国一致的民主联合政府。”

张群吧嗒一下嘴巴，说：“第一条就不妥。内战在哪里？委员长特意告诉我，他坚决不承认中国有过什么内战。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

毛泽东吸着烟，道：“是的，委员长不承认有内战，只承认有剿匪。在他眼中，共产党、人民军队都是犯上作乱的匪，这是哪家的逻辑？我看委员长依据的是‘胜者王侯败者贼’的逻辑

吧？从 1927 年以来，你们搞清党，围剿与你们共同北伐的共产党人，你们围剿中央苏区，你们在半个中国打了 10 年，这不是内战？那么，西安事变后两党的合作，成了委员长与匪的合作？现在又与匪坐到一条板凳上了。”

周恩来：“如果不是为了避免内战，我们何必坐到这里来？你们现在还在搞内战的准备。”

张群：“这话从何而来？”

王若飞翻开文件夹，朗声道：“我方才接到电报，阎锡山的 37 师、68 师和 69 师现在公然向我上党根据地进犯，这不是内战，难道又要解释为剿匪吗？”

张群：“有这种事吗？文白，你知道吗？”

张治中：“我这个政治部长素来不过问军事。”

王世杰扯了张群衣袖一下。

张群：“我们有纷争，不要紧，没有纷争就无须谈了嘛。好，我们还要回去好好研究一下你们的八条。”

周恩来：“希望下一次有个答复。”

张治中：“好的。”

他率先站了起来。

## 52 蒋介石书房 日 内

陈诚和戴笠规规矩矩地站在蒋介石对面。

蒋介石把一个册子推到桌角。

特写，印有《剿匪手本》四个蓝字。

陈诚拿起《剿匪手本》，问：“委座，就这样印吗？”

蒋介石：“有困难吗？”

“不。”陈诚委婉地：“我是说，这是当年印的，十几年过去，形势有很大变化，毛泽东又正面对面与我们谈判，至少再提‘剿匪’，容易授人以柄，改成‘剿共’也似乎好一些。”

蒋介石把头掉向戴笠：“雨农，你看呢？”

戴笠：“依学生拙见，拉他到谈判桌上来不过是一种缓冲之计，匪就是匪。”

蒋介石瞟了陈诚一眼，说：“一个字不改。拿到军统系统的印刷厂去印，然后叫何应钦密发到前线去，要绝对秘密，不能让中共抓到口实。”

陈诚：“是。”

蒋介石问陈诚：“军队受降和调动的事怎么样了？”

陈诚：“我刚同何应钦通过电话，他已率空运到南京的新六军向南京挺进，直接接受冈村宁次的投降。其他各路都陆续到了指定位置。”他打开文件夹，念道：“张发奎的第三方面军在广州受降，王耀武的第四方面军主持长沙受降，九江地区由薛岳受降，上海交给汤恩伯，江浙为顾祝同，河内受降官为卢汉，华北为傅作义，进展都很顺利。”

蒋介石：“你电告何应钦，在南京要搞一个像样的受降仪式，入城式要隆重，就用我们的铁师新六军入城。”

陈诚：“我去办。”

蒋介石对陈诚：“你下去吧。”

陈诚走后，蒋介石问戴笠：“对周佛海、褚民谊这些人，你做何打算啊？”

戴笠：“他们挺卖力气。”

蒋介石：“我是说，这些汉奸应该惩办。”

戴笠吃了一惊：“校长，周佛海手上可有许多对我们不利的东西呀，学生与他的来往信就很多。”

蒋介石白了他一眼：“这不正说明周佛海的汉奸罪非治不可吗？”

戴笠沉吟良久，说：“何况，我们刚刚委任他为军委会上海行动总队长。”

蒋介石断然一挥手：“我们不能姑息养奸。”

戴笠：“学生真怕他胡咬乱咬。”

蒋介石：“马上执行枪决，他越说死得越快，陈公博、褚民谊，全一样。”

戴笠：“陈公博带着林柏生、周隆庠、岑德广这些汉奸逃到日本去了。”

“那就更不能放过。”蒋介石说，“你去办，通过美国军队驻日本统帅部要人，要叫全世界都知道，声势越大越好。”

戴笠终于说：“学生明白了。”

蒋介石停了一下又问：“听说去年汪精卫的尸体从日本运回来，竟然葬在中山陵旁边了？”

戴笠：“听说是的，花了1 000万伪币，陵墓规模与中山陵一样。”

蒋介石：“成何体统！这不是玷污国父的在天之灵吗？告诉何应钦，把汪精卫的臭肉给我迁走，烧掉！”

戴笠：“我亲自大张旗鼓地去办。”

### 53 上党前线指挥部

外面炮声、枪声不绝于耳。

刘伯承、邓小平正在研究作战地图。

一参谋来报告：“史泽波的主力攻战了长治。我们的伤亡很大。”

刘伯承：“昨天我在团以上干部会上闻到了一种味道，干部们又想打，又怕打。”

“怕个鬼哟！”邓小平说。

刘伯承：“有一师长说，打狠了，蒋介石就会跳老虎神，毛主席在他眼皮底下，那可是人质啊，他们怕毛主席不安全。”

邓小平哈哈大笑：“正好说反了，我们得告诉这些同志，狠

狠地打！打得越好，毛主席越安全，蒋介石越不敢动他一根毫毛。”

刘伯承：“你去给他们打气吧。”

邓小平：“好，我出马。”

#### 54 两路口新村宋庆龄府邸 日 内

宋庆龄亲自站在大门外迎候。字幕：保卫中国同盟主席宋庆龄。

一辆黑色轿车驶近，停住，毛泽东健步走下汽车，他握住宋庆龄的手：“你好啊，国母。”

“你怎么也这样称呼我？可不敢当。”宋庆龄矜持地笑着。

宋庆龄见车上只走出个龙飞虎，就说：“大意不得，你怎么可以不多带几个随从？重庆可不是你的延安啊！”

毛泽东幽默地：“到人家做客，就放心地大吃大睡，出了娄子就找蒋委员长骂街去。”

宋庆龄笑了起来。

#### 55 宋庆龄客厅 日 内

仆人摆上了水果，毛泽东却拿起了香烟。

宋庆龄忙递火柴：“美国烟，骆驼牌的。”

毛泽东点燃一支烟，说：“我离开延安时，至少有十几个人嘱咐我，到重庆第一个来见你。”

宋庆龄：“谢谢大家！”

毛泽东：“看你的气色，身体很好。”

“我没你那样操心。”宋庆龄说，“你能到重庆来，是大智大勇，说明你们是有诚意的。你没来的那些天，山城谣言四起，你一到，用事实打破了许多谣言。怎么样，谈得很棘手，是不是？”

毛泽东笑了：“我们是‘匪’呀！剿了我们这么多年，能请

我们来当客人，已经是蒋先生一大进步了，怎么能要求人家弯子转得太快呢！”

宋庆龄笑了：“和平、民主，这是人心所向。还记得中山先生所说的话吧？”

毛泽东：“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宋庆龄点点头：“有的人，早忘到脑后去了。和平，这是世界潮流，蒋介石若不顺应这个潮流，想独裁下去，他就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毛泽东目视书橱里珍藏的孙中山的书籍，说：“你所努力奋斗的事业，正是中国的民主运动，也是中山先生的未竟大业。也只有你，敢站出来面对面地揭露蒋介石背叛孙中山的行径，所以今后，还望国母对中国的和平建国事业，提出指导意见。”

“我个人哪有什么力量。”宋庆龄说，“蒋介石恨不得杀了我，那年在上海杀杨杏佛，就是给我看的，我不怕他。”

毛泽东：“延安的人忘不了你，在抗战最艰苦的岁月里，你不止一次地送药品给我们，我们医院里惟一的一台X光机，也是你送给我们的。你收养转送了那么多孤儿去延安，我们永远忘不了你的恩情。大家都希望你能到延安去走走，去看看呢……”

宋庆龄很激动，说：“这就够了，这就够了，我永远是人民的朋友。”

## 56 桂园门口 日 外

毛泽东走出门来，双手握住柳亚子的手，说：“我正要去看你，怎么敢劳你的大驾呀！”

随柳亚子同来的王昆仑说：“他是一个小时也等不得了，而且他说绝不空手而归，非要你一首诗不可。”

毛泽东陪二人一起向院中走去。毛泽东说：“写诗是年轻人的事，现在老了，文思不敏捷了。”

57 桂园办公室 日 内

王炳南给柳亚子、王昆仑倒茶。

毛泽东：“你这国民党元老，我得向你请教啊。”

柳亚子：“若讲国民党元老，你也是啊！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你就当选为中央执委候补委员，那时蒋先生可连代表也不是呀。”

王昆仑笑了起来。

柳亚子：“我和昆仑先生打了赌，我说你敢来，他说中共诸公不会让你来冒险。我赢了，润之兄够得上弥天大勇了！”

毛泽东：“你还是那么能夸张。你还是像在广州那样爱辩论吗？”

柳亚子：“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啊。”

毛泽东：“你对这次和谈有何意见？”

柳亚子：“我是乐观派。你来了，就能谈成，蒋先生在你诚意感召下，会念及苍生的。”

毛泽东陷入沉思。

柳亚子从怀里拿出笔记本，摊开，说：“请润之兄赐诗一首。”

王昆仑：“哪有这样逼诗的？”

柳亚子：“润之的诗才我是领教过的，苏东坡的气势，曹子建的机敏。”

“过奖了。”毛泽东说，“你真是个不速之客呀。”他走到桌旁，濡墨挥毫，说：“这还是我1936年初到陕北时填的一首词，抄录给你。”

毛泽东笔走龙蛇写下去，柳亚子和王昆仑从他肩后看，王昆仑惊叹道：“好一手狂草。”

当毛泽东一挥而就后，柳亚子捧起笔记本，朗朗念出来：“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

这朗朗读诗声，在空旷的原野上回荡，迭化为飞瀑、喧嚣的江河、起伏的群山，造成一种无与伦比的磅礴气势。

## 下 集

58 桂园张治中官邸外 日

童欣走来，对一个哨兵道：“宪兵班的李介新班长在吗？”

李介新走过来，打量着她：“我就是。”

童欣：“我是中央日报社记者，我要见毛泽东。”

“对不起。”李介新道，“我没有这个权利，要会见什么人，需毛泽东自己带来的龙队长说了算。”

童欣：“那好，你叫龙队长来。”

李介新走进来，少顷，龙飞虎走出来，看了看童欣：“小姐有事吗？”

童欣：“我要见你们的毛泽东。”

龙飞虎：“对不起，这要事先安排，毛先生正有客人。”

“我是可以随时造访的。”童欣拿出一张纸，递给龙飞虎：“想必你认得毛泽东的字体吧？这是他托人捎给我的请柬。”

龙飞虎看过，笑了：“你好大的来头啊！好吧，请跟我来。”

59 桂园传达室门前 日

一辆汽车开来，走下张镇。

张镇看到了童欣的背影，问：“什么人？”

李介新：“记者，《中央日报》的。听说是毛先生约来的。”

张镇皱了皱眉头：“你们可小心点，这次警卫毛先生的规格，和平素警卫蒋委员长的是完全相同的。”

李介新：“张司令放心，我们小心就是了。”



## 60 桂园传达室里 日

李介新打开抽屉里的一本“日记”，对一个值班宪兵说：“快写，下午4点，一个女记者，《中央日报》的，瓜子儿脸，大眼睛，高鼻梁，中等个，夹文件夹，绿色的，由龙飞虎带进去……”

## 61 一楼右侧会客室 日

报纸大字标题是：毛泽东先生来了。

毛泽东指着报纸说：“芸生兄，你这篇《毛泽东先生来了》写得好好皮呀！”

《大公报》主编王芸生笑道：“你说结尾一句吗？中国传统的小说、戏剧，不都是以悲剧始，以大团圆的喜剧结尾吗？我当然希望国共两党重庆谈判这出戏是个大团圆结局，所以就用到文章上了。怎么，毛先生不以为然吗？”

毛泽东：“不，我很想尽力把戏演好，可是你们这些人也得喝彩助威才行。芸生兄，政治舞台的戏，比编小说难多了。”

王芸生：“我希望毛先生以民族大计为重，搞好第三次国共合作，不另起炉灶。”

毛泽东抚掌笑道：“不是我另起炉灶，是人家的锅里不许我们造饭啊。”

王芸生也笑：“是呀，一锅搅马勺，还不是一件容易事呢。”

这时龙飞虎走进来，附毛泽东耳畔说了几句什么，毛泽东说：“快请。”

王芸生目视几个同行者，道：“又有客来，我们让一让好了。咱们讲好的，有空到我们《大公报》的‘季鸾堂’坐坐，不能看不起我们民方啊！”

毛泽东起立送客：“哪敢得罪你们这些无冕之王呢？一个骂名，够我背半辈子了。”

## 62 桂园客厅 日

童欣打量着屋中的陈设，浏览着墙上的名人字画。

身后响起脚步声，同时听到毛泽东在发问：“客人怎么不见？‘后太史公’先生呢？”

童欣扑哧一下笑出声，转过身来，有几分调皮地：“对不起，毛先生，‘后太史公’不是先生，是位小姐。”

毛泽东大为惊诧：“没想到。快坐。”

毛泽东打量着她：“看你那老练辛辣的文笔，我以为你即便不是前清遗老，也是遗少呢。”

“是吗？”童欣说，“我不知您这番评价是褒是贬。我的文章伤害了您的自尊，是吗？”

毛泽东：“别林斯基说过，自尊，是一个人灵魂中的伟大杠杆，但是，真正的美德和值得人称道的自尊像一条河，越深越无声。”

“我懂了。”童欣说，“你很巧妙地为自己作了辩护。是的，我承认，我没有涉足您称为很深很深的河流，可我有记者的良心和眼睛。”

毛泽东：“人人都有眼睛，但为什么会有‘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的警句？良心不是一切。你在文章中指责我们抢地盘，我就敢说，你什么也没看见，你可能没离开过重庆。”

“是的。”童欣道，“那么，河北、山东、江苏、陕西、山西更不要提了，不在你们手中吗？”

“这是我们从日本人手里夺来的，”毛泽东说，“既不是蒋介石的慷慨捐赠，也不是我们从蒋先生手里巧取豪夺。”

“那么，抗战胜利后，你们到处去受降，进兵华北、东北，这是事实吧？”

毛泽东用竹竿在地图上画着，说：“是，算你说得对。可是你想想看，国民党军队有四百多万，我们才一百多万，他们又有

美国枪、美国炮，为什么他们抢不过我们？”

童欣脱口而出：“他们的军队离得远。”

毛泽东哈哈大笑：“你说对了。离得远，太远了。抗战期间，他们跑到大西南躲到峨嵋山上来干什么？这里没有日本人啊！我们八路军、新四军在前线嘛。如果不是委员长下令给日本人，不让他们向中共军队缴械，我们会收复更多的地方。蒋介石真的从峨嵋山下来摘桃子时，桃子早叫我们吃光了，我们心不太黑嘛。况且，有美国的支持，大桃子还是都叫委员长摘去了嘛，上海、北京、广州、天津，都不在我们手中啊。”毛泽东风趣地笑了起来。

一时，童欣哑口无言。目不转睛地打量着毛泽东。

毛泽东发现了她的目光，说：“怎么，你在研究我？比你们的蒋委员长怎么样？土里土气？是不是？”

童欣：“让我直说吗？”

“但说无妨，”毛泽东道。

童欣笑了：“刚看上去，毛先生真的像个乡村教师。”

毛泽东风趣地：“细一看，更不如刚一看了？”

童欣格格地乐了：“不，您有一种掩饰不住的伟岸之光，而且有点逼人。”

毛泽东哈哈大笑：“怎么有点像悟道参禅了呢？”

童欣：“我写文章骂了您，您却能一到重庆，就写条子找我，这本身足以证明您的气度。我今后再想骂您的时候，需要慎而又慎了。”

毛泽东：“尽管骂，我，还有我们的党，是在骂声中走过来的。我倒想送给你几句话。”

“这正是我所希望的。”童欣说。

毛泽东：“记者是时代的千里眼、顺风耳。但你要耳聪目明，就要自己去看、自己去听，到你应当去的地方去，你才可能成为

一个独立的人。”

童欣：“毛先生厉害。”

毛泽东：“你不是要写一篇上党战事的述评吗？我建议你走上党那边走走，我不要求你到我们那边，你到史将军麾下去住些日子，你的文章可能不同。那时你骂我，我心悦诚服。”

童欣：“是吗？那我倒想试试。”

龙飞虎进来：“赫尔利大使来访。”

童欣站起来：“我打扰得太久了……不过我很愉快。”

毛泽东：“要骂人，还悉听尊便。”

童欣笑了：“见到您真后悔。”

毛泽东：“为什么？”

童欣：“再下笔骂您的时候，狠不下心了。”

毛泽东笑了。待她走到门口时，毛泽东又叫住了她：“你神通广大，能为我找到张自忠的老母亲吗？”

童欣望着他，说：“我明白了。您干脆去大张旗鼓地祭奠张自忠，那不是更好？”

“不，”毛泽东语意深长地，“我只想看看他的老母亲，我没有用这个行动捞取资本的念头。”

童欣受了感动：“我能帮上您的忙，一找到地址我会给您信儿的，我陪您去。”

### 63 特园 日

须发飘然的张澜和精神矍铄的鲜英来回踱步，张澜不时看怀表。

鲜英：“你从来没见过毛泽东吗？”

张澜：“神交已久。唉，本来应当迎出大门外的，可恩来上午特来关照，戴笠的公馆就在旁边，怕惹麻烦。”

门铃响了。张澜立即去开门，周恩来、毛泽东和警卫人员跨

进门来。

毛泽东和张澜在葡萄架下双手紧握。

张澜目视毛泽东：“果然，和我想像的风度不差半分。”

毛泽东则说：“张表老，您的旺盛精力可是我没想到的。”

他们一齐朝屋子走去。

#### 64 张澜卧室 日

张澜亲自倒茶。

毛泽东环顾卧室，说：“朱德、吴玉章嘱咐我有十遍，叫我到重庆来看您。吴玉章嘛，是问候老友，朱德就不同了，他是我替他拜望老师呀。”

鲜英：“其实，你们派恩来、若飞来也就是了，何必动润之大驾呢，这里是虎狼之地呀。”

毛泽东爽朗地：“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张澜：“蒋介石在摆鸿门宴，他有什么信义？前几年我告诉蒋介石：‘只有实行民主，中国才有希望。’他说什么？他说，‘只有共产党，才讲民主。’哈，现在风头一转，蒋介石也高喊起民主来了。”

毛泽东：“民主成了时髦货了，蒋先生也要时髦一下，好嘛。”

张澜：“他要演民主的假戏，我们给他来个假戏真演。”

毛泽东：“让全国人民在台底下看真假、看是非，这场戏就大有价值了。”

鲜英：“过两天，我要设宴，请毛主席来，把沈钧儒、黄炎培、左舜生都请来。”

毛泽东：“你这里更成了名副其实的‘民主之家’了。”

周恩来笑了。

毛泽东：“有些大计，我们还要请民盟各位多出主意，该是

携手共建中华的时候了。”

张澜：“愿为你牵马坠镫。”

毛泽东大笑：“不敢当啊。”

## 65 湖南芷江何应钦前进指挥所 日

一辆日本军车开到门前，走下两个人。一个是何应钦前进指挥所副参谋长冷欣，一个是日驻华派遣军副参谋长金井武夫。

## 66 前进指挥所办公室

金井武夫向何应钦敬军礼：“在下是日本派遣军总司令部副参谋长金井武夫，特受冈村宁次大将差遣，前来接将军阁下，商讨投降事宜。”

何应钦：“没有什么好商量的，我的部队已经到达南京外围，你们要在指定时间放下武器。”

金井武夫：“可是，新四军也下了命令……命令我们到天长去投降。”

“你们只准向我何应钦的队伍投降，否则，你们将被消灭。”何应钦口气坚决。

金井武夫狡猾地：“冈村大将认为，当前毛泽东在重庆与你们的蒋委员长和谈，我们很不好办。尽管我们拒绝了向新四军投降。”

“这不关你的事。”何应钦说，“你们必须照我说的办。”

金井武夫：“是，我回去立即执行将军命令。”他停了一下，四面看看，说：“冈村大将本来要亲自来的，但他病了，卧床不起，他有极为机密、极为重要的话，必须向何将军面陈，如果方便，希望将军与我同往。”

何应钦思忖了片刻，回头对冷欣说：“你去。”

## 67 南京冈村寓所 日

在一个医官和金井武夫的陪同下，冷欣会见了抱病在床的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

冷欣道：“你有话，请讲。”

冈村宁次：“日本是投降了，我没什么可说，我为蒋委员长着想，你们应当利用我现在掌握的一百多万军队，这些人回国也有个安置和吃饭问题，不如为你们所用，在中国长住下来，对于你们剿共，是一支力量，在防范共产主义方面，我们是一致的，我不相信你们真的愿意与共产党和谈成功。”

冷欣：“这样大的事，不但我做不了主，何总司令也要请示蒋委员长。但我命令你，在没有接到另外的答复前，迅速集中你的部队，从现在起，不得有任何军事对抗行为。当然，原来有协议的，对付新四军的行动例外。”冷欣站了起来，大步走出去。

## 68 蒋介石官邸外书房 日

蒋介石同蒋经国走进来时，宋美龄正在教蒋孝章学英语。蒋孝文在练毛笔字。

刚进来的蒋介石走到条桌旁，看见蒋孝文写的是“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

蒋介石：“字写得倒有长进。可是，蒋中正的孙子吹捧蒋介石，听上去不舒服，烧了吧。”

蒋介石与蒋经国到内书房去了，并且关紧了房门。

## 69 内书房 日

蒋介石把一份密件交给蒋经国看。

蒋介石：“我还在犹豫，你以为这事可行吗？”

蒋经国放下密件，显得十分不安：“他会不会在玩儿什么诡计呢？”

蒋介石：“我相信我的判断。何况，美国方面也是同意在我们没到达之前，让日军维持秩序的。”

蒋经国：“可是并不包括把日本军人变成中国国军啊。”

蒋介石：“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不过要绝对机密才行。这件事，除了何应钦、白崇禧，就只有飞回重庆送消息的冷欣知道。”

蒋经国犹豫地：“我担心我们会背上骂名，又正在谈判期间，容易叫共产党抓住把柄，得不偿失。”

蒋介石：“你先去吧，容我再想想。”

钱大钧走来，说：“文白他们在书房等你呢。”

蒋介石站了起来。

## 70 蒋介石官邸门外 日

蒋介石看到斜对面的桂园。毛泽东、周恩来正在送客。

蒋介石对跟在身后的戴笠：“毛泽东很忙啊，宾客如云。”

戴笠：“毛泽东更多的是出门拜客，连赫尔利、陈立夫他也去拜会。”

“好大的外交攻势。”蒋介石颇感意外，“统到我的宅院里来了。我也会拜客嘛！”

戴笠不知所措地望着蒋介石。

## 71 红岩村毛泽东下榻处 日

毛泽东正和史学家翦伯赞、周谷城亲切聊天。

毛泽东对周谷城：“我和周先生18年没见了，是吧？”

周谷城：“毛先生记忆力真好。你从前胃出血的毛病好了吗？”

毛泽东扇着扇子：“我这个人啊，生来很贱，在家有饭吃，要生病；拿起枪当‘土匪’，病就没有了。”他停了一下，又说：



“你们二位都是史学家，马克思说过，‘迄今世界上只有一门科学，那就是历史科学’，我就喜欢历史，只是研究不透，将来还得向你们请教啊。”

翦伯赞：“毛先生的文章纵论古今，充满历史观啊。”

王炳南进来：“郭沫若、于立群来了。”

毛泽东起身相迎。只见郭沫若一身大汗。

郭沫若坐下来：“街上正在举行胜利大游行，人山人海，挤不动。”

周谷城：“这种时候，如果有人坚持要内战，老百姓吐唾沫也能淹死他。”

毛泽东：“那叫灭顶之灾。”

周谷城：“润之先生，我从前读过你的诗，现在还写吗？”

郭沫若：“昨天，我在柳亚子先生那里看到了《沁园春·雪》，好大的气魄，好多人都在传抄呢。”

毛泽东：“蒋介石总说我们无法无天，我的诗词里也有一股无法无天的味道，是不是呀？”

郭沫若：“蒋介石最怕天上多一个太阳，延安就升起一个，让他不舒服。”

毛泽东：“你写的《反正前后》，我看了好几遍，就像写我的生活一样。你的《甲申三百年祭》，还是我们整党的教材呢。你是文化人的头，从前，文化大旗由鲁迅高高举着，现在鲁迅不在了，由你郭沫若高举着。在你 50 大寿的时候，周恩来发了一篇《我要说的话》，是对你的评价，那也是我要说的话，是代表我们全党的。”

郭沫若眼里充满泪水：“实在不敢当，我没有那么重要。”

毛泽东：“任重而道远，你的大旗下还应当团结全国各种信仰、各个流派的文化人，当我们的参谋，为和平建国，为民主和繁荣的中国尽一份力量。”

王炳南走来，小声对毛泽东说了句什么。毛泽东掏出怀表看看，放到桌上朝王炳南点点头，王炳南离去。

## 72 陈立夫公馆客厅 日

陈立夫正在接待来访的毛泽东、周恩来，他亲自给客人沏茶：“这是新茶，西湖龙井，一个朋友刚从故乡捎来。唉，若是日本人不垮，还喝不到这好茶啊。”

毛泽东品了一口茶，笑着点头。

周恩来也喝了一口：“这茶与从前的西湖龙井不一样？”

陈立夫：“是吗？”

周恩来：“有一股胜利的喜庆味儿。”

宾主一齐笑了起来。

毛泽东：“前次造访尊府，我是不遇而返，今天先生若不在，我准备三顾茅庐了。”

陈立夫：“不敢当，那天我是万万没有想到你们会光临舍下。”

毛泽东与周恩来相视一笑：“怎么会万万想不到？”

陈立夫：“……这是不言而喻的呀。”

毛泽东坦诚而大度地：“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我们有什么难以沟通的呢？”

陈立夫很受感动，他从文件柜里找出一封旧信，放到周恩来面前：“这是你三年前为抗日的事写给小弟的，我一直保存着。毛先生说得对，我们都是孔孟的传人，孔孟之道是中国文化之精髓，这是我们沟通的基础。”

周恩来：“我记得，陈先生想写一部《四书道贯》，不知杀青没有？”

陈立夫：“正在写，杂事太多，一直静不下心来。”

毛泽东：“我们与国民党有过两次合作，第一次一同北伐；

第二次抗日。这两次合作，陈先生都是起了重要作用的。今天，陈先生仍念念不忘‘铁肩担道义’，我深深佩服。今天的道义便是和平、民主和国家的昌盛。”

陈立夫：“说得是。”

周恩来：“陈先生是委员长的辅弼之臣，你对蒋先生是有影响力的。”

陈立夫：“言重了。讲心里话，我本来是不相信国共双方能够冰炭同炉的。现在看来，只要双方都坦荡无私，便有希望，我懂得毛先生用心良苦，兄弟手足不能再诉诸武力了，我愿为和平尽一份力量，请中共诸仁兄放心。”

周恩来：“陈先生能以民族大义为重，我们更放心了。”

这时，侍卫高呼：“蒋委员长到！”

众人都觉愕然。

蒋介石带着陈布雷，笑吟吟地走进来：“我看见了门前的车，还是不敢相信毛先生会来造访陈立夫。”

毛泽东：“为什么不能？”

蒋介石：“他是CC派的头子，是你们的死对头啊！”

毛泽东：“拿破仑不是有句名言吗？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

几个人都朗声大笑，笑毕重新入座。

### 73 蒋介石寓所后花园 日

蒋介石坐在石桌旁正与蒋孝文下棋。

戴笠远远走来。

蒋孝文走去，蒋介石问：“办好了？”

戴笠：“周佛海抓起来了，他还让人给你捎口信，他说只有你能救他。”

蒋介石：“汪精卫的墓呢？”

“炸平了。”戴笠说，“何应钦派了一个工兵营去干的，尸首也烧了。他老婆陈碧君闹得挺厉害。”

蒋介石冷笑：“越闹越好。”

戴笠打开皮包，拿出一沓文件奉上，说：“这是中共派徐冰到重庆给他们称为左派的人士传达的一份文件，是中共在这次谈判中的四条对策。”

“你干得漂亮。”蒋介石说着，迅速浏览一遍，却皱起了眉头。

戴笠小心翼翼地：“校长，你认为这是假的？”

“真的更叫人挠头。”蒋介石把文件拍到棋盘上，说：“你从这里面悟出点什么吗？”

戴笠：“看他们这四条，倒是挺有诚意的呢。”

蒋介石：“不交出军队、地盘，再大的诚意我也不买账。”

#### 74 蒋介石官邸书房 日

所有的国民党方谈判代表都集中到了这里。

蒋介石把手中的那张纸轻轻掷下，说：“他们有八条，我不要那么多，我有三条足够了。”

蒋介石像背书一样：“第一条，不得于现在政府法统之外来谈政府改组；第二条，不得分期或局部解决问题，必须现实整个地解决一切问题；第三，归结于政令、军令之统一，一切问题必须以此为中心。”

几个谈判代表互相看看，谁也没做声。

蒋介石注意到了他们的情绪：“怎么？有了这三条，怕他们不买账吗？”

张治中嗫嚅地：“那倒不是。我是想，谈判之初，还是……”

蒋介石打断他：“你这个人啊，政治部长当得久了，脑袋都僵死了。我不拿出几条来，你们愁眉苦脸，说谈起来无所遵循；

拿出几条来，又看成是紧箍咒。”

张群：“有了这三条，我心中有底了。”

蒋介石：“这是个马拉松，想快也快不了。毛泽东靠什么与我们抗衡、争雄？一是枪杆子，二是地盘。你要他交出这两样，等于与虎谋皮，不会那么容易的。其实，你们一点都不用犯难，逢场作戏还不会？要假戏真做，做得越真越好，但是，三条的雷池不能超过一步。”

张群：“明白了，我们海阔天空地谈好了。”

## 75 资料

密苏里战舰。

东京湾正在举行受降典礼。日本外相重光葵代表日本天皇和政府，正式在投降书上签字。

## 76 中央干部学校礼堂

门口有一张特大海报：招待苏联大使彼得洛夫茶会，由厉家班演出《穆桂英挂帅》。

彼得洛夫走下汽车，蒋经国降阶相迎。

## 77 礼堂休息厅

蒋介石和宋美龄都穿着很时髦的礼服，忽见彼得洛夫走过来，马上迎上去握手。

蒋介石：“今天可是招待大使先生的晚会，你是我的朋友，也是毛泽东的朋友。”

彼得洛夫：“我是所有中国人的朋友。”

“听说你会唱京剧？”

宋美龄：“票友。”彼得洛夫很内行地回答。

宋美龄：“所以才请你看穆桂英挂帅。”

“我喜欢霸王别姬。”彼得洛夫说，“项羽是个英雄。”

蒋介石：“项羽在中国人心中是个大英雄，憨直骁勇，但没斗过刘邦。”

“他很傻。”彼得洛夫说：“项羽干嘛要自杀呢，他就不聪明，若是像你们，蒋与毛，一起谈一谈，岂不是不要死了吗？”

这时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走了进来。

毛泽东：“什么话题，这么引人入胜啊？”

宋美龄：“彼得洛夫大使说，项羽不聪明，不知道谈判。”

毛泽东：“项羽摆过鸿门宴，但他放走了刘邦，心地不错，项羽是一条汉子。”

蒋介石也听出了弦外之音，只能干笑着附和。

## 78 礼堂台上 夜

舞台上锣鼓齐鸣，穆桂英已经亮相。

## 79 台下观众席 夜

毛泽东挨着宋美龄坐着。头上的电扇开着，仍是出汗。

宋美龄看了毛泽东一眼，把手里的扇子给他，毛泽东礼貌地一笑，接过来，刷地打开，刚扇了一下，发现上面有字，写的是魏碑体一个忍字。署着“中正手书”四个字。

毛泽东含蓄地笑了。

蒋经国走到蒋介石座位前，躬身说了几句什么。蒋介石示意宋美龄一同起身。

## 80 休息室 夜

蒋介石走进休息室，只见魏德迈在那里。

魏德迈一脸怒气：“你是不是又想像赶走史迪威那样，把我也赶走？”宋美龄感到惊讶，赶忙一私不苟地翻译。

蒋介石：“魏德迈将军，如果你不健忘的话，你该记得，杜鲁门先生提了两个人选让我挑，我说，我要魏德迈。我并不是看重你的官衔，不是因为你当时是东南亚盟军总司令蒙巴顿的参谋长，而是你的为人，你是值得信赖的那种人。”

魏德迈的气仿佛消了些：“你部下有些自以为机灵的人，总给你煽风，好像只有赫尔利才是中国通。我应该揪着他们的耳朵警告他，我1925年在第15步兵团服务的时候，就已经在中国的天津驻扎过一年。”

蒋介石不动声色地笑笑：“我手下没有使我耳朵变软的人，将军不必动气，有话直说。”

魏德迈：“你为什么背着我们，派人去和冈村宁次秘密谈判？”

蒋介石微露惊讶地：“有这种事吗？”

魏德迈的蓝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蒋介石：“我有可靠的情报。”

蒋介石的脸色很不好看：“这怎么可能？我一无所知。”

宋美龄译过，补了一句：“这一定是误传。”

“如果这样做，你将直接损害了我们美国的利益。”魏德迈接着说：“我们不会袖手旁观。”

蒋介石阴沉着脸：“那你看事实好了。我会把冈村宁次当成头号战犯，送到国际法庭上去。”

魏德迈终于放心了：“我差一点向华盛顿报告了。可赫尔利阻止了我，他替你担保，相信你头脑不会这么简单。”

蒋介石干笑了几声：“是呀，还是赫尔利更了解我蒋某人。去年我过生日那天，他把你领到我面前，说，你是他送给我的生日礼物，我这个月又快过生日了……”

两个人都笑了起来。

## 81 中四路德安里国民党军委会 日

国共双方在进行新一轮磋商。

张治中：“你们中共方面经过几天的磋商，还是有进步的。这进步表现在你们承认领袖和政府，可是其他，那就相距甚远了。”

周恩来：“任意交换意见已经过去了4天，我方陆续提出了11条建议，你们总该以11条为依据，逐条加以讨论。”

张群：“恕我直言，就你们那11条来说，恐怕无从讨论，特别是9、10两条。”

邵力子：“贵党强调民主，可作为一个国家，统一才是基础。军队问题、解放区地盘问题不解决，怎么可能达到军令、政令之统一呢？”

王若飞：“地盘嘛，并不是从你们国民党手中夺来的，那是我们经过流血牺牲，从日本鬼子的铁蹄下一寸一寸地解放出来的，可以说，每一寸土地都有烈士的血。这怎么能交给你们呢？”

“不必如此激动。”张治中说，“你们不交出地盘，那这个国家成了什么样子？”

周恩来：“文白先生以封建割据来比拟中国共产党，是根本错误的。国共谈判要求问题之解决，必须承认事实，承认我党的政治地位，必须承认我们的19个解放区。我很奇怪，横跨大江南北的解放区，辖有中国四分之一的人口，你们竟可以视而不见，这是何道理？”

张群：“军队也没有必要存在。”

王若飞：“你们国民党的军队为什么要存在？”

张治中：“那不是国民党的军队，是政府的军队，国民党没有一兵一卒。”

周恩来：“同样，共产党的军队也可以说是人民政权的军队。我党毕竟是少数党，我党对国民大会选举已同意让步，我们主



张，凡是一省一市我党为多数者，其省主席、市长由我党推荐，占少数者我们推荐副主席，我们做这个让步，前提是，我党愿意拥护蒋主席的领导地位。目的在于促成全国政局之稳定。”

邵力子：“这决非国家长治久安之道。”

王若飞：“我党建议，也可成立北平行营，或北平政治委员会。”

邵力子：“解放区为战时状态，现在战事结束，不应再提。”

周恩来：“此乃名词问题，事实仍然存在，只要按事实解决，名称可以变。”

张群：“中共的政治地位，不必与解放区相提并论。”

王若飞：“承认中共的政治地位，必须承认中共解放区之事实。”

张治中：“我倒有个好的创议。他们可以把抗战中所有中共将领列个花名册呈报中央，何人应委以实职，何人应授予勋章，编余人员应如何安插，这不是一样吗？”

邵力子补充：“我想，中共即令无一兵一卒，国民党也不敢进攻，反之，中共军队再多，也不可能打倒国民党。”

周恩来笑了起来：“真乃高论！当初我们在井冈山的时候，你们没有想消灭我们吗？我们那时可不是只有一兵一卒。你们最清楚，就是我们正在谈判桌上费唇舌的时候，你们的阎长官正督令 19 军军长史泽波在向我们大举进攻呢，邵秘书长太书生气十足了吧？”

邵力子哑然。

## 82 苏联驻华使馆院外 夜

细雨霏霏，刺目的路灯照着如麻的雨丝，也笼罩着撑着伞的人群，使馆门前可以说是人头攒动。巨大的横幅上大书：庆祝日本投降签字酒会。

童欣也撑伞站在雨中。

突然，人群骚动起来，有人高喊：“毛泽东，看，毛泽东。”

人们向前拥去。

只见毛泽东在彼得洛夫的陪同下步出大门，蒋介石、宋美龄、宋庆龄、张澜等人紧随左右。

人们在欢呼，有人在向毛泽东抛鲜花。

毛泽东频频向人们招手。

蒋介石笑容可掬，时而摆摆手。

李介新、龙飞虎等人手拉手不让人们拥到毛主席跟前。

毛泽东走到自己的汽车旁。

童欣早等在那里了，飞快塞给毛泽东一个小字条。

### 83 壶关 日

在通往潞城的大路上，国民党 19 军的部队正在前进，辎重车、装甲车和步兵铺天盖地。

一辆在队伍长蛇阵中钻行的吉普车上坐着耀武扬威的史泽波。

史泽波问副官：“68 军、69 军现在到哪里了？”

副官：“在屯留一线。”

“简直是蜗牛速度！”史泽波说，“彭毓斌指挥不利，像个娘们儿，可惜委座把这样的大任交给他，要知道，这是给中共眼色看的呀，咱们打得漂亮，中共就不能在谈判桌上讨价还价。”

副官：“等我们拿下潞城，就可以报捷了。”

此时路过村庄，百姓尸体，横陈四野，有的吊在树上。

史泽波皱起眉头：“怎么搞的？”

副官：“还乡团干的，杀红眼了。”

史泽波拉上了车窗。

#### 84 潞城西黄碾庄

一座破败的山神庙。129 师正在召集旅以上干部会。刘伯承坐在神台上，邓小平站在铁香炉前，正在谈全国战局：“阎锡山的大炮给了蒋介石一个耳光。蒋介石把毛主席请到重庆去谈判，和平啊、民主啊叫得震天响，可阎锡山向长子、长治、壶关的进攻，证明了他是在耍两面派，和谈是烟幕弹。反动派历来是欺软怕硬，同他们讲和平，往往不是在谈判桌上，我们希望和谈成功，却又不能抱幻想，毛主席早就给了我们四个大字嘛，叫做‘针锋相对’。”

刘伯承：“现在阎锡山一刀子已插进上党，目的是与胡宗南联手打通同蒲路，然后控制华北。上党战役关系全国战局，蒋介石这一手不能让他得逞。现在我部署一下各旅的反击位置，刘忠的 386 旅主攻长子。”

刘忠：“是。”

刘伯承：“你们的 72 团攻打长子北关，以沁水县独立团佯攻南门，钳制敌人；20 团、38 团攻西关，有困难吗？”

刘忠和张祖谅同时站起来：“没有。”

邓小平：“好好打，狠狠打。我们打得越狠，毛主席越安全，腰杆越直，蒋介石是欺软怕硬啊！”

干部们都乐了。

#### 85 过场戏

一架翅膀上涂有青天白日旗的飞机在茫茫云海里钻行。机舱里堆满了捆好的小册子。封面有“剿匪手本”字样。

#### 86 蒋介石官邸小餐厅 日

火锅热气腾腾地摆在桌上。

蒋介石对毛泽东说：“我答应过你，请你吃毛肚火锅的，我

是怕辣的。”

毛泽东一边吃火锅一边说：“他们谈得不很顺利，蒋先生知道吗？”

蒋介石：“中国的事情，我们两个人搞好了，就都迎刃而解了。”

毛泽东趁机说：“委员长一言九鼎，决定着谈判的进展嘛。”

蒋介石盛气凌人地：“讲关中国之前途、命运和民主、民生，我并不比你们差。总理是提倡‘耕者有其田’的，如果不是战争，我早已经实行土地改革了。”

毛泽东：“这是好事呀。”

蒋介石：“我想发行土地债券，从地主手中买得土地，分给无地农民，这比你们的土地改革如何？”

毛泽东：“这种土地公债，我们发行过，后来抗战爆发，暂时搁置了。我们希望蒋先生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村问题。”

蒋介石：“你们不必搞反宣传，好像我蒋某人是背叛了总理。这么多年来，你们到处捣乱，没有给我这样的机会嘛。”

毛泽东放下筷子，沉着地说：“现在机会来了，但我不希望这是你借机消灭异己。”

## 87 川陕交界的山区 日

一团火球，一声爆炸。飞机残骸、“剿匪手本”像雪片一样散得满山皆是。

## 88 蒋介石书房

一张传抄的《沁园春·雪》放在蒋介石书案上。

蒋介石看着那首词发愣。

蒋经国走了进来，察言观色地：“父亲，你好像心情不好。”

“啊，没有。”蒋介石掩饰地笑笑。

蒋经国：“我想，父亲一定在为毛泽东这首词的泛滥而苦恼。”

蒋介石用手拍拍桌上的词：“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什么风流人物？一定是他毛泽东自比为扭转乾坤的天之骄子了！”

蒋经国：“这首《沁园春·雪》，确实有一种霸气，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王者之气。父亲，找几个有旧诗词功底的文苑老手，步毛泽东原韵来上几首，挑精彩的发表，压一压毛泽东的气焰。”

蒋介石略加思忖，赞许地点点头：“你去办。不过，即使对那些写诗填词的遗老遗少们，也不要交底，你明白这事张扬出去的后果吗？”

蒋经国郑重地点点头。

## 89 桂园通往红岩村的小路上 日

毛泽东一边走一边看风景。

从一丛桂树下，走出童欣，她笑咪咪地看着毛泽东。

毛泽东四下看看，说：“走，快走，我们去看望张自忠的老母亲。”

两人迅速消失在一条小胡同里。

## 90 张自忠家

这是临近一号桥不远的地方，一片灰黑的吊脚楼拥挤不堪。

推窗可见蓝色的大江旁的一幢木屋。在敞开的房门前，坐着张自忠 70 余岁老母亲，正茫然凝视帆影点点的江面。石板路上的脚步声惊动了老太太。

张自忠老母起身，面对毛泽东和童欣几个人，愣了一下，客气地：“小姐、先生，你们走错门了吧？”

毛泽东看了一眼屋中墙上的张自忠照片，道：“我认得张自

忠，错不了，我们是专程来看望您老人家的。”

老太太：“你是——”

童欣：“他是毛泽东。”

老太太张开的嘴半晌闭不上，是惊讶，是奇怪，也有意外和感叹。

毛泽东拉住她的手：“我是代表抗日解放区千千万万人的心意来的，从前没这个机会，到重庆来了，不看看您，于心不安。”

老太太眼里浸出了泪水，她一迭声说：“快坐，快坐。我这里，很久没有人来了，懒散惯了，你看，连个像样茶杯都没有。”她在茶几底下找出一个草绿色军用茶杯来，倒了一杯茶放到了毛泽东面前。

毛泽东发现茶杯上有几个红漆字：“石可破也，不可夺其坚；丹可磨也，不可夺其赤。”

毛泽东指着这行字，问童欣：“知道出处吗？”

童欣：“叫你考住了。”

毛泽东：“这是吕氏春秋的话。张自忠将军不愧这几个大字，坦坦荡荡，掷地有声。”

老太太：“他只是尽了一个中国人该尽的心。”

毛泽东：“您儿子是民族大英雄，5年前延安为他举行过追悼会，好多人都哭了。”

老太太：“谢谢你们。我想，自忠在九泉之下也是感念的。”

毛泽东：“我们也记住在印缅前线牺牲的国民党戴安澜将军。”

童欣：“民族的仇恨与荣辱，有时是超越党派的。”

毛泽东：“我们没有什么礼物送给您。我有个心愿，日本鬼子投降了，等国共谈判成功之日，我想，应当颁发一种最光荣的民族解放大勋章，至少我们延安要颁的，那时，我希望我能亲自捧着这枚勋章，送到张将军墓地上去。”

老太太含泪地：“有你这句话，已经够了。和谈顺利吗？”

毛泽东：“两党积怨多年，希望一个早上就握手言欢，未免太性急了，只好不急。”

老太太惨淡地一笑：“恕我直言，我看是谈不成的。”

毛泽东：“为什么？”

老太太：“蒋委员长用不了多久就要迁回南京去了。你们新四军创建的解放区，就在南京周围，他能睡着觉吗？”

毛泽东细细地品味着这话的涵义，陷入了沉思。

#### 91 街市上 日

毛泽东、童欣、龙飞虎走到桂园门口，童欣：“我们该分手了，如果判官的索命牌不来拘我，我会再来见您。”

毛泽东：“你要出门？”

童欣：“天机不可预泄，你不是希望我耳聪目明吗？”

毛泽东似乎意识到了什么，同她握了手，说：“那么，不久，我将看到你秉笔直书的力作了，翘首以待。”

童欣嫣然一笑，走了。

#### 92 林园一间客厅 日

许多学者模样的人围在蒋经国身旁，在研究毛泽东的那首词。一旁，有的人在窗下量步填词，眉头苦苦皱着；也有的人口念念念有词，摇头晃脑。

#### 93 南京中华门 日

浩浩荡荡的军车正从中华门开进南京城。

南京城万人空巷，市民、学生举着旗帜雀跃欢呼，欢迎国民党军队入城。街旁楼群当中顶天立地的标语大书：“庆祝南京光复！”“抗日战争胜利万岁！”“为南京大屠杀中死难同胞复

仇！”……

几辆豪华的敞篷车开来。

何应钦、郑洞国、廖耀湘、冷欣等一大批高级将领向百姓挥手致意。

#### 94 南京大校场 日

一面日本国旗徐徐降到地上，日军一个个方队，士兵都垂着头。一旁是缴出来堆积如山的枪、炮。四周是国民党的受降部队。青天白日旗冉冉升起。何应钦带一批将官威风凛凛地接受冈村宁次的投降书。

#### 95 红岩村 夜

毛泽东坐在写字台前的藤椅上，正在起草电报。

周恩来走了进来：“敌人占了壶关、潞城，又占了襄垣，气焰挺盛。今天，张群在谈判桌上的口气又硬了起来，在解放区的问题上，坚持不让步。”

毛泽东：“一方面要揭露他们，一方面要挫败他们的军事进攻。”

#### 96 红岩村礼堂外 夜

树影幢，月华如水。香烟的红火一亮一亮。

毛泽东在一百多磴的台阶上缓步走着，拾级而上。

周恩来悄悄来到身后，说：“给刘伯承、邓小平的电报发出去了，少奇的电报也发过去了。”

毛泽东点点头。突然地说：“恩来，我想了好几天了。为了表白我们和谈的真正诚意，我们除了在军队数目上由 48 个师降到 24 个以外，现在到了把江南的八个解放区让出来的时候了，别在人家床旁边打呼噜。”



周恩来：“上月 26 号政治局会议上订的退让方案，现在看样子要用上了。上头的工作好做，怕新四军的同志想不通。每一寸土地都是他们的战友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呀！”

毛泽东：“要从全中国、全民族的利益去想，就通了。若讲通，我也不通，我一寸土地、一支枪也不想交出去。可是我们不做点让步，和谈就不会有什么进展。”

周恩来：“这样一来，人心、舆论就都在我们一边了，蒋介石的假戏只好真做了。我们这叫‘昭大信于天下’。”

#### 97 蒋介石官邸餐厅 日

蒋介石彬彬有礼地请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入席：“便餐，川菜，看看地道不地道。想到街上去吃，有人管着我，不安全，我很不自由呢，自由对我的魅力更大。”

陪同进餐的有张群、张治中、邵力子。

蒋介石夹了一些牛肉：“灯影牛肉，特产。”他放到了毛泽东碗中。

毛泽东也夹了一筷子菜回敬蒋介石。

见大家不言语，蒋介石：“大家不要拘束，谈判桌上是对手，餐桌上是朋友嘛。”

这时，侍者端来热锅巴，又向盘子里倒了醇酒，然后点燃，绿火苗在锅巴四周升腾，再浇上汁，只听砰地一声响，人们吓了一跳。

蒋介石：“这叫‘平地一声雷’。趁热吃，过几天我们两党的会谈公报一公布，也是平地一声雷啊！”

大家又一次大笑。

#### 98 小客厅 日

蒋介石：“毛先生不是有话对我讲吗？我把他们都打发了。

此间只有你我二人，尽可以推心置腹。”

毛泽东：“我们提出撤出江南解放区的建议，蒋先生想必得到了汇报。”

蒋介石在漱口：“你们有一点点进步，我都高兴，利国利民嘛。”

“可是，”毛泽东道：“阎锡山出动三个军，大举进攻我上党地区，这事发生在谈判当中，我看不能解释为诚意吧？也不能叫利国利民吧？”

“周恩来的抗议，我注意到了。”蒋介石说，“我听了这消息，先是不信，继而是生气，这纯属阎锡山的个人行为！润之，你是知道的，当然是家丑了。在国民党内部，派系复杂，军阀之习气未能根除，不听命令各自为战的事情时有发生。我常常为这个苦恼。”

毛泽东：“这阎锡山也太不给委员长面子了，人在重庆谈，他在山西打，这不贻笑天下吗？蒋先生一直在谋求军令、政令之统一，这实在使人替蒋先生不好意思。”

蒋介石十分尴尬，怔了一下，说：“我一定从严查处。润之，你该相信我的，我总不至于又请你来，又使手段的吧？”

毛泽东揶揄地笑着，盯着蒋介石。蒋介石避开了毛泽东那犀利的目光。

## 99 山西长治 日

大雨如注，我军正在长治北关村冒雨构筑工事。

刘忠亲自挖通往城墙的交通壕。

警卫员：“首长电话。”

刘忠接过电话：“我是刘忠！是，司令员，知道了。”

对方是邓小平的声音：“压过去的力量很大哟，国民党第七集团军副司令彭毓斌亲自率领两万援兵，去解史泽波之围，你们

要坚决顶住。”

刘忠：“一定顶住。”

#### 100 长治城内 日

在史泽波的指挥所内，电键声滴滴答答，一片忙碌。史泽波用电话下令：“守住北关，给我用重炮轰，援军马上就到。”

一参谋递上一份电报：“阎长官来电。”

史泽波抽着雪茄：“念。”

参谋大声念：“史军长勋鉴：上党必争，长治必守，援军即到，共军即败。”

史泽波猛吸了一口烟，自负地：“哼，刘伯承、邓小平好大的胃口，冲我史泽波来了！”

童欣走了进来：“史军长，我们能突出去吗？”

史泽波：“我只能与长治城共存亡。童小姐，你来得不巧，赶上了大仗。”

童欣：“我太高兴了，我参战后写出的文章才最真实。”

史泽波笑了：“不过，你少往前面去，子弹是不长眼睛的，可不管你漂亮不漂亮。”

童欣也笑了：“我不想待在城里。”

一个女机要员走过来，递上一份电报。史泽波接在手中略看看，丢给了童欣，束紧了武装带，对副官说：“走，跟我到前沿阵地去看看。”童欣看着那份电报，双眉不由皱紧，她四下看看无人，将电报揣了起来。

#### 101 山西桃川 日

童欣走在溃不成军的国民党一支部队中。烈日当空，晒得她嘴唇起泡。前面出现一个泥泞的小水沟，大家争相俯身去喝泥汤样的污水。

几声沉重的炮声，炮弹在四周炸开。队伍立刻乱了营。

八路军正从山坡上铺天盖地压过来。

童欣慌乱之中随着几个士兵乱跑着。

“站住，缴枪不杀！”

一个八路军拦住去路。

童欣看见周围的国民党兵都乖乖地举起了手，她也滑稽地举起手来。

他们像羊群一样被人赶着，走下山坡。

## 102 蒋介石书房 日

宋美龄和蒋经国正在认真地读诗词稿。

宋美龄说：“哼哼呀呀，无病呻吟。”又拿起一首递给蒋介石，“这是清末状元李老先生填的，稍好一些。”

蒋经国皱着眉：“大多像八股。”

蒋介石手上的诗稿飘然坠下，长叹一声：“闹剧，这些遗老遗少的诗稿，全是一股棺材里的腐尸味道，词是填得够工夫的了，可是他们不晓得，毛泽东除了才气，字里行间有一种逼人的气概，那是文人骚客永远临摹不到的啊！”

蒋经国附和地：“这正是我们忽略的一点。”

“都拿去烧掉。”蒋介石踢了一脚扔在地下的诗稿。

正在地上收拾残卷的蒋经国庄重地点头。

## 103 曾家岩 50 号周公馆门外 日

三个美国兵走得出汗淋漓。

一接近周公馆，龙飞虎、龚澎和颜太龙立刻迎上前去。三个美国兵与龙飞虎一起跳上汽车。车上罩着黑布。

汽车载着他们远去。

## 104 红岩村 18 号 日

毛泽东下台阶相迎，上前与三个美国兵握手：“你们这是第三次来了吧？非常欢迎你们。”大家笑着走进毛泽东的办公室。

毛泽东拿起一盒美国骆驼牌香烟，说：“不好意思，还没见到三位朋友，却先抽到了你们送的烟。你们是怎么知道我喜欢吸烟的呢？”

埃德尔曼：“在报纸上看到的。我们美国的作家埃德加·斯诺在文章里说，毛泽东在思考问题时一天能吸三包烟，为了节约，一支烟用刮脸刀片切成两半。”

毛泽东大笑：“这个斯诺哟，把我描绘成了烟鬼，可是臭名远扬喽！连西半球都知道了。”

几个美国兵听了直乐。贝克说：“那天，周恩来收了烟，他说，别的什么礼品都不敢替您收，只有烟，收了会讨您好。”

毛泽东更乐个不停了，他发现三个人都在脖子上挂着照相机，就问：“你们是不是想和我照相？那就快点，太阳快落山了。”

三个美国兵喊了一声“OK”，拥着毛主席就往外走。

## 105 楼房西侧香蕉树下 日

三个美国兵当中站着毛主席，身后是钱之光、乔冠华、龚澎、舒光彩等人。

警卫员替他们拍照。

## 106 毛泽东办公室 日

回到办公室坐下，海曼问：“周先生不在？”

毛泽东：“他有事出去了。一会儿回来陪你们吃晚饭。”

贝克：“您使我想起我慈祥的父亲。”

毛泽东：“你们在国外打击侵略者，你们的父亲很伟大。”

海德尔曼：“现在日本人投降了，我们想回家去，我们不愿意再帮助中国人打仗、运兵。”

毛泽东：“中国人也不愿意打仗。我这次来重庆谈判，就是避免打内战的。你们美国当官的帮助蒋介石运兵、运军火，这不是好事。”

贝克：“我们要对所有的美国人说，毛泽东是个怎样的人。”

### 107 餐厅 日

毛泽东、周恩来在给美国朋友斟酒、布菜。

毛泽东起身拿起一套（12幅）版画，放到餐桌旁的小几上，说：“这个送给你们。”

几个美国兵放下筷子，在看版画。

他们几个捅捅咕咕，都在掏口袋，最后由海曼把三个人凑的钱双手递给毛泽东：“这里有115美元，再没有多了，这是我们三个人的津贴费，是我们对八路军、新四军抗战的一点支援。”

毛泽东接过钱，说：“谢谢！”

周恩来：“我代表八路军、新四军谢谢你们。”

贝克：“可惜我们没有华尔街老板那么多的钱。”

周恩来：“有你们这份心意够了，中国有句俗话：礼轻情意重嘛。”

毛泽东：“你们把在中国见到的、听到的告诉你们的亲人、朋友，这就是对我们的最大帮助。”这时厨师又上来一道菜。

周恩来：“不要站着啊，坐下吃。”

海德尔曼：“还有菜吗？我以为吃完了。”

贝克：“我们的国宴也只有三道菜。”

### 108 军委会办公室 日

蒋介石向陈诚：“飞机失事几天了，你们才来告诉我！”

陈诚：“幸而飞机坠地地点是荒山野岭，没有人烟，相信小册子不会落在共产党手中。我已派就近的队伍去搜山了。”

蒋介石没有做声。陈诚悄悄退出。

109 中山四路德安里 101 号

双方又一轮谈判在进行。

周恩来：“我们已决定放弃海南、苏南、湖南等几个解放区，这个方案兄等有何意见？”

张群：“这当然是个进步。不过，你们提出要编 48 个师的方案，现降到 24 个，还不行，实难考虑。”

周恩来：“我们保持中央军队的 1/6 嘛，中央军如果缩到 60 个师，我们缩到 10 个嘛。”

张治中：“军队问题，兄等不要讨价还价，这不是数目、比例大小问题，是根本观点不同。”

王若飞：“现在我方官兵都极为愤慨，汉奸军队都已经得获中央之委任，而中共抗日部队却一定要解散之，这是什么逻辑？”

张治中：“中央任命汉奸，这可有根据？”

王若飞：“当然。大汉奸周佛海、罗君强不是被你们任命为军委会上海行动总队正副队长了吗？”

张治中看了张群一眼，道：“他们……有的是后来将功补过了。”

邵力子：“那是误传。据我所知，委员长亲发手令，已经派戴笠把周佛海抓起来了。”

周恩来：“那么汪伪政权的大汉奸、浙江省省长傅式悦呢？据我们所知，他因为保护蒋委员长奉化的祖坟风水，阻止日本人挖他的祖坟，很得委员长的赏识，戴笠早就派小同乡毛翥与他勾结了。现在日本人垮台了，傅式悦不是更加红了吗？还有大汉奸孙良诚，摇身一变，不又成了国军第二路军总司令了吗？”

邵力子哑口无言。

王若飞：“依文白兄的说法，没有什么好的选择，惟有把我们赶到大海里去干净。”

周恩来：“文白兄努力求得问题解决，这双方是一致的，彼此体谅困难，推己及人，也是可取的。”

王若飞：“军队要国家化，但国家是人民的，而非一党之国家。”

周恩来：“我们双方是和谈，我们不是来听候处置的。”

张群态度强硬地：“若是这样，这一轮谈判只能到此为止了，你们应负有责任。”

周恩来站了起来：“岂有此理！我们已经做了最大的让步，可是谈判至今，你们却一丝一毫的让步都没有做，这怎么能体现你们的诚意呢？”

双方代表不欢而散。

## 110 红岩村 日

风尘仆仆的童欣显得瘦了，她来到了红岩村高陡的台阶下。周恩来从里面出来，认出了童欣：“是你？好久不见了呀，‘后太史公’小姐也好多天没写文章了。”

童欣笑道：“你再也想不到，我当了俘虏，而且是被你们军队抓去的。”

“不好意思，有这种事？”周恩来说，“你不是在开玩笑吧？”

“是真的。”她说，“我去了上党前线，我和史泽波一起全军覆没的。”

“叫你受委屈了。”周恩来说，“幸而我们是优待俘虏的。快进去吧，毛先生在里面，他一定乐意听你的传奇故事。”

童欣：“我带来一份机密电报。”她从兜里掏出来，交给周恩来：“陈诚签发的。”



画外读电报声：“……目前与奸党谈判乃系窥测其要求与目的，以拖延时间，缓和国际视线，俾日军抓紧时机，迅速恢复沦陷区中心城市，待国军控制所有战略据点、交通线，待寇军投降后，再以有力之优越军事形势与奸党做具体谈判。彼如不能在军令政令统一原则下屈服，则以土匪清剿之。”

周恩来严肃地握住童欣的手：“谢谢你！”

### 111 蒋介石官邸餐厅 日

毛泽东、蒋介石和赫尔利拍照。之后蒋介石请他们入席，张群作陪，宋美龄兼作翻译。

蒋介石挺直腰板：“今天，我是给赫尔利大使饯行的，请毛先生来作陪。”

毛泽东：“大使要回国述职吗？”

赫尔利：“是的，杜鲁门总统召我回去，魏德迈将军已经先走了，我关心你们的谈判，才拖了几天。”

毛泽东：“大使先生居中调停国共两党的谈判，现在还没有结果，你就回国述职，我不知大使先生怎样向总统陈述？”

赫尔利：“我要说，毛泽东、蒋介石，是两个不平凡的、爱好和平的人，我有理由为他们的会谈前景乐观。”

毛泽东望了蒋介石一眼。

蒋介石：“我和毛先生不会让你的乐观落空的，来，喝一点。”他举起了杯子，却是空的。赫尔利饮了半杯酒，扭过头来对毛泽东：“如果放开手脚打，你认为你能打得赢吗？”

毛泽东反唇相讥：“大使一直在琢磨这个问题吗？”

“不，”赫尔利说，“偶然想到。”

“那么我即兴回答你。”毛泽东说，“我们的军队数目比国民党少，我们不想打仗。但如果有人把战争强加到我们头上，我们一定奉陪，而且能打赢，包括你们美国出钱出枪去武装我们的

对手。”

赫尔利把餐巾攒到桌上，蛮横地：“如果毛先生不能按蒋先生的意志谈判，你随时可以回延安去。不是为了你们的谈判能有个结果，我早走了。”

宋美龄很不安，用尽可能缓和的语气翻译，仍然连蒋介石也为之一怔，马上去看毛泽东的反应。

毛泽东坚定而沉着地说：“我有六个字回答大使先生，‘不破裂，不妥协！’现在明白了，美国人是想让我们按蒋先生的意志在谈判书上签字。既然如此，就用不着谈判了，由委员长下命令就是了，或者干脆，连谈也不谈，军事围剿，不是更省事吗？”他说到这里，把头掉向蒋介石，“我想，这不会是蒋先生的初衷吧？”

蒋介石慌忙说：“毛先生误会了大使的意思。”

毛泽东一笑。

赫尔利：“毛先生是个天才的演说家。”

毛泽东：“大使先生两次到过延安，你了解中国。我希望你不给杜鲁门的政策刮邪风。多做点中美友好的事情，中国人民会永远记得你。”

赫尔利：“我是以中国的利益为重的，蒋夫人了解我。”

毛泽东：“我也不反对大使以美国利益为重，你是美国的大使嘛。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市场，又是一个大的原料基地，很多国家都看到了这一点。我们欢迎你们到中国来发财，但别扛着枪炮来发财。我不相信谁能永远奴役这么大一个国家，日本人办不到，别人也办不到。”

赫尔利：“我会把你的话转告杜鲁门总统，我个人十分钦佩你的才干。”

## 112 红岩村 日

王若飞拿了一张纸进来，递给毛泽东：“少奇同志以中央名义来电，叫我们中止谈判，马上返回延安。”

毛泽东看着电报：“出了什么事？天塌不下来嘛。”

王若飞：“中央从西安截获了一份国民党最近的文件，仍然称我们为奸党，而且公然说与我们谈判是拖延时间，我们不交出军队、地盘，就以土匪论处。”

毛泽东看了周恩来一眼。

周恩来：“就是童欣拿来的那一份文件。”

毛泽东扔下电报，说：“现在好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我怎么没感到这么严重？赫尔利临上飞机，还在威胁我们，章士钊昨天劝我‘36计，走为上’，我们怎么办？”

周恩来：“谈判是遇到了坎坷，不过不是一点希望没有了。我们有必要做到最后一分努力。”

“还不到破裂的地步嘛！蒋委员长还在客客气气地与我们周旋嘛。”毛泽东说。

周恩来：“还有他们重印‘剿匪手本’的事，在适当时机也要点给他们。”

毛泽东：“要有耐心，全国人民都在看着我们哪！给少奇回电，请中央别为我们担心。”

## 113 华盛顿白宫 日

总统杜鲁门面窗而立，在他背后的高背椅上坐着魏德迈。

杜鲁门：“我只要你以最短的语言回答我一个问题，是，或不是。”

魏德迈：“我是军人，不善于浪费语言。”

杜鲁门转过身来，问：“蒋介石是否能代表美国的利益？”

魏德迈：“我想应当这样解释……”

杜鲁门打断他，决然地一挥手：“是，或者不是。”

魏德迈：“是。”

杜鲁门：“蒋介石同斯大林签订条约这件事，使我们很被动。”

魏德迈：“蒋介石打不了这张牌。从骨子里看，苏联真正支持的还是共产党，蒋介石没有第二个靠山。”

杜鲁门：“你想干什么？”

魏德迈：“我请求把海军陆战队第三军团从太平洋的欧口那瓦岛（冲绳）出发，占领塘沽天津，有效地阻止毛泽东的部队接收天津。”

杜鲁门：“我告诉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命令第三军司令罗基少将在9月下旬前进驻天津，设立指挥所。”

魏德迈：“然后应向唐山、北戴河、秦皇岛发展，目标是占领北平，然后应准许第十四航空队空运国民党94军到天津。”

杜鲁门：“但这事要完全打着对日本人受降的旗号，否则会直接影响重庆的谈判。”

魏德迈敬礼：“我懂。”

## 114 后花园 日

蒋介石站住：“你有什么特别的事要谈吗？”

毛泽东：“你是国人的领袖，凡事要待人以诚，以信义昭示天下。我很难过，我看到了你很不光明的一面。”

蒋介石愣愣地瞪着毛泽东：“你在教育我？”

“不，”毛泽东说，“是你在教育我，教育国人。”他从兜里掏出《剿匪手本》，向蒋介石展开。

蒋介石一把夺过去：“哪来的？这是陈年老账了嘛，20多年前印的嘛。”

毛泽东笑笑：“日期是半个多月前。”

“这不可能，你从哪里得来的？”蒋介石矢口否认，“这是有人给我栽赃，陷我于不仁不义。”

毛泽东冷静地：“蒋先生难道不知道你们有一架运送‘剿匪手本’的飞机失事了吗？手册散落一地，人人可以拾到呀。”

蒋介石：“这是有人捣鬼。润之，你相信我，不会这样做的，要打干脆打，没有必要犹抱琵琶半遮面嘛。”

毛泽东进一步：“还有，你们下发文件，依然称我们为奸党，如果我们不就范，你们就以土匪清剿之。这使我们不得不对你们的真诚加以怀疑。”

蒋介石十分狼狈：“这可能又是误会。”

毛泽东：“我所以单独找你谈，那是因为，我还要给你留一点面子，你丢了面子，失信于国人，大家脸上都没有光嘛。”

蒋介石的脸一阵青一阵白。他说：“我一定追查、严办。”

他向前走了几步，说：“搞政治、治国平天下，真是举步维艰啊，我们双方既然都有诚意，那就要谈出个结果来，好像在军队数目上你们很坚持的？”

毛泽东：“没有公平，还谈什么民主。”

蒋介石叹了一口气：“好吧，我也不说全部取消你们的军队，你也不要坚持 48 个师。准许你编 10 个师，这是最高限度了。”

毛泽东笑笑，未置可否地望着他。

## 115 集市 日

布衣民装，戴墨镜的蒋介石只带了蒋经国微服私访。两个人一路观看，时而打听一下菜价。

几个报童穿行于卖小吃的摊床前，圆脸报童在叫：“卖报，中央报、扫荡报、新华报——”

尖脸报童也在叫：“看报，看报，新华日报、大公报、民生报，句句真实不造谣。”

买报的人纷纷递钱。因为抢生意，两个报童各不相让，圆脸大叫：“看报，中央扫荡新华喽！”

尖脸一听，反唇相讥地大吼：“卖报，看新华扫荡中央喽——”

蒋家父子相视一笑。蒋介石道：“你看，连报童都分成国共两派了。”他走过去，买了一份中央报，问圆脸报童：“谁叫你这么喊的？”

圆脸：“《中央日报》老板啊！多给10块钱。”

蒋介石皱皱眉，又去问尖脸报童：“你呢？《新华日报》也多给你10块钱吗？”

尖脸报童回答：“我是气不过他那龟儿子样，我一个铜板也不多拿。”

蒋介石若有所思地抑起头来。

## 116 茶馆 日

生意兴隆，几乎座无虚席。尽管廊柱上张贴着“莫谈国事”的帖子，却没人理会，那些吃着怪味豆，喝着八宝茶的人都在高谈阔论。

蒋家父子走进茶馆。

立刻有一个坐在墙角的便衣盯上了他们。

提着长嘴大茶壶的跑堂的忙来引座：“二位先生请上二楼雅座。”

蒋介石：“不必了，就在这里。”他拣了一张靠窗临江的桌子坐下，看看桌面、地板上，到处是鸡骨、鱼刺，不由得皱起眉头。蒋经国忙向跑堂的指了指，跑堂的忙从肩上取下抹布，简单一抹了事：“二位喝什么茶？八宝茶？普洱茶？”

“一碗八宝茶，一杯白开水。”蒋经国吩咐。

蒋介石在注意倾听邻桌人们的议论。而那个便衣也边饮茶边

侧耳细听。蒋介石也似乎注意到了便衣的存在。

穿粗布长衫的人看上去是个学究：“我看，谈判凶多吉少，谁愿吐出口中肥肉？”

一个商贩打扮的人：“那可苦了百姓了。”

竹布长衫：“真怕战祸再起呀。”

一个绅士模样的人插了一句：“打怕个球！我们有委员长，能征惯战，还怕共产党翻天？”

竹布长衫摇头叹息：“古人说，善战者服上刑。”

蒋介石脸上的肌肉动了一下。

便衣向这边挪了挪椅子。

一个拄拐的伤兵：“老子抗日丢了一条腿，哪个龟儿子再去打内战！”

蒋介石凑了过来：“各位仁兄，请问，何以看出谈判不成呢？关键在哪里？”

伤兵脱口而出：“在老蒋喽！”

竹布长衫：“蒋公一言九鼎，要打要和，他当然举足轻重。”

蒋介石又问：“你们看，老蒋是真心想和吗？”

竹布长衫：“察其言，须观其行。毛先生敢来，诚意已昭天下，谈了这么多天，一无进展，还不是蒋公没有诚意？”

便衣站了起来。

蒋经国插了一句：“蒋公若没有诚意，就不会连发三电邀请毛泽东来重庆了。”

蒋介石轻轻拍了蒋经国手背一下，又转向竹布长衫：“持先生这种看法的人，在百姓中居多吗？”

“这倒说不准。”竹布长衫道，“不过，一强一弱在谈和，若谈不成，板子自然应打在强者的屁股上，这是3岁顽童都懂得的道理。”

跑堂的过来干涉了：“先生们，千万别在小店闯祸呀！”他指

指“莫谈国事”的告示，说：“小的可吃罪不起呀。”

蒋介石：“谁叫你们贴上的？”

跑堂的打哑语，用手指指天棚。

“揭掉。”蒋介石站起来，用不容置疑的口吻说：“如今是民主时代，广开言路，你们却来弄这一套。”蒋经国应声扯掉了帖子，众人大哗，有惊呼的，有赞赏的，也有吓得溜之大吉的。

这时便衣弹冠振衣走过来，对蒋介石、蒋经国和竹布长衫几个人说：“跟我走一趟。”又指指伤兵和欲溜走的绅士：“你们也得去作证。”

便衣见人们不动，拔出枪来。

蒋介石笑了笑，看了看蒋经国。

蒋经国小声地：“又是雨农手下人。”

蒋介石用调侃的语调对吓得发抖的竹布长衫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你议论国事，何罪之有？你老先生有没有胆量把他的枪下来？”

竹布长衫：“先生还有心开玩笑？”

便衣的枪逼向蒋介石：“你这共党分子，走！”

蒋介石不慌不忙地摘下大墨镜，又摘下了礼帽，在场的人，特别是便衣，全傻了。

便衣哭一样吼了一声：“委员长！”他的枪掉在了地上，脸如土色，一个劲儿说，“我罪该万死，我冒犯了委员长……”

“是吗？假如你冒犯的不是我，你是不是要把他投到监狱去啊？”

众人欢呼、鼓掌，有人在喊：“蒋委员长万岁！”

“去吧，去找你的上司去服罪。”蒋经国说。

便衣屁滚尿流地抱头鼠窜。

蒋介石向人们摆摆手：“诸公放心，我蒋某是愿与人民共建和平的，此心上苍可鉴。”



说罢，与蒋经国走出茶楼。

身后是经久不息的欢呼声。

#### 117 桂园 日

张治中偕夫人走进毛泽东的办公室。

张夫人：“生活上有什么不方便的尽管说。”

毛泽东：“我们一来，把贵府也给占用了，实在不好意思。”

张治中：“你们一来，蓬荜增辉呀！”

张治中夫人：“和谈成功了，我这寒舍前说不定会立一块和平纪念碑呢。”

周恩来：“那嫂夫人可就是纪念碑的奠基人了。”

张夫人连连摇手：“不敢当，不敢当。”

毛泽东向张治中：“看这两天的气候，有点秋风落叶的肃杀气氛，是不是呀？”

张治中厚道地笑着：“毛先生这么大的面子来了，怎么也不能叫您两手空空地回去呀。”

周恩来与毛泽东交换了一下目光，问：“这怕只是文白兄的一片良苦用心吧？”

张治中：“不尽然，蒋先生今儿早晨特关照我来见阁下，蒋先生也忧心万一谈不出结果来，对4万万同胞没有个交待。”

毛泽东风趣地：“只要蒋先生有诚意，我们还可以做出让步来，文白先生这么大的面子跑来，怎么也不能让你两手空空地回去见委员长啊。”

几个人开怀大笑起来。

#### 118 红岩村毛泽东办公室 日

毛泽东正面对童欣交谈：“你的新作我看过了。”

童欣：“请毛先生斧正。”

毛泽东：“不得了，人家会以为是共产党写的呢，你可比共产党都共产党了。”

童欣：“以事实为镜，可以正天下。我不管什么党，我只尊重记者的良心，我看到什么写什么。”

毛泽东边看边说：“文章倒是好文章，比四川的朝天椒还辣。只是……你可能要上戴笠的黑名单了呀。”

童欣不以为然地：“俘虏当过了，牢还没有坐过呀。听说梅乐斯创办的中美合作所挺现代化的嘛。”

毛泽东语重心长地：“娃娃呀，要学会讲究斗争策略，要善于保护自己，才是真正的勇士。一上阵就中弹，你有天大的本事也没用啊。”

童欣：“我会掌握分寸的。天太晚了，我要走了。”

毛泽东送她到门外，嘱咐龙飞虎：“用我的车子送她，告诉市委的同志，注意一下她的安全。”

龙飞虎点头，走出去。

### 119 蒋介石官邸 夜

戴笠诚惶诚恐地站在蒋介石面前。

蒋介石：“你在白公馆下手了？”

戴笠：“处决了一批，都是中共未来提交名单首先能提到要释放的。”

蒋介石：“你们除了给我添麻烦，什么好事都干不成。陈诚那份机密文件怎么泄的密查清了吗？”

戴笠：“是从西安泄露的，与张治中有关。”

“噢？”蒋介石皱起了眉头。

戴笠察言观色地进言：“张治中和周恩来的私交不错，他又主动把桂园让给毛泽东。前天，张治中又携夫人单独去桂园……”

“那是我让他去的。”蒋介石阴沉地说。

戴笠：“张治中是个主和派，是不是……”

“主和派不一定是投降派。”蒋介石说，“我待文白不薄，他必不背我。”接着长叹一声：“现在进退维谷，我若不在和谈书上签字，中共就会找到借口，把内战的责任推到我身上。”

停了一下，蒋介石又说：“你怎么能选择这样的时机处决人犯？”

“我是担心中共一旦提出一大串要释放的名单，我们岂不是白抓了？”戴笠在申辩。

蒋介石：“叫他们提嘛！要叫他们注明身份，这样，你就省事嘛，原来搞不清身份的嫌疑犯，就清楚了嘛，放不放人，白公馆的钥匙在你手里嘛。”

戴笠脸上露出了心领神会的笑容。

120 中山四路德安里 103 号 日

又一轮会谈。

张群：“关于军队编制数目，就按毛先生、蒋先生所达成之口头协议办，10 个师。”

周恩来：“10 个师是蒋先生单方面提出的，我方并未答应。”

张治中：“你们坚持要在华北四省搞特殊化，这不好办。”

周恩来：“拿日本帝国主义比我中共，这很不适当。”

张治中：“解放区可按行政专员区的办法解决，省政府由中央任命。”

张群：“我们商谈已一月有余，有的问题已经解决，有的很接近，惟解放区问题尚无结果。根据大家一致意见，是不是这几条也可以定下来：中央不向若干地区进兵，以避免彼此冲突；县以下行政人员民选，省级维持现状。

张治中：“未来要召开的政治会议，毛泽东先生是否参加？”

周恩来：“我方参加政治会议人选，要在延安开会讨论决定。我看，双方是否应把一个月的谈话记录整理出来，选择能发表的发表，以解人民之渴望。”

张群：“我们同意。我们总不能白谈的。”

## 121 塘沽口岸 日

海军陆战队第三军团司令罗基少将和参谋长瓦尔屯准将站在舰桥上，指挥军队涌下军舰。

## 122 红岩村毛泽东办公室 日

毛泽东正在拣阅一封封群众来信。

王炳南在一旁道：“这么多的群众来信，你看得完吗？我们替你处理吧。”

毛泽东：“不，这不能看做是私人信件。这是大后方人民的心声，不能没有个着落。”

王炳南：“看，这是中央大学学生给你的，里面夹着钱，是他们凑起来让你买鱼肝油丸补身子的。”

毛泽东十分感动：“学生娃说得多好啊，你听：我们听说毛泽东真的来到了重庆，我们真正看到了中国和平民主的朝霞……”他放下信，沉思了很久，忽然问：“当年湖南新民学会的老会员，在重庆一共找到了几位？”

王炳南：“我又找到了一位，姓肖，当过教员，现在穷困潦倒，连饭都吃不上。”

毛泽东：“是肖钉子，对不对？他这人不管什么事，都有钉子精神，一钉到底，想不到他在重庆，我去找他，你打听到他家了吗？”

王炳南点点头。

123 嘉陵江畔一片低矮的民房前 日

毛泽东走下汽车，跟在王炳南后面，来到一幢残屋破瓦的屋前。

门开。一个瘦小的老头没有认出毛泽东：“你找哪个？”

“找你这个钉子啊！”

“毛泽东！”肖钉子一时眼睛放光，一把把他拉进去，“哎呀呀，花径不逢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什么风把你这共匪吹到我家来了？”

124 肖家 日

毛泽东：“如今我这匪可要成气候了，你不知道委员长连发三电请我来共商国事的吗？”

“聋子也听得见。”肖钉子说。

“那你怎么不去看我？”毛泽东问。

肖钉子：“你如今不是住桂园，便是林园，前呼后拥，我去凑什么热闹，万一你贵人多忘事，我不是自讨没趣？”

毛泽东：“你好酸啊！怎么，你在家赋闲？”

肖钉子：“我这人，随波浮沉做不来，溜须拍马又不会，只好如此。”

毛泽东：“现在抗战胜利了，你得出山了，国家正是用人之秋啊。你当年站在长沙桔子洲头义气风发的劲头哪去了？”

“你让我去延安？”

“那倒不一定。”毛泽东说，“在重庆也有的是事干，张澜、宋庆龄、柳亚子这些人，都是民主斗士，谦谦君子，我把你介绍给他们。”

肖钉子：“让我想想。”

毛泽东掏出一沓钱，放在桌上：“先吃饱肚子，买件长衫，别这样斯文扫地呀。”

两个人笑了起来。

125 蒋介石官邸 日

一张报纸啪地拍在案上。大标题：阎锡山的进攻与《剿匪手册》的重印。署名：后太史公。蒋介石铁青着脸。

蒋经国：“一篇文章事小，可《剿匪手册》的事却弄得我们非常被动。”

蒋介石：“这个人是不是民盟的？”

蒋经国：“是个二十多岁的女青年，西南联大毕业的。”

蒋介石：“她是哪家报馆的？有没有背景？”

蒋经国：“戴笠和陈果夫都查了，背景倒没有什么，是去年录用到《中央日报》的。”

蒋介石：“胡建中、陶希圣用人有方啊。”

蒋经国：“是不是把这件事交给戴笠去办？”

蒋介石笑笑：“不急，等毛泽东他们走了，怎么收拾这个胆大妄为的小女子，那不是从容得很吗？哼，无冕之王，搞到我这个有冕之王头上了。叫她看看，是有冕厉害，还是无冕厉害呀。”

蒋经国：“父亲，您与毛泽东单独会晤有七八次了吧？谈判也谈得够久了，看来不达成个协议也说不过去。”

蒋介石：“从根本上说，我们想吃掉共产党，共产党也想吞掉国民党，傻子也看得出来。但是，双方又为什么坐到谈判桌上来了呢？这是形势使然。人心，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却又是最能制人的。多么伟大的政治家，都要屈从于人心。抗战胜利了，人心思安，人心厌战，谁先打，谁使人恨，你以为毛泽东真的愿意在我面前称臣吗？他喊我蒋主席万岁的时候，我就看他极不自在。”他笑了起来。

蒋经国：“这就是我们做好大战前准备的原因吗？”

蒋介石：“你是熟知苏联的。斯大林看到希特勒的危险，抢

先与他订立了互不侵犯条约，结果呢？德国人还不是用上万架飞机、上万辆坦克炸烂了那个条约？任何条约都是人订的，也是为人的意旨服务的。”

蒋经国点头。

蒋介石：“胜利了，有些乌七八糟的东西该整治了，我想来想去，只有你合适，他们对你可能有所怵惮，有些人政声极坏，贪赃枉法，腐败透顶，大发国难财。我打算过一段先派你去东北，然后去上海，你对上海熟。”

蒋经国一笑：“我在上海接触了《新青年》、《响导》，参加了五卅反帝大游行。”

蒋介石一笑：“是不是因此共产党对你有些好感？”

“不！”蒋经国说，“用他们的观点来看，我已经背叛了。”

蒋介石笑了。

## 126 马路上 日

童欣还像往常那样，脚步很有弹力。

她身后不远，跟着个成年卖报的，童欣走快，他也快。童欣发觉了，走进一家商铺。

等她从店铺出来，卖报的正守候门口。

童欣不理他，只顾快步往前走。

当来到闹市时，她一闪身消失在人海中。

## 127 林森路军委会大礼堂 夜

大礼堂显得肃穆而热烈。会场横额大书：欢送毛泽东先生离渝。

到会的五百多人中，有彼得罗夫、魏德迈等外国使节，国内知名人士宋庆龄、沈钧儒、郭沫若等均在场。他们每人手里举着一杯酒，在听毛泽东讲话。

毛泽东：“……中国只能走和平这条路，只能走民主这条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尽了我们致力于和平的努力。天无私复，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只要我们是真诚的，中国的事情就好办。”

热烈的掌声。镜头摇过张治中等人。

毛泽东讲话继续：“中国人民面前还有许多困难，可是我们有理由骄傲，我们找到了和平、民主、团结的治国方针，贤者不悲其身死，而忧其国之衰，古人尚有这样的远见，何况我们！”

又是一阵暴风雨般的掌声。

毛泽东：“我和恩来、若飞这次来重庆，会见了许多老朋友，也结交了很多新朋友，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我们的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的国家的和平昌盛需要我们的团结，友谊是一种和谐的平等。先生们，让我借主人张文白先生的一杯酒，祝愿我们美好的明天再一次相会！”

长时间的掌声。连蒋经国都用力拍掌。他小声对宋子文道：“如果不是政见的分歧，毛泽东实在是个好领袖。我始终这样看。”

宋子文一笑：“你最好和你老头子说去。”

蒋经国笑了。

毛泽东擎着酒杯与魏德迈不期而遇：“魏德迈将军，别走啊，你有什么事羞于见朋友吗？”

魏德迈举起酒杯：“为重庆谈判成功，干杯！”

毛泽东却缩回了杯子：“不，你不是真心话。”

魏德迈：“为什么？”

毛泽东：“你们的海军陆战队第三军团强行占领塘沽、天津，罗基将军的司令部已经设在了承德到天津图书馆内，我希望你能做出解释。”

魏德迈：“这完全是为了向日军受降。”

毛泽东：“可你们登陆的地方，并没有日本人。”



魏德迈狡辩地：“我们在军团司令部门前还是举行了受降典礼的。”

“做做样子的典礼，你们可以每天操演一回。”毛泽东犀利地说，“随后，你们帮助蒋委员长把兵运到东北去，你们是这样帮助创建中国和平局面的吗？”

魏德迈十分尴尬。

旁白：在希望与失望的决斗中，勇气和执著的追求，坦诚的心怀是最重的砝码。也许蒋介石也无法把握他自己，眼睁睁看着自己被拉紧在和平的谈判桌上，而已无法说“不”。

#### 128 桂园客厅 日

周恩来、王若飞正在《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上签字。张治中、邵力子、王世杰在另一份文本上签字。双方交换签字文本。

张治中露出笑容：“我们毕竟完成了一项艰巨而光荣的使命，今天才松了一口气。”

周恩来：“写在纸上的条款只有用诚意来履行，才有意义，才不辜负40个昼夜的心血。”

#### 129 林园客厅 日

“会谈纪要已经签字，关于召开国民大会的事，恩来、若飞留下来继续谈，我打算明天回去了。”毛泽东说。

蒋介石：“从朋友的角度，我真想多挽留你住几天，可是‘国不可一日无主，你的延安等你回去呢。’”

毛泽东：“天上只有一个太阳嘛，我毛泽东上山为匪可以，当国君不行。”

“言重了，”蒋介石笑道，“过去兄弟相争，双方都难免恶语相伤，还望润之兄海涵。过不了多久，国都恢复得差不多时，我

要回南京去了，南京的风水好，六朝古都嘛。润之，你相信风水吗？

毛泽东：“风水好，太平天国不是也沦陷于南京吗？”

蒋介石：“你是想说，日本人打来，我丢了南京吧？”蒋介石转而沉重地说，“说实话，国共非彻底合作不可，否则不仅于国家不利，也于共产党不利。我心里并不轻松，这一次没有谈好。”

毛泽东：“大的原则还是确定了嘛，国共双方只要不动武，就是成绩。”

蒋介石：“润之兄一定要坚持纸面上的协议，一字不能改的吗？”

毛泽东笑道：“古人说，易一字值千金，也只是贵些，没有一字不能改的道理。”

蒋介石：“我希望与你朝夕请教，一同把这个国家治理好。你到南京来吧，职位嘛，将来国大召开，设总统，你来当，我管点党务就是了。当总统太累，又容易遭人骂。”

毛泽东哈哈大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蒋先生干不了的推给我，我可不干。”

蒋介石也笑了，有些苦涩。

毛泽东说：“历史，给你我双方留了一页空白。一次极为可喜的和平机会，我不希望后人批评我们当中的任何一位，说坐失了良机。”蒋介石点了点头。

### 130 桂园 日

李介新和警卫班的宪兵们都被请来喝茶。

周恩来替毛泽东亲手把十几堆毛线送给每个宪兵，毛泽东说：“谢谢大家，将来有机会到延安去做客，我给你们煮南瓜吃。”

客人走了以后，毛泽东看了一眼房间说：“应该请文白夫妇

吃饭，打扰了人家 40 多天。”

周恩来：“我安排了。主席还是想想您有什么事要办吧。”

毛泽东：“我来时抱来了延安人民一片情，走时背了重庆人民一片意，舍此岂有他哉？”

周恩来：“你不能食言啊！你答应给李讷买好多好多的糖呢？”

毛泽东顿时拍了拍额头：“坏了，险些忘了，这是我们家的上帝，得罪不起的。”

周恩来早提了一包糖放到茶几上。

毛泽东笑道：“多谢，我那大娃娃盼糖可能和我们盼和平一样心切呀。”周围的人都乐了。

### 131 九龙坡机场 日

毛泽东等人的坐车排成一溜驶来。毛泽东、周恩来、陈诚、张治中等走下汽车，同人们握手。

记者在抢着拍照片，前呼后拥。

毛泽东的目光在记者群中搜索，没有了那熟悉的、楚楚动人的童欣的影子。毛泽东的眼神里似乎有些担忧、失望……

飞机马达声、欢呼声、军乐声混成高昂的旋律。

毛泽东已经登上了舷梯。他又一次向人群、向全中国举起了帽子，举得很慢，待举到了空中，断然一挥，停住。定格。

响起浑厚的旁白：这是巨人的挥手，他像举起时代闸门的勇士，让和平与民主的大潮从闸门奔涌而过，仰不愧于天，俯不愧于民。历史的确在 1945 年敞开了一次和平之门，然而终究为战争的阴云所堵塞。时间是最伟大的作者，它能写下历史的结局，使历史永远留下光辉和遗憾。

隆隆的飞机升上云端，绚丽的霞光在天空弥漫开来……

（原载 1993 年 3 期、4 期《电影文学》）



## 远离人群的地方

### 片 头

像脚鼓、剡锣为和声的打击乐曲中，画面出现一沓原稿纸。稿纸写满密密麻麻的小楷，随着一页页翻动的纸页，迭印出茂密的热带雨林，又迭印出一个姑娘沉思的眸子，清彻明亮。

镜头拉出，一个漂亮而没有装饰的姑娘支颐案前，握笔沉思。她，就是叙述本片故事的覃泓——科学院情报研究所的工作人员。

继而出现下列画面（不尽是字幕衬底）。

荫天蔽日的原始林中，本片男主角黎大品拄着竹竿在艰难行进。

黎大品挥舞砍刀砍倒没膝的荆棘前进。

黎大品攀援粗大的龟背藤爬上危崖。

黎大品采集着高山植物标本。

黎大品弓身伏地，在接饮泉水。

黎大品砍下一节芭蕉心大嚼解饿。

大雨如注，黎大品躲在树下避雨。

黎大品背着一棵幼树下山来，嘴唇干裂，却把行军壶里最后

一点水浇到树根泥土上。

黎大品走在翠绿的竹林中，婆娑的刳棕、蒲葵下，池中的王莲，山冈结满果穗的野槟榔，粗大的剑麻，开不败的叶子花，统统在他眼前旋闪而过……

菠萝蜜树下，黎大品同覃泓交谈。

植物园中，黎大品在给化石树浇水、观察，覃泓陪在一旁……

音乐转而深沉。

一块印有化石树叶形状的化石标本迭印稿纸上。

化石标本变成了活的化石树，栩栩如生。

面对案上稿纸，覃泓奋笔疾书，稍许，又抬起眼睛，响起心声：“我不是作家，做梦也不曾想到过写作。可是，两次深入云岭阻隔的大西南所感受到的，有如骨鲠在喉，非吐不行。从前，我总觉得，那号称‘绿色王国’的地方离我们很远很远，可现在我才体会到，它离我们很近、很近……”

长镜头摇过浓绿的原始森林，在绿海中升现片名：远离人群的地方。

## 1 北京某巷口

旭日在洒水车扇形雨帘后映出彩虹。

覃泓从雨帘和彩虹后头跑出来。她一身时装，雅而不俗，脚步带着青春的活力，她径直奔到巷口卖报刊的橱窗，买了一本刚刚出来的《科学学报》，就站在人行道上，在人群熙攘、挤撞的环境里看起来。

两眸射出异彩，她合上学报，贴到胸前，幸福地闭上眼睛，随后，又打开。

头题特写。黎大品的8寸照片，大标题是：为绿色王国王冠镶嵌宝石的人——记寻找化石树的黎大品。小标题：化石树的发

现，即将开辟研究古生物、古地质、古植物分类学的新纪元，真正的活化石。

文章署名是：本刊特约记者覃泓。

覃泓回身又买了几份学报，这才跑着挤上一辆公共汽车。

## 2 某宾馆门前

覃泓快步奔上台阶，门前立着一块告示版，上写：植物学会理事会会务组设在 203 房间。

覃泓看了一眼，进门。

## 3 会务组

一片忙乱景象。领会议证的、兑换餐券的、分发文件的……挤了一屋子人。

覃泓伸着脖子问：“小刘，西南森林研究所的人来了吗？”

正发放会议证的小刘冲她笑笑点头：“刚下飞机，喏，拿这个去找。”随手递给她一张名单。

覃泓反身出来。

## 4 电梯里

覃泓顺手摁了一下升钮，打开那张打印的与会者名单。

镜头对准一行字：西南森林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黎大品，824 房间。

## 5 824 房间门口

覃泓显然努力使自己平静一下，又将杂志故意掩到背后，这才伸手叩门。

里面响起一个女人的声音：“请进！”

覃泓怀疑自己走错了门，抬眼看看房间号，又看看名册上的

编号，都是 824 无疑，正踌躇间，门已打开，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出现在房门口。她打扮得朴素，戴一副细边老式眼镜，显得干练而有涵养，她就是赵士函。

覃泓怔住了，一时不知该说什么。

赵士函也怔了一下，旋即落落大方地：“是你，覃泓？快请进来。”

覃泓进退维谷，还是进去了。

## 6 824 房间里

赵士函热情地为覃泓倒水：“你是来看黎大品的吧？这回你的情报可有点失误。”一笑。

覃泓有点尴尬，既已挑明，只好指指打印的名册：“这上面……”

赵士函敏感地：“噢，他参加省里的学术会脱不开身。”见覃泓有点索然无味，点破道：“怎么，不大欢迎我？”

覃泓解释地：“赵大姐说哪儿去了……”

赵士函早已瞥见她手上拿着的几份学报，一笑，顺手从床头柜上拿起同样的一本，随手一翻，露出黎大品的照片。

覃泓：“噢，赵大姐看过了？尽管黎大品坚决反对报道，毕竟您是研究室主任，我当然要按您的吩咐，尽快见报。”

赵士函的眉尖微微蹙了一下，说：“不过……搞科学，向来是集体智慧。”

覃泓无话可说，局促地：“北京有点凉……”

赵士函也感到话不投机：“是不热……”

覃泓快快地起身告辞：“您坐飞机累了，休息吧。我改天再来看您。”



## 7 会务组

房门上贴着彩纸标签，写有“会务组”字样。

一个负责人模样的人，正在指示人们干这干那：“文件赶快送印刷厂，科学院那边，再催催……”

覃泓走进来，指着名单上黎大品的名字，问那干部：“处长，怎么换人了？”

处长：“下边说，他来不合适……”

“岂有此理！”覃泓有点愤愤不平。

处长：“你来得正好。看来，你有必要提前去大西南了。”

覃泓不无调皮地一笑：“我愿当这个特使。”

## 8 三叉戟飞机上

覃泓脸上蒙着一层淡淡的忧思，支颐凭窗向下望着，朵云不时掠过机翼，透过云朵，可以望见亚热带风光的山峦。

## 9 西南某城长途汽车站

覃泓登上一辆长途汽车。坐定，茫然地注视着旅客上车，有汉族，也有傣族、佤族。

开车铃响了，服务员站在车梯上喊：“快点！”

远处，跑来一个40多岁的男人，头戴野外作业圆帽，工作服，脸色黑红，手里提着一些罐头食品，另一只手扯着一个小男孩，小男孩挎着竹篮，竹篮里是各种吃的东西，这男人，便是黎大品。

黎大品先把儿子青青抱上车，随后上去，寻找座位，发现座位被一个傣族老太太占了，她显然有病，躺在那里。

服务员发现，走过来，对傣族老嫗：“起来，你又没买卧铺。”

黎大品见老太太呻吟着要起来，连忙扶住她：“别动。”自己

坐到过道上：“这蛮好。”

他一回过头来，覃泓看清了他：“黎大品！”

黎大品这才认出她来：“是你？又到我们那儿去吗？”

覃泓点点头，拍拍青青：“这是你的孩子？上次你怎么没说？”

黎大品一笑，嘱青青：“叫，覃阿姨！”

“覃阿姨！”青青甜甜地叫了一声。

车启动。覃泓把青青从座位上抱起来，坐到自己怀中，拍拍座位示意黎大品，黎大品坐下。

覃泓问孩子：“你来干什么呀？”

“爸爸开会。”青青说，“我看病。”

黎大品解释：“他从小好肚子疼，这回带他检查一下，蛔虫，没事。”

青青从篮子里掏出两块糖，一块递给覃泓：“阿姨您吃。”

覃泓接过来：“哟，干吗买这么多糖啊？”

“请客呀。”青青说，“还有酒呢。”

黎大品：“省科委发了一笔奖金，大伙吵着要我请客。”

覃泓：“多少钱啊？”

黎大品：“好像1 000，我没领。”

覃泓：“又不是不义之财，干吗不要？”

黎大品：“找到化石树，哪是我一个人的功劳。”

覃泓敬佩地望了他一眼，说：“你怎么不去开会？”

黎大品：“她去合适，这种事我怵头，本来省里这个会也是她的事，串不开，才逼着我来。”

覃泓按捺不住地从包里拿出那份学报，翻开，露出照片，给青青看：“认识吗？”

青青一眼认出，喊道：“爸爸。”

喊声吸引了旅客，好些人伸过头来看照片，对黎大品本人喷

啧啧叹。黎大品不悦地把学报卷起，塞到包里。

黎大品：“你走时，我再三说过，一来化石树没到开花期，不能下最后结论；二来，干点儿事就吹，没意思。”

覃泓一笑：“对不起，你们的室主任赵士函可是一再授意我马上写长篇报道的，况且，我没有加水分。”

黎大品：“你也应当尊重杨教授的意见啊！”

覃泓不甚恭维地一笑：“杨教授不也肯定了化石树吗？”

黎大品不语。

覃泓：“哎，你们所里为你开庆功会了吧？”

黎大品显然有意扭转话题：“你爸爸知道你来吗？”

覃泓诡谲地一笑，摇头：“突然袭击。”

黎大品：“那……你这次是来……”

覃泓：“拿你的论文，看化石树的成活情况。”

黎大品：“论文写了几稿，还要改。”

覃泓不语，遥望车窗外的热带林木闪过。

黎大品：“你该发个电报，好派车接你。”

覃泓：“我借光就成，你这功臣回来，我爸爸还不亲自躬迎？”

黎大品大概也不怀疑，憨憨地笑了。

## 10 荒凉的寨边小站

积满灰尘的汽车停下，覃泓、黎大品和青青跳下车后，汽车卷起烟尘驶远。

出人意料，小站上寂无人声，供候车人避雨遮阳的小竹棚里，一个傣族老头儿抱着鞭子倒地大睡。几条水牛在站牌的水泥桩上蹭痒痒。

覃泓望了黎大品一眼，黎大品一直挂笑的脸冷下来，牵着青青的手，呆立在热风中。

青青仰起脸来：“爸爸，您不是说，叔叔们都会来接咱们吗？”

黎大品从恍惚中清醒过来：“啊，他们忙……”弯腰背起青青，“走，咱们走回去。”

覃泓顺手在路旁摘了一片鱼尾葵阔叶，盖到青青头上：“10里路呢。”

青青从爸爸背上溜下来：“我能走动，忘了吗？那年和妈妈进城，就是我自己走的嘛。”

大概因为提到了妻子，有所感伤。黎大品的脸抽搐了一下，脚步加快。覃泓关切地看了他一眼，拉着青青跟上。

## 11 荒山角

他们走得大汗淋漓，坐到大榕树下休息。远处是蜿蜒碧绿的少女河，苍郁的林木掩映着一座古老的吊索桥，几支红椿木的独木舟在河中漂泊，划龙舟的人敲着荆锣，呐喊着……

覃泓拿葵叶扇凉，极目望去，只见山坡上残留着伐过的树根，满山遍野长满紫色茎杆的荒草。她顺手拔了一棵草，下意识地衔到口中，黎大品见了，说：“快扔下，这草有毒。”

覃泓半信半疑地从口中拿下来，把玩着。

青青：“牛吃了，都吐白沫要死呢！”

覃泓：“这叫什么草？”

“紫茎草。”不知为什么，黎大品长叹一声，说：“一种恶性草，真是怪事，越是有用的植物，越不宜成活。这种有害的草，疯长起来，药都杀不死它。”

覃泓望着荒草坡：“这里滥伐得好厉害！”

黎大品：“只要树木伐倒，紫茎草就长起来，凡有紫茎草的地方，什么都不再生长了。”

覃泓：“这样下去，大地不要一片荒芜了吗？”

黎大品：“破坏生态平衡的结果。”

覃泓：“这是大自然的惩罚……原来我曾认为，这里远离人群，是没有一点污染的。”

黎大品一笑：“这里并不是在生物圈以外。”

覃泓目视黎大品，咀嚼着他的话。

远处传来清越的木铃声。随后，一个女孩子的歌声，在山间回荡：

青山高哎，绿水长，

啊……

这里是远离人群的地方。

这歌声吸引了黎大品，也显然勾起了他的心事，他站起来，遥望林木掩映的土路。

土路尽头，一辆相当原始的大木轮车缓缓驶来。

赶车的依江，是个十六七岁的傣族姑娘，身着无领月白短衫，直抵脚面的天青色筒裙，腰束银质镂花腰带，鬓角簪一朵野花，赤脚挥鞭，天真而质朴，牛车后跟着她的阿爸，银须皓然，打扮像采药人。

青青雀跃般跑过去。

老阿爸吆喝住牛车，抱起青青，亲了亲，放到车上，对黎大品：“天热，牛懒。”发现了覃泓：“这是……”

黎大品：“北京来的客人，噢，覃所长的女儿。”

覃泓向老人点头笑笑。老人弓弓腰：“覃所长，啊，好人啊……”

依江对覃泓：“上车吧。”

青青喊着：“你们都上来。”

依江和覃泓上车。依江剖开两个椰子，递给青青和覃泓。

覃泓：“你们是特意来接他们的？”

依江：“嗯，是覃所长告诉我们来的。”

覃泓：“他怎么不来？”

依江：“他忙……”

覃泓陷入沉思。

## 12 考察队驻地附近

一湾碧绿的少女河从茂密的竹丛中逶迤流出，发出鸣金振玉般的响声。丛林间传出悦耳的鸟鸣。

河湾抱着一块绿草坪，绿树环合，浓阴中隐约闪现出几幢白色活动板房，寂无人声。

牛车沿河走去，覃泓和青青招手告别，然后沿着一条羊肠曲径迈着轻快的步子走来。

## 13 所长办公房前

这幢活动房舍建在雨林边缘，前临秀水，后枕苍峰，僻静而幽雅，房后是高大的贝叶棕、香榧树和三尖杉，房前种植着木瓜、香蕉，短篱笆上爬满爆竹花。门前则棕树上吊着一面长幅白旗，上写一行黑字：省森林研究所第一考察队。

由于天热，门窗俱开，遮阳的一棵芒果树居然将枝子伸进窗户。

覃泓有几分调皮地蹑手蹑脚来到窗下，躲到树后，正要向里张望，猛听里面传出一个发怒的声音：“不像话！还搞绝对平均主义？”

覃泓向里屋张望。

## 14 所长室

在这里蹲点的副所长覃怀元正和一个中年干部谈话，桌上摆

着一张写满人名的纸单，旁边放着厚厚一沓人民币。

中年干部：“都给了业务干部，怕坐机关的同志有意见，再说，上次分科研奖金，不是因为拉下了食堂的同志，大伙儿两顿没吃上饭吗？”

覃怀元拍打着那沓钱：“这是科研奖金，不是粮煤补贴！”

中年人尴尬地笑了：“这是李所长的意思，他叫我转告你，如果不同意，你们再商量吧。”

覃怀元：“推给我了？这是你们业务科的事。”

那人为难地：“这事……若不，开党委会定吧。”

“胡扯。”覃怀元说，“党委会研究分钱的事？化石树是黎大品找到的，理应都给他，他自己提出不能全要，这才决定给有关人员分点，谁叫你洒芝麻盐？”

那人无语。

覃怀元在屋子里踱了一阵儿，停步，问：“全所按人头分，一人分多少？”

那人说：“4元8角2分。”

覃怀元又火了：“每人拿家去能打好几壶醋呢！”

窗外的覃泓忍不住，扑哧一下乐出声来。

覃怀元探出头来：“小泓？你怎么突然……”

覃泓：“您这儿又不是禁区，怎么不许来！”

覃怀元回身收起钱，对中年人说：“待我再想想。”那人应声走去，覃泓笑嘻嘻地进门。

覃怀元见女儿汗涔涔地，递过一把葵扇。疼爱地：“小闯祸精，又来给我惹麻烦吧？”说罢，拉开卷柜玻璃柜门去拿香蕉，不小心碰倒了一支小型暖水壶。鸭嘴式，方格图案，很特别。

覃泓抓起暖壶看看：“嘿，这壶倒挺精致。”

覃怀元：“这是一位烈士的遗物。搜集来要送陈列室的。”

覃泓放下，吃香蕉：“爸爸，你们研究所该给我记功了吧？”

说着掏出学报：“还没看见吧？”

覃怀元点起竹筒水烟袋，吸了几口，说：“早看到了。”

“开庆功会了吗？”覃泓顺手拿起化石树的化石标本欣赏着，问。

覃怀元支吾地：“你有公事，尽量快办。”

“这么说，没开庆功会？”覃泓有点诧异，“要知道，发现第四纪的化石树，等于打开了研究古生物、古地质学的大门，这是一件大事啊！”

“这我知道，”覃怀元说：“你办你的事，你不要各处乱串，多管闲事……”

望着父亲严肃的脸，她问：“怎么了？”

覃怀元问：“不怎么。你这次来，到底干什么？”

覃泓：“拿论文呀。”

“我尽快让黎大品写好。”覃怀元说，“别的事你别管。”

覃泓故意地：“那办不到。在家里您是爸爸，在工作上，我是搞科学情报的，我有权过问。”

覃怀元被女儿逗乐了：“你呀……”

覃泓一本正经地：“科学院点名要黎大品到北京开会，你们私自换人，是怎么回事？”

覃怀元：“又来了！这可不是科学情报！”

覃泓诡秘地一笑，从包里取出一张介绍信，郑重地交给覃怀元说：“那么，按手续办好了。”

覃怀元蹙眉看了看介绍信，沉吟半晌，没有说话，只是叹了口气。

覃泓：“不欢迎？”

覃怀元：“你真多事。这和你研究的生物圈不是同一范畴。”

覃泓毫不退步：“人，同样是广义的生物圈的一部分。”

覃怀元无可奈何地：“等你碰了钉子，就该垂头丧气了。”

覃泓：“钉子？我把它碰弯了！”



覃怀元：“小傻瓜！有些钉子是看不见的。”

覃泓略为沉思，反问：“您不是说，这里远离人群，没有污染吗？”

覃怀元扭转话题：“你没有看见黎大品吗？他也是今天回来呀！”

覃泓：“他带个孩子，您也不去接接？”

覃怀元轻轻地叹口气，立即发觉在女儿面前不能流露这种情绪，急忙掩饰地说：“十几里路，跑惯了不算啥。”

覃泓：“那您为什么又让依江父女去接呢？”

覃怀元笑着遮掩：“我不是开记者招待会，哈哈……你是不是先冲冲凉？”说着提起塑料水桶。

覃泓夺过水桶：“不忙。爸爸，您别跟我兜圈子，这里头好像有点……那个……您在努力维持‘生态平衡’。”

覃怀元：“我们这里蛮好嘛！”

“是吗？”覃泓揶揄地一笑，“1 000 块钱奖金您都没法分。黎大品分文没得，大伙还要熊人家请客！”

“这有什么？”覃怀元说，“热闹热闹嘛。喂，你怎么知道？”

覃泓：“黎大品向我发出邀请啦！对了，他让我也请您，晚7点准时到。”

覃怀元支吾地：“哦，我……今天有事。你嘛……最好也不去……”

覃泓不解地审视着父亲的脸，半晌不得要领，她提起水桶，说：“去不去，是我的自由。”

覃怀元望着女儿的背影，无可奈何地摇摇头。

## 15 考察队驻地附近

覃泓走着，离老远看见李尚年背着喷雾器走来。覃泓热情地迎上前去：“李尚年——”

李尚年稍一愣神儿，眉头微皱，十分冷淡地“唔”了一声。从斜刺里走去。

覃泓：“哎，你到黎大品那去赴宴吗？咱们一起走。”

李尚年回过头来：“我怕咯了牙！”

覃泓呆在那里，脸冷下来。

这时，又碰上几个拿碗筷的人走过去，上食堂就餐。他们明明看见了覃泓，回头看看她，在窃窃私语，都装作没看见，又仿佛根本不认识她。想上前去打招呼的覃泓简直傻了。

炊事员老李和中年助理研究员老刘抬着一筐竹笋走过来。

他们搁下竹筐，老李打了个招呼：“小覃，你又来了？明个给你煮过桥米线吃！”老刘向她点点头。

覃泓：“不是……黎大品请客吗？食堂还开晚饭？”

老李叹口气：“这帮人呀！前几天吵着让人家请客，今儿个不知发什么神经，都不去了！”

覃泓掉脸去看老刘。

老刘弯腰抬筐，莫名其妙地说了一句：“竹笋出土不容易呀！”

覃泓若有所思的脸。

覃泓耳畔响起父亲的声音：“你呀，等碰了钉子，就该垂头丧气了。”

覃泓有点愤愤然。

## 16 黎大品家木屋前

木屋建在离考察队驻地半里远的山坡上。循天然石阶下来可到小溪边。这是黄昏时分，破旧的木屋沐浴在晚霞中。

覃泓轻轻地迈着步子，拾级而上。

木屋有点东倒西歪的样子，破旧不堪，显然是从前狩猎人遗留下来的。门前种植着一些热带果木，还有一片竹林。

覃泓没有贸然闯入，躲在竹林后张望。

木屋前用杉木板现搭了一个临时餐桌，上面摆满了各种糖果、菜肴，依江正在摆杯箸，老阿爸在包糯米粑粑。

青青吵着：“我要吃粑粑！”

依江：“小淘气！客人没到就先吃？”

老阿爸给了青青一块，爱抚地一笑。

黎大品神色很好，走到依江跟前，撤下一个小酒杯，换上一个大碗，说：“这个给老刘，他是海量，小杯子不够他沾嘴唇的。”

依江又去拿另一袋糖果，黎大品接过来藏起：“这个给赵士函留着，她最爱吃夹心巧克力。”

青青搬过来一个大木墩，依江问：“这干吗？”

青青：“给胖叔叔坐呀，他坐小椅子嘎吱直响。”

黎大品拍了儿子一把，笑了。

一切就绪，他们坐在门前等待，向山下张望。

## 17 食堂

所里的人正在买饭、吃饭。

## 18 黎大品木屋前

黎大品正在张望、看表。夕阳正在西坠，远山逐渐暗下去。

老阿爸捧着竹筒烟袋，焦虑地：“请客，最怕的是客人不来呀……”

这话显然说到了黎大品的心坎儿上，脸上掠过一层阴云。

依江闲得无聊，又在重新把杯箸摆成花样：“会不会……不来了？”

青青：“他们掐我脸，叫爸爸请客呢！刘伯伯还说他能喝一坛子酒。”

黎大品自我安慰地：“不会……可能在开会……”

竹林后的覃泓面呈复杂表情。

石板路上响起脚步声。

几个人同时惊喜地站起来，青青先喊着跑过去：“来了！”

黎大品赶紧对依江说：“倒酒！”自己飞下山去。

一杯杯红酒、白酒注满了杯子，泛着泡沫。

老阿爸点起驱蚊香，四处插着，香烟袅袅。

## 19 石板路上

快步迎下来的黎大品猛然停住。只有覃怀元一个人走来。

黎大品惴惴不安地：“他们呢？”

覃怀元努力想笑，却笑得极不自然：“你们快吃吧……别等了。”

黎大品木然：“怎么？”

覃怀元言不由衷地：“是我……不叫他们来的，这风气……不好。”

黎大品垂下头去，半晌，才说：“我……懂了。”

覃怀元笑笑：“这样好……”

青青跑来，见覃怀元扭头要走，抱住他的腿：“别走啊！我和您碰杯！”

覃怀元捧起他的脸蛋，亲了一口：“哪天再来，保准和你碰杯。”

青青还要纠缠，黎大品把孩子拉过来。

目送着覃怀元，青青仰起头来问爸爸：“请他们吃，他们还不来？”

泪水模糊了黎大品的眼睛。他扭头对依江：“没人来了，你们先吃吧……”

## 20 餐桌前

老阿爸、依江都心事重重地吃着饭，不时地用眼睛瞟着黎大品。

黎大品也不吃饭，只顾喝酒，他一杯一杯地喝下去，直到把摆满的酒杯全喝干，正要伸手去拿那一大碗酒，老阿爸劈手夺过酒碗。

黎大品苦笑一下：“醉不了，我心里明白着呢。”

青青端起一小杯酒：“爸爸，我和您碰……”

老阿爸向依江递了个眼色：“带青青去睡吧。”

依江懂事地背着青青，同老阿爸走了。

这时，覃泓从竹林里走出来，坐到桌前，望着发呆的黎大品。

黎大品礼貌而冷漠地点点头，又要去倒酒。

覃泓夺过酒瓶，给自己倒了一杯：“我是来赴宴的。”

黎大品面部肌肉跳了跳，站起来：“对不起，我还要到植物园去……”提起一盏风灯，走了。

山风吹来，竹林哗哗作响，远处山坳传来懒猴一声声啼唤。

## 21 木屋里

一盏桐油灯发出幽暗的光，四壁黑洞洞的。一张竹床，一卷寒酸的铺盖。木橛庵到泥土中，上面搪了块红椿木板，算是办公桌。桌面堆满了植物标本，角落和床上全都被书籍堆满了。

覃泓在屋子里站了一会儿，坐到竹床上。她发现床上丢着一件没有补完的小孩衣服，显然是青青的，她把衣服拿到手中，发现针线还没有扯断，针脚大得出奇，补丁也拧了个儿，不用问，是出自男人的手。覃泓苦笑了一下，将补丁拆下来，重新一针一针缝起来。

刚缝了几针，冷丁发现有一帧照片悬在乌黑的壁上。她轻轻取下，凑近灯前，原来是黎大品同妻子时青在山林里的合影，时

青背着的水壶正是鸭嘴式，带方格图案的！覃泓感到很意外，沉思了好久。

覃泓下意识地擦拭了镜框，复又挂回原处。

屋子里静得可怕，只有猴啼声不时传来，外面月华如水，把临窗的竹影投进屋子，摇曳不定……

## 22 所长办公室

覃怀元在灯下抽闷烟。

覃泓气呼呼地走进来。覃怀元斜了她一眼：“又乱串！饭也不回来吃。”

覃泓倒水、洗脸：“气都气饱了。”

覃怀元笑了：“吃闭门羹了吧？”

覃泓：“逼人家请客，又晒人家台，真费解。”

覃怀元：“是我制止的。”

覃泓：“您是不得已吧？您并不愿意扮演这个角色，是不是？”

覃怀元寻找遁词：“干吗要大吃大喝？”

覃泓：“假如大家热热闹闹地全去，您也会反对吗？我看，你们这里风气的不正，恰恰不在于大吃大喝……”

覃怀元：“我说过了，你不要管事太多。”

覃泓甩掉毛巾，抓起扇子：“我原以为这里远离人群，空气会新鲜。”

覃怀元：“从来没有世外桃源，这里也没有人间的‘小气候’。”

覃泓：“我不明白，黎大品有了贡献，怎么反倒……”

“都是你捅的娄子！”覃怀元拍打着桌上的那份学报，说：“你这篇报道带给研究所的消极影响，我3年都肃不清。”

覃泓跳了起来：“什么？原来根在这里！我这篇报道失

实吗？”

“那倒不，”覃怀元说，“不过……”

“您软弱！”女儿开始扣帽子：“您向消极势力投降，我看您该退休了。”

覃怀元哈哈大笑：“这你倒说对了，我都打报告了，可走得没有接班人啊。”

“离了你，地球不转了？”女儿说，“我看，黎大品就称职，为人正直，有学问，有能力……”

“你的手越伸越长了，”覃怀元说，“这里的党组织会比你眼力差？”

女儿笑了，到柜子前对着玻璃镜子梳头。刚梳拢几下，又看见那个绿方格鸭嘴式暖水瓶，伸手拿过来，问道：“这是……黎大品爱人的？”

覃怀元点点头。

覃泓审视着父亲的表情：“她是因公牺牲的？”

覃怀元：“她活着时默默无闻，死去，也不是轰轰烈烈。”

覃泓：“是病死的？”

覃怀元点点头，又马上说：“不，并不准确。”

覃泓：“怎么黎大品从来不提起她？”

覃怀元：“有的人，只是把一切放到心里……大品带个孩子不容易，我曾考虑过把他调到城里，他不干。”

覃泓：“听说时青是黎大品的好助手？”

覃怀元：“她看上去普普通通……”

## 23 回忆之一：村寨邮政所

这是只有一间门面的村寨邮政所。

3岁的青青在地上玩耍，时青伏在柜台上填写汇款单，她面容清癯，一望可知身体虚弱，现出病容。

她一连填好三张汇款单，然后掏出两个工资口袋，数钞票，交给邮政服务员，时青手中只有有限的一点钱了。

也来汇款的覃怀元问她：“怎么汇这么多份？”

时青文静地笑笑：“我爸爸一份，婆婆一份，小叔子在念大学，每月也得寄 20 元……”

覃怀元：“你也得注意一下自己的身体了……”

时青：“我蛮好的。”

## 24 回忆之二：木屋前

覃怀元顺石板路慌急地跑向木屋。

已经有个医生在给时青打针，旁边围着依江和所里几个人。

时青脸色灰白，躺在竹椅上，缓缓睁开眼睛，医生正给她注射葡萄糖。旁边，放着一个洗衣盆，一大堆没洗完的衣服。时青还扎着小围裙，围裙上沾着肥皂沫，显然是洗衣服时晕倒的。

覃怀元抱起在草地上爬来爬去的孩子，凑过来问：“好些吗？”

医生：“低血糖，要加强营养。”

覃怀元无语，默默起身，来到木屋中，揭开食罩看看，一碟咸菜，两块发糕。覃怀元皱起眉头。

赵士函走进来。

覃怀元：“上有老，下有小，还要照顾大品，她用什么来营养自己呀！”

赵士函不语，默默地从床上提起一个大网篮，里面是麦乳精、奶粉、白糖，还插着一封信，信封上写着：“拜托转交黎大品同志。”

赵士函指指这堆食品：“这不是你送给她的营养品吗？唉，女人啊……她都打算捎给大品了。”

覃怀元感动的脸。半晌，他说：“本来，我想要时青也上山



的，山上人手不够啊！”

赵士函：“她身体这么弱，怎么好让她上山？”

这话恰恰被门外的时青听到。

她从竹椅上欠起身来，说：“我能去。我是有点儿中暑，喝点十滴水就会好的。”

覃怀元、赵士函应声走出来。

覃怀元：“不行。”

赵士函：“你家务又重。”

时青笑了：“我的职务又不是家务！说吧，什么时候动身？”

覃怀元和赵士函面面相觑。

## 25 所长办公室（现实）

覃怀元抚摩着鸭嘴瓶，内疚地：“也许……我同意她上山，是一个错误的决定……她死时，只有 38 岁……”

覃泓深受感动，眸子里闪着敬佩的光芒。

覃怀元递给她一份打印稿：“你千万别当着黎大品问起时青……大品的论文还要改，明天我先带你去征求别人的意见。”

覃怀元走出去。

覃泓坐到桌前，随手翻着台历，每一页都有些重要记事、备忘录之类。

翻到一页，突然引起她的注意，上面写着：“李所长来电话，坚持要把黎大品换下来让老典型赵士函进京参加理事会。刘转达。”

后面还有一个粗大的问号。覃泓皱眉头思索着。

## 26 植物园

一片“人工群落”，高的是橡胶树，树干挂着接胶木碗；低的是茶林，匍匐地上的是蔓生药材。

一个年约 60 岁拘谨的老人，戴着眼镜，趴在一棵矮小的灌木下，不知在干什么。那棵树只有二尺高，叶子是对生的，类似羊齿类。他就是杨泽泗教授。

草径上，覃怀元引着覃泓走来。

覃怀元指着趴在地上的杨泽泗对覃泓说：“同他讲话要有点分寸。”

“就因为他是‘九三学社’的民主人士吗？”覃泓狡黠地眨眨眼睛。

覃怀元：“人，在生物圈内，都有各自的存在方式。”

覃泓大感兴趣：“他受过伤害？”

覃怀元：“历次运动，都没有碰到过他，也许是他的处世哲学救了他，他几乎很少说工作以外的话。”

覃泓：“他是傻呢，还是滑？”

“傻？好多人都这么看。”覃怀元说，“这恰恰是他的精明之处。有一次，他喝多了点酒，对黎大品说：‘装傻，多吃点亏，可能给你争得一点工作的机会。像我那些朋友们，他们都很有才华，却被一个又一个地打沉到水底了，空有报效祖国的大志。’你说，这叫傻吗？”

覃泓：“我可做不了这种人。”

覃怀元：“你在学报上宣传化石树，他好像很不高兴。”

“奇怪。”覃泓说，“他不是黎大品的老师吗？”

“是呀。”覃怀元说，“30 年前，从地下挖到第一块这种裸子植物化石时，他就预言，在中国滇南特殊条件下，可能有活化石存在，当时人们都讥笑他是疯子。”

覃泓：“牛顿和达尔文不也被人嘲笑为疯子吗？”

覃怀元：“其实他是冷静的学者。别人沸腾了，他却保持冰点，他的心思不太好摸。”

“他是不是对黎大品的功绩……有点……那个？”覃泓说：

“你问东，他准谈西，有点酸……”

覃怀元赶紧捅了女儿一把，制止她说下去。因为离杨泽泗已经很近了。覃泓反而无拘无束地笑起来。

笑声惊动了杨泽泗，他从化石树旁爬起来，脸上沾了一块泥巴，覃泓笑得更厉害了，杨泽泗有点发毛。直到覃泓掏出手绢，指指他的脸，杨泽泗放下心来，摘下镜子拭面。

覃泓：“杨教授，还认得我吗？”

杨泽泗不冷不热：“哦，情报所的。”

覃泓俯身爱抚地摸摸化石树的叶子：“世界上第一株活化石树，你还健在！假如死掉，我可就犯了欺诳天下的大罪了！”

杨泽泗：“活着的，不一定都有价值。”

覃泓望着他：“您这是什么意思？”

杨泽泗又顾左右而言他了：“可恶的紫茎草，不想办法，总有一天它会挤掉一切有用的植物。”

这时，覃怀元开始切入正题：“杨教授，大品的论文你给改了？”

杨泽泗笑笑：“谈不上。”说罢，走到树阴下。那里摆着个书包，一把割刀，一个军用壶。他打开书包，拿出打印的论文稿，递给覃怀元。

覃怀元大致翻翻，基本没改，只有首页用粗笔勾掉了几行字。被勾掉的字还看得很清楚：“化石树在滇南存在说，是我的老师杨泽泗先生早在 1950 年就提出，并给了我们以直接的指导。”

覃怀元递给女儿问他：“你勾的？”

杨泽泗：“这是学术论文，又不是记功簿。”

覃泓：“化石树的发现，轰动了植物学界，价值是不可估量的，您也光荣啊。”

杨泽泗：“啊，啊，这鬼天气，又热起来了。”

覃泓哭笑不得：“我想听听您的意见。”

杨泽泗又是所答非所问：“林子再砍下去，气候都要干燥了，还有泥石流爆发……”

覃泓和覃怀元对视一眼，分外扫兴。杨泽泗拿起一个空胶碗，早去接胶了。

望着他的背影，覃泓吐了口恶气，说：“阴阳怪气，他好像对黎大品……有点那个……他上次就不冷不热。”

覃怀元：“管你的论文算了，你又不是新派来的政委。”

覃泓格格地乐起来。

## 27 少女河畔

这是清晨，水面上蜿蜒漂浮着一层水雾。

黎大品拿了洗漱用具，默默地来到河边。

老刘和另外三五个人在下游洗脸，他发现了黎大品，向几个同伴示意。

人们悄然围拢到黎大品跟前，没有人说话。

黎大品正低头洗脸，发现了水中出现一群人影，回过头来，见了大家，勉强笑着点点头。

老刘：“我们……使你难堪了……”

另一人：“真对不起……”

第三个人：“请你谅解，我们本意是想去赴宴的，可是……”

一个人扯了他一把，他赶忙咽了下半句。

黎大品苦笑而已。

## 28 所长室门前

竹丛下，覃泓正悉心阅读黎大品的论文。

远处传来一阵摩托车的突突声。她抬起头来，看见一个绿衣邮差骑着摩托车，朝这里飞驰而来。

摩托车在所长室门前停住。邮差从皮挎包里取出一份电报、一沓信递给她，又拿过一个电报签字簿递给她。覃泓代签后，说声：“谢谢！”

“不客气。”邮差上车急驰而去。

电报封皮写着“加急”字样，是打给覃怀元的。

她把电报放到一边，又去看论文。

忽然，她又拿起了电报，端详一阵，四下望望，无人，用水濡湿，悄悄拆开。

电文特写：

速返研究选拔中年所长事宜。

覃泓忽闪着大眼睛，想了想，把电报塞进封套，进屋拿出浆糊重新封好。

覃怀元走来：“明天赵士函飞回来。论文得有她的意见。”

覃泓话里带刺地：“看来，赵士函是您手下又红又专的人啊！”

覃怀元：“人很聪明，去年‘人工群落’的论文是她执笔的。”

覃泓：“可我听学部的人说，她在学术会上常常出洋相，净说外行话。”

覃怀元：“也难怪。如果出校门就搞业务，会好些。可她似乎又特别乐于搞政治工作。”

覃泓：“吃香嘛！你们所提了一个副研究员，不就是赵士函吗？”

覃怀元：“我们报了5个嘛。”

覃泓：“可那4个没批。”

覃怀元：“赵士函倒是一块料。”

“特殊材料吗？”女儿带几分嘲讽口吻说，“业务可以是外行，凭口号和宣言来选拔人才？”

覃怀元不愿就这个话题谈下去，随手翻那一沓信，发现有一封是从北京寄给他的航空信，落款是“北京居宅”。

老头儿有点儿高兴，扯去封口：“你妈来信了。”刚看了个开

头，女儿显然记起了电报，翻出来，递给爸爸。

覃怀元拆电报。

覃泓故意问：“什么急事呀？”

覃怀元突然发现封口处的浆糊是湿的，狠狠瞪了女儿一眼，才去看电文。

覃泓扮了个鬼脸。

覃怀元揣起电报。

覃泓：“一定是赵士函被选中了？”

覃怀元：“这是党组织的事。”

覃泓：“您不是党组织成员吗？”

覃怀元：“怎么，还要向你汇报？”

覃泓格格一乐：“有义务提醒您为国家着想。”

覃怀元：“我也应当提醒你，手不要伸得太长！”

覃怀元又去看信。看着看着，眉峰蹙起来：“小泓，你怎么搞的？”

覃泓调皮地：“怎么了？妈妈告我黑状了？”

“胡闹。”覃怀元把信塞给女儿，“你怎么能到婚姻介绍所去登记？”

覃泓也不看信，扑哧一笑：“在我周围找不到合适的呀！”

覃怀元：“胡说！就凭你这现代派，要别人介绍？真叫人不省心，我看你挑到什么时候是个头！”

覃泓：“挑选有地位的、有钱的、有相貌的，那倒不难。”

覃怀元：“我倒想听听你的条件。”

覃泓：“一不要求地位。”

覃怀元：“这好。”

覃泓：“二不苛求相貌。”

覃怀元：“这也对。”

覃泓：“三不拘泥年龄……”

“什么？”覃怀元不免大吃一惊，“真新鲜！”

覃泓：“大逆不道了？”

覃怀元如同听了海外奇谈，哈哈大笑：“乌托邦！我相信你找不到。”

“是挺难。”女儿调皮地一笑，“找不到理想的人，我宁可独身，绝不做世俗婚姻的牺牲品！”

覃怀元：“你呀，都是你妈把你惯坏了……”

## 29 植物园

研究人员们在“人工群落”里各自忙着。

覃泓东张西望地走来，没有发现黎大品，问道：“大品同志呢？”

好多人不答，用奇怪的眼光望着她，有人窃窃私语。还是一个女同志回答了：“不知道。”

覃泓有如蒙受了侮辱，走开。

## 30 标本室

李尚年半躺在藤椅里，叼着香烟，在固定一株草本植物。抬眼看看走进来的覃泓，话里带刺地：“啊，伯乐同志，找黎大品吧？”

覃泓忍住气：“他在哪？”

李尚年吐着烟圈：“你是给他抬轿子的，怎么会把人抬丢了”呢？

覃泓气得转身就走。

## 31 傣族村寨

大约十几幢造型美观而典雅的傣家竹楼掩映在香蕉、芒果树丛中。高出树表的是一座尖顶缅寺，不时传出钟鼓之声。

覃泓向村寨走来，几个傣族、汉族孩子在树下玩耍。覃泓刚说了声：“小朋友，依江家在哪儿？”汪地一声，一条长腿猎犬从树下蹿出来，狺狺狂吠。

覃泓吓得连连后退。

一个小男孩跑过去，抱住狗脖子：“别咬！”回头一笑，原来是青青。

“青青！”覃泓笑了，“你爸爸在这儿吗？”

青青摇头，热情地指指背后的竹楼：“那是我家，走。”仰脸向竹楼上喊：“依江阿姨，来客人了！”

覃泓不得不跟青青向竹楼走去。

依江从楼窗探了一下头，立刻笑着跑下楼来，向覃泓鞠了一躬。

### 32 依江家竹楼里

覃泓踏着木板楼梯上楼，学着青青的样子，在铺有竹席的外间，脱掉鞋，走入堂屋。这间屋子很宽大。毗连着几间挂有布幔的卧室，中间有一根油亮的柱子，旁边是泥砌的火塘。

依江客气地让座。

覃泓刚要靠柱子坐下，青青忙去拉她：“不能靠柱子坐，那是神柱！”

覃泓和依江都笑起来。依江给她拿来一把竹凳，说：“傣家规矩，这火塘的火也是永远不能灭的，外人动不得。黎老师说这不是迷信，是风俗。”

“黎老师？”覃泓不知指谁。

“就是青青的爸爸呀！”依江说，“他有空就教我识字呢。”

依江给她倒了一杯茶，她刚要喝，青青拿来一个鸡蛋大的罗汉果，扔到碗里，说：“可甜呢！顷考，顷考！”

依江格格地乐起来。



覃泓：“这可得翻译，什么是顷考？”

依江爱抚地拍了青青一下：“青青差不多是傣家人了。顷考是吃的意思。”

覃泓笑起来：“青青在你家几年了？”

依江：“从他妈妈……以后，就长住了。我们家吃得不好，怕委屈了孩子，可听黎老师说，他妈妈‘走’的时候，留过话，不让孩子进城。”

覃泓不解地思索着。

青青：“阿姨，您是北京人？”

覃泓：“你那么会猜？”

青青：“北京人说话好听，像您这样。”

依江和覃泓都笑了。

这时，赤脚光背的老阿爸拖着竹筒水烟袋走进来。覃泓站起来行礼打招呼。

阿爸对女儿：“还不去做饭？给客人吃点咱傣家饭嘛。”依江应声去弄饭。

覃泓：“不，我还有事。”

阿爸不悦地：“怎么？嫌弃？黎大品到我这儿，可像到家一样。”

覃泓：“好，我在这吃。”

老头又乐了：“这才对，走进傣家竹楼，不吃不喝打发人走，没那个规矩。”

覃泓：“阿爸，您看，黎大品这人咋样？”

“好人。”阿爸说，“藏心眼儿的，咱傣家人正眼都不瞧他。你没见青青他妈呢，和大品一样，那年我病了，天天守我到半夜。唉，人最难得的是诚实、厚道啊！”

覃泓心有所感，问：“您看见黎大品了吗？这几天他好像躲着我。”

阿爸似乎有所察觉：“你就别难为他了。他只求干活，给国家出力，自己怎么受罪都行……”

覃泓：“您听到有人说闲言碎语了？”

阿爸：“山里人都说虎厉害，我看，有时候人的嘴巴比老虎还可怕呢，杀人不用刀。”

覃泓似乎更明白了。

过了一会儿，老阿爸像自言自语地说：“唉，大品真该再成个家了，他太苦了。”

依江端了一罐子米线（大米面面条）走过来，接话说：“阿爸，您就给黎老师帮个忙呗。”

老阿爸：“只怕，再难找到比得上时青的人啊！”

覃泓沉思的面孔。

依江给覃泓挑一碗面条，对上汤：“来，尝尝我的‘过桥米线’。”

覃泓喝了一口汤：“好汤！”

依江笑了：“汤上面浮一层鸡油，一半会儿不凉呢！”

覃泓：“干吗叫‘过桥米线’？”

老阿爸：“这有点讲究呢。从前，有一个念书人，很用功，媳妇天天要过一座桥给丈夫送米线，送到地方就凉了，后来媳妇想出个主意，浇上热鸡油保温。”

依江：“从前黎老师在植物园工作，时青常给他送过桥米线，头一回送，黎老师烫了嘴，时青还说他：“烫了吧？这是‘过桥米线’！”

覃泓有意地问：“黎大品没上北京开会，他没感到憋气吗？”

老阿爸：“他呀，依我看，是棒打不出头的性子。若论露脸的事儿，还得赵主任，能说，能干。”

覃泓咀嚼着米线，也像咀嚼着这些话。

### 33 省城研究所

挂有“森林研究所”牌子的院落，绿树成荫，百花绚丽，一栋典雅别致的白楼半隐半露，仿佛是花园一角。

一辆小车驶进大门，停下。满面春风的赵士函跨下车子。所长秘书从楼里跑出来：“哟，赵主任凯旋了！”

赵士函矜持地一笑，同他握手。

秘书：“覃所长也回来了，正要开党委会。”

赵士函：“什么议程？”

秘书有几分神秘地：“不是要提拔中年所长吗？正在研究人选。”

赵士函显然为之所动，但旋即作出不介意的样子，“噢”了一声。

秘书：“本来，你是当然的人选。可黎大品一出名，呼声还挺高呢。”

“唔？”赵士函注意起来。

秘书：“前几天省委组织部的人还来查过他的档案。”

赵士函谦逊地一笑：“我不行。”顺手从包里拿出一袋北京果脯，扔给秘书：“北京特产，拿去吃。”秘书乐颠颠地跑了。

### 34 研究所办公室

办公室中，覃怀元闷坐，在纸上乱画。

纸上有两个名字，赵士函、黎大品。名字后头都画了一串问号。显然他正为选拔中青年干部的事苦恼着。

秘书走进来，瞥一眼纸片，笑了笑：“覃所长，人到齐了。李所长请您去开会。”

覃怀元揉烂那张纸，站起身来。

## 35 另一间办公室

风尘仆仆的赵士函正在摇电话，接通后，她满面春风地讲话：“喂？郭书记吗？我是士函啊！刚下飞机。那当然，晚上去看您。我怎么能不去？我从北京给您捎来两盒进口药，日本的，治疗动脉硬化有特效……”

## 36 植物园

黎大品专心致志地在化石树前观察、记录。

覃泓提着一个竹篮子走来。

黎大品抬头望见她，很不自然地笑笑。

覃泓：“李师傅没时间，托我把饭给你捎来。”

“谢谢！”黎大品也不去看她，揭去竹篮盖，伸手去拿罐子，烫了一下，忙缩手。

覃泓不动声色：“烫手了吧？这是‘过桥米线’。”

这句话显然勾起了黎大品对时青的思念，他蓦地抬头，看了覃泓一眼，又避开。覃泓的脸，化成了妻子的面容。

## 37 闪回

当年，夜幕降临在林木蓊郁的原始森林中。

树下升腾着一堆篝火，两株毗连的老榕树枝丫上，各吊着一张用棕麻结成的吊床。时青和黎大品各睡一张，黎大品透过树隙，凝神望着乌黑天幕上的星星。

时青：“你还没睡？”

黎大品翻过身来：“时青，咱们……结婚吧。”

时青一笑：“不是讲好，3年以后吗？”

黎大品喃喃地：“我……有预感，我快进牛棚了……”

时青扑哧一笑：“专政会专到你头上来？”

黎大品：“昨天，覃所长挂了牌子，我只要不昧着良心去落

井下石……”

时青坐起身来，沉思了片刻，扶着树桠，跳到黎大品的吊铺上来，说：“万一你进了牛棚，我就到牛棚里去同你结婚。”

黎大品苦笑，眼角落出泪水。

38 回忆结束，回到现在

黎大品面对着过桥米线，眼角又溢出泪水。

覃泓：“快吃吧，过一会儿就凉了。”

黎大品忧心忡忡地吃着米线。

覃泓抱膝坐在他对面，问：“你躲着我，是吧？”

黎大品含糊其辞地：“啊，没有。”

覃泓：“你怪我给你招了祸是不是？我只是按良心办事。为了你，我这次到处碰壁、吃白眼，就差你一起来围剿我了！”

黎大品过意不去地：“对不起……”

覃泓反倒乐了：“你灰心了是不是？想不到你的事业心如此不堪一击！你这样软弱，最好躺倒，什么都别干！”

黎大品放下钵子，心思沉重地：“你知道，你这篇报道给我带来的是什么呢？从前，我觉得周围的人对我既同情又友爱，时青死后，我是靠事业和友爱支撑过来的。可这一切，都突然从我身边飞走了……”

覃泓：“你应当去下跪，去求得别人宽恕，然后躺倒不干！”

黎大品：“你何苦管闲事！”

覃泓：“这比我搞科学情报还重要！我会再写一篇报道，题目就叫《成名之后》。”

黎大品吓了一跳，旋即现出一副苦相：“我求求你，不要再往下推我了。我什么都不要，只要一个安静的工作环境……”

望着他那可怜的样子，覃泓忍不住纵声大笑起来，笑够了，才一本正经地说：“你别害怕，我不会那么蠢。跟你商量个事，

希望你同我合作。”

黎大品不明白：“合作？论文初稿你不是拿去了吗？”

覃泓问：“那年，科学大会是赵士函去的吧？”

黎大品点点头：“她去合适。”

覃泓：“她宣读了一篇震动性的‘人工群落’论文，是吧？”

黎大品又点点头，审视着她的脸。

覃泓：“据我了解，‘人工群落’是你搞的，怎么她去呢？”

黎大品慌忙制止：“怎么能说我一个人搞的？她是室主任，是她领导的嘛。”

覃泓：“那么，论文是她写的吗？”

黎大品含糊地应了声，低头吃饭。

覃泓叹口气：“你真和你的老师一样……”

黎大品泰然道：“你是不是也以为我窝囊？窝囊一点，只要有充分时间工作，我就知足了。希望你能理解我，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不要再来找我……”

覃泓默默地站起身，说不清对他是同情还是怨艾。

### 39 小河边

早晨，水雾弥漫。

赵士函正在洗漱，覃怀元拿着牙具走过来。

赵士函吐掉口中的刷牙水，说：“我还没找您汇报北京会议情况呢。”

“再找机会吧。”覃怀元说，“群众对黎大品有些议论，是不是？”

赵士函：“听到了些，风气越来越不正。”

覃怀元：“恐怕是由那篇报道引起的。”

赵士函点点头：“有人说，自从登了学报，黎大品趾高气扬，走路的姿势都不一样了。”

覃怀元：“胡说！他们难道不知道黎大品的压力吗？他连覃泓都不敢接触了。”

赵士函：“您女儿还没走吧？在北京见了她一面，她就下来了。我真想同她谈谈。她的报道，太突出个人了，难免出现这个后果。”

覃怀元不好代辩，只是说：“你多在群众中做做工作。”

赵士函：“我一回来就着手了。”

“好，”覃怀元点点头，“你们支部又讨论过黎大品入党的问题了吗？表什么时候填？”

赵士函眼睛一转，警惕起来，马上用轻松的口气反问：“怎么这么急？群众会不会说是突击入党？”

覃怀元：“这是什么话？你们支部去年冬天不是就要报的吗？成熟就发展嘛！”

赵士函：“其实，我比您还急。可是，现在看，群众通不过，他出了名，距离反倒拉开了。”

覃怀元：“为什么？”

赵士函：“就拿他目前的颓废情绪，行吗？听到点风言风语就灰心丧气，若遇到更大的挫折呢？”

覃怀元：“这要具体分析。”

赵士函转舵：“好吧，我尽量做工作。”

覃怀元：“还有，提拔中年干部的事，省里的意见是搞一下群众摸底。”

赵士函：“应该走走群众路线。”

#### 40 林间小径

李尚年正在树下打猴拳。

拿着洗漱用具的赵士函忧心忡忡地走来，两眼有些发直。

李尚年招呼一声：“赵主任！”

赵士函：“啊，小李。这几天还闹情绪吗？”

李尚年：“有您理解我就行了。”

赵士函：“你不要到处乱讲黎大品坏话。自由主义！他是个好同志，也许，他不久就要当所长了。”

李尚年大吃一惊：“便宜事都叫他得了？我就不投他票。”

赵士函一笑走开。

迎面又碰上一个人，赵士函打招呼：“老刘，你关节炎好点了没有？”

老刘：“好多了。”

赵士函：“我又在北京给你弄了个偏方，一会给你送去。”

老刘感激地：“太谢谢了。”

赵士函：“我打算把你再报上去一次，你把发表过的论文整理一下。你怎么就不够副研究员呢？”

老刘：“连黎大品都没批，我……怕是……”

赵士函：“他好像比你晚两届吧？”

老刘：“那倒是。”

赵士函：“你快整理出来送来。你见到张昆，说我找他。”

“好咧。”老刘很愉快地走了。走了几步，大概琢磨出有点不对味，站住，回头看看赵士函走去的方向，眨了眨眼。

#### 41 黎大品木屋

桌上堆满图书、化石树的化石。

黎大品正逐字逐句地修改论文稿。

门吱呀一声推开，李尚年拎着一捆信进来。

黎大品让坐，给他倒水，又加了点糖。

李尚年斜了一眼桌面：“修改论文？”

黎大品：“你没看见覃泓在这儿催命吗？”

李尚年把信扔到桌上：“看，又是一大捆群众的赞扬信，你



这回可是名扬四海了。”

黎大品看也不看：“叫人多难堪，又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

李尚年点上一支烟，似信非信。

黎大品皱了皱眉头：“怎么找你几趟都不来？咱们的论文……”

“咱们？”李尚年吐口烟圈，说：“人称搞错了吧？你忘了，我是个逃兵吗？”

黎大品木然。

## 42 回忆（热带雨林中）

天下着瓢泼似的骤雨。黎大品淋得如落汤鸡，拄着一根竹竿，一步一滑地穿过密林，走下山坡。

山坡竹林中露出白三角帐篷。

暴风雨将帐篷掀开一角，大雨往里倾泻。

黎大品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把帐篷支好。他走到灶前，只剩一堆冷灰。掀开锅，锅也是空的，他拧着湿衣服，疑惑地站了片刻，拿起暖水壶倒水，一滴也没有。

他手捂着胃部，脸上汗珠直淌。他突然发现，另一张地铺空了，只剩下一堆垫床的碎叶。

黎大品呆了，伸手拾起压在床上的字条。

字条特写，同时响起李尚年旁白：

我走了。我不愿把时光白白浪费在渺茫的发现上，希望你不要骂我是逃兵。

李尚年

狂暴的雨声。雨鞭抽打着棕榈叶子，也像抽打着黎大品的心。那张字条从他手上飞走，飞到泥泞中……

## 43 黎大品木屋（现实）

李尚年捻灭烟头：“我现在，处境太难了，连助理研究员都没评上！逃兵，半途而废。”

“说这些没出息的话干什么？”黎大品打断他，“来，咱们研究一下论文。”

“我？”李尚年大感意外，“您真想拉我一把？”

黎大品笑了：“别胡思乱想了，你说，化石树的发现，对分类学应当怎样提？”

李尚年不假思索地：“当然是划时代！”

黎大品皱眉、摇头。

李尚年：“证明这里没有过冰河！”

黎大品简直哭笑不得，拿起几本书递给他：“你先翻翻，明天咱们再讨论。”

## 44 赵士函办公室

覃泓来到窗前，正要进屋，听到里面谈话，站住了。

赵士函的声音：“如果不发展，上面会以为我们压制人才。已经说我们支部排斥黎大品了。”

覃泓本想走开，听到这里一愣，听下去。

另一个人的声音：“既然如此，叫上级党委开条子来嘛！”

覃泓又惊又气，索性走开。

## 45 黎大品的木屋中

李尚年气色不佳地走进来。

黎大品：“来，我念一段，你对数据。”

李尚年：“别拿我不识数。”

黎大品惊愕地：“你说什么？”

李尚年：“赵士函批了我一通。说我往你这儿凑是来沾光。

看来，我是沾不到什么了！你发论文，你出国，你当所长……可你别忘了，找化石树，有我一份力气！”

黎大品脸色发青，双手打颤，气得半晌说不出话来。他瑟瑟地翻到论文稿的最后一页，推到李尚年眼前，声音颤抖地说：“你……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来！”

李尚年大为惊诧的眼睛。

原来落款处是两个人的名字，“李尚年”三个字赫然在目。

李尚年大为懊悔，尴尬了一阵儿后，不自然地换上一副笑脸：“黎老师别生气，我是开玩笑。其实，不署我的名，我也没意见。”

但是，黎大品却再也无法原谅他了，他抖抖地拿起笔来，当着他面，重重地把“李尚年”三个字勾掉，然后指着房门说：“你……给我出去！”

李尚年灰溜溜地走了。

黎大品伏在桌上呜呜痛哭起来。

#### 46 所长办公室

灯光昏暗。

桌上堆着一些同样规格的纸片，被晚风吹得哗哗响，覃怀元忧心忡忡地在屋子里踱来踱去。

门外响起脚步声。

覃怀元慌忙拾掇起那些选票，已被跨进门来的覃泓看见：“民意测验结果出来了？”

覃怀元：“群众意见，只供参考。”

覃泓早看在眼里：“都是赵士函的票？黎大品只有三票？”

覃怀元：“赵士函倒是个好同志。”

覃泓：“真的吗？那您何必苦恼？依我看，是赵士函生怕黎大品同她竞争，搞了小动作。”

覃怀元：“你又胡说！”

覃泓：“我有根据。她在煽动基层支部同志抵制黎大品入党。”

覃怀元大吃一惊，耳边响起赵士函的话：“怎么这么急？群众会不会说突击入党？”

覃泓：“去年黎大品没有什么突出成就，却选上先进工作者。今年做出轰动全国的成绩，反倒……”

覃怀元有些烦躁：“你去吧。拿到论文，你马上走，不要卷进去。”

覃泓：“爸爸又动摇了吧？看来还是赵士函接班保险啊，没人说三道四。”

覃怀元长叹一声。

#### 47 黎大品木屋

黎大品和覃泓在讨论论文稿。

覃泓指点着：“我感到这儿的论据不够充分。”

黎大品又去翻查资料。他钻到床底下，一本一本往外扔。突然，飞出一团原稿，他仍在翻找。

覃泓拿起那沓原稿，随手翻翻，瞪大了眼睛。

标题特写：关于“人工群落”的培植报告。

覃泓：“你到底说了谎。”

黎大品从床下探出头来，抹了一脸灰，问：“说什么谎？”

覃泓一举那沓原稿：“赵士函欺世盗名，是你替她写的论文！底稿叫我得到了！”

黎大品有些生气：“你没权拿走！”

覃泓：“我有权让一个假红专典型还原！”

黎大品转为乞求的语气：“你张扬出去，我的处境更难了……”

“我要直接向所党委报告，这只会使你的处境转好。”说罢跑

了出去。

黎大品木然地站在那里。

#### 48 办公室

赵士函神色紧张地接电话，不断动目视别人，手捂听筒，只是“啊，啊”地应着。

办公室里的几个人识趣地退出去。

赵士函这才敢说话：“她成太上皇了！好吧，我知道了……”无精打采地放下耳机，呆了好一阵子。

#### 49 所长办公室

覃怀元脸色发青，像一头怒狮子，在屋里走来走去。

覃泓脚步轻松地进来：“爸爸，您叫我？”

看得出，覃怀元是强压火气，瞪了她好一会儿，才说：“论文，你不用等了，明天早晨你就走，飞机票我给你联系。”

覃泓可不是省油的灯，她一笑，反倒坐下了：“为什么？我又不是您的部下，何况，我也是研究高山植物的！”

覃怀元终于发火了：“住口！我总还是你爹！”

覃泓：“爹也得讲理呀！”

覃怀元气得直抖，随后甩过一封信去：“你自己看看吧，我都跟你丢人！”

覃泓不介意地拿起信来：“嗨，好严重，我以为地球要毁灭了呢。”

她匆匆看过信，扔到桌上：“说我和黎大品关系暧昧？真有趣！”

“你还满不在乎？”覃怀元道，“我早说过，你不要往里卷，你偏往漩涡里跳！”

覃泓：“爸爸，您信吗？您不觉得这里有文章吗？”

覃怀元：“你再住下去，还不得满城风雨？”

覃泓反而轻松地：“这些人倒提醒了我，假如我真爱上他了，又怎么样？”

覃怀元恼怒起来：“什么？你给我脸上抹黑！”

覃泓毫不示弱：“我现在明白了，什么从工作着想，都是假的，你是怕人家说你有私心，袒护女儿的对象，是不是？好，明儿个我就去向黎大品求爱！”

覃怀元气得直抖，叫道：“你……你给我滚！”

覃泓怔住，眼泪汪汪，提起旅行包，扭头就走。

覃怀元又心疼起女儿来，拦住她，说：“别怪爸爸，我实在是为你好，传扬出去，你写报道，都成了私心了！”

覃泓：“我一走，你这里就会没有邪气了吗？”

覃怀元：“我心里有数，你就别掺和了。明天你回北京，啊？”

“不！”覃泓决然地说：“在这种时候走，更害了黎大品。”说罢，走出门去。

覃怀元跌坐椅子上，长叹。

## 50 黎大品木屋前

赵士函显然已经同黎大品谈了好一会儿，而且气氛并不融洽。

赵士函：“要注意影响。我是理解你的。你若真想和覃泓好，也可以，但不能造成影响。”

黎大品：“我连想都没想过。况且，覃泓也不可能。”

赵士函：“无风不起浪，还是要多做自我批评。有人反映上去了，我只是提醒你，防患于未然吧。”

黎大品木然。赵士函告辞走了。

黎大品愣了一会儿，匆匆下山。

## 51 覃泓住处

覃泓正在看一本杂志。偶然抬头发现窗外有人影来回走动，伸头一看，是黎大品，正在窗下徘徊。

她走到窗前：“你……找我吗？”

黎大品有点儿惶惑：“啊，不……”

覃泓扑哧一声笑了：“你好像有话要说。”

黎大品：“啊，没有。”停顿一下，还是鼓足勇气说：“你最好……再别到我那儿去了，为了你好……”

覃泓很自然地联想起父亲对她的警告：“你再住下去，还不闹得满城风雨？”

覃泓冷静下来：“你听到什么闲言碎语了吧？”

黎大品局促地：“没什么……”

覃泓一语道破：“有人写黑信，诬告我们关系不正常了，是不是？”

黎大品没料到她这样直率，赶紧解释：“我……对不起你。”

覃泓却笑了：“你又不是谣言制造者，你替谁赔不是？身正不怕影斜，况且……”

黎大品摆摆手：“不要说了。”

覃泓：“我根本没当回事，你倒像背了十字架。善于在诽谤中生活，也是一种乐趣。”

有人走来，黎大品离去，覃泓追出。

## 52 所长办公室

覃怀元手里拿着化石树的化石标本，在屋中焦灼踱步，一迭声叫着：“不可能，不可能！”

赵士函也显得垂头丧气：“太意外了！”

只有杨泽泗非常冷静：“愿望总不能代替科学。开初，我和专家们确实认定了它是化石树。可是开了花，才发现它是自花受粉，

而第四纪的化石树，是异花受粉的，我们找到的，充其量是一棵变异树种。”

覃怀元双手蒙头。

赵士函：“现在重要的是做好黎大品的工作。”

覃怀元：“要慎重，先不要宣布。”

赵士函点点头：“当然。”

### 53 植物园

黎大品发疯一般地奔跑着，一直奔到化石树前，跪在地下，擎着刚绽开的小花，怔住。

花朵变虚、变虚，黎大品颓丧地坐在树下。

### 54 化验室门前

赵士函拿着游泳衣，在和李尚年几个人谈话。

赵士函显得忧心忡忡：“唉，真没想到，化石树是假的。”

李尚年惊喜地瞪大了眼睛：“假的？这么说，黎大品是个假典型？哈哈，他也有哭的时候！”

老刘看不下去：“你怎么能这样！”

赵士函：“不要乱广播，对大品同志不好。”说罢要走。

李尚年发现了她拿着游泳衣，奇怪地杆杆眼：“你这是……”

赵士函一笑，走去。

老刘摇了摇头。

### 55 少女河

碧绿的河水，两岸绿树、鲜花倒映水中。

赵士函在水中自得其乐地仰泳，望着浮云，脸上是很容易觉察得到的矜持的笑容。



## 56 少女河畔竹林中

覃泓遥见赵士函在水中野浴，眉峰皱起，注视良久，走向竹林。

覃泓正苦闷地在河边踟躅，杨泽泗走来，他正要登上石阶向木屋走，看见了覃泓，迟疑一下，走过来。

杨泽泗轻轻叹了口气：“你知道了吧？化石树是假的，不，只是近似品种。”

如同五雷轰顶，覃泓傻了一般，半晌才明白过来，她叫起来：“你瞎说！”

杨泽泗摇摇头，要走。

覃泓一把拉住他：“您可不能去告诉大品，你等于戳他一刀啊！”

杨泽泗：“经不得失败的人，还搞什么科学！他自己的结论和我一样。你现在该后悔不听我们的话，不该急着写报道了吧？”说罢走开。

覃泓如同木雕泥塑，僵在那里。

## 57 少女河

已是黄昏时分，落霞满天。

覃泓呆呆地坐在河边，望着研究所的人一批又一批地走进黎大品的木屋。

不知什么时候，覃怀元夹个饭盒走来，坐到女儿身边，打开饭盒推到她跟前。

覃泓又把饭盒盖上，忍不住抱住爸爸哭起来。

覃怀元也有几分凄楚，抚弄着女儿的头发，说：“科学来不得半点虚假，没有办法的事。”

覃泓：“我不是成了欺骗舆论的罪人了吗？”

覃怀元安慰地：“那倒不至于。”

覃泓抬起泪眼，望着山上木屋一闪一烁的灯光，长长叹了口气。

气：“您不劝我回北京了吗？”

覃怀元苦笑：“就是爸爸留你，你也不肯多待一天了。你去同大品告个别吧。”

#### 58 黎大品木屋前

屋里屋外，挤满赶来安慰黎大品的人。黎大品坐在门口，没什么表情，一语不发，桌上冷清清地放着化石树的标本。

李尚年显得很有气度：“不要灰心，别人不干，我同你一起去找，天下无难事！”

有几个人附和：“是啊，就拼这股子精神！”“再列入科研选题！”“再找找看！”

赵士函说得语重心长：“大品啊，我们大家都很难过，幸亏发现得早，若是论文发出去，岂不出了大笑话？失败和成功，对我们都是一种考验……”

有人在给黎大品倒茶，有人给他扇扇子，有人建议说：“大品，把孩子送北京吧，你太苦了……”

这期间，覃泓躲在竹林后头，一直未露面，她目送着人们陆续走掉，只剩黎大品一个人时，才想走出来。

突然，黎大品哈哈地大笑起来。

他在门口笑，覃泓在竹林里哭泣。

哭声惊动了黎大品，冷静下来，侧耳听听，走过去，发现了覃泓，他呆了一会儿，才喃喃地说：“我……最对不起的是你。你应该骂我，你为我高兴过、流过泪，到头来，是一场玩笑！”说到这儿，他自己也流泪了。

覃泓：“我不后悔，没找到化石树，她却找到了活人的化石。”

黎大品凄怆地笑笑，说：“好热，到河边去走走，你是来告别的，对吧？”

覃泓不语，跟在他身后。

黎大品：“在你眼里，我是糊涂虫，是吧？”

覃泓：“不，这种糊涂是难得的。”

## 59 小溪边

残阳逐渐淡下去。

覃泓抱膝坐在溪边草丛中。

小河里，黎大品在野浴，扎进水中，猛然跃出水面，再扎进深水，搅起大浪。

覃泓呆呆地坐在那里想心事。

黎大品从下游上岸，在竹林后头换好衣服，走过来，脸上挂着笑，连说：“好凉快！”

覃泓：“你好像倒高兴！”

“是呀，”黎大品说，“一身轻松，一切苦恼都洗去了。”

覃泓：“假话！”

黎大品：“过去太傻了……现在多好！再不会有人造我的谣言，我又回到了温暖的人群中。”

覃泓站起来：“你不再想去找化石树了？这可是研究古物、古地质的活化石呀，科学界都注视着你呢！”

黎大品：“大家都劝我回京探亲……该回去了，5年没回家了。”

覃泓差点要哭出来，呆立一会儿，冷冷地说了句，“再会。”头也不回地走了。

## 60 黎大品木屋中

油灯照着小小的桌面，化石树标本摆在旁边。

黎大品在疯狂地翻资料、摘记。

他偶然瞥见扔在桌上写好了的论文稿，抓起来扯烂，顺手抛到窗外。

又埋头去查阅资料。

#### 61 植物园

一盏风雨灯照着一前一后移动的脚步。

黎大品向植物园走来。

橡胶林中，又出现一个人影。那是悄悄跟踪黎大品的覃泓。

突然，黎大品站住，原来他看见，在栽植着化石树的地方，有人正持灯观察。微弱的灯光照出那人脸孔，是杨泽泗。

黎大品犹豫片刻，转身返回。

躲在橡胶林中的覃泓也转身往回走。

#### 62 木屋前

黎大品听到身后有脚步声，站住，发现是覃泓，问道：“你怎么又来了？”

覃泓似笑非笑地：“来告别。”

黎大品冷淡地：“你已经告别过了。”

覃泓弦外有音地：“我是不容许受骗的——不管好意、坏意。”

黎大品引起了注意：“什么意思？”

覃泓一笑：“你好像在演戏给我看。”

黎大品：“……”

覃泓突然有点忘情地：“谢谢你！你没有灰心！我愿意留下来，同你一道上山。我也是学植物学的呀！”

黎大品仿佛听到了天下最可怕的事情，吓得一抖，后退一步，马上说：“我……哪也不去！”

覃泓越发不信：“你别瞒我了！我愿意给你当马前卒，我和你，是拴到一条绳上的蚂蚱呀，你知道我的压力有多大吗？你应当防备的，不是我呀！”

黎大品望着覃泓那天真火热的眼睛，犹豫了一会儿，还是狠

下心来：“我不需要你的帮助。”

这时，一盏灯晃晃悠悠地朝木屋移来。

覃泓认出是杨泽泗，悄声说：“你那宝贝老师来了。”

黎大品迎上两步。只见杨泽泗已经走近，左手提风雨灯，右手提一只竹篮。

覃泓见杨泽泗脸上漾着笑意，不禁来气，说：“看来杨教授挺高兴啊！”

黎大品觉得她太过分，赶紧打岔：“杨老师，快屋里坐。”

杨泽泗一边往屋里走，一边说：“不是高兴，是踏实了。”

### 63 木屋里

覃泓跟进来，又嘲弄了一句：“是啊，学生终于没有超过老师。”

杨泽泗一点儿都不生气，掀开竹篮子盖，里面原来是几样小菜、一瓶酒，一样样搬出来。

黎大品不知所以然：“杨老师，您这是……”

覃泓冷冷地：“还不明白吗？办红白喜事，这是给你来办白喜事了！”

杨泽泗：“这姑娘真是句句不饶人啊！”

覃泓：“我只是嘴上说说，并没有背地搞名堂。”

杨泽泗笑咪咪地：“依你说，明知不是化石树，却硬说它是，这就是大好人啦？”

覃泓尽管谈锋甚健，也一时语塞。

杨泽泗斟了三杯酒，说：“来吧，就算办一回白喜事，这次办认真了，红喜事就不远了。”

出于礼貌，黎大品哪怕毫无雅兴，还是擎起了杯子。

覃泓是不受约束地：“对不起，我是从来不喝无名酒的。”

杨泽泗只得放下酒杯，拿出一个厚厚的笔记本，翻着说：

“你们认为这棵化石树是假的，就是失败吗？恰恰相反，这是胜利！它是化石树的近支，只是生存条件的改变，它才有了变异。我根据积累的气候、地质材料，可以断定，化石树肯定能找到！”

黎大品的眼睛亮了，接过笔记本。

覃泓也格外兴奋，说：“杨教授，看来我得给您恢复名誉了。”

杨泽泗：“骂我老滑头，是不是？也用不着平反，人老了，总是要滑一点，是吧？”

三个人都忍不住笑起来。

杨泽泗重新拿起酒杯，问覃泓：“姑娘，这酒还喝不喝呀？”

覃泓拿起杯子，在杨泽泗的杯沿儿下一磕，一饮而尽。

#### 64 所长办公室

赵士函正和覃怀元谈话。

覃怀元：“杨教授的把握很大，我的意见，寻找化石树还要列为选题。”

赵士函：“那么，人选呢？”

覃怀元：“当然还是黎大品挂帅合适。”

赵士函：“分类学那本书，还要他执笔呢。况且，他体力消耗太厉害了，应当照顾他一下了。”

覃怀元似有觉察，盯着赵士函，问：“你也主张换人？”

赵士函没有正面回答，她说：“早上，李所长从城里打来一个电话，对黎大品假冒功的事很恼火，恐怕……”

“这怎么是假冒功？”覃怀元说，“种庄稼还有颗粒不收的年成呢，搞科学能风调雨顺？”

赵士函：“所党委的意见，是派年轻体力好的人上去。”

覃怀元：“你打算派谁？”

赵士函：“您看，李尚年怎么样？”

覃怀元大为不悦：“他？一个光想吃桃不想栽树的人。你明

知道他不学无术，又不肯吃苦，怎么会有这个想法？”

赵士函：“正因为如此，才想让他锻炼一下。搞科学，也是搞点群众性好一点吧！”

覃怀元怀疑地盯着赵士函，半晌不语。

赵士函尴尬地站了一会儿。

覃怀元忽然问：“听说你布置下去了，支部讨论发展黎大品的事？”

赵士函说：“您不是……”

覃怀元火了：“怎么偏赶这个时候讨论？你这不是成心叫黎大品难堪吗？”

赵士函：“我是根据您的意见办的呀！”

覃怀元气得说不出话来。

## 65 黎大品木屋

夜已深，杨教授早已离去。脸色潮红的覃泓在拾掇碗筷。

黎大品在专神看杨泽泗留下的资料。

覃泓故意把餐具弄得叮当响，黎大品充耳不闻。覃泓故意把筷子朝地下一放，哗啦一声，黎大品这才抬起头来，茫然地直眨眼：“你还没走？”

覃泓：“我怕猴子，不敢走。”

黎大品又低头去看资料：“猴子有什么可怕？”

覃泓失望地噘着嘴，说：“我走了。”却站着不迈步。

黎大品头也不抬地：“好，明天见。”

覃泓：“我明天若是回北京了呢？”

黎大品：“那就后会有期。”

覃泓赌气跑出门去。

## 66 木屋外

她走了几步，仍然抱有几许幻想，躲在暗影中等待黎大品能出来送。

屋里响起脚步声。覃泓惊喜地睁大眼睛。

然而脚步声只停留在门里，哗啦一声，黎大品反锁了门。

她轻轻叹了口气，一步步离开了黎大品的木屋。

对面走来一个人，覃泓侧身闪到树后，她看清是覃怀元。

她有几分纳闷，注视着他，直到他敲门，黎大品放他进去。

## 67 所长办公室里屋

月光如水。

覃泓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覃怀元从外屋走到门口：“小泓，快睡吧，明天不是要赶路吗？”

覃泓：“爸爸，我相信黎大品不会死心，他一定能找到真正的化石树。”

覃怀元一惊，忙封门说：“即使他不死心，我也不批准了。”

覃泓赌气翻过身去，向壁而卧。

覃怀元：“机票，给你订好了。”

覃泓：“看来，我该走了……”

覃怀元：“明天我送你。”

覃泓：“我病了，要休息几天。”

覃怀元一筹莫展。

## 68 村寨集市

各种水果、药材、土特产上市。

傣族、阿佤族人在交易。

一辆流动售货车停在集市上，各种服装、小百货琳琅满目。



覃泓漫无目的的在集市中穿行。远远地瞥了一眼售货车，一身式样新颖的童装跳入眼帘。

她迟疑一下，走开。

走了几步，又返回来。

## 69 依江家竹楼前

覃泓轻盈走来，小狗从楼下跳出，不再咬她，摇着尾巴围她转。

覃泓仰脸叫道：“青青——”

显然正在吃早饭，青青闻声从窗口探出头来，手里还攥着糯米团子。随后，又露出依江笑盈盈的脸。

覃泓抖开一套漂亮的港式童装：“来，穿新衣服！”

青青问：“您给我买的吗？”

覃泓：“你爸爸买的。”

青青：“爸爸怎么不来？”

覃泓：“他忙。”

青青扔下饭团子就跑，依江端了个铜盆子追下楼来：“小脏鬼，也不洗手！”

孩子草草洗了几把，在大襟上胡乱一抹，向覃泓奔来。

## 70 河边小路

覃泓沿河边小路走来。

她看见黎大品远远走来，他显得极为轻松，不时地捡起石子，在水中击出一串串浪花。

覃泓不能不感到惊奇，站住。

黎大品没有发现她，打着口哨，走过来。路上横着一个掉了底的破竹筐，黎大品飞起一脚，咚一下踢到河中。竟然从路边折了几朵野花，凑到鼻子底下闻闻。

突然，他发现了站在前面的覃泓，愣了一下，赶紧把花藏到背后，悄悄扔到地上。

覃泓忍不住笑出声来。

黎大品：“你不是走了吗？”

覃泓：“还没完成任务呢！”

黎大品皱起眉头：“也不用写论文了……”

“总归要写的。”覃泓说，“你不是还要去找吗？”

黎大品沉吟一下，说：“我根本不去。”

覃泓：“你怕我这个扫帚星是不是？我跟定你了！你应当后悔，你昨晚上的决心流露出来了。”

黎大品突然笑起来：“那你就等下去吧，我已告了长假，送孩子回京探亲。”

覃泓：“你骗人。”

黎大品：“你问你爸爸去呀！”伸手掏出一沓钱：“喏，路费都准备好了。”

覃泓像被霜打了一样，隔了半晌，才说：“我……错看你了……”

黎大品故作萎靡状：“我何必去自找苦吃？又不比别人多拿一块钱！我什么都不干，再熬10年，一样是副研究员。”

说罢，扬长而去。

覃泓：“我算认识你了！”愤然大步走去。

## 71 依江家果园

老阿爸正带着依江、青青下香蕉。青青一回头，发现爸爸站在果园门外，扔下香蕉，叫了声“爸爸”，跑了过去。

黎大品看到孩子身上的新衣服，问：“青青，又让依江阿姨给买衣服了？”

青青：“不是爸爸给买的吗？”

依江走出来，笑道：“是覃泓方才送来的。”

黎大品没有说什么，拿出两沓钱，交给依江：“这个，是小青的伙食费，这个求你给覃泓送去。”

老阿爸走来：“又拿钱！有我们吃的，没有青青一口饭？”

青青：“爸爸又要进山吗？”

黎大品点点头：“听爷爷、阿姨的话。”

青青：“我跟覃阿姨上北京。”

黎大品乐了：“胡说！”

青青：“真的，覃阿姨说的。”

黎大品：“她逗你玩儿的。”

老阿爸：“到树阴下来说吧。”

## 72 所长办公室

覃泓愣愣地闯进来：“爸爸，是您批准黎大品回北京探亲的吗？”

覃怀元先是一愣，随即说：“是呀。”

覃泓一甩手，跑进了她的房间。

## 73 覃泓卧室

覃泓胡乱往包里塞着东西。

父亲在外屋瞥见，放心地走出去。

覃泓呆坐了一会儿，给爸爸写了个字条，压到台历下。

想了想，又在写第二张字条。

她写上了“黎大品同志”笔尖在纸上晃了好一阵儿，终于一个字写不出，烦乱地把纸团扔到桌底下，长叹一声，下决心不告而辞。

## 74 少女河畔

和来时的情绪相反，覃泓提着旅行包，独自一人，踽踽凉凉走来。

走到高阜处，她忍不住回眸。

这里毕竟有她留恋的，青的山，绿的水，还有永远开不败的花。

潺潺的水声中，仿佛又流出那高亢的歌声：

青山高哎，绿水长，

啊，

这里是远离人群的地方。

……

覃泓的感情是复杂的，终于长叹一声，走开。

依江正在放牛，她骑在牛背上，遥望越走越远的覃泓，突然从牛背上跳下来，向村寨跑去。

## 75 小寨汽车站

一片一片的紫茎草盖满山坡。

覃泓伫立在站牌下，望着荒草，想起来时黎大品的话语：“只要树林伐倒，紫茎草就长起来。凡有紫茎草的地方，什么都不再生长了。”

她晃晃头，好像要努力把这话，连同这里的一切忘掉。

依江气喘吁吁地跑来，拿了好多香蕉、水果：“你真要走吗？”

覃泓：“我留在这干什么？”

依江有几分凄恻，把水果放到她脚边：“阿爸让我送来的……”

“谢谢你……”覃泓感动地搂过依江，有几分留恋。

依江怯生生地：“你……没有向黎老师告别？小青青知道你

走了，非哭不可。”

覃泓苦笑：“这样悄悄走……好。”

依江突然开口说道：“他……一定能找到化石树的！”

覃泓不以为然地：“你不了解。他被压垮了。”

依江：“他……明天就进山！”

覃泓忘乎所以地抓住了她的手：“你，瞎说吧？”

依江：“真的。他不让我告诉你。”

“只对我保密？”覃泓眼睛雪亮。

依江点点头。

覃泓的眼睛里突然噙满泪水。

依江回眸一指：“你看，他来送你了。”

覃泓回过头去，看见了黎大品，他站在河边，向汽车站张望，却不肯到跟前来。

这时长途汽车开过来。

覃泓拉着依江走到车前，躲到树下，附她耳畔说：“小妹妹，咱俩订个攻守同盟。”

“攻守同盟？”依江显然是头一次听说这名词儿。

覃泓快活地笑起来。

## 76 山冈上

黎大品枯立着。他望着长途汽车卷起黄尘驰远。

## 77 草坪上

汽车开走后，小站附近没有人影，只有覃泓、依江躺在草地上。

蝴蝶在头上飞翔。

依江：“我们这儿好吗？”

覃泓点点头。

依江：“我看出，你不乐意走。”

覃泓：“你怎么知道？”

依江：“你这不是又留下了吗？”

覃泓一笑，沉思片刻，从草坪上翻过身来，趴在地上，问道：“你和时青熟吗？”

依江点点头，凄然地：“可惜一个好人了。”

覃泓：“她……和我一样吗？”

依江脱口而出：“不一样。”

覃泓：“哪点不一样？”

依江颇费踌躇：“你……像仙女；她，像我们寨里人，不会说，光会干。哎，你问这个干吗？”

覃泓：“随便问问。”

依江审视着覃泓咬着草棍如醉如痴的表情，忽然扑哧一笑。

覃泓：“你乐什么？”

依江：“你……是不是喜欢黎老师了？”

“你再胡说！”覃泓扑过去在依江腋下乱抓，痒得依江一个劲儿笑着告饶：“不说了还不行？好姐姐，快住手，我告诉你点秘密！”

覃泓捋一把鬓发：“你说。”

依江也趴在草地上：“那天，阿爸向他提了个头，说你是和他天生的一对儿……”

覃泓：“又胡说！”可这次没有动手。依江噘起嘴来：“人家说正经的呢，不信就别听。”赌气蒙上脸。

覃泓：“我听着呢。”

依江：“可黎老师说不行。”

覃泓：“理由呢？”

依江瞥了她一眼，说：“年岁差得多，谁愿到大森林里来？”

覃泓陷入沉思，仰望天际流云。

依江故意地：“北京，当然好了……”

覃泓像是自语地：“在北京不一定是幸福，在远离人群的地方不一定没有爱情。”

依江忽闪着眼睛，似乎明白了：“你……乐意到这儿来？”

“我什么都没说了。”覃泓笑了。

“我可什么都猜到了。”依江顽皮地纵身跳起，跑开，留下一串格格的笑声。

## 78 雨林边缘

芜杂的紫茎草随地而生。

杨泽泗斩草开荒，在草丛中栽下几棵树苗，正在浇水。

覃怀元同赵士函走过来。

赵士函：“能活吗？”

覃怀元：“这种恶性草，会把树苗欺死的。”

杨泽泗：“人是生物圈的主宰。阳光、水分应当不为紫茎草提供方便。”

覃怀元当然引起了联想，不住地点头。

赵士函：“我同意黎大品休息一段时间，还没来得及向您汇报。”

覃怀元：“你这是安慰他吗？”

赵士函：“若没有这次变故，他真有望提拔。”

覃怀元：“他大概做梦也没考虑过这类问题。”

赵士函言不由衷地：“我也不想干行政工作了。不过，有些事，我想不通。听说有人告了我一状。”

覃怀元：“是我女儿。”

赵士函：“说我剽窃！哼，我是一室代表，历来都是这么做的呀，又不是我自己出风头，还不是领导要我干的？难道秘书给首长写报告，也能算是领导剽窃秘书吗？”

立论如此之怪，令覃怀元大为诧异，他目视赵士函良久，俯身拔了一根紫茎草，也来了个顾左右而言他：“紫茎草看上去也绿油油的，实在可恶，真得想点办法了……”

赵士函领教了弦外之音，却不好发作。

## 79 原野

晨光熹微，村寨鸡宁犬静。

黎大品和依江踏着露水上路，他们各自背着背囊，黎大品扛着一把大砍刀。

## 80 混交林

阔叶、针叶、灌木，乔木、还有蔓草、葛藤，纠缠着生长，形成密不透风的墙，根本无路。黎大品汗流满面，挥舞砍刀斩倒荆棘开路，裤子划破，小腿滴血。

两个人艰难跋涉。

依江走在后面，不时地在树干上砍出三角形标记。

黎大品偶然回头，问道：“你砍路标干什么？回去时我们从南麓下山。”

“我不是砍路标，”依江支吾道，“我是试试刀快不快。”

## 81 热带雨林

黎大品的眼睛直视前方；大汗淋漓的脸，机械挥动的双臂，纷纷倒伏的荆棘、藤条……

终于，黎大品跌坐下来，在古树板根上坐下，示意依江休息。

依江坐下去，捋捋头发，解下行军壶，摇摇，空的。索性拨开腐叶，露出一汪浑浊的水，捧起来要喝。

黎大品把水壶解下，递给依江。



依江一口气喝下去，一回头，发现黎大品正在捧喝浑水，显得过意不去，把水壶递给他。

黎大品：“你喝，我都喝饱了。”

依江感动的脸。

黎大品躺在树下，双手枕在脑后，一只花蝴蝶大如手掌，在头顶飞翔。

幻觉：蝴蝶变成了飞机。

凄怆面孔的覃泓仿佛就坐在那架飞机上……一团云雾挡住了她的脸……

黎大品努力闭闭眼睛，眼前又是那只翻飞的蝴蝶。

黎大品忽然喃喃地问：“依江，覃泓上车时骂我了吧？”

依江瞥他一眼：“没有。”

黎大品并没得到慰藉：“她应当骂的，让她把我当成窝囊废吧……”

依江抿嘴一乐，没说什么，只顾随手采集着野花，编织着七色花环。

黎大品：“你不累？”

依江：“从小在山里跑惯了。”

黎大品：“你阿爸真好！没有你带路，我一个人会感到孤独的。”

依江弦外有音的：“没有我来，也有人陪你来的。”

黎大品渐渐闭起眼睛来。

依江在向来路张望。

密密的雨林里响起哗啦哗啦的音响，依江跳起来。

黎大品睁开眼：“怎么了？”

依江：“好像……有人。”

黎大品：“不会的，见到大象容易，见人难哪！”

## 82 雨林

他们又在赶路，正越过一条山溪。

依江不时地回首，渐渐有点焦急。

依江：“我累了，再歇歇吧。”

黎大品站住，察看一下周围环境，点点头：“那，在这儿吃饭吧。不吃压缩饼干了，煮点米饭，我去拣蘑菇，挖点鲜笋。”

依江答应下来，放下背囊，拿出米袋子，她砍了三节野黄竹，到溪边灌上水，升起一堆火，埋到火中焙烧起来。

黎大品在林间隙地采了些蘑菇，用帽子盛回，又去竹林挖笋。

黎大品支了个三角架，把盛了水的饭盒吊起来，放进盐和笋片、蘑菇。

依江在往外扒竹筒。

黎大品瞥见：“咦，怎么烧了三筒？”

依江抿嘴一乐：“我就不兴吃两筒？”

黎大品笑她：“看不出你有这么大饭量。”

黎大品在小溪中痛痛快快地洗了手，摘了几片厚芭蕉叶子，抓起两个竹筒互相一撞，只听一声脆响，竹筒裂开，露出两坨白米饭。

黎大品折了几根树枝当筷子，开始就着鲜汤吃饭。

吃了几口，见依江不动，心神不定地向林子里张望，就问：“你看什么？”

依江不做声。

突然，竹林后头一阵摇晃，依江从地上跳起来迎过去。

随着一阵格格的笑声，只见覃泓背着帆布背包，从苦竹后头闪现出来。

黎大品怔住，停止咀嚼。

这可不是平素的覃泓了，她可能摔了跤，脚步蹒跚，拄着一

根青竹竿，头发蓬乱，沾满草籽、芒刺，漂亮的筒裤划了两个三角口子，短袖上衣沾满泥巴。

她的精神不坏，毫不介意，有几分淘气地边走边嚷：“好香啊！来得早不如来得巧，正赶饭时！”

黎大品一直观察着她。依江给她套上花环，跑前跑后，为她卸背包、拿手巾，高兴非常。黎大品显然明白了一切：依江是合谋者。

覃泓故意板起面孔站到黎大品前：“报告，第二梯队奉命赶到！”

黎大品无可奈何：“我以为你早飞到北京了呢！”

覃泓往草地上一坐：“我那么容易甩掉吗？别忘了我是搞情报的。”

黎大品：“若不是我身旁出了小间谍，你什么情报也不会有。”

覃泓和依江都开心地笑起来。

黎大品：“你何苦陪着来吃苦？”

“我并不完全是为了你，”覃泓说，“找不到真的化石树，我回北京怎么交代？何况，根据杨教授的资料，我认为是能找到的。”说着，从背包里又摸出了化石标本。

依江只是笑。

覃泓也不客气，从依江手中接过一筒饭，闻闻，说：“别有风味，我是不是应当做饭前忏悔呀？”

黎大品只顾低头吃饭：“你有你的事要干……”

覃泓从背包里拿出一听午餐肉罐头，卷去封盖，说：“这就是我要干的事，你虽然骗了我，我却很高兴。”

依江：“受了骗还高兴？”

覃泓把肉切成两半，一半塞给黎大品，另一半再分成两份，给依江一份。她说：“好心的欺骗，比没出息的真话要值钱得多。

哀莫大于心死！”

黎大品：“科学需要冷静，不需要浪漫。热带雨林中随时可能出现危险，还有可怕的瘴气。”

覃泓：“这么说，还是要赶我回去啦？我并不是准备来享福的。”

黎大品：“请便。不过，我希望你不再给我帮倒忙，因为……”

“荣誉比碌碌无为更可怕！”覃泓接住了话碴儿：“那好吧，我试着努力。”

黎大品吃过饭，把竹筒、筷子扑通一声扔到小溪中，拿出药片，放到口中，拿了旅行杯要去打溪水冲服。

覃泓一把拦住他，从背囊中拿出绿方格鸭嘴暖水瓶，倒出半杯水，递给他。

睹物思人黎大品没有接水，却凝视着那暖水瓶，半晌才问：“你……从哪得到的？”

覃泓文静而深沉地：“是一个大姐交给我的。”

百感交集，黎大品背过身去喝药，手在轻轻颤抖……

### 83 一组过渡镜头

篝火闪闪，烟雾腾腾。他们在露营，每人手里挥动树枝驱赶蚊子。

大雨如注，他们在泥滑山路上跋涉。

他们攀援古藤爬上石崖，石尖把衣服划成一条条的。

他们在野餐，用草茎把划破的衣服绑扎起来。

### 84 宿营地

宁静而神秘的森林之夜。

树隙间可见蓝天上闪烁的星星。

溪水潺潺，树叶簌簌作响。

装着食品的背囊吊在高大的榕树枝丫上，随风摇晃。

一堆篝火在树下熊熊燃烧。

毗连的三株老树上，各吊着一张藤条编成的吊床。

覃泓躺在吊床兜里，望着树隙间的月亮出神，耳畔不时传来懒猴的啸叫。

依江早已沉沉睡去。

邻树吊床上的黎大品也没入睡，不断地辗转反侧，吊床兜摇来晃去。

“你睡着了没有？”覃泓轻声问。

黎大品拿一张树叶盖住脸：“睡着了。”

覃泓欠起头来扑哧一笑：“睡着了还说话？”

黎大品不吱声。

覃泓：“睡不着，不如说说话。”

黎大品移开挡脸的树叶：“我又想过了，你跟进山来，别人会有议论。”

覃泓：“你那么老实，一味退让，不是照样有人议论吗？如果怕人议论，你最好去上吊。”

黎大品：“你又不是我们所的人……”

覃泓：“我进山前给北京拍了电报，我们所长可不像我爸爸，保证一百个支持。”

黎大品：“你爸爸是个好老头儿。”

覃泓：“好什么？怕树叶掉下来砸破脑袋的主儿！”

黎大品叫她逗乐了：“你敢当他面这么说？”

覃泓：“干吗不敢？那天，我同他吵得天昏地暗，差点打人……”说到这咽住，想到不该泄露“走麦城”的一段。

黎大品：“为什么？”

覃泓：“听到有人写黑信，诬告咱俩有暧昧关系，他火了。我干脆给他噎回去，我说，我真嫁给黎大品，别人也管不着。”

黎大品没料到她说出这话来，忙又把树叶遮住脸，不再说话。

覃泓索性坐起来：“你怎么不出声了？你讨厌我？”

黎大品仍不语。

覃泓：“你也是假洋鬼子，你并不讨厌我，是吧？可你不敢说喜欢我。我就敢，想什么，就说什么，这点儿比你可爱。”

黎大品侧过脸去，望着篝火升腾的火苗。

几只懒猴在枝间跃动，窥视着他们吊在树上的食品，抓耳挠腮。

黎大品眼前的火苗中升现出妻子时青的面容，文静、恬淡……

回忆：也是森林之夜，也是在吊床上……

时青：“万一你进了牛棚……我就到牛棚里同你结婚。”

回到现实，黎大品只能苦笑。

懒猴们正悄悄地把他们的食品搬走，压缩饼干不断地往口中填去……

覃泓：“怎么不出声了？你知道吗？我在婚姻介绍所填了表，找对象。”

黎大品叫她逗乐了：“你？我不信。”

覃泓：“真的，按我的标准找，只好广求天下。”

黎大品：“你什么条件的找不到？”

“当然，按常人标准找，容易了。”

覃泓：“你感到我荒唐吗？”

黎大品一震，旋即引起回忆。

真正的牛棚，遍地牛屎，牛不知何去，倒是圈了一个人：黎大品，写有他名字并打叉的牌子扔在脚下。

门外有戴红袖标的人看守。

忽然门外传来争吵声。黎大品起身探望，又惊又喜。原来是

风尘仆仆的时青，腋下夹着行李卷，一手提着网篮，正同看守交涉。

看守：“黑帮，不准见。”

时青：“我不是来见他，我刚从山里采集标本回来，我是同他来结婚的。”

看守瞪大了眼睛，莫名惊诧，大约做不了主，飞也似的去请示上级了。

时青跨进牛棚，黎大品哽咽着抱住她：“快走，你这不是自己往火坑里跳吗？”

时青扶他坐下，泪珠涟涟地：“你感到我荒唐吗？在这个时候，你更需要我在你身旁……”

上弦月临窗，风声飒飒，竹影婆娑。

时青从网篮里拿出一个小扁酒瓶，是味美思，斟到两个茶缸里，递给黎大品一个，同他碰了碰，两人都举至眉前，目视对方，泪水滴到酒中。

时青首先破啼为笑：“洞房花烛夜，干吗流泪呀？来，喝！”她带着眼泪笑着，一饮而尽。

黎大品也一样喝干。

时青：“大品，还记得我们刚来时学的那首歌吗？”

他们凄婉地哼唱起来：

青山高哎，绿水长，

啊，

这里是远离人群的地方。

……

现实。篝火闪闪。

歌声由时青所唱，变成了覃泓的歌声。

黎大品茫然地望着她。

突然，近处树间哗啦一阵响，覃泓吓了一跳，盘住树枝一跃，跃上了黎大品的吊床。

黎大品赶忙坐起来，向一旁躲。

覃泓：“我害怕。”

黎大品：“这有什么可怕？吊床最保险的。”

覃泓和他并肩坐着：“我想把青青带回北京去。”

黎大品：“为什么？”

覃泓：“你太苦了，孩子也该上学了。”

黎大品：“谢谢，我有安排。”

覃泓倚在树干上：“爸爸若知道我进山，说不定要暴跳如雷，那我就告诉他，我偏要和黎大品好！”

黎大品腾地一下跳到树下：“你再说，我明天就赶你走！覃泓，假如……那样……你从前写文章、打抱不平……都成了不光彩的了……况且，这是根本不可能的……”

覃泓反而乐了：“原来你怕这个！可见你不是讨厌我……”

黎大品无可奈何。

覃泓俯身向下说着：“如果你真是窝囊废，我才不会……你不傻，你什么都明白，你是被逼得这样的。我终于在三千里地之外，在远离人群的地方，兑现了我纸上的宣言。”

黎大品：“换个话题吧……”

覃泓：“我听依江说，时青大姐的墓离这儿不远，我想去给她扫扫墓。”

黎大品点点头，没有反对。一抬头，发现懒猴正在大吃大嚼他们的给养，拿起竹竿赶打。

猴子携带食品一哄而散。

覃泓坐起来：“怎么了？”

黎大品沮丧地：“食品全叫猴子搬光了。”



覃泓：“那咱们就过过现代鲁滨逊的生活吧！”

## 85 时青墓前

拐过一片旱冬瓜树丛，河湾环抱处，有一片九里香花丛！雪白的花朵围住一个漫园的坟顶，坟前有一块华山松削成的墓碑。

三个人默然站到墓前。

覃泓把花环戴到墓顶上。

没主题的主题歌仿佛从遥远的地方悠悠而来。

一大群七彩蝴蝶在上下翻飞。

墓碑上的墓刻是：

人，可以污染生物圈。

人，也能净化生物圈。

“奇特的墓志铭！”覃泓轻声问道：“这是谁的格言？”

黎大品：“是时青临终前写在笔记本里的一句话。”

覃泓若有所思，向时青墓深深鞠了一躬，悄悄拉依江走开：“叫他一个人多坐一会儿吧。”

黎大品端坐墓前。

时青在恬静地向他微笑。

## 86 回忆

热带雨林中低低地流荡着浓密的浊雾，灌木丛和草梢湿漉漉的，结满水珠。

助理研究员老刘扶着时青走着。时青头发蓬乱，满面菜色，拄着一根竹竿，步履蹒跚。她走走停停，艰难地喘着粗气。

老刘停下步子：“你……好像是中暑了？”

时青摇摇头。

老刘：“高山反应？我怎么也有点头晕？”

时青又摇摇头：“你累了……”

老刘要扶她坐下：“你先休息一下，我去找大队，大品他那里有药。”

时青顽强地：“我们……走吧。”说罢，又艰难地举步。

突然，她眼前的树木旋转起来，越发气喘，豆大的汗珠顺脸淌下。

她扑通一声，晕倒在草地上。

老刘把时青放平，用竹竿撑起架子，苫上芭蕉叶，喂她一口水。然后走上高岗，从腰间解下信号枪，向空中连放三枪。

黎大品和其他几个队员，带路的傣族老阿爸飞一样向这里奔来。

人们围住奄奄一息的时青。

老阿爸惊呼：“瘴气！是瘴气中毒了！”

黎大品立即高喊：“危险，快咬上湿毛巾！”

流荡的瘴气，人们纷纷到小溪中蘸湿毛巾，堵在口中，也给时青的口鼻掩上湿毛巾。

有人建议：“快送时青下山吧。”

老阿爸：“来不及了。快去采槟榔，熬出槟榔汤就好了！”

黎大品拿了砍刀跑去。

黎大品搂着光滑的槟榔树干往上爬，一直爬到顶端，挥刀砍下一串槟榔果穗。

人们在给时青做人工呼吸。

黎大品拿着槟榔，健步如飞地跑回来。就快跑到时青那里了，忽然听到人们一片悲惨的呼叫：“时青——时青啊……”

黎大品像钉子一样钉住，僵在那里。槟榔果在他手中抖动。他终于艰难地挪到了时青面前。

人们哭泣着悄悄闪开。

时青已经溘然长逝，脸色苍白。一片落叶飘下来，飘到她胸前。还背在她身上的绿方格图案的水瓶盖开了，水汨汨地流出来，渗进绿草地……

起伏的松涛，悲壮的音乐。

黎大品拾起她的野外作业记事本，发现了她没有写完的字迹（随着时青的画外音读出）：

即或我们的生命还要短促，也不应当后悔，我们的  
心灵是干净的。人可以污染生物圈，也能净化生物圈。

……

下面的话，显然没来得及卒笔。

回到现实。

轻风徐徐吹来，九里香花朵轻轻抖动。

又响起了深沉的主题歌，遥远而深入人心。

## 87 雨林

没有一丝阳光，阴郁的雨林中雾气茫茫。

一行三人在露水草里走着，衣服打得透湿，衣服划得一条一条的，以至于不得不用草绳把破露处结扎起来。

覃泓走在最后面，黎大品不时地停下等她，她脸色苍白，汗水满脸。

她们坐到面前有一片水草的地方。

黎大品苦笑一下：“我们该开午饭了。”

覃泓：“吃野木薯吃得怪恶心的，再不想吃了。”

然而黎大品还是挖了几只野木薯烧上。砍了几节芭蕉心递给她俩。

依江勉强咬了一口，在哇哇呕吐。

覃泓闭目躺在草地上，不吃。

黎大品味同嚼蜡般地吃着芭蕉心，半晌，终于说：“我想……让你们先下山去……”

一团浊气自山谷下汹涌而出，四处弥漫。

依江为难地望望黎大品，再望望覃泓。

覃泓勉强支撑起来，手碰到背包里的化石，拿在手上看了看，决然地：“不……”

她觉得头晕，天旋地转，又倒下去。

依江去扶她，也晕倒了。

黎大品想走过去，也趑趄趑趄。

他突然发现了滚滚而来的雾气。

“瘴气！”黎大品撕心裂肺地大喊一声，把早已预备好的槟榔药汤罐拿出来：“快，快喝下去！”

三个人轮流灌药汤。

“往高处走。快！”黎大品试图搀起覃泓、依江。

覃泓挣脱他：“你们走吧，我走不动了……”

黎大品急得眼里迸出泪花来，他用力背起覃泓，命令依江，“跟上，往高处走！”

黎大品蹒跚着背起覃泓，左手拉一根木棍，依江牵着木棍一端，摇摇晃晃地跟在后面，直向高阜处走去。

## 88 高山冈上

云雾在脚下飘浮。

他们大口大口地吸着新鲜空气，嚼吃野槟榔，一副苦相，紫水顺口角流着。

黎大品疲惫地打开一张地图：“离断裂层峡谷不远了，我们得好好休息一下……”

## 89 断裂层峡谷

黎大品在最前面。

这里大地构造奇特，凹陷与凸起部分错综存在，如刀劈斧剁。凹陷处泥土层上，长着一片灌木。

忽然，黎大品发了疯一般，猛然大吼一声，山谷响起残响。

走在后面的覃泓、依江相视一眼，有点莫名其妙。

黎大品随即把手里的竹竿狠狠摔折在岩石上，张牙舞爪地原地跳起来。

覃泓明白了，喊一声：“找到了！”眼泪一涌而下，她拉着依江飞也似的跑过去（高速摄影）。

真的化石树，正在开花！

黎大品忘情地奔过来，伸开双臂紧紧地抱起覃泓，带着泪水，把她抡了一圈又一圈。

依江幸福地笑着。

忽然，黎大品冷静下来，猝然松开覃泓，连连后退：“对不起，对不起……”

覃泓朗声笑道：“我到底找到了另一个黎大品！”

依江捏了一片化石树叶，刚要凑到鼻子底下闻，被黎大品发现。板起脸来喊道：“哎，不能捏叶子！”

依江吓了一跳，忙扔下树叶。

覃泓：“快躲远点，这是他的宝贝，摸摸都不行呢！”

依江吐了吐舌头，随后拿出小筒锹来：“挖吗？”

黎大品：“不行，中午太阳底下，风干得快。”

覃泓：“你太过分了吧？这么大的树，挖下来挺两天两夜都没事。”

黎大品：“我要的是保险系数，多一分是一分。”

覃泓：“那咱就等到黄昏吧。”

黎大品一圈又一圈地围着看化石树，树叶上落了一个小甲

虫，他都小心翼翼地弹掉。仿佛那是一株生命树。

依江笑道：“若我呀，打柴都不砍它，又矮又不直，还扎手，那么珍贵？”

覃泓：“这你就知道了。亿万年前，这种树到处都是。后来地壳变动，都压到地底下、死绝了。咱们找到的化石树，是偶而存活下来的，对研究古生物，那太有用处了。”

依江：“该做饭了。”

黎大品，“会餐！咱们应当会餐！”

覃泓：“光吃蘑菇、芭蕉心吗？”

黎大品：“弄两只环颈鸡吃！”

依江：“环颈鸡可好吃了！没有套子呀！”

黎大品打量着覃泓的披肩长发，说：“给我几根头发行吗？”

覃泓下意识地摸摸头发：“干什么？”

黎大品：“拴个套儿啊！”

覃泓从标本箱里拿出一把小剪子，咔一下，竟然剪下一绺，递给黎大品：“不至于叫我剃成尼姑吧？”

三个人都纵声大笑起来。

## 90 化石树前

木制三角架上吊着一只烤得发亮的环颈鸡。依江正在给另一只羽毛美丽的环颈鸡摘毛。

依江：“可惜没有盐了。”

黎大品胸有成竹地：“方才你们采蘑菇，不是看到大象脚印了吗？”

覃泓：“是通向一个水潭的。”

黎大品：“大象喜欢喝咸水，那是个咸水湖，去打点咸水来，就能熬出盐来。”

覃泓站起身：“你真是山林通啊！”

鸡肉已烤好，三个人用刀子削肉，在锅底熬出的一层盐花上蘸一下，吃得满高兴。

覃泓端起竹筒：“以水代酒，来，碰杯！”

黎大品：“为了祖国，干杯！”

三人碰杯，饮“酒”，欢快地笑着。

化石树的风姿。

几只土蜂正围着化石树的花朵嘤嘤飞鸣。

## 91 化石树前

覃泓正准备锹镐，黎大品仔细观察着每一株树，蹲在地上记录、拍照、看表……

在选定的一棵树上，依江把红头绳解下来，系到树梢上。

覃泓正要开挖。黎大品夺过锹来。观察着树根底下，那里土质疏松，有许多地方凸起，布满小洞眼。

黎大品：“奇怪，土蜂怎么专门喜欢到化石树底下做窝呢？”

他思忖了一下，对她们说：“你们先走开，小心土蜂螫了你们。”

覃泓笑嘻嘻地：“蜂毒可以杀菌治病呢。”

黎大品板起脸来：“下去！站到200米外！”

覃泓第一次看到他这副可怕的怒容，吓了一跳，赶紧拉着依江乖乖退到远处树丛中。

黎大品开始小心地破土。

覃泓、依江不安地探头张望。

忽然，嗡地一声，土蜂成团地从窝里飞出来。刹那间铺天盖地，扑向黎大品。

黎大品扔下锹，拿外衣抡打着，顺草坡翻滚。蜂群仍然追逐不舍。

覃泓折了一根树枝跑过来助战。

黎大品打着滚喊叫：“别过来，你们要送死呀！”

两个姑娘用衣服包住手、脸，这才抡起树枝子跑过来扑打。

土蜂成片地坠地，剩余的在蜂王带领下，向远处飞走。

黎大品早已被蜂螫得爬不起来了，裸露的地方开始红肿。

覃泓去扶他，他说：“别管我，快挖树！”

## 92 峡谷

带泥坨的化石树挖出来了。泥坨已用藤条缠好。

黎大品脸肿得连眼睛都变成一条缝了，躺在一边呻吟。

覃泓对依江：“先把他抬到山下去，有近道吗？”

依江：“有近道，是通曼阁寨的。”

黎大品挣扎着坐起来：“不行。你们先把树背下山去。”

依江：“那，你呢？”

黎大品刚强地支撑起来：“我……能走！”

“那，连人带树，一起下山！”覃泓说。

依江背起了化石树，覃泓扶住黎大品。

## 93 林间小径

现在是覃泓吃力地背着化石树，艰难地走着。

依江架着一摇三晃的黎大品，向前挪步。

终于，黎大品栽倒在草地上。

两个姑娘焦急地围着他。

覃泓解下暖水瓶，倒了点水，喂黎大品。

夜幕渐渐合上，林间一片晦暗。

依江拿芭蕉叶子给黎大品赶蚊子，忧心地：“他……会不会……”咽了不吉利的下半句。

覃泓：“你一个人敢走山路吗？”

依江点点头。



覃泓：“你下山去喊人，我在这等着。”

依江：“你点一堆火，省得黑天找不着。”

依江消失在山坡下。

覃泓点起一堆篝火。

林中幽暗可怖，这里、那里，不时传来令人毛骨悚然的响声。

她把黎大品的头枕到自己腿上，给他额头敷上湿毛巾。黎大品处于昏沉中，不断地说着梦呓般的胡话：“……不，不是我找到的……我什么都不要，让我工作吧……”

覃泓的泪水滴到他脸上。

好像从极遥远的地方，回荡着那令人缅怀的歌声：

青山高哎，绿水长，

啊，

这里是远离人群的地方。

……

不知什么时候，黎大品从昏睡中醒来。他望见了高大的树冠，峡谷两侧奇形怪状的石崖，天上闪烁迷离的星斗……还有，被火苗映照着凄楚而美丽的面孔。

当他发觉自己躺在覃泓怀里时，他想努力挣脱出来，无奈覃泓不准他动，她俯下头去，头发碰到了他的脸。她轻声问：“你觉得……怎样？”

黎大品转着眼珠：“树呢？树！”

覃泓指指旁边：“在那。”

黎大品讷讷地：“水……水……”

覃泓倒了点水凑到他唇边。黎大品用力闭目、摇头，手固执地指着化石树。

覃泓感动极了，只得把水浇到树根土坨上。

黎大品：“你说……我能死吗？”

覃泓忍住泪：“不能。依江找人去了。你有好多事要做呢。”

黎大品：“是呀，好多事要做……若是我死了，把我和时青埋在一起。我看见时青了，她在同我说话，你……听见了吗？”

覃泓泪下双颊，呜咽地：“听……到了。”

黎大品：“我怎么听不清呢？”

覃泓：“她说，让你坚强地活下去。”

黎大品：“是的，是的，她走……了。”

风摆动着长长的火舌。

她喂了他一口水。黎大品眨了眨眼，又清醒过来，目视覃泓：“我求你……一件事。”

覃泓：“我什么都答应。”

黎大品：“依江……答应过了。就说，化石树……是依江找到的。”

覃泓忍不住呜咽出声：“我……答应。”

## 94 盘山公路

一辆临时支起布篷的牛车驶来。车上除了黎大品，还有一个女医生，在给他输液。

黎大品仍然躺在覃泓怀中，她一只手高擎着输液瓶。车前面置放着那棵化石树。

依江和几个傣族老乡跟在车后。

## 95 所长室

覃怀元正在通长途电话。

对方的声音：“……所里今天要上报省委，选拔干部的名单就等你们那里了。”

覃怀元：“除了赵士函，还有黎大品。”

对方：“黎大品，化石树不是假的吗？”

覃怀元：“人，是真的。具体意见，我写成书面的了，明天就派人送到。”挂上了电话。

满面春风的杨泽泗闯进来，说话都不流畅了：“找……找到了！化石树，活化石呀！”

覃怀元：“在哪里？”

杨泽泗：“送植物园了。”

覃怀元乐得一捶桌子：“好个黎大品！他在哪？”

杨泽泗有点凄然：“是依江送来的，不是黎大品送来的，他还在山上。”

一时，覃怀元如木雕泥塑。半晌，才问：“你信吗？”

杨泽泗：“也许，也许……什么事都可能发生啊，世界太复杂了。”

“走，先去看树，然后去找依江！”覃怀元拉着杨泽泗跑出去。

## 96 培养基实验室

摆满灭菌柜、恒温箱和各种盛有植物胚芽的玻璃盒的实验室中，穿白大褂的一些科学工作者在观测、培植。

赵士函这走走，那看看。

李尚年拉开门，神色紧张：“赵主任——”

赵士函脱掉白大衣，走出来。

## 97 实验室窗前花圃

李尚年：“化石树找到了！”

赵士函为之一震：“黎大品？”

李尚年：“是一个傣族小姑娘。”

赵士函转为兴奋：“黎大品还没回来？”

李尚年：“黎大品不是请探亲假了吗？”

赵士函：“你信吗？一个利欲熏心的人，肯半途而废？看来，他是和覃所长订了攻守同盟。”

李尚年：“可惜，不是他黎大品找到的。”

赵士函：“杨教授鉴定过了。”

李尚年：“老头子快乐疯了！正是异花授粉的，真正的古化石树！”

赵士函喜形于色：“我到植物园去一下。准备着手连夜赶写论文。”

李尚年为难地：“叫我写？再说，又不是咱们找到的。”

赵士函点拨道：“傻瓜！矿石常是老乡找到，可论文他们会写吗？不管是傣族、佤族，都是咱们分类室的成绩。群众路线，也是一条经验嘛！”

李尚年：“那我去请杨教授写论文吧？”

“不。”赵士函问：“你到黎大品木屋去，把上次的论文底稿找来。”

李尚年兴高采烈地跑去。

## 98 植物园

化石树已经栽好，所有的人前呼后拥。

覃怀元冷静地站在一旁。

老刘跑来：“依江请你到寨子里去。”

覃怀元有点意外，但还是答应了：“好吧。”

## 99 寨子外

覃怀元走来。

竹林里突然闪出一个人来，满身征尘，正是他女儿覃泓！

覃怀元吃了一惊，站住，打量着女儿：“你，你没回北京？”  
覃泓狡黠地一笑，说：“原谅我吧，爸爸，我不得不这样做。”

覃怀元恍然：“你……跟黎大品进山了？”

“是的。”覃泓说。

覃怀元：“那是你们找到的？为什么假托依江？”

覃泓：“这是留给所长和别人一个深思的问题。”

覃怀元：“黎大品呢？”

覃泓：“他住在曼阁寨医院，伤势很重。”

覃怀元：“你带我去……不，你先去，我随后就来。”

#### 100 所长办公室

覃怀元正同李所长通电话，显然已经谈完了黎大品的情况，正在说：“我马上就到医院去看他。”

李所长的声音：“好啊，过几天我们也去。喂，提拔年轻所长的名单，你们那里这么难产？”

覃怀元：“这事不好匆忙决定，多年来我们的教训太深了。”

李所长：“你对小赵看法有点偏激了吧？”

覃怀元：“过去倒是偏激了，不，是偏信了。最近我有了新认识……”

对方打断他：“你放心好了，小赵是科班走出来的红专干部，总是懂点领导艺术的。”

覃怀元：“这么说，倾向性都有了？”

对方：“这是我个人的意见，不代表党委。”

“好吧。”覃怀元无精打采地放下电话。

#### 101 小卖店前

覃怀元手里提着罐头、果子露，焦急地看表。

赵士函姗姗而来。

覃怀元：“怎么到处找不见你？”

“我们正在研究写化石树的论文。”赵士函说，脸上洋溢着光彩。

覃怀元反感地：“这么急？”

赵士函：“我们想，突出介绍一下大搞群众路线的经验。”

覃怀元：“群众路线？”

赵士函：“连傣族老乡都进入我们的科研阵地了。”突然看见覃怀元手里提着水果罐头，问：“您这是……”

覃怀元：“咱们去看看黎大品吧，他找化石树，叫土蜂螫得很重。”

赵士函脸上的笑意一扫而光：“这么说，化石树是他找到的？”

覃怀元目视着她：“意外吗？”

赵士函脸色极为难看，呆了半天，忽然神经质地叫起来：“这叫什么作风？干吗同组织开这么大的玩笑？”

覃怀元：“你不认为，这是带着眼泪的玩笑吗？”

赵士函：“我不明白。”

覃怀元自然地袭用了女儿那句话：“这是留给我们思考的答案啊！”

## 102 尾声

覃怀元探望养病的黎大品。

医院芒果树下，黎大品同杨泽泗交谈。

覃泓领着青青，带着礼品来看黎大品，孩子扑到父亲怀中。

早晨，伤势渐愈的黎大品在花间散步。

依江跑来，拿来一张字条，交给黎大品。

字条特写，伴着覃泓的画外旁白：

我带着青青回北京了，我们很快就会重逢的。

黎大品急切地披上衣服，随同依江奔出院子。

### 103 小寨候车站

覃泓带着穿戴整齐的青青走来。

青青：“爸爸不来吗？”

覃泓：“会来的。”

青青：“那怎么不等他？”

覃泓：“那他会不让你去北京。”

### 104 山坡上

紫茎草遍地。

不久前杨泽泗栽下的树苗犹在，不是生机盎然，也不是枯萎死去。

杨泽泗正在那里施肥。

覃怀元走过来：“树苗能在紫茎草的包围中成长起来吗？”

杨泽泗：“现在还难说。我想，应当能战胜的。”

覃怀元沉思。

杨泽泗：“听说，科学院来了电报？”

覃怀元点点头。

杨泽泗：“什么内容？”

覃怀元：“啊，一般……”

“不一般吧？”杨泽泗狡黠地笑了。

“我知道，是嘉奖令，嘉奖你女儿的工作。”

覃怀元：“她还没脱孩子气。”

“好多具有伟大品格的人，都带有质朴的童真啊！”老教授感慨地说，“发现化石树的本身，远不及覃泓的发现更有意义。”

覃怀元很高兴，说：“小泓今天回京，你不是答应要送她吗？”

杨泽泗：“是啊，是要送，她对我印象不佳呢！”

两个人都笑了。

一边往上走，杨泽泗一边问：“所长接班人，到底报了谁？假如不太保密的话？”

覃怀元笑了：“两个，你猜得到的。”

杨泽泗：“不知道上头选中哪个？”

覃怀元：“这也是容易猜到的。”

两个人会意地相视一眼。

#### 105 小寨候车站

汽车停靠。覃泓三步一回头地带着青青上车。

远远的，黎大品骑着自行车飞驰而来。

青青从车窗里招手：“爸爸，爸爸来了！”

黎大品赶到，汽车正要启动。

青青央求地：“爸爸，让我上北京吧……”

覃泓：“你现在拉他下去，还来得及。”

车已越开越快，黎大品没有采取什么行动，只是笑道：“不，现在太晚了！”

覃泓热泪盈眶地探身出来，摆手。

车子愈开愈远，黎大品兀自站在那里招手。

迅速推了“再见”二字。

（此剧与张天民合作，张笑天执笔，原载 1982 年 12 期《电影文学》）



## 末代皇后

### 序 幕

我们的故事是从一个荒谬的年代发生的荒谬事情开始的。这已经是推翻清王朝 11 个年头以后的事情了。囿于紫禁城中享受“优待”的废帝爱新觉罗·溥仪在民国 11 年冬日，居然把大婚的清宫仪仗威风凛凛地摆到北京街头上来。

在出现画面的同时，升职、演员表。

黎元洪派来的两班乐队吹吹打打在前导引，后面是一对穿着蟒袍补褂的册封正副使庆亲王、郑亲王，二人手持金节稳坐鞍上。再后是民国政府的陆军马队、警察马队，72 副龙凤旗伞和鸾驾仪仗叫人眼花缭乱。皇后郭布罗·婉容盖着红布盖头，身着大红吉服，端坐凤辇中。30 对华丽的宫灯前遮后挡，使路人无法看到那台金碧辉煌的大轿。后面，才是按品级、诰命排列起来的大臣迎亲队伍，浩浩荡荡。

北京城万人空巷，围观者如堵。

紫禁城中，先期入宫的淑妃文秀带宫女在神武门内迎接。

坤宁宫里，一派红光，红柱子、红帐子、红褥子、红裙子、红花朵、红蜡烛，一切都是红的。

溥仪挑去盖在婉容脸上的盖头，露出婉容清秀美丽的脸庞，她安详、端庄，矜持中透着三分娇羞，那一顶镶有 19 支金凤凰的凤冠在她头上微微颤动……

溥仪望着婉容。

婉容微微抬起眼睛，波光一闪，娇媚地一笑。

推出片名：末代皇后

## 1 天津静园

在锣鼓和唢呐奏出的喜庆欢乐乐曲声中，摄像机的镜头把我们带到 30 年代初天津日租界内协昌里的一座阔气宽敞的黑漆高门楼前，从大门角门洞开和穿梭的人流，我们可以断定，这里正在办着喜庆事，而且排场相当很大。从敞开的红漆铜钉大门里望去，可以隐约见到西式的白色别墅式洋房，与穿着前清服饰、抬着果品、贡品进院的气氛不大协调。

大门旁嵌着一块黑地红字牌子，上书一行隶书：清室驻津办事处。而大门楼中间则有一块蓝地大匾，大书“静园”二字。

随着一些穿着礼服和诰命夫人礼服的人进入，抬礼品的人一迈上台阶，大门里恭候的司礼官胡嗣瑗就高声唱喏：“朗贝勒府三格格为淑妃千秋节贡奉果品两筐、玉如意一件……”

“醇亲王府进奉果品一抬……”

“固山贝子尹群到……”

“翰林院编修左安法隐贺西宫娘娘千秋……”

这时走来两位上礼的客人，一个长袍马褂，一个着西装，二人分别从马车上下来，带着礼品走到静园门口，递上名帖。

门房把名帖转交胡嗣瑗。

胡嗣瑗对向他拱手的二位挡驾：“对不起，挡驾——”

西装者：“胡老，您不认识我了？”

长袍者：“我是先朝翰林院编修盛茂时啊——”

胡嗣瑗：“那为什么不穿补服？”

西装者：“这……不是民国了吗？”

胡嗣瑗冷冷地：“在静园里，可是用大清年号的。”说罢拂袖而去。

甩下西装和着长袍的遗老呆呆地站在门口，望着鱼贯而入的穿蟒袍顶戴的人们。

## 2 静园客厅

到处是明黄色的龙帐、寿幛，真草隶篆各种书法的寿字大幛悬挂在豪华的大厅里。

虽然这已是 1931 年了，被赶出清宫的逊帝溥仪和他的臣子们仍在重温小朝廷的旧梦。

一切行礼一如前清。

郑孝胥陪熙洽坐在上首。

大厅里遗老遗少们议论纷纷，一个个面呈喜色。

一山羊胡子问一白眉老者：“陪郑阁老坐着的是谁呀？”

白眉老者：“他是熙洽，刚从满洲来。”

另一人上来插话：“日本人发动满洲事变，听说到处是血腥味呀！”

白眉老者不屑地：“也许，大清中兴之望正在满洲。”

几个人都有点发愣。

山羊胡子最先领悟：“您是说，退一步，借日本人力量先在满洲中兴？”

白眉老者刚要答话，侍从高喊一声：“皇上驾到——”大厅里立刻奇静，只听一片环佩叮当、衣裙窸窣之声。大厅里的人全都匍匐在地，高呼“万岁”三声。只见穿着龙袍的溥仪在刘太监等人簇拥下，坐到临时铺了黄褥子的“龙椅”上，威仪不减当年。

溥仪摆摆手。

赞礼官高叫：“平身。”

众人起立。

溥仪格外看了熙洽一眼，微微一笑，然后目视左右两个空位子，问：“怎么皇后和淑妃都不来？”

一太监上前：“皇后她不来了……”

溥仪一笑，宽容地：“那就快叫淑妃来吧，这是她的千秋，我不过是想找个由子乐呵乐呵！”

太监：“！西宫出去玩儿还没回来。”

噫

### 3 行驶的轿车中

这是一辆黑色的福特牌轿车。司机旁坐着太监李长安，后面坐着两个丽人。23 岁的前皇贵妃文绣稍显紧张，蛾眉微蹙，频频向车窗外张望，有几分慌乱。另一人却显得从容镇定，她是皇妃文绣的胞妹文嫔，她不像姐姐那样穿旗袍，她是穿西服、裙子，头上戴着法国小帽，一派洋味儿。

汽车驶过热闹的中街，驶过惠罗公司门口，义利公司的招牌一闪而过。

车子经过竖有“起士林”招牌的大楼，司机放慢车速侧头征询地望望文绣，文绣摆摆手，示意他继续开。

李长安有些奇怪，看看文绣，又看看文嫔。

### 4 静园网球场

紧连着有假山、花园的后园，穿过月洞门儿，有一块翠绿的草坪围起来的网球场，正有两个女子一来一往地打网球，几个太监和侍卫在场地四周拾球，长椅上坐着日本军官松本三郎，一身军装，很有兴致地观球赛，婉容之兄润良陪坐着。

两个打球女子，一个是白衣白裤白网球鞋，头发用白手绢扎

起来，她长得漂亮极了：杏核眼，柳叶眉，肌肤如玉，身段苗条，打起球来灵活自如，像轻捷的燕子。她就是正值 26 岁芳龄的已废末代皇后婉容。

陪婉容打球的人穿着红衫。个子高出婉容半头，年龄也长她几岁，她碧眼金发，长得也颇秀气。她就是长年担任婉容英文教师的美国人任萨姆。

婉容一扬手，打出一个漂亮的旋转球，任萨姆跳起来接球，扑空，险些跌倒，任萨姆大笑：“OK！”

婉容矜持地笑着走过来，侍卫李越亭端来毛巾盘子。婉容擦脸。

松本三郎献媚地：“皇后是网球明星！”

婉容言不由衷地一笑：“松本先生别忘了，我现在不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皇后了，我不过是一介平民。”

松本三郎：“可是，你在我心目中，永远是圣洁的皇后。而且，我认为，你重新戴上凤冠的日子不会太远了。”

润良插言道：“我与松本先生是莫逆之交，听他的话与听愚兄之言是一样的……”

站在场外拾球的刘太监小跑着去拾球，在草丛里找了好一会儿才找出来，跑过来递给婉容。

婉容申斥地：“蠢才，拣个球要半个时辰！”

刘太监忙跪下：“奴才该死！”

婉容不耐烦地挥挥手：“去去！”

刘太监“ ”一声，起立。

侍卫李越亭又端着方盘走过来，上面放着几杯酸梅汤。

任萨姆擦着汗钻过网子走来。

婉容点首叫松本三郎：“松本先生——请！”

松本三郎起身，彬彬有礼地接过一杯酸梅汤。

前院喜庆音乐一阵高似一阵。

喝了一口酸梅汤，任萨姆说：“今天是文绣的千秋，你不去一下不好吧？”

婉容不屑地一撇嘴：“我不高兴。”

任萨姆笑了：“中国有很多怪事，一个男人同时合法地有几个女人，还能不打架吗？”

几个人都笑起来。

## 5 国民饭店门前

福特牌小车停下，李长安恭恭敬敬地拉开车门，左手护住门框，侍候文绣走出来。

文绣朝国民饭店大楼望去。

需仰视才见的大楼里，正走出张绍曾、李洪岳两位律师，前者元青长袍、团花马褂、瓜皮小帽，鼻梁上架一幅玳瑁边眼镜，一脸和气样子；后者个子稍高，玄色西装，枣红领带，黑礼帽，手提文明棍，一副精明强干的样子。

文嫔指指张绍曾、李洪岳，对文绣悄声说：“这就是我替你请的两位律师。

张、李二位下台阶，先与文嫔握手，随即又与文绣握手。

李长安吓得面如土色，上去拦阻：“你们好大胆，敢和皇妃……”

文嫔看看两个律师，纵声大笑，笑得李长安直眨眼睛。

张绍曾对李长安：“李太监，在我眼中，可没有什么皇妃皇后，只有一个普通国民文绣！”

说罢向文绣礼让地摆摆手，几个人上台阶欲进大楼。

李长安紧跑几步，拦住去路：“哪里去？今日是娘娘千秋，奴才不好交代呀！”

张、李二位目视文绣、文嫔。

文绣低下头去，抚弄着手上的镯子。

文姍对李长安正色道：“李得儿，你先回去吧，你们家的淑妃不回去了。”

“什么？”李长安的嘴张得老大，怎么也闭不上了。

“我再说一遍。”文姍断然道，“去告诉你们皇上吧，我姐姐文绣再也不当有名无实的贵妃了！”说罢携起文绣的手，欲走。

李长安这才意识到大事不妙，抢上几步，扑通一声拦路跪下，叩头如捣蒜：“皇爷派奴才陪娘娘散心，奴才怎么担待得起呀！”

等李长安抬起头来时，满脸是泪，汗也从鬓角流下来了。

这时，围观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文绣有点发窘，她走过去，对李长安说：“你起来，不管你的事！”

李长安跪着不起：“打死奴才也不起来……”

文绣鄙夷不屑地哼了一声，从手提包里掏出一封信，朝地下一扔，说：“拿去！他们见了这个，就不会怪你了。”

几个人转身而去，走进了大楼。

地上的那封信，封皮上写着“中华民国公民爱新觉罗·溥仪先生安展”。

李长安也觉得再跪下去无聊了，只好拾起地上的信，朝福特牌汽车一溜碎步跑去。

## 6 静园客厅

溥仪焦灼地坐在那里，左右两个位子仍然空着。

王公大臣们也有点不耐烦了，交头接耳：“皇后不来也罢了，淑妃的好日子，她怎么也不来？”

这时李长安惊慌失措地闯进大厅，一直跑到溥仪跟前，扑通一下跪倒，泪流满面：“奴才该死，奴才该死……”

众人大惊失色，溥仪站了起来：“怎么了？文绣淑妃呢？”

李长安抖抖地掏出文绣掷给他的那封信，双手举过头顶，竟

呜呜咽咽地哭了起来。

一太监将信拿过，跪呈御览。

## 7 静园网球场

任萨姆仍陪着婉容打网球。松本三郎、润良已经不在。

休息时，婉容擦着汗，说：“真怪，给文绣过生日可是头一回！”

任萨姆：“过生日是个幌子罢了。”

婉容不解地望着她。

任萨姆一笑：“往后看吧。”

李越亭慌慌张张地跑来，站在那里欲言又止。

婉容：“李越亭，叫你去拿酸梅汤，你怎么空手回来了？”

李越亭：“不好了，娘娘，西宫出走了，再也不回来了。”

婉容惊得目瞪口呆：“这……怎么可能？”

任萨姆走拢来，不以为然地一笑。

婉容表情有些茫然。

任萨姆：“我早想到了，只是没想到她走得这么快。”

婉容扔下球拍，一副大惑不解的神色：“真奇了，她当了皇妃还不知足？”

任萨姆拍拍她的肩头：“世上有比皇后、皇妃更可贵的东西呀！”

## 8 溥仪书房

这是一间曼圆式的中式客厅，虽没有龙凤屏风，却仍显得珠光宝气，家具、护墙板都是紫檀木、阴沉木和镂花铁梨木的，地上铺着猩红的地毯。特别令人注目的是溥仪座位后头悬挂的两块巨匾，一块写着“韬光养晦”，另一块写着“静观待变”，这大概是这位被赶出小朝廷的废皇帝明志的座右铭吧？



溥仪此时正在盛怒之下，使他本来清癯的面孔变得更加呆板、冷漠。他已脱去了龙袍，从他的装束，你完全看不出他是前清坐过龙椅的宣统皇帝了。他穿一身英国料子的西装，领带上插着钻石别针，袖子也缀着钻石袖扣，鼻梁上架着克罗克思的细边眼镜，与其说他像皇帝，更不如说他像赶时髦的阔少。

一只很昂贵的绿玉龙凤杯碎了，紫檀嵌贝的桌面上到处是碎纸屑，看来是文绣的信。

溥仪面前跪了一大片前清大臣们：留着山羊胡子的郑孝胥，笑面似佛的胡嗣瑗，婉容的哥哥、一副媚相的润良，以及国丈荣源等。

客厅台阶上，还跪着一批人，侍卫李越亭、严桐江、霍福泰，还有一些太监。

只听溥仪一迭声叫嚷着：“完了，完了！大清 300 年基业在我手里失去，如今又出了这等丑事，叫我有什么脸面去见列祖列宗？”

郑孝胥双手拄地，连说：“皇上息怒。”

众人附和：“皇上息怒。”

婉容这时出现在客厅门口，嘴角带着一丝颇为得意的嘲弄。

溥仪：“你们拿主意吧！”

郑孝胥：“为今之计，臣以为，先找回淑妃为上策。”

胡嗣瑗：“依臣愚见，宜双管齐下，一则派人去饭店找人，二则宴请京津各报馆主笔，这些舞文弄墨者不可低估，万一报端揭载出来，脸丢尽矣！”

溥仪：“快去办！快去办！”

## 9 静园庭院

郑孝胥脚步急匆地跨出书房，被婉容叫住了：“郑孝胥……”  
“臣在！”郑孝胥奔到花圃前恭听。

婉容用蔻丹染着指甲，慢声道：“你挺会给皇上出主意呀！”  
郑孝胥诚惶诚恐地：“奴才……实为……朝廷名誉着想……”  
婉容轻蔑地一笑，风摆杨柳般地走去。

## 10 婉容卧室

婉容正在逼问溥仪：“皇上是决意要把文绣请回来了？”言语之中，有些讥讽和争宠的味道。

溥仪正夹着一支香烟在地上走来走去，听见婉容问，有些不耐烦地问：“不找怎么办？”

婉容摆弄着桌上的绿玉面麻将牌：把垒起来的牌墙哗啦一下推倒，变色说：“好吧！只要文绣回来，我明天就走得更远！”

溥仪脸上的肌肉哆嗦了一下，把烟头一掷，吼道：“给我滚，别给我添乱了！”

婉容立即哭起来，挂在宫前廊下金丝笼里的金丝鸟在蹦跶。婉容抽抽搭搭地数落：“好，我走，明天就跟任萨姆老师到英国去！我跟你9年，得了什么好，你有能耐，怎么叫人赶出紫禁城了？你就有拿我出气的能耐吧！”

溥仪被婉容搅得心烦意乱，半晌，忍住气哄劝道：“我是怕家丑外扬啊！”

婉容仍在一旁饮泣。

溥仪：“好好，就是把她找回来，也叫她一生一世不再见我还不行吗？”

婉容拭泪而起：“何必这么赌气？”

## 11 大街上

街面上人声鼎沸，润良匆忙走来。报童在起劲叫卖：

“《顺天时报》，号外，快看皇妃私奔……”

“快买《益世报》，看皇妃文绣要和倒霉的皇帝离婚啊……”

“喂，《大晚报》，小朝廷丑闻……”

只见人们争相买报。

润良又打唉声又跺脚，连说：“天丧我大清！天丧我大清！到底吵嚷出去了，成何体统！”

## 12 静园客厅

润良气喘吁吁跑进大厅。

贺寿锦幛已经荡然无存，溥仪正在召集“御前会议”，人人面带忧戚，诚惶诚恐，仿佛面临灭顶之灾的样子。溥仪穿着日常的袍褂，坐在安乐椅里愁眉紧锁。下面齐刷刷跪了一地近臣，郑孝胥、胡嗣瑗、荣源等人跪在最前面。

左安法隐哭泣奏曰：“今臣特由江南赶来，事急矣！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不兴；今礼教凌夷殆尽，我等世受大清奉禄，宜主持正论！”

这时婉容姗姗而来，她也不顾那肃穆得怕人的气氛。径自摇摇摆摆地从跪了一地的人群夹缝中走到前面去，李长安觑了溥仪一眼，赶紧给婉容在下面设了一张座。

婉容捋一把鬓发，漠然落座。

郑孝胥：“左安公所言极是。国体虽更，典章犹在；五族虽云一体，黄屋犹尊；文绣既居宫列，宜保家声，而竟忘恩负义，致使纲常玷污，大逆不道也。劝解再三，实难姑息，恭请圣裁。”

溥仪没精打采地：“不能给她离婚手续，让她闹去。”

胡嗣瑗：“不妥。文绣如今有几个可恶律师张目，倘皇上不允离婚，他们就要起诉，那时皇上将被传到庭，更不成体统了！”

溥仪丧气地说：“这怎么办？”

这时婉容搭了腔：“好办。人去不中留，给文绣出字据离婚！同时，发一道上谕，不就得了吗？”

郑孝胥忙附和：“妙极！这样既可免使皇上抛头露面，名誉

扫地，又免去了奸人纠缠，皇上就发上谕吧。”

李长安和几个太监已经捧来笔砚，溥仪心不在焉地拿起笔来，刚要写，却又掷下，对郑孝胥道：“你来替朕拟上谕吧。”说罢离去。

婉容颇有点得意，挎着溥仪手臂走出大厅。

此时跪在地上的遗老遗少们始敢起来，围在书案旁各发宏论。只见郑孝胥写道：

谕淑妃擅离行园，显违祖制，应撤去原位封号，废为庶人。放归母家居住省愆，钦此。宣统二十三年九月十三日。

### 13 溥仪书房门前

溥仪正在送客，日本人吉冈安直、板垣征四郎、松本三郎以及后藤文，还有熙洽、郑孝胥、胡嗣瑗等人。

待这些人都上了汽车，溥仪才走向书房。

### 14 书房

溥仪满脸笑意，春英端来一杯燕窝汤。恰在这时，婉容款款进来，她接过燕窝汤，说：“我替皇上尝尝。”

溥仪笑道：“卿乃天下第一忠臣。”

婉容：“今儿个皇上怎么这么高兴？”

溥仪笑而不答。

婉容撅起嘴巴，有几分撒娇地：“我知道，你想到满洲去当皇上！”

溥仪正色道：“这非同儿戏，女人更不要与闻。下去吧……”

婉容不得不退下。

## 15 婉容卧房

一缕晨光透过纱质窗帷子射进来。廊檐下的金丝雀在欢悦地叫着，春英在喂食。西洋自鸣钟正打7点。屋子里浸在一片明晃晃的柔媚阳光里。

婉容正在三面有镜子的屏风式的梳妆台前着意打扮自己，近侍刘妈穿梭般来往，从衣柜里拿来十几条色彩斑斓的各式旗袍、大衣供她挑选。

婉容选了半天，选中了一件浅紫色地白花法国柳条毛葛旗袍，外罩驼色水獭领呢大衣，梳起了高高发髻，简单地戴了一点头饰，她坐在镜前正在薄施粉黛，往身上洒着古龙香水。

院外马蹄声、车声传来，原来是任萨姆来了。

婉容推开窗子：“Good morning 任萨姆老师，请上来坐。”

任萨姆：“什么戏？”

婉容：“开明戏院，梅兰芳的《西施》。”一边说一边下楼。

## 16 庭院

福特牌汽车已经从库房开出来。

李越亭呆呆地站在一旁。

婉容挽着任萨姆的手臂谈笑风声地从楼上下来。

婉容对李越亭：“你是木头啊？还不快去请皇上！”

李越亭不动：“请不来啦。”

婉容：“什么？”

李长安忙打遮掩：“皇上回北京醇亲王府给王爷拜寿去了。”

婉容：“胡扯！”

李越亭走上来，附婉容耳边悄声说：“皇上到满洲去了，昨夜走的！”

婉容一下子傻了，如同被钉在了地上，半晌，她气急败坏地大叫：“到日本公使馆去，找那个松本三郎要人！”

润良闻声跑来，把妹妹拉到一旁，劝道：“皇上北狩，是瞒着各国列强的……”

婉容滴下泪来：“为什么把我甩下？你们平日花言巧语……那个松本三郎也不是个好东西！”

润良低声下气地：“别嚷，当哥哥的不为你好，也还求沾个光呢！”

婉容冷笑：“你们就图自己有官当，哪管我死活！若不是你们花言巧语，我干吗到宫里来守活寡？我得到什么了？你可是当了皇亲国舅！”

润良一边赔笑，一边说：“别上火，那个松本先生没走，专门留下来陪你，有他在，你的凤冠戴不到别人头上。”

婉容：“你去把松本三郎叫来。”

润良：“松本先生大清早就来了，在书房里，走吧。”

婉容迟疑一下，走去。

## 17 婉容卧房

婉容愁眉紧锁，百无聊赖。

春英摆好烟灯、烟枪。

婉容呆呆地坐在窗前，一片红光中再现当年在坤宁宫大婚的情景，红屋红帐、红蜡红裙，金色的凤冠……

她长长地叹息一声。

李越亭在门外探头探脑。

婉容发现了：“进来！”

李越亭走进来。

“烟膏买来了？”

李越亭递上一包香烟，是红锡包：“娘娘抽支香烟解解闷吧……那鸦片烟是害人的呀……”

婉容一巴掌把香烟打落在地，踩得粉碎，气得大叫：“你敢

自作主张了？”说罢拿起鸡毛掸子要打。

李越亭跪下。

刘妈、春英也赔跪下。

婉容一见李越亭那一双坦率真诚的眼睛，心软了，扔下了掸子。

李越亭站起身，从兜里拿出几包栗羊羹糖，悄悄放在几上，走出。

婉容拿起栗羊羹糖，脸上现出复杂表情。

春英叫道：“任萨姆老师到了。”

婉容勉强陪笑出迎：“任萨姆老师怎么夜晚来访？”

任萨姆笑道：“我知道你烦恼，给你解解闷。”

婉容又是一声叹息。

任萨姆：“伦敦的房子替你租好了，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对面，推开窗户就是泰晤士河，什么时候走啊？”

婉容：“等一等吧……”

任萨姆：“你后悔了？不想到英国去留学了？”

婉容支吾地：“我都 26 了，学不进去了……”

任萨姆点点头，神色有些黯然。少顷，她笑咪咪地问道：“一边摆着皇后的凤冠，一边是自由，你一定选择凤冠了？”

婉容文雅地一笑，却没有明确答复，含混地说：“都要……”

任萨姆感叹地：“明白了……”

## 18 婉容卧房

婉容正和刘妈、春英收拾东西，衣服塞了一只皮箱又一只皮箱。

婉容自己在装珍珠宝物。

婉容最后拿出一个明黄色锦缎帽盒子，打开，真可谓满屋生辉，这是一顶嵌满珍珠翡翠的金丝凤冠。婉容伸出水葱样的纤细

玉指，把凤冠抚摩了一遍，又盖上了盖。

廊下传来金丝鸟的啼声。

婉容：“春英，把金丝鸟也带上。”

春英：“喂。”

这时，李越亭出现在门口，提着大包小裹。

婉容：“进来吧，东西都买齐了？”

李越亭：“买齐了。”

婉容打开各种衣盒、食盒随便看了看，突然发现少了什么，扬起头来，问：“那件……东西呢？”她显得有点害羞。

李越亭忙从一个盒子里拎出一件东西来，原来是西方人用的丝光胸罩，双手递上：“我跑遍了中街大小商店、字号，没有。后来还是求任萨姆给买的，不知能用不？”

婉容接过来，背到身后，不好意思地一笑：“去吧。”

李越亭刚走，婉容又叫：“回来！”

李越亭：“还有什么吩咐吗？”

婉容抓了几块银元塞到他手中：“拿去，打酒喝。”

李越亭：“娘娘忘了，奴才滴酒不沾。”

“好样的。”婉容打诨道，“那就攒着，留着说媳妇吧。”

说得在场的几个人都笑了。

## 19 塘沽港

夜，塘沽港灯火齐明，泊岸上下货的各国船只也都照耀如同白昼。

警察和大兵查检着登客轮的旅客。

马路上，一辆小汽车疾驶而来，车里坐着李长安、李越亭、刘妈等人。

车子一直开到一个僻静的、没有灯光的地方。

润良带着松本三郎、后藤文等人站在那里。



汽车开来，停下。

李越亭第一个走下汽车，他绕到车后，打开行李仓，穿着男人衣服的婉容从里面钻出来。

一行人悄悄登上一条备好的小舢板船，悄然划去。

## 20 塘沽港海外锚地

小舢板船靠上了泊在锚地的日本货轮“淡路丸”号铁甲船舷上。

人们在黑暗中攀援软梯上船。

黑色的浪头哗哗地击打着船帮。

## 21 “淡路丸”上

婉容被安置在一等舱里，远离后面的舱室，刘妈正把带来的金丝鸟笼子挂好。

李长安：“刘妈、春英和娘娘住一起吧。”

后藤文挥挥手：“不必，要减小目标，她如今只是一个阔太太，不是什么皇后。”

润良也只好挥挥手：“各自去吧。”

人们都向后舱走去。李越亭最后一个离开，婉容小声地说：“我有点怕……”

李越亭：“我一会儿就来。”

## 22 行驶中的“淡路丸”甲板上

过舷浪不时地翻上甲板，摔碎一朵又一朵的浪花，风大浪高，船体在风浪中吱吱嘎嘎摇晃着。海上一片漆黑。除了航行灯照出一片昏黄的光带而外，一切都被浓黑所吞噬。

在飞溅着浪沫的前甲板上，披着斗篷的后藤文正和松本三郎交谈。

他们交谈的事情显然非同小可，只听后藤文断然地说：“就这样！”

松本三郎双足并拢，打了个立正，却也有几分担心地问：“万一事情闹出来，我……”

“干我们这一行的不能瞻前顾后！”后藤文说，“日本大地震时，我被判过死刑的，我能出卖军部吗？今天我不是一切挺好吗？记住，万一事发，你只是一个淫棍，记住了吗？淫棍！”

“记住了！”松本三郎立正回答。

后藤文消失在过道后面。

## 23 “淡路丸”中舱楼梯死角

后藤文正和润良谈话，大概所谈事情过于苛毒，润良有些发抖，连声说：“这……这不成，淫污天眷，是要诛灭九族呀！”

后藤文：“我只希望，将来是日本血统的控制满洲，这是国策。你不是要当国务总理吗？”

说罢，后藤文先送上了一捆金条。

## 24 露天货位

遮挡着帆布的前甲板露天货位，已被过舷浪打湿。这堆货物正在婉容前窗外，她此时在昏暗的灯光下，正在卸妆。

忽然，她看见一些日本人掀开苫布，发现里面藏着几十个衣衫褴褛的老人、孩子。

日本人挥舞着皮鞭抽打、驱赶他们。

婉容走到门口，问守在门外的李越亭、李长安：“去问问，怎么回事？”

李长安：“没钱买票下关东的山东人。”

婉容动了恻隐之心，从小箱子里拿出几十块大洋，递给李长安：“去，给他们起票、吃饭。”

李长安：“娘娘真是菩萨心肠。全天津卫的人差不多都得到娘娘施舍了，什么时候是个头呢？”

“少玕唆。”婉容回舱房去了。

李长安把大洋揣腰里一些，捧着另一半走到前面去。

## 25 前舱过道

已经过了子夜，好多舱室的灯都相继熄灭了，偌大的淡路丸上几乎没有人走动了，只有单调的蒸汽机的轰鸣、浪涛声和阴沉的风吼。

婉容舱外过道上，李越亭咋咋地来回走着，不时机警地探视左右。

他似乎听到婉容房中有轻轻的咳声，他觉得是脚步影响了她的睡眠，就把两只皮鞋脱下来拿在手里，光着袜底，在过道上无声无息地走来走去。

在中舱楼梯口，有一个小火星一明一灭，显而易见，有人在那里吸烟，但却看不清面目。

轮船在鸣笛，粗犷的吼声掠过黑沉沉的海面，显得很甸人。

润良摇摇摆摆地走来。

李越亭拔出手枪，压低嗓子问：“谁？”

“我。”润良悄悄说，“你下去睡一会儿吧，我替你给娘娘上夜。”

李越亭：“我不困，还是国舅去休息吧。”

润良却板起了面孔，端起了主子架子：“叫你下去你就下去吧！”

李越亭只得走开，走了几步，想起来没穿鞋，又回来穿鞋，一边小声叮嘱润良：“娘娘觉轻，走道轻点儿。”

润良不知听清了没有，没有反应，傻子一样站在那里，看得出，他的内心并不平静，甚至有一汪泪水在眼圈里打转。

一个可怕的过舷浪砰的一声跃上甲板，把靠在栏杆上的润良打个透湿，他抖了抖身上的水珠，正要离开栏杆，只见中舱那闪动的火星朝这里移动了。

润良像见了鬼一样紧张地攥住了铁栏杆，凝视着越移越近的火星和黑黑的人影。

## 26 婉容包房

房中不很黑，床头亮着小小的灯，屋子里的铜床、梳妆台和挂在窗下的金丝鸟笼，都看得清，看样子婉容临睡前在翻书，一本线装书还扣在她胸上，她的睡相很动人，微微侧卧着，虽然全身裹在雪白的被单里，那苗条的体态还是很清楚的，她已经卸去了簪环，一把青丝拖在枕畔。她均匀地呼吸着，身子随着颠簸的轮船轻轻摇动着，像睡在摇篮里的公主。

## 27 底舱

十几个人同舱的房中，李越亭脱衣躺下，却睡不着，望着吊在棚上的物件一摇一摆。

他忽然想起什么似的从床上坐起来，披上了衣服，一只脚伸下床去要穿鞋了，却又停住。

## 28 前舱过道

火星终于在距离润良两步远的地方停住不动了。借着香烟头那微弱的光亮，润良毫不费力地认出来，眼前这个佩带着左轮手枪，一脸淫邪奸笑的人正是给他许下很多宏愿的日本军官松本三郎。

润良不由自主地哆嗦了一下。

噗地一口，松本三郎把香烟屁股吐到了海里，像赶一条狗一样向润良挥挥手。

润良没有马上走开，本能地向后退了几步，脊背抵到了舷窗上。他一回身，从窗里望见甜睡中的妹妹，他双手蒙住脸，从松本三郎身边跑掉了。

### 29 婉容包房

吱扭一声，门推开，一条黑影一直伸到床上。一只手伸到墙上按动电源开关。

床头灯顿时熄灭，房中一下陷入黑暗中。松本三郎向婉容走去。

### 30 船尾绞盘前

润良瑟缩着双肩倚在绞盘机的绳索上，双目痴呆。

他突然听到一声微弱的喊声，是女人的：“来人啊——”他难道听不出是妹妹在呼救吗？

润良本能地挺直身子，向前冲了一步，却又马上停住，退了回来。他紧张地盯着妹妹的舱房，侧耳谛听着，却再也没有声音了。

一个过舷浪砰一声摔碎在他脚下。

润良像一头狼似的伏在绞盘机上哭起来，那声音好不驯人。

### 31 前舱过道

披着衣服的李越亭信步走来。

他左右看看，不见了润良，正在疑惑，猛听婉容包房中有声音，继而看见房门半开着，他大吃一惊，马上奔过去，刚走到门口，吓得赶忙背转身来，闭了闭眼，松本三郎趁这机会扬长而去。

### 32 婉容包房

婉容穿着睡衣，拥衾而坐。一见李越亭进来，从床上赤脚跳

下来，拦腰抱住李越亭，大哭起来。

李越亭又惊又怕，说：“别这样，别这样，这事张扬不得。”

婉容止住哭，还在抽咽。

李越亭拔出匕首：“我去宰了这个畜生。”

婉容扯住李越亭的袖子哀求道：“那你就先杀了我吧！这丑事若是皇上知道了，还不把我剁成肉泥呀！我求求你了——”说着扑通一声跪下。

李越亭双手把婉容扶起来，跺跺脚说：“都是你那个哥哥坑了你呀！”

恰在这时，润良在门外问道：“李越亭，你深更半夜……这怎么说？”

“娘娘睡魇着了。”李越亭恨恨地出来，朝润良吐了一口，“亏你还是上夜的！”

润良一声没敢吭。

### 33 长春站

旁白：1932年春天，由日本人导演的傀儡戏正式开场，溥仪带着婉容从旅顺来到长春，就任伪满洲国执政，受到了前清遗老遗少的隆重欢迎；两年后，即1934年春天，溥仪第三次复辟，当上了伪满洲国康德皇帝，婉容又重新开始了皇后的生活。

随着上述旁白，首先出现的是长春站的欢迎场面：

长春站站台上军乐声高奏，溥仪、婉容等人在郑孝胥、胡嗣瑗、润良、熙洽等人簇拥下走下火车，后藤文、松本三郎紧随左右。

学生队伍、日本宪兵队伍夹道欢呼。最引人注目的是熙洽、凌升、张景惠等人都一律是前清打扮，匍匐在站台上跪接，每人手里打着一面大清龙旗。

溥仪眼里泪花闪闪。

1934年3月1日，长春郊外杏花村，在用土垒起来的天坛上，溥仪穿着保存了22年的龙袍，行了告天礼。

当天，溥仪换上了大元帅正装，在装修一新的勤民楼举行登基典礼。楼里铺着猩红地毯，溥仪坐在刻有兰花御纹章高背椅上受百官朝贺。

日本关东军司令菱刈隆向溥仪呈递国书，向溥仪赠送日本大勋位菊花大授章。婉容宫装打扮，又梳起了二把头，她得到了宝冠章的赏赐。

### 34 勤民楼

溥仪带着严桐江、工藤忠等侍卫，走上铺着地毯的楼梯。

立在楼梯上的落地大钟刚打7点。

楼梯口的护军行大礼：“恭请皇上圣安！”

溥仪笑咪咪上楼。

### 35 皇帝办公室

时钟正打12点。

溥仪在写字台后面正襟危坐，宽敞的办公室里静悄悄的，没有一个人，溥仪桌上只有崭新的文房四宝、报纸、文件筐，好像没办过公的样子。

严桐江、工藤忠在门外打盹。

溥仪打了个哈欠，点上烟，拿起电话，不会要，叫道：“严桐江，给我找郑孝胥！”

严桐江过来，打通了电话，递给溥仪：“总理大臣说话。”

溥仪火愣愣地：“朕倒是宵衣旰食，你怎么不来办公？”

郑孝胥苦笑：“皇上，难得安闲，臣没什么事可办啊！”

“你就来！”溥仪冲话筒吼道。

“臣即刻去。”

溥仪重重地摔下电话，猛吸着烟。

这时，吉冈安直（此时是陆军中佐）叩门而入，向溥仪行了大礼：“陛下大安！”

“你？”溥仪认出了他，“听溥杰说，你不是回到日本鹿儿岛去当了什么联队长吗？”

吉冈安直莞尔一笑：“我已被委任为关东军高参和日本国驻满洲帝国皇室御用挂。”

溥仪显然不明白：“御用挂？御用挂是什么东西？”

吉冈安直笑容可掬地：“是陛下您的秘书、仆人。”

溥仪：“仆人？你天天跟着我？”

吉冈安直：“在您办公的时候，是这样子的。”

溥仪老大不悦：“你先下去歇着吧。”

吉冈安直拿来一盒日本点心捧到桌上：“这是日本皇太后送给陛下的点心。”溥仪点点头，吉冈安直走出去。

郑孝胥畏首畏尾地进来：“给皇上请安。”

溥仪叹口气：“坐下吧。”

“谢恩。”郑孝胥侧坐小凳上。

溥仪：“国体刚立，怎么各部大臣都不找朕来办公事？”

郑孝胥：“各部次长在办着。”

溥仪：“各部部员还不拿来过目？”

郑孝胥：“次长们在办着。”

溥仪突然火了：“又是次长在办着，朕不要听！满洲国是谁说了算？当次长的日本人吗？”

郑孝胥吓得面如土色，忙趴下叩头：“君辱臣死，臣该死！可皇上再不要说这种话，隔墙有耳啊！”

溥仪长叹一声，拂袖而起：“从明日起，朕再也不来勤民楼了！”



### 36 溥仪缉熙楼书房

这是一间布置得古香古色的御书房。但也不缺沙发、留声机、放送器（收音机）等现代陈设。墙上挂着几轴名贵的古代画家的山水画。每张画上都盖有“康德御览之宝”的大红印玺。在书案后面墙上，有一幅隶书条屏张之素壁，是溥仪亲笔，录的是雍正皇帝的《圣训》：“可信人者，而不可信者亦人。万不可信人之必不负己也；不如此，不可以言用人之能。”

溥仪正在生闷气。小太监递上一杯茶来。溥仪喝了一口，烫了嘴，照小太监头上泼去。

这时，婉容姗姗进来，请了安，问道：“明儿个是清明，踏不踏青啊？”

溥仪挥挥手：“我心里烦！”

婉容有点不悦：“心烦，向日本人发火去，才叫章程呢！”

溥仪立刻火冒三丈，骂了声“滚”，把几案上的东西统统抖落地上。

婉容不以为然地走出去。

### 37 西公园门前

皇家卤簿摆了半条街。军警的净街车在前开路，随后是插有“警察总监”小旗的红色敞篷车，接着是婉容乘坐的红色汽车，两旁有护军摩托车队随驾，近侍李越亭等紧随左右，车队浩浩荡荡而来。

松本三郎带一队日本宪兵拦住车驾。

婉容从车窗里探出头来，对李越亭：“去看看，怎么回事？”少顷，李越亭回报：“日本人不让出城。”

婉容火了，走下车来：“欺人太甚！”

松本三郎走上来，乜斜着眼，对婉容说：“好久不见了——”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婉容气得掉过头去。

松本三郎竟然去拉婉容的手。

婉容摔开，上了汽车：“回宫！”

松本三郎敬个礼：“娘娘别忘了我呀！”

李越亭气得伸手去摸手枪柄了。

### 38 缉熙楼内婉容客厅

古香古色的陈设，与从前在静园一样富丽堂皇，所不同的是屋里增加了几盆雍容华贵的君子兰，金丝鸟的漂亮雀笼仍悬在窗口处。

正是黄昏时分，婉容一副惆怅神态，俯在窗前栏杆上，托腮凝望着院子，只有几个护军和日本人在走动，门外岗哨森严。后面同德殿正在兴建。

李长安打起帘子，高声叫道：“皇上驾到——”

只见溥仪一脸怒气地走过来。

奴仆们忙跪接，刘妈冲上茶来。

婉容赔笑地：“皇上气色不好……”

溥仪：“你干的好事！谁让你去踏青？”

婉容：“我是皇后，我要去踏青，还要日本人管吗？”

溥仪：“你还嘴硬！”

婉容：“你甘心当傀儡皇帝，我可不想当傀儡皇后！”

溥仪受到了侮辱，怒不可遏，一迭声叫：“拿家法来，拿家法来！”

李长安拖来大竹棍。

婉容流泪跪下。

李越亭不忍地背过脸去。

### 39 婉容卧房

挨了打的婉容大病一场，满脸憔悴地躺在床上。

李越亭隔帘望了望，一咬牙，反身走去。

#### 40 艺妓馆

疯狂的日本民间音乐，艺妓们陪伴一些日本军官在榻榻米上跳舞，边吃边喝，一片猥亵情态。

松本三郎左右手各搂着一个艺妓正淫邪地唱着小调。

拉门外，走来一个人，我们看清他是李越亭。李越亭看准了松本三郎，手一抬，连发五枪，松本三郎倒在榻榻米上，污血一片。艺妓们鬼哭狼嚎四散逃走。

李越亭几枪打灭所有灯盏，从容走出去，骑上摩托车，远去。

背后传来哨子声、枪声。

#### 41 婉容卧房

灯光迷离，烟雾缭绕，婉容正卧在床上吸鸦片烟，满面病容。

刘妈一面给她烧烟泡，一面不安地劝道：“这益寿膏可是沾不得的呀，上了瘾，戒就难了……人吃了它，像飘在云雾里……”

婉容点头：“我，就是想飘在云雾里，什么都忘掉……”

刘妈叹口气，只好烧烟泡。

婉容刚吸了几口，李长安在门外说：“娘娘，皇上宣您去呢。”

刘妈和春英交换了一下眼神。

刘妈：“这倒怪了，皇上长年不到皇后房中过夜，今儿个是怎么了？”

婉容只得从烟床上坐起来。

## 42 溥仪寝宫

溥仪躺在床上，婉容坐在床前，溥仪从被子里伸出手来，紧紧拉着婉容的手，说：“朕害怕，朕什么人都信不着了，你给朕打更吧……”

婉容点头。床头的藏香香烟缭绕。

溥仪：“听说你又用益寿膏了？”

婉容：“正打算戒。”

溥仪含情脉脉地：“戒急了会得病的，都怪朕……”

隔了一会儿，溥仪说：“日本人说了，没有太子，我死后传位给溥杰，溥杰却娶了日本女人，这血统……”他禁不住长叹一声。

婉容：“再纳个妃吧，也许能抱太子。”

溥仪：“不生太子，病在朕身上啊，你又不是不知。”

溥仪渐渐睡去。

孤灯残影，窗外风声飒飒，婉容赤着脚在屋里来回走着，她愁眉紧锁，走到墙角佛堂跟前，轻轻跪下，双手合十，不知向神灵祈祷着什么。

朦胧中，婉容眼前又一次浮出从前在紫禁城大婚时的场面，不过，此时却几乎褪尽了鲜红的色彩，成了茶褐色。

她凄然一笑，回眸望望溥仪那青灰脸孔的睡相，喟然长叹。

婉容无意中被溥仪床头的一张报纸吸引了。这张《盛京时报》上有一条消息：中华民国特使顾维钧陪同国联调查团抵达新京。

婉容心中一动，若有所思，她把这张报纸揣了起来。

## 43 婉容卧房

帷幄低垂，孤灯昏暗，病容枯槁的婉容拥衾而卧。

刘妈端着冰糖银耳汤进来：“娘娘，喝一口冰糖银耳汤吧？”

婉容摇摇头，刘妈只得放下。

婉容拍拍床头：“坐这……”

刘妈：“奴才不敢……”

婉容苦笑道：“我跟前一个亲人都没有，你就是我的亲人了……”说着滴下泪来。

刘妈侧身坐下：“唉，皇上也是心不静啊！你病成这个样子，他一回也没来看过你。”

婉容冷笑：“我，不过是摆设，就像窗台上的君子兰……”

刘妈吓了一跳：“娘娘快别这么说，你是国后，怎么能这么自轻自贱？”

婉容耳畔突然响起当年她的老师任萨姆在静园说的那句话：“世上有比皇后、皇妃更宝贵的东西呀！”

她的嘴角上浮上了一丝苦笑，她伸出手来，抓住刘妈的腕子，说：“亲人，我只跟你说，我够了！文绣抽身早啊，都怪我恋着皇后的虚荣……”

刘妈惊得四顾：“快……别这么说。”

婉容从褥子底下抽出那份《盛京时报》，指着那条消息说：“去叫李越亭，去找这个姓顾的。”

“这……”刘妈不解。

婉容又从床底下抽出一封信来，信封上写着“顾维钧先生大鉴”。婉容说：“叫李越亭到大和旅馆去找他，他会想法把我救出去的。”

刘妈吓得往后退。

“我给你磕头了……”婉容说着，真的跪在床上给刘妈行大礼。吓得刘妈上来抱住她：“折了我的寿了，我去，我去……”

#### 44 勤民楼

溥仪正在办公。

吉冈安直正递过一份文件：“这是惩治反满抗日分子治安法，要签字。”

溥仪一边签字一边说：“用重典，我不信杀不绝反满抗日分子！”

吉冈安直收起文件，说：“陛下马上要东渡日本，去朝见天皇了，您带不带皇后呢？”

溥仪：“不带。”

吉冈安直从文件包里拿出一封信，正是婉容写给顾维钧的那封，已拆封。他递给溥仪，说：“陛下过过目吧，您的皇后都险些逃走。”

溥仪边看边生气，气得手都抖了。

#### 45 婉容卧房

病体恹恹的婉容裸露着双膝，跪在玻璃碴子上，鲜血一滴滴流淌，她直挺挺地跪着，也不讨饶，溥仪提一根皮鞭，走一圈在她身上抽一下。

太监、仆人们在外面黑压压跪了一地。

李越亭带着工藤忠匆匆赶到。

工藤忠向溥仪求情：“陛下，看在我一个日本人面上，饶了皇后吧。”

溥仪看了李越亭一眼：“你去搬的救兵？”

李越亭低头不语。

溥仪挥挥手，示意放人。

#### 46 婉容卧房

夜深沉，婉容独自落泪。

放送机里正播放欢快的日本乐曲，同时伴有广播员报告新闻的声音：“这里是樱花盛开的东京，满洲帝国皇帝正在这里朝见

裕仁天皇，裕仁天皇把代表天照大神的一把剑、一块玉、一面铜镜赏给满洲皇帝……”

随后的报道是：“满洲帝国皇后听到皇帝在日本欢度消息，十分高兴，皇后玉体康健，近日还曾在大连海滨休息……”

刘妈听到这些谎言，苦笑一下，刚要伸手去关收音机，婉容突然跳下床来，抱起收音机向地下掼去，砰地一声，砸了个粉碎。接着，她不顾刘妈、春英的拦阻，见什么砸什么，最后把19支金凤凰的凤冠也踩扁了，她反倒哈哈大笑起来。

春英好歹把婉容拖到床上，婉容冷静下来，又呜呜咽咽地哭起来。

#### 47 婉容卧房

婉容站在窗前向下眺望。

她看见李越亭在院子里。

婉容转身问刘妈：“给李越亭的信送到了吗？”

刘妈点头。

婉容：“那他怎么不来？”

刘妈：“弄出事，这要杀头的啊！”

婉容凄苦地一笑：“我还怕什么杀头？去，叫他来，马上来。”

刘妈只得出去。

#### 48 楼梯口

刘妈对春英悄声地：“你在走廊里放风，有人来咳嗽一下。”

春英点点头，走去。

#### 49 婉容卧房

李越亭侧身进来，跪下：“娘娘大安。”

婉容：“你起来，坐到我床上来。”

李越亭：“奴才死也不敢。”

婉容：“什么敢不敢？你替我杀了松本三郎，你是我的恩人，从今以后，你给我当保镖吧！我什么都交给你了。”

李越亭：“愿尽力。”

婉容有几分生气了：“我找你来，就是听你这不冷不热的话吗？”

李越亭默然。

婉容挣扎着下地，连着打开了几个箱子，搬出许多金条、翡翠、玉如意，用一个包袱皮包了，递给李越亭，说：“拿去！”

李越亭不敢接，一个劲向后退着。

婉容硬塞到他怀中：“隔几天你再来拿，你先在外面找个安身之地，买间破草房也行，趁皇上去日本，我跟你逃出去。”

李越亭吓得瞪大了眼睛。

“你害怕了？一切有我呢。”婉容笑着点燃了一支粉包牌香烟。

婉容娓娓说道：“那时，我跟你一心一意过日子，过人的日子！我会绣花，我还在后花园种过豆角呢……”她宛如浸沉在幸福中，脸上洋溢着笑意。

李越亭低头不语。

“怎么，你嫌弃我？”婉容忽然问。

李越亭抱着首饰包袱，扑通一下跪倒婉容膝下，说：“奴才死也不敢……”

婉容劈面一掌，重重地打了李越亭一个嘴巴，骂了一句：“窝囊废，我看错人了！”

李越亭没有躲闪，抬起头来，眼里含着眼泪。

婉容突然双手把他从地上拉起来，抱住他哭起来。

李越亭也把婉容抱得紧紧的。



## 50 同德殿

这是刚刚竣工的同德殿，吉冈安直、郑孝胥、熙洽、胡嗣瑗等人陪同溥仪进来参观。从大厅到客厅、书房、卧房，全都是现代化的，地毯、沙发、条几、金黄色的多宝槿上摆满古玩、珍宝，盥洗室、浴盆、抽水马桶样样俱全。

人们交口称誉。

郑孝胥：“皇上几时搬过来呀？这里光线也好！”

吉冈安直：“这是我们日本国最好的建筑师设计的，天皇皇宫也不过如此。”

溥仪沉吟着：“不忙，不忙，择个吉日再搬。”

一些人拥到前面阳台上去了，郑孝胥有意落在后面，悄悄说：“皇上不搬也罢。”

溥仪：“怎么说？”

郑孝胥指指天棚、地板：“知道在什么地方放了……那个？”

溥仪点点头。

郑孝胥：“这好日子，娘娘怎么不出来走走？”

溥仪：“不理他。我从日本回来，5个月没见她，这也是一种惩罚！”

郑孝胥摇摇头：“人心不足啊……噢，她还要什么呢？”

## 51 婉容客厅中

灯光昏暗，婉容和李越亭双双坐在屏风后。

婉容：“你快想办法呀！”

李越亭为难地：“日本人户口卡的紧极了，人人都发良民证，三天两头查夜，怕抗日联军下山。你和皇上的‘御真影’家家悬挂，即使出去了，哪地方能藏得住啊？人人都能认出你来。”

婉容长叹一声：“自作孽不可活呀！”

李越亭拉着她的手：“别怕……”

“我怕？大不了一死。”婉容说，“告诉你吧，都……5个月了，再不想办法，就显怀了……”

李越亭搓着手，又急又惧：“我……害了你。”

婉容反倒安慰他：“傻瓜！我不会把你供出来的。我没白来这世上一回，有了你，死也知足了。越亭，万一……我被皇家法处死了，你能到坟上哭我一场吗？嗯？”她凄怆地笑着，可是两行泪水却扑簌簌地流过两腮。

李越亭心如刀绞，把婉容紧紧地抱在怀中。

## 52 日本关东军司令部

黑色大屋顶寺庙似的关东军司令部门前岗哨森严。

溥仪专车在“悬冠”下徐徐停住。

御用挂吉冈安直走过来拉开车门。

溥仪和严桐江走下来，步入大楼。

在一间宽敞豪华的办公室里，司令官植田谦吉在等待溥仪。

双方见礼后，分宾主坐定。

植田谦吉说：“陛下要郑孝胥转告我的事，知道了，陛下应该三思，还是信奉天照大神为好。”

溥仪还在说硬话：“阁下别忘了，朕乃大清后代，不能数典忘祖，朕去奉天东陵祭祖，理所当然。”

植田谦吉笑容可掬地：“早就说好了的，陛下是满洲国康德皇帝，不是大清朝宣统皇帝！”

溥仪：“这事问问天皇吧！”

“不必麻烦了，”植田谦吉说，“关东军是这个意思。”

溥仪：“关东军连祭祖都干涉？”

吉冈安直插言道：“陛下，关东军好比皇上之父……”

溥仪气得站了起来，又马上坐了下去，嘴唇哆嗦着。

稍停，植田谦吉站起来，说：“上次同陛下说的事情怎么

样了？”

溥仪诚惶诚恐地：“找个日本妃子固然好，只是语言障碍，诸多不便，朕已在北京王公贵族家物色……”

植田谦吉有些不悦，转对吉冈安直：“陛下选好了妃子，你要去查一查……”

吉冈安直：“是。”

二人先后走出。

郑孝胥趁机说：“在京选的他他拉氏淑女，宜尽快进宫。”

溥仪：“你就去办。”

### 53 溥仪御餐厅

溥仪正在掷骰子碰运气，一连几次掷的都是“么”，他气得把骰子扔到地上，又踹了几脚，无聊之极，随口喊了声：“传膳！”

李长安在门外吆喝：“传——膳！”

一迭声一递一还地传下去。

少顷，鱼贯进来十几个御膳房太监，各捧带盖的银器，一直捧进餐厅，摆好，揭去盖子。

李长安进来，拿起银箸。

溥仪念“往生咒”。

李长安刚要尝膳，又收回了筷子，附在溥仪耳边说了几句什么。

溥仪大为震惊，不念“往生咒”了，喝问：“可是真的？”

李长安：“奴才有多大胆子？”

溥仪想了想：“去宣婉容来，叫她来尝膳。”

李长安答应一声出去，少顷归来，说：“丫鬟说她病着。”

溥仪怒气冲冲地：“反了，不死就得来。”

## 54 婉容卧房

刘妈、春英吓得连忙用被子蒙住婉容，撂下帐子，又特意在床前凳子上摆了碗药汤。

殊不料婉容上来了倔劲，挣扎着要起来：“纸里包火，迟早包不住，索性闹开吧……”

刘妈死活不准她动。

这时，溥仪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地跨了进来：“爱卿快成了病西施了，居然抗起旨来！”

婉容只是不应。

溥仪冷笑一声，一抬脚，把凳子上的药碗踢翻，溅到雪白的纱帐上，他大吼一声，掀开帐子，哗一下，把盖在婉容身上的锦被掀开。

溥仪先是惊得退后一步，随即脸在抽搐，嘴唇在抖，眼里凶相毕露。

刘妈、春英吓得背过身去。

只有婉容，反倒毫无惧色了，嘴角挂着嘲弄的笑。

这更激怒了溥仪，他不知哪来的那么一股力气，伸手一提，把婉容从床上拖到地上，然后把她的衣服条条撕烂，又照着她那隆起的肚子雨点一样踢下去。

婉容双手抱着肚子，在地上翻来覆去地打滚，她一声不哭，也不求饶，牙齿用力咬着嘴唇，都咬出血来。

溥仪终于打累了，坐到太师椅上喘着粗气问：“贱人，你把大清后宫的脸都丢尽了，你还有脸活着，你怎么不去死？”

婉容费力地支撑着爬起来，侧过头来，冷静地望着怒狮一样的溥仪。她披头散发，衣衫不整，脸色苍白，反倒显得更美了。

“他是谁？我要把他凌迟处死，要把他点天灯！”溥仪吼叫着。

婉容讥讽地反问溥仪：“皇上想，能问得出来吗？”

溥仪跺跺脚，说：“那，那就把你弄死，朕要赐你死！不，把你扔到宪兵队的狼狗圈里去！”

婉容平静地：“犯到皇上手上反满抗日的人，皇上送去喂狼狗的还少吗？就差把你的皇后送去了。”

这一句话揭到了痛处，溥仪半天答不上来。

溥仪拉开门，见太监、仆人在门外跪了一地。

溥仪：“把她打入冷宫。”

李长安：“ ”。

噫

## 55 侍从室

灯光昏暗。墙上张贴着：“八底一字”、“日满亲善”之类的标语。

只有李越亭一人在喝闷酒，一边喝，一边流泪。

刘妈推门轻轻走进来。

李越亭瞥了刘妈一眼，视而不见的样子，拿酒瓶子的手都不听使唤了，却仍在往碗里倒酒。

刘妈把酒碗夺下来，说：“别喝了，喝酒误事呀！”

李越亭说了一句：“我害了她呀！”就双泪齐流了。

“雨后送伞，说这些干什么？”刘妈说，“想想后事吧。”她从衣襟里找出一方兰花手帕，递给李越亭：“快看看吧，她写给你的，叫你照办。”

李越亭把手帕凑到灯下，原来是婉容的血书：

今生无缘相见，

但求来世相逢，

见字远走高飞，

奈何桥上等郎君。

婉容泣血再拜。

李越亭呜呜咽咽地哭起来。

刘妈：“这不是哭的时候，快走吧，没有不透风的墙，上头正一个个过筛子查呢，逃命要紧。”

李越亭：“我不走，我成了什么人？万一查到我头上，我和皇后一起死就是了！”

刘妈喟然长叹一声。

## 56 婉容寝宫

已经不是从前珠光宝气的模样了，一切陈设尽行撤去，只留下一张床，摆在地中央，还有吊在梁上的金丝鸟笼子，金丝鸟凄凉地鸣叫着。婉容卧在床上，床前有一方凳，凳上摆着一个冷馒头、一碟咸菜，她一口也没有吃。忽然，从敞开的窗子飞进一阵缠绵、轻爽的歌声，是女子的歌喉，那歌儿有几分悲伤：

天苍苍啊，  
夜茫茫，  
孤身一人过寒江。  
妹呀妹，心里千声唤，  
伊人你家哪一方？

听着这歌儿，想到自己的处境，婉容不禁泪珠成行。

刘妈端了药碗进来，又从衣襟底下拿出一个纸包：“吃吧。”

婉容打开，是紫红色的山楂糕。

“你不是想酸的吗？”刘妈道，“他给你掏换来的。”

婉容更是泪流不止了：“他还没走？”

刘妈摇摇头。

这时，窗外又飞来歌声，有男人叫好声。

“西头谁在唱歌？”婉容蹙着眉尖问。

“新来的贵人，”刘妈叹口气，“刚从北京接来的，也是官宦人家的孩子。”

婉容凄伤地一笑：“又一个！”

### 57 缉熙楼一楼西侧谭玉龄寝宫

屋子显然是为新人刚装饰起来的，点金迭翠，四壁生辉。新来的祥贵人谭玉龄满面春风，严格说起来，她还是一个稚气未脱的孩子，是命运把这个北平的中学生送进了伪皇宫。她长得很漂亮，皮肤白皙，圆圆的苹果脸，一双黑葡萄似的眼睛似笑非笑，长长的睫毛忽闪着，很惹人喜欢。她今天穿着拖到脚面的短袖旗袍，正歪着头给溥仪唱小曲。

“你的嗓子像金子打的。”溥仪说。

“是吗？”谭玉龄憨憨地笑了，“皇上过奖了。”

“你住在北京什么地方？”

“什刹海旁。”

“噢，那离醇亲王府不远。”

“我知道，那是潜龙之邸。”

“你乐意吃什么？”

“豆腐脑、烤白薯。”谭玉龄天真地说，“我们学堂门口就有卖的，吆喝声可好听了。”说着，她学了一句：“新出锅的热豆腐脑咧——”

溥仪立即不高兴了，制止说：“住口，这是贵人学的吗？”

谭玉龄吐了一下舌头，乐了。

溥仪又问：“一路风光好不好？过山海关看没看孟姜女庙？”

“还看庙呢！”谭玉龄说，“倒是到处看见日本人打中国人。皇上，我告诉你，2个月前，日本兵在北京大天白日糟踏女学生，坏透了。皇上，可千万别真和日本人一个心眼啊！”

她一双眼睛瞪得溜圆，说得那么认真，认真中含着稚气。

没料到，反把溥仪吓了一跳，他大吼一声：“贱人，胡说什么？”

谭玉龄莫名其妙，她似乎一时没有明白自己哪一点触怒了皇帝，她说得不都是实情吗？

大概溥仪原谅她年幼，又是初来乍到吧，末了他叹口气，说：“千万不能乱说，和宫里人也不能乱说，天不早了，你睡吧。”

## 58 冷宫中

婉容在地上来回走动。

她忽听门外有一阵脚步声走近。她眼睛一亮，显然听出是皇帝的脚步声，她猛然推开房门，果然是溥仪带着几个太监，还有郑孝胥走过来。

婉容不顾一切地扑过去，跪在溥仪面前。

溥仪冷冷地：“你还没死啊！”

婉容央求地：“妾死无憾，孩子无罪，求大慈大悲的皇上开恩，让孩子平安生下来，给孩子一条生路，妾虽粉身碎骨不怨。”

溥仪碍于郑孝胥等人在场，不好发作，就说：“起来吧。朕能那么狠心吗？不过，孩子不能养在宫中。”

“谢皇上大恩！”婉容又磕下头去说，“请皇上让我哥哥办这件事吧。”

溥仪回头叫李长安：“去叫润良，允许他到宫里来见皇后一面。”

李长安：“！”

噫

## 59 冷宫中

润良请了跪安，然后说：“我家世受龙恩，三世公侯，想不到出了你这么个败坏门风的贱人，家门何不幸至此……”他唉声



叹气。

“都由我个人担待。”婉容说，“看在你我一奶同胞的分上，有一事相托。”

润良：“说吧。”

婉容：“皇上已经恩准了，特准孩子落草，求哥哥为我摘一有根基的行善人家。”

润良唯唯听着。

婉容脱下绿玉手串、金表，又摘下名贵的耳坠，用手绢包了，交给润良：“你先去打点。”

润良：“包在为兄身上了。”

## 60 溥仪书房

溥仪神情沮丧地吸着香烟。

站在一旁侍候的李长安道：“奴才倒有个法子，管叫那天杀的自己送上门来。”

溥仪掸着烟灰：“你说。”

李长安低声下气地附耳说了几句什么，溥仪腮上的肌肉跳了几跳，说了句：“你去办吧。”

李长安走了几步，又折回来：“皇上，皇后怎么处置呀？废了？还是叫她……”

溥仪猛吸了几口烟，扔掉烟蒂，说：“不能废后，那等于家丑外扬！叫她活着，活受罪，这比什么惩罚都难以忍受。”

李长安巴结地一笑：“皇上慈悲。”

## 61 冷宫

润良走进来，行跪安礼。

婉容：“找到人家了？”

润良回禀：“找到了，夫妻俩都是国民高等的教员，清贫

一点。”

“清贫无所谓。”婉容说。她又包了些银洋、伪币给润良，说：“把那教员的门牌号告诉我。”

润良：“大同路 159 号张芳明老师。”

婉容点点头。

## 62 侍从室门口

带着短枪的李越亭正在上岗。刘妈提着篮子出门，朝他递了个眼色，扔了个纸团在岗楼后面。

看看四下无人，李越亭拾起小纸团，打开，上面是这样一行字：“收养孩子人家，住大同路 159 号，姓张的教员，记住时常去看看。”

严桐江走过来，李越亭若无其事地把纸团掖了起来。

## 63 冷宫门外

刘妈、春英来来回回忙碌着，在端热水。

屋里传出婉容的呻吟声。

## 64 溥仪书房

溥仪正动员十几个人往外轰一只苍蝇，虽然窗子都打开了，那只苍蝇却不肯往外飞，人人都赶得气喘吁吁，大汗淋漓。

祥贵人袅袅亭亭地走来，倚在房门口，笑道：“哟，皇上这是带人捉迷藏吗？”

刘太监：“赶苍蝇，它就是不出去。”

谭玉龄找了一柄宫扇，追着乱飞的苍蝇：“看我来打死它。”

“住手！”溥仪厉声呵斥她一句，又用手去轰。

刘老太监对站在那儿发愣的谭玉龄说：“贵人不知呀，咱皇上仁慈到家了，从不杀生，走路都怕踩死蚂蚁呢！”

忽然一个宫女大叫：“出去了，出去了！”

溥仪如释重负地吐了口气。

谭玉龄露出洁白的牙齿笑了：“皇上的心真好。”

这时，李长安鬼头鬼脑地走来，附皇上耳朵说了句什么。溥仪立即随他走出来。

#### 65 缉熙楼楼梯上

溥仪和李长安站下。

“生下来了？”溥仪问，口气无比厌恶。

李长安：“是，丫头。”

“多嘴！”溥仪火了，他不关心这个。

“！”李长安自知冒犯，忙垂下头。

溥仪：“照你的主意办吧。”说罢向楼下走去。

“可……”李长安又追上几步，“润良还在外面等着呢。”

“叫他滚！”溥仪火了，“我再也不想见到郭布罗家的人！”

李长安：“皇上忘了，不是要用这个诱饵钓鱼的吗？”

溥仪也似乎想起了什么，就挥挥手：“你去办吧。”

“！”李长安讨得了皇上示下，乐颠颠地跑了。

噫

#### 66 冷宫门外

呱呱婴啼声。

刘妈抱着婴儿出来，交给李长安。

李长安抱着婴儿一溜烟跑下楼梯。

#### 67 冷宫

头上裹着帕子的婉容在央求刘妈：“叫我看一眼孩子吧，就一眼……”

## 68 锅炉房

卧式锅炉轰轰作响，通红的炉火在炉门口卷起一阵阵黑烟。

一个满脸灰垢的老锅炉工拿着一丈多长的铁钩子在捅火，每捅一下，炉膛的火旺一阵，然后关上炉门，他像木头一样坐下抽旱烟袋。

李长安推门进来，腋窝下夹着个麻袋包。

李长安冲锅炉工摆摆手：“打开炉门。”

锅炉工瞥一眼他腋下的麻包，问：“烧什么？”

李长安瞪起眼睛：“多嘴！”

老锅炉工只得打开炉门。

风吹火响，满膛煤火正旺。

李长安顺手将麻袋包朝炉膛里一丢，这时，麻包里响起两声撕心裂肺的婴啼声。老锅炉工仿佛明白了什么，奋不顾身地冲过去，想要抢出孩子，然而李长安一脚关上了铁门，只剩下了呜呜火响。

李长安怒目而视：“老东西，你活腻了怎么的？”说罢，扬长而去。

## 69 宫内府一间屋子

李长安对润良说：“孩子一落草就死了。别叫皇后伤心，你就说活着，送给人家了。”

润良连连点头，根本不想问明白究竟怎么回事。

## 70 大同路

宽阔的大同路，华灯初放。

李越亭骑着自行车走着。

他来到一个胡同口，认着门牌号，正是159号。他正在东张西望，恰巧一个小女孩出来倒垃圾，李越亭问道：“小妹妹，这

儿有个姓张的老师吗？”

小女孩回身一指：“楼上，东头。”

李越亭刚支起车梯子，猛然间从胡同黑影里冲出几个人来，一个人当胸给了他一拳，另几个人趁势把一条麻袋套到他头上。不容分说，把他抬到了一个闷罐汽车里。

## 71 冷宫

没有开灯。月光从窗外泻进来，灰蒙蒙一片，神志恍惚的婉容正在逗弄金丝雀。她耳畔复又响起那凄伤的歌声。

婉容拔出了一根竹子，再拔……快把笼子拆散了。

两只金丝雀跳来跳去，偶然的会发现笼子打开了，它们唧唧喳喳一阵欢叫，振翅飞去。

婉容仰起脸来，直到看着小雀消失在黑暗中。

忽然，静夜中传来阵阵皮鞭声、拷问声以及沉重的呻吟声。

婉容注意倾听了好一会儿，好像意识到了什么，推门叫着：“刘妈！”

刘妈应声过来：“呀，不能出来，受了风不得了！”

婉容指着外面问：“你听！在拷打什么人？”

刘妈支吾着：“不，不知道。”

“你去问！去问！”婉容的脸变得十分可怖。

刘妈长叹一口气：“告诉你了吧，李越亭犯事了……也许，你能救他一条命。”

像是在预料之中的那样，婉容显得十分沉静，没有哭、没有闹，她坐到窗前，对刘妈说：“你把好衣服都给我找出来。”

刘妈不敢不依，只得答应着。

婉容细心地打扮着自己，顷刻间，她又是花枝招展的样子了。

## 72 缉熙楼客厅

溥仪正和几个妹妹打牌，谭玉龄也在座。

溥仪正叫着：“胡了，满贯！”

二格格叫着：“皇上手气真好！”

房门突然推开，婉容出现在门口。人们都没思想准备，直愣愣地看着她。

谭玉龄没有见过婉容，一个劲问别人：“这是谁？”

二格格不耐烦地：“婉容！”

“哎呀，真美！”谭玉龄竟失声叫了出来，“怪不得都叫她明星皇后呢！”

溥仪一脸不高兴：“你出来干什么？不好好在房里养病？”

“我没病。”婉容从容地说，“我有一件事启奏皇上，不是把李越亭抓回来了吗？千错万错都担在我身上，求皇上放了他，若不然——”

“轰下去！”溥仪大怒。

李长安过来抓婉容，婉容一甩，甩脱李长安。她朗声说道：“皇上不是怕宫中丑闻传出去吗？我已经写好几份揭帖传到宫外去了，皇上不放了李越亭，三天后，外面的人就贴出揭帖！那时，皇上治下的子民就全都知道后宫秽闻了！”

“你怎敢这样？”溥仪气得掀翻了麻将桌，但后来毕竟冷静下来，答应她道：“你先下去，明天当你面放人。”

婉容朝在场的人凄然一笑，退了出去。

## 73 冷宫中

门口立着李长安等人。

遍体鳞伤的李越亭跪在婉容面前，痛切地说着：“我不求生，惟求为你而死。”

婉容扶起他来，倒了一碗酒给他：“你远走高飞吧。”说得感

伤，泪如雨下。

李越亭端着酒碗，双手发抖，他同样是泪眼迷离，一句话说不出来。

婉容拿了些银元塞到他手中：“我知足了，且记，将来别忘了去找孩子……我不久人世了，孩子是你我的骨肉……”说到这里失声痛哭。

李越亭还要说什么，被李长安拖过来：“别给脸上脸了，走吧！”

李越亭向婉容再拜。

婉容哭着追到门外，一直见李越亭的身影消失在楼梯后面，又赶到窗外阳台上，看见走在院子里的李越亭频频回首，直到钻进汽车里。

汽车一阵风驰出皇宫，像一只小甲虫，消失了。

#### 74 长春街头（伪国务院八大部大街）

在坐落着八大部的街口，万人空巷，人头攒动，日本宪兵、伪国兵、警察荷枪实弹来回巡逻，如临大敌。

谭玉龄乘坐的汽车被堵在街口。她摇下车窗，探出头来，问：“这是干什么？”

坐在前面的严桐江说：“比过天长节还热闹。”

谭玉龄推开车门走下来，严桐江想拦已经来不及了。

谭玉龄向前眺望着。

啊，原来是押赴刑场的“犯人”。日本人如临大敌，几十台摩托车开路，一辆满载日本兵的汽车跟在后面，歪把子机枪架在车上，子弹链拖出老长。

后面是七八辆汽车，每辆车上有一名“人犯”，背后都插着“招子”，上面写着“反满抗日惯匪×××”字样和用红笔勾着的斩决标记。

谭玉龄又好奇又害怕，她正待躲开，忽听最前面的“犯人”喊起话来：“亲爱的三千万东北同胞们，我们不是胡子，我们是抗日联军，为了不当亡国奴，不受日本人欺压，起来斗争吧，同胞们！”

接着这人带头喊起了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伪满洲国！”“打倒汉奸！”

所有被押赴刑场的犯人都在呼喊，日本人虽不制止，却全部端起了枪。

“人犯”们那一副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使围观的人流下了泪。有人递上了食品，有的商号抬出了大盒点心。

点心、水酒递到了刑车上。松绑。

“犯人”们端着酒碗拜四方，谈笑风生：“乡亲们，先走一步，20年后又是一条抗日好汉！”

大概心灵受到了极大的震动吧，谭玉龄如呆似痴地站在那里，眼里闪着泪花。

严桐江几乎是用哀求的口吻说：“走吧，这些都是土匪，杀人不眨眼。”

突然，从一座高楼的屋顶上撒下雪片一样的传单。

好多人俯身去拾，凡拾到传单的人，都挨了宪兵的枪托。

谭玉龄更加好奇地仰脸注视着满天飘飞的五光十色的传单。

有一张绿色传单落到了她脚跟前，她机灵地用脚踩住，然后装作系鞋带的样子，把传单从脚底下抽出来，轻轻一揉，攥到了手心里，冲严桐江一乐，钻进了汽车。

## 75 关东客栈

这是一个风雨晦暗的傍晚，斜风吹拂着如麻的雨丝。

在远离村镇的三岔路口，坐落着一幢破旧的泥坯房大车店，显得萧杀冷清。店门前一串罗圈幌，一盏半明半灭的羊角灯在冷



雨中摆来摆去，昏暗的灯光映出牌子上模糊的字迹“关东客栈”。院子里没有人，只有牲口棚里的几匹马在吃夜草，旁边停着几挂铁轱辘车、胶皮车。

在靠近马棚不远的一间单人客房里，炕桌上点着一支蜡，有点烧偏了，蜡泪淌了一大堆。桌上放着几碟小菜，一个锡酒壶坐在热水器中，李越亭的包袱放在炕上，他一个人正在喝闷酒。

窗上雨声飒飒，好不凄凉。

布满灰尘的墙上，除了“莫谈国事”和“大东亚共存共荣”的标语外，墙角神龛样的地方，供奉着“御真影”。

李越亭发现了，他端了一盅酒，走过去。溥仪虚伪地笑着，婉容那双眼睛仿佛含笑地望着他。

李越亭的心颤抖了，他上去一把撕碎了御真影的一半，溥仪变成了废纸攥到了他手里，剩下婉容一个人在冲他微笑。

李越亭泪如雨下。

这时，风雨嘶鸣，传来一阵汽车声，过了一会儿，马达声消失，李越亭也不介意。

突然，板门吱呀一声推开，执着马灯的堂倌说：“老客，有几位先生，指名道姓要会你，你们唠着。”

进来三个人，有一个人回头对堂倌说：“掌柜的，多炒几个下酒菜上来，多赏你点‘小柜’。”

堂倌高兴地应了一声，关上门去了。

李越亭欠起身来一看，不禁愣住了，眼前这三个穿着制服马靴的人来干什么？这不是李长安、严桐江和霍福泰吗？坎坷的经历使他不能往乐观方面想。他霍地从炕上跳起来，说：“三位是来取我人头的吧？”

李长安笑道：“别误会，总是熟人嘛，给你送送行。”

李越亭当然不会轻信，警惕而审慎地观察几个人的面部表情。严桐江只顾闷头抽烟，霍福泰一副麻木神态，只有李长安显

得坦然。

堂倌送上几盘炒菜、几壶酒。

李长安朝他挥挥手：“不叫，你别过来了。”

堂倌道：“好说，老客们慢慢吃着。”推门出去了。

三个人围坐到炕桌四周，李长安给每个人满了酒，也给李越亭斟满。李越亭不动。

三个人大口喝酒、大块吃肉，看样子饿急了。

又一杯酒落肚，李长安对李越亭说：“怎么不喝呀？”

“不明不白的酒，小弟不喝。”李越亭说。

“那好吧。”李长安在衣服上抹蹭了几下手上的油，从褡裢里拿出一本红格信笺、信封，放到桌上，又拿出笔、砚。

李长安：“没别的，请你给皇后写几封平安信。”

李越亭一时泪如雨下，他木雕泥塑般地坐着。

严桐江：“唉，写吧，写了我们好回去交差。”

李长安：“第一封说在辽阳写的，第二封旅顺，第三封北京，第四封是你老家承德，懂了吗？”

李越亭：“我死还不够吗？你们何必再去骗皇后？你们行行好吧，我不麻烦各位，我就死在你们面前，你们拿我首级去回报皇上。”说着抽出剑来就要自刎。

李长安一把夺下剑来，说：“叫你写这几封信，是皇上旨意。你骗奸皇后，碎尸万段都便宜了你，有你的信，皇后以为你活着，她放心，又保全了皇上的信誉，这也是你积阴德啊！”

李越亭长叹一声，拿起笔来，手却抖得十分厉害。他喝了一大碗酒，借着酒力，濡墨挥笔，一气写下去。

信很快写好了，李越亭把笔朝地下一掷喊道：“跑堂的，拿酒肉来！”

堂倌应声端来酒菜。

“来，我请客。”李越亭一时显得十分豪爽，“我们从天津到

东北，相处多年了，我临死留个念性吧。”

这话说得三个人脸上都有些同情不忍之色。

李越亭端起酒来一饮而尽。他又倒了一碗，生硬地同三个人碰了一下，说：“黄泉路上无老少，兄弟先走一步，没什么。”又是一饮而尽。

严桐江长叹了一口气：“你呀，都怪你胆子太大了……”

“我不悔，来，干。”李越亭笑着，眼里却淌着泪水。

他终于有点摇晃了。他跳到地上，扑通一声给三个人跪下，双手合十，声泪俱下地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托三位一件事。”

严桐江挥泪说：“你说。”

李越亭：“那孩子是没罪的，她养在大同路 159 号张家，我死后，求各位时常去照看一下，兄弟我在九泉之下也感恩戴德。今生无缘以报，来世变驴变马也要报答厚恩。”说着磕下头去。

几个人都被说得落泪了。

李越亭捧出了婉容送给他的全部金银珠宝：“这是抚养孩子的钱，足够了。”

三个人还没有做出反应，李越亭已经夺下严桐江的手枪，对准自己的太阳穴，砰一声，倒在血泊中。

## 76 勤民楼

镁粉噗噗地冒着白烟，摄影记者们在抢拍各种角度的照片。

这里正在举行记者招待会，横幅上写着“日本神武天皇纪元二千五百九十七年庆典记者招待会”字样。墙上挂有日本国旗、满洲国国旗，写着“共荣共存”、“王道乐土”等标语。

屋子里挤满了各国新闻记者。

一记者问：“满洲国和大清国有无共同点？”

溥仪目视郑孝胥，郑孝胥捻须答道：“又同又不同，根是

一个。”

吉冈安直不高兴地瞟了郑孝胥一眼。

又一记者问：“日本关东军与满洲帝国是什么关系？”

郑孝胥：“朋友，莫逆之交，至亲至善，同舟共济，唇亡齿寒。”

吉冈安直带头鼓起掌来。

又一记者问：“你们满洲官员感到有什么不快吗？”

郑孝胥啜了一口茶，说：“没有。不过，满洲帝国已经不是小孩子了，就该让他自己走路，不该总不放手。”工藤忠悄悄拉溥仪衣襟。

吉冈安直怒目以对。

溥仪用脚尖踢踢郑孝胥，郑仍不觉，还在信口开河地说下去：“我们满洲帝国有宏图大业要干，迟早要挥戈入关，恢复大清江山……”

吉冈安直忍耐不住了，大声喊：“休会！”

郑孝胥这才知道说走了嘴，君臣无言以对，四目茫然。

## 77 宫中浴室

这是一间镶满图案瓷砖的浴室，灯光明亮，雾气蒸腾。

谭玉龄全身浸泡在白色浴缸里，油黑的头发拖在水中。

一个使女走过来：“要搓背吗？”

谭玉龄摇摇头，两手在水上拍打着，说：“新京连个游泳的地方都没有。”

使女：“贵人会凫水？”

谭玉龄：“怎么会？小时候，夏天天天到什刹海或筒子河里去玩儿。”

这时有人说：“皇上来了。”

使女急忙闪到一旁去。

溥仪穿着和服式的长大浴衣，脚上踩着木屐，来到谭玉龄浴缸前，坐到使女搬来的小凳子上，伸手试试水温，问：“凉不凉？”

谭玉龄摇摇头，笑道：“唉呀，这可没法向皇上请安了！皇上不是有专用浴池吗？”

“我心里闷。”溥仪说，“跟你说一会儿话。”

“又受他们气了？”谭玉龄问。

溥仪点点头：“郑孝胥说走了嘴，又闯了祸。”

谭玉龄：“说了什么？”

溥仪向四处看了看，悄声说：“他说，满洲国要恢复大清江山……”

“这有什么不对？”谭玉龄不以为然地说，“人活着，得有点骨气，不然，有那么一天，人家要拿咱当汉奸处置的。”

这话说得溥仪跳了起来，又惊又怕，一迭声问：“你从哪学来的？这要杀头的呀！”

谭玉龄感慨地说：“我就是从那些被杀头的人那里知道的呀！”她叹了口气，说：“在我旗袍口袋里有一件东西，皇上拿来看看。”

溥仪真的到外间从衣帽钩上的旗袍里掏出一张字条，正是谭玉龄拾起来的那张绿传单。

溥仪一看，吓得心惊肉跳，传单标题是：告东北三千万同胞书。落款是：“中国共产党满洲省委暨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宣”。

溥仪把传单浸泡在水里，又捞出来，捏成了纸浆，又扔进了抽水马桶，亲自放水冲走。

背后谭玉龄问道：“人家说得不在理吗？咱不能忘祖宗啊！”

“别说了！”溥仪说，“到处都有耳目，你不要命了？”

## 78 冷宫

婉容在抽鸦片烟，青烟在她那日渐消瘦的脸庞上缭绕，整日里愁眉紧锁，叹气连声。

窗前的君子兰开出十几朵杏红色的喇叭花，刘妈正在给花浇水。

李长安嬉皮笑脸地走进来：“奴才给主子请安来啦。”

婉容从烟床上坐起来，捋一把散乱的云鬓，有气无力地说：“罢了。你眼里还会有我吗？”

“娘娘这么说，奴才死无葬身之地了。”李长安说罢，双手捧上一封书信，说：“娘娘盼的信到了。”

婉容眼波一闪，眼睛顿时雪亮，她看见黄色封套红格子里写着“郭布罗·婉容安展”字样。她一把夺信在手，看落款，是“辽阳李缄”字样。

她立即剪开封口，一口气读完，脸上如刮过春风绽开了桃花一般。她从床底下摸了两块银元，递给李长安：“别嫌少，如今打入冷宫的人两袖清风了。”

李长安打躬作揖道：“谢娘娘赏！娘娘别犯愁，说不定哪天万岁爷龙颜大悦，您还会得宠的。”

婉容：“不想了，也不稀罕了！”

李长安悄悄退出。

婉容又把李越亭的信反复看了几遍，把信珍藏在妆奁盒里，转对刘妈说：“他……这早晚大概过山海关了。”

刘妈：“他信里怎么说？”

婉容：“他说他不后悔……我也不悔……”她的脸上洋溢着好久不见的青春气息。

刘妈悄悄叹息一声。

## 79 溥仪书房

润良匍匐在溥仪脚下，说：“家门不幸，出了婉容这样千古贱人，还请皇上开恩宽宥。”

溥仪叹口气：“起来吧——”

润良起来，瑟缩地立于一旁。

“照祖宗家法呢，这种人，本应赐死，”溥仪脸上是一副悲天悯人的神色，“念你家世代勤于王事，朕又不愿家丑外扬，你就把她领回家去将养吧。”

润良吃惊得张大了嘴巴。

“听清了吗？三天内领走她。”溥仪又加重语气重复了一遍。

“！”润良六神无主地答应着。

“甭管后，没朕旨意，不得进来。”溥仪叮嘱着，“对外人只准说她是一门穷亲戚。”

“！”润良应着。

这时李长安进来：“皇上，御用挂吉冈安直来了，样子挺急。”

溥仪挥手对润良：“你下去吧。”

润良倒退出门，一脑门子冷汗。

溥仪拿出了卦筒，一边摇一边问：“刚出去没半个时辰又来，是吉是凶？”一边说一边哗啦啦地摇着金钱课。

李长安：“听说植田司令官也来了，脸色不好看呢。”

溥仪把卦倒出来，看了半晌，叹息一声，说：“伺候，去勤民楼！”

李长安马上向外吆喝一声：“起驾勤民楼——”

## 80 勤民楼

皇帝的办公室双扇大门都开着。

从楼梯口到门旁，两厢阴森森地排列着雁翅般的日本宫内府

宪兵，侍卫处长工藤忠手扶战刀鹄立门边。可以看见，铺着红地毯的办公室里，植田谦吉和吉冈安直以及另外几个关东军的高级官员，正像凶煞神一样肃立着，一派杀气腾腾的样子。

溥仪走过工藤忠身旁，工藤忠悄声说：“皇上小心！”溥仪更胆寒了。

溥仪的随行人员全被挡了驾。

溥仪进退维谷，硬着头皮像赴鸿门宴一样一步步上楼，走进气氛紧张的办公室。

见了溥仪，植田谦吉脱下白手套，同他握握手：“陛下在干什么呀？”

溥仪知道日本人更喜欢他不问政事，于是随机应变答道：“玩玩高尔夫球！”

“陛下也有不玩儿的时候吧？”植田谦吉皮笑肉不笑地说，“听说陛下和你的总理大臣开了个别开生面的记者招待会？”

溥仪两鬓立刻渗出虚汗来，他最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他镇定了一下自己，说：“都是朕耳不聪目不明，郑孝胥有罪。”

“很好，”植田谦吉哈哈笑了，“陛下确是明察秋毫。这样看来，陛下肯定要把郑孝胥免职了？”

毫无精神准备的溥仪又尴尬又无计可施，哑了半晌，才结结巴巴地说：“这、这……还念郑孝胥是朕的旧臣，又是满洲帝国开国元勋，是不是……”

“不行。”御用挂吉冈安直插言道：“陛下明知郑孝胥反日，却又百般袒护，是何居心？”

溥仪不敢再辩，只得说：“那就换人吧。”

“陛下看换谁好呢？”吉冈安直问。

溥仪说：“熙洽堪当此任。”他马上注意到植田谦吉脸色不对，又立即改口：“奉天省长臧士毅才学好，孚众望……”

植田谦吉：“郑孝胥的才学不是名噪一时的吗？”



溥仪噤若寒蝉。

植田谦吉：“叫张景惠干吧！”

“卖豆腐的张景惠？”溥仪意外得瞪大了眼睛，竟然忘记了场合，“这人是出名的草包啊！”

“草包往往更忠于陛下，”吉冈安直说完，向外喊道：“请新任总理大臣向皇上谢恩！”

少顷，工藤忠带着一身俗不可耐装束的张景惠进来。张景惠冲着植田谦吉低头便拜。

植田谦吉朝溥仪一指，说：“拜你的皇上，是皇上起用你的。”

张景惠抬起脸来说：“皇上是父，日本人是爷，哪有先父后爷的理儿？差着一辈儿呢！”

一句话说得植田谦吉、吉冈安直开心地大笑不止。

溥仪差点把鼻子都气歪了。

楼下前厅里的熙洽、胡嗣瑗等人你看我、我看你，尽露愤愤之情。

## 81 勤民楼“悬冠”下

溥仪带张景惠、熙洽、胡嗣瑗等人送植田谦吉上车，两溜摩托车开路，植田谦吉的汽车队卷起一阵尘烟。

悬冠下剩下吉冈安直和溥仪二人。

吉冈安直：“陛下不痛快吗？”

溥仪不语。

吉冈安直：“你应当感激我，我没有让你更不痛快。”

溥仪不知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静候下文。

吉冈安直挎着溥仪的胳膊向花圃走去。侍卫远远跟着。

## 82 皇宫庭院花圃前

万紫千红的花坛前，喷水池正喷溅出银链似的水柱，在阳光下形成一道圆形的彩虹。溥仪和吉冈安直停在花坛前。

吉冈安直掏出一包地球牌香烟来，溥仪掏出一包“三五牌”给了他一支。吉冈安直擦着火柴，先给溥仪点着，两个人在喷云吐雾。

吉冈安直吸了几口，才从腋下的皮牛文件包里抽出一张照片，递给溥仪，说：“陛下请看。”

这又够让溥仪吃惊的了。

照片上的谭玉龄是侧影，站在汽车旁，正把一张传单往旗袍里塞。背景是人海，人海上空飘飘而落的传单。

溥仪吓得面如土色，却只能嘴硬：“朕不明白，不明白。”

“回去问问你的祥贵人就明白了。”吉冈安直嘿嘿一笑，“她竟敢捡土匪的传单，可以杀头吧？这不是陛下签署的法令吗？”

溥仪浑身一震。

吉冈安直却没再吓唬他，掏出火柴，点着火，把那张照片当面烧毁，然后在喷水池里洗了手，卖关子地说：“幸而落在我手。陛下也要对贵人严加管束才是啊。”

溥仪唯唯。吉冈安直又从皮包里拿出一迭照片来，像摆纸牌那样成扇子面形，凑到溥仪面前。溥仪定睛一看，全是穿着和服的日本少女的照片。

溥仪：“这是什么意思？”

吉冈安直：“日满亲善，陛下应该选一位日本姑娘为妃子了……”

溥仪露出一丝惊慌，支支吾吾地说：“啊，不，言语障碍，再说，有一后一妃，已经……够了。”

吉冈安直也不勉强，一笑，说：“我看迟早要这么办的。”

溥仪不语。

### 83 溥仪书房

谭玉龄跪在地上，正在受着“拶刑”。她的十根水葱似的手指头被拶子夹得鲜血淋漓，连溥仪都不忍心看，别过脸去看窗外。

谭玉龄疼得大汗直冒，她却不吭一声。

溥仪：“还敢不敢捡传单、胡言乱语？”

谭玉龄：“皇上好糊涂啊！”

溥仪痛苦地闭了闭眼，对待立一旁的李长安说：“把用刑的事告诉御用挂吧。”

李长安：“奴才明白。”走出去。

溥仪喝令仆人：“松刑吧。”

谭玉龄泪眼汪汪地站起来，两只血淋淋的手向一起合了合，颤声说：“谢皇上大恩。”风摆杨柳地走了。

溥仪吩咐仆人：“去找佟御医，快给贵人弄止疼药。”

这时，郑孝胥一路哭着闯进来，一到门口就跪下了，边哭边爬，一直膝行到溥仪脚下，迸着哭声启奏说：“皇上啊！臣虽死无怨，臣生不能辅佐皇上一统天下，恢复大清基业，愧对祖宗，臣来世结草衔环，再报主上知遇之恩……”

溥仪双手扶起郑孝胥，叹息一声。

郑孝胥又说：“古人云，大丈夫应会‘屈蠖求伸’之计，望皇上保重，时刻将匡扶大业记在心上，臣虽死无憾矣……”

### 84 月夜长街

郑孝胥踽踽独行，路灯昏暗，风摆路旁的树，发出哗哗响声，他的影子在路灯前面时短时长。

远远的，有人跟踪着郑孝胥，他却浑然不觉。

一声闷哑的枪响……

随后是狗咬声，死一样的寂静。

## 85 溥仪书房

溥仪正在扶乩，李长安进来启奏：“皇上，润良跑了，全家卷铺盖回北京去了。”

溥仪离开乩盘，哼了声：“势利小人！”

李长安：“那皇后她……”

溥仪：“在宫里呆着吧，别叫她露面就是了，活着和死了一样，这也是惩罚。”

李长安：“！”

突然，一阵<sup>哗</sup>男人号啕之声传上楼来。

溥仪向窗下一望，只见几个穿重孝衫的男人正踉踉跄跄闯进来。

随后严桐江神色慌张地进来说：“不好了，昨天后半夜，总理大臣暴卒，他家人来报丧了！”

“轰出去，轰出去！”溥仪神经质地叫喊着，“宫廷不准为他发丧。叫熙洽来，发一道诏书，历数郑孝胥反满抗日罪过，叫熙洽！”弄得人人目瞪口呆。门外号哭声不绝于耳。

这时，御用挂吉冈安直笑吟吟地跨进门来，问溥仪：“陛下听说了吗？不幸得很，郑孝胥先生死了。”

“死有余辜。”溥仪忙说，“朕正要下问罪诏书呢。”

“不，”吉冈安直收起了笑容，“陛下应下的是追封诏书，郑孝胥是忠臣，他为共建大东亚共荣事业，被抗日联军杀害了，关东军要为他厚葬！”溥仪先还愣着，听到后来，全都听懂了，尴尬地笑了笑，忙传上谕：“全国下半旗，叫熙洽，快，快！”

又是一阵戏剧性的忙乱。

## 86 缉熙楼上

弱不禁风的婉容正在凭栏远眺，远处是望不断的淡蓝色的山峦和平川。她在哼着那支“金丝鸟”的歌儿，凄楚得令人心酸。

她看见院子里几个仆人簇拥着谭玉龄在玩耍，谭玉龄举着望远镜在看远处，不时传来她那银铃般的笑声。

婉容推开窗子，轻声哼唱：

金丝笼中金丝鸟，  
玉食甘露养得娇，  
挂在绣楼逗人笑……  
小鸟飞，  
小鸟跳，  
可怜层层珠帘下，  
不知笼外春天到，  
不知春天到……

## 87 院庭

谭玉龄听到歌声，抬头仰望，又举起望远镜看婉容，她脸上露出同情怜悯之情。

谭玉龄对一女仆：“把我新做的旗袍拿两件来。”

一女仆：“她这人，不值得可怜。”

谭玉龄：“谁能一辈子开顺风船呢。”

另一女仆：“皇上不让你见她。”

谭玉龄：“去拿衣服吧，再拿点吃的。”

女仆不得不去。

## 88 婉容卧房

婉容抚弄着谭玉龄送她的衣服，好不伤感：“谢谢！”

谭玉龄劝慰地：“往开了想，缺啥找我要。”

婉容长叹一声：“我真正缺的，谁也给不了啊！”

谭玉龄：“你后悔吗？”

婉容摇摇头，旋即又说：“真正后悔的是当了皇后，又来了满洲。”

谭玉龄索然地陷入沉思。

婉容注意到了谭玉龄手上的望远镜，问：“贵人拿它看什么呀？”

谭玉龄天真地：“看家乡啊！我一想家就拿它看，有时真好像看到了我家门前的老槐树，奶奶在老槐树下纳鞋底儿呢……”

婉容：“借我用用，行吗？”

谭玉龄注视着婉容那一往情深的一对眸子。

春英：“皇后家隔着千山万水，望不见。”

婉容：“望得见。他走到哪儿，我都望得见。”那一双眼里流露出的无限思恋，足以叫任何人心软。谭玉龄把望远镜轻轻放到婉容手上。

婉容轻移莲步，走到窗前，举起了望远镜。

## 89 冷宫

在通往客厅的门前，婉容走过来，刚要伸手拉门到客厅去，听得刘妈和春英在议论自己，就停下步子来听。

“皇后太可怜了……”春英一边浇花一边说。

刘妈在给盆花松土，长叹一声：“这要瞒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春英：“她天天盼信，哪还会有信来？当初不知谁出的这坏主意！把人弄死还要骗人！”

婉容觉得一阵阵地头晕目眩，差点摔倒，她勉强扶墙站住。

春英：“她就剩下一个孩子是盼头了！”

刘妈：“你哪知道啊！听烧锅炉的老郑头说，那孩子扔锅炉里烧了——”

“真缺德呀！”春英说。

这一切都听得明明白白，婉容还有什么盼头呢？她的爱、爱的结晶、为了爱付出的代价、为了爱的绵绵无期的等待，一时全都完结了，失去意义了。她的眼泪像两股泉水似的顺脸淌下来。

春英、刘妈回过身来，见婉容正安静地坐在那里落泪，二人交换了一个不解的目光，刘妈问：“娘娘怎么了？”

“没什么，挺好的。”婉容凄然一笑，接着就止不住笑了，嘻嘻地笑、嘿嘿地笑，直到抚掌大笑，笑得人毛骨悚然，她疯了！恰好这时门外传来一阵儿小孩子的说话声。

“我的孩子——”婉容撕心裂肺地大叫一声推开门，向那个小女孩奔去。

小女孩的妈妈吓得护住了孩子，她是溥仪的妹妹三格格。

尽管春英再三说那不是你的孩子，那是三格格的孩子，婉容还是不顾一切地追赶孩子，满楼梯追，到底把吓得哇哇乱叫的孩子抓住，抱到怀里，又亲又吻，流着泪大叫：“我的孩子——”

在场的人都流下了泪来。

## 90 伪帝宫

仿佛正在受到一场劫难。大清早起，皇宫上下的人都在忙碌，充满乒乒乓乓的声音。

铜的门把手、门钉锦、铜锁头、箱子的铜包角，统统从成物上起下来，堆到一起。

溥仪把一个铜脸盆拿出来，扔在地板上，用脚踩，没踩扁，从太监手里抢过锤子，当一下，砸扁了，他用脚踢了一下，说：“能够造一个炮弹壳子了。”

## 91 走廊里

溥仪嘻嘻地笑着，抽着香烟，望着人们进行这一场破坏。

吉冈安直走来，他这时已是中将军衔了。他展开一张《满洲

日报》，上面登着溥仪砸脸盆的照片。通栏标题是：康德皇帝率先垂范，捐献铜器，支援神圣的太平洋圣战。

溥仪笑着，看不出是得意还是悲哀。

吉冈安直：“皇上这一带头，百姓就好动员了，小学生把铜饭勺都捐上来了。”

溥仪敷衍地：“好，好。”

吉冈安直满意地下楼去了，猛然蹲在楼梯上，用手摸着固定地毯的铜条，说：“这是铜的，快拿下来！”

谭玉龄冷笑着走到吉冈安直身边，从头发上取下一个很细小的铜发卡，托在手上：“这个要不要？”

吉冈安直尴尬地笑笑，走了。

谭玉龄走到溥仪跟前，两个人站在楼梯栏杆前看热闹。

“日本人能打赢吗？”谭玉龄低声问。

“能吧……”溥仪说得没有底气。

谭玉龄鄙夷地从地上的盒子里抓起一把铜环、铜挂钩，又哗啦一声扔下，说：“到了搜刮废铜烂铁的分上，想打胜也难了。”

溥仪在她胳膊上狠狠拧了一把。

谭玉龄抖开方才吉冈安直扔下的那张《满洲日报》，打开第一版，有这样几条新闻。第一条是东条英机出任内阁首相；第二条是梅津美治郎大将就任第五任驻满洲国大使，兼任关东军司令官。还有零散消息：日本山口师团在南洋玉碎……

## 92 同德殿院中

天阴着，狂风吹得屋瓦震响。

一条横幅挂在日本国国旗上面，横幅大书“开赴南洋参加圣战之体挡告别仪式”。

院中，站着日本兵队列，都是全副武装的样子，个个脸上也像天气一样阴沉。



日本关东军司令梅津美治郎大将与御用挂吉冈安直中将站在将台上，溥仪穿着元帅正装站在麦克风前。

乐队高奏军乐，像哀乐，奏得充当“体挡”的“敢死队员”们个个满脸是泪。

其中，跟随溥仪多年的侍卫处长工藤忠也在敢死队列中。

梅津美治郎待军乐结束，高声说道：“请大满洲皇帝陛下对敢死队员作出征祝词！”

溥仪念祝词：“圣战光荣，尔等为武士道精神之中坚，理当捐躯沙场，励其所志，以尽报国之至诚。神人共佑，壮哉此行……”

仪式结束，流着泪的日本兵高唱着离奇古怪的歌离去，开始了他们送死当炮灰的征程。溥仪正欲转身回宫，工藤忠离队跑过来，向他行了个大礼，涕泪交流地说：“此去必死，永不能见了，皇上保重。贵人处境危险，小心！”

工藤忠的临行警告，又使溥仪陷入惶惶不安之中。

### 93 皇宫院子

哨子声、脚步声响起一片，大批日本军警出动铁甲车、摩托车把皇宫四周围得水泄不通，交通阻断，附近都戒严了。

御花园的网球场附近，显然出了什么大事，连梅津美治郎都被惊动了，带来了警犬，满地嗅来嗅去，特务们忙着在墙上拍照。

吉冈安直陪着神色惊慌的溥仪从缉熙楼内走出来。

梅津美治郎向溥仪行了军礼，一挥手，围在院墙旁边的人闪开，现场赫然出现在溥仪眼前。

红砖墙上，有一行粉笔字，写着：日本人的气还没受够吗？日本人长久不了啦！当儿皇帝有什么意思！

显然是为了勘察现场需要，字迹四周画了一个大圆圈。

溥仪看看这个看看那个，一时不知说什么好。

梅津美治郎对溥仪极有礼貌地一笑，问道：“陛下，您不会以为是宫外人进来写的吧？”

溥仪慌乱地：“朕对底下人稽查不严……”

梅津美治郎又是莞尔一笑：“岂止是底下人？听说陛下一位十分漂亮的妃子就很有点头脑啊？”

溥仪又是无言以对。

突然，一阵怪笑声打破了院子里极为肃穆的气氛。梅津美治郎惊回首，只见凤冠霞披的婉容从缉熙楼内闯出来，她虽是一身前清宫妆，却又披着黄丝绳绶带，胸前别着日本天皇赐予的宝冠章。

梅津美治郎：“这是什么人？”

吉冈安直：“康德帝后婉容。”

溥仪赶紧说：“她是疯子，疯了好多年了，将军莫怪。”

梅津美治郎这才放下心来，刚要转过身去，婉容走了过来：“我是疯子？你才是疯子！我是皇太后，日本天皇见了我也得下跪……”

溥仪吓得大吼一声：“该死！”马上掉过脸去对梅津美治郎赔笑。

上来几个太监来拖婉容。婉容不走，指着涂写在墙上的反日标语说：“你们在干什么？查思想犯吗？”

溥仪挥挥手，叫人们快把她拖走。

梅津美治郎却摆摆手，不叫人们拖，他和蔼地笑着，走近几步，说：“问候婉容皇后大安！你知道墙上的粉笔字是谁写的吗？”溥仪君臣们面面相觑，都有点紧张。

“怎么不知道，”婉容轻松自如地说，“是我写的！东洋鬼子跑我们这来干什么？讨厌！”

溥仪脸色大变。

几个日本军官抽出了战刀。

溥仪结结巴巴下令：“把……把反满抗日的……她……抓起来……枪毙！”

有几个人上来要绑婉容，婉容毫不畏惧，大笑。

梅津美治郎低吼一声：“住手。”他转对溥仪冷笑道，“陛下，疯子是当不了替罪羊的……”

溥仪汗如雨下。

日本人陆续撤出了皇宫院子，而溥仪却仍像木头桩子一样站在那里。

#### 94 缉熙楼前厅

太监仆人们穿梭一样来往，提药包的、捧汤药碗的……

二楼楼梯口猛然传来一阵女人的怪笑声，人们抬头望去，是疯了了的婉容，正在唱“金丝笼中金丝鸟”。刘妈和春英好歹把她拖进屋里。

#### 95 祥贵人寝宫

幔帐低垂，灯光幽暗，溥仪和佟御医坐在床边，谭玉龄一只雪白的胳膊伸出帐外，佟御医正在给她诊脉。

纱帐里，谭玉龄一副倦容卧在床上，头上敷着湿毛巾，不时地干咳几声。

佟御医诊完了脉，将谭玉龄的胳膊送回帐子，站起身。溥仪也站起来，看看白发皤然的太医，轻声问道：“要紧吗？”

佟御医：“外面谈吧。”

溥仪点头，随他出来。

“娘娘外感内伤，中焦堵塞，吃几剂药就会见强，不碍事的。”说毕，就从太监手中接过纸笔，挥笔开了一个方子。

## 96 祥贵人寝宫

夜已经深了，时钟的钟摆有节奏地响着。外面在下雨，雨丝不时地飘洒到窗子上，发出凄厉的声音。

溥仪坐在谭玉龄床前，亲自端着绿玉杯，用调羹舀起一点汤水，问谭玉龄：“喝点燕窝汤吧？”

谭玉龄背靠枕头半躺半坐着，勉强吃了一口，摇摇头，不想再吃。

溥仪：“文绣背我而去，婉容疯疯癫癫，你再有个三长两短，可怎么好？”

谭玉龄咳了一阵儿，勉强笑笑，说：“我没大事，皇上放心……”

风雨声中，突然飘来一阵疯女人恐怖的笑声。谭玉龄下意识地抓住了溥仪的手。溥仪抚摩着她的手，冲门外说：“去，叫东头别闹，给她吃安眠药。”

谭玉龄：“婉容够可怜的了，给她找个郎中好好瞧瞧看看吧？纵有千日不好，还有一日之恩呢。”

“你心地真好。”溥仪拍了拍她的手，说：“明天我就给她请大夫。”

谭玉龄显得很疲倦，头歪在枕边，眼睛轻轻闭起来。

溥仪轻声地：“你睡吧，我明天再来看你。”

谭玉龄却拉住他手不放：“皇上别走，我怕……我一闭上眼睛，就看见日本人要拿刀杀我。”

溥仪只好坐下：“别胡思乱想，日本人不会把你怎么样，有我呢。”

谭玉龄：“等我病好了，皇上开开恩，放我回北京省一次亲行不行？”

溥仪：“朕答应你。”

谭玉龄面露喜色，向往地说：“我想豆汁儿了，可惜新京没

有，皇上吃过天桥的豆汁儿吗？”

溥仪：“没吃过，听说臭烘烘的。”

谭玉龄：“净瞎说，好吃得很。”

一个人影在门外探头探脑。

溥仪：“干什么？”

李长安：“御用挂吉冈安直先生求见。”

溥仪老大不高兴，发牢骚道：“难道三更半夜家里事他也要管吗？”

谭玉龄：“皇上快去吧，在人屋檐下呀！”

溥仪不得不起身，对谭玉龄说：“朕去去就来。”

## 97 溥仪书房

溥仪面无表情地陪吉冈安直坐着，宫女献上茶来。

吉冈安直：“梅津大将听说祥贵人玉体欠安，很关心。”

“多谢。”溥仪品了一口茶，敷衍着。

吉冈安直：“汉医治病很慢，我带来了满铁医院院长小野寺先生，他是日本有名的医生。”

溥仪回绝道：“宫内规矩，有病向来只信御医。”

吉冈安直仍然坚持：“既已来了，叫小野寺看看嘛！”

溥仪只好妥协：“好吧。”

## 98 祥贵人寝宫

小野寺医生正在给谭玉龄用听诊器看病，溥仪和吉冈安直站在门外。

少顷，小野寺叫女护士给谭玉龄注射。

小野寺出来。

吉冈安直：“没有关系吧？”

小野寺双手插在白大衣口袋里，说：“不能乐观。很像是急

性脑炎，高热，打一针试试吧。”溥仪似信非信。

### 99 溥仪书房

时钟有气无力地在打3点，窗子上还是漆黑一片，凄风冷雨抽打着玻璃窗。

溥仪靠在几案上打盹，一本书掉在地上。门吱呀一声开了，李长安走进来，惊慌而低哑地叫着：“皇上，皇上——”

溥仪醒来。

李长安：“贵人不大好——”

溥仪跳起来，拔腿就跑。

### 100 祥贵人寝宫

满屋子是人，佟御医也在。

谭玉龄已经奄奄一息，呼吸很微弱。

溥仪大恸，扑过去大叫一声：“玉龄！玉龄啊，你怎么了？”

谭玉龄微微睁开眼睛，看了看溥仪，伸出瘦削苍白的手，想抓什么，溥仪把自己的手伸给了她。

谭玉龄声音微弱地：“皇上，可要记住我平日说的话呀……”

溥仪泪如雨下，频频点头。

谭玉龄：“……把我送回北京……”

还没等溥仪说什么，谭玉龄一松手，头栽到了枕边。

满屋子叫声、哭声。溥仪满脸泪痕地站起来。恰在这时吉冈安直、小野寺和女护士走进来。溥仪怒气攻心，忘乎所以，发起威风来：“滚，滚！”

### 101 皇宫西花园畅春轩——送殡途中

这里正在举行明贤贵妃灵柩的奉移典礼，从皇宫通往护国般若寺途中，黄沙铺地。哀乐起奏，谭玉龄的金棺外套着楠木巨

椁，置于大升庑中，由 72 杠沧州抬夫肩抬于宫门外，行事系长奠酒，宫内府大臣熙洽、参议府参议胡嗣瑗及“承办丧礼大臣”载涛等人跪迎灵柩。

其时，万人空巷，围观者如堵。双行武装警卫人员开路，其后是两队喇嘛、和尚，再次是抬着册封谭玉龄为明贤贵妃的册亭，盛放玉玺册书的宝亭，接着是送葬官员队伍，仪仗队、罗伞队、提灯队，其后才是有马弁护卫的 72 抬棺椁，最后是内廷送殡队和后卫队。抬棺时，一起灵，便在前杠上放一擦银洋、两碗白酒，前面有一人敲木鱼领步，数十名抬夫一字一板，毫无错乱，银洋不散，白酒不滴。

这一天，皇家大殡银山压地而来，一直通向护国寺。

护国寺的殡宫大门洞开，鼓乐齐鸣。

### 102 缉熙楼上

就在明贤贵妃大殓起行时，楼窗上出现了婉容的影子，她拿着望远镜，却没有用它看，她显得安闲、苍白而美丽，一点都不像疯人，她超然地望着热闹而隆重的出殡。突然，她眼前又一次出现坤宁宫里大婚的景致，不过，却没有热烈的红色了，那图像不但是黑白的，而且扭曲变形，十分可怖。

婉容突然哈哈大笑起来。这笑声，与送殡的气氛是那样不符，使好多人回过头去，仰起脸来望着那一扇楼窗上的倩影。

### 103 帝宫后门

李长安正带着一个十五六岁的中学生打扮的小姑娘走下皇上乘坐的汽车，在一片哀乐声中，小姑娘似乎好奇地张望了一下被白纸糊住了的后宫门，随着李长安跨进宫去。

在镜头升起来，又拉向大远景时，我们看到了大殡队伍和显得孤单的新进宫的小女孩。

这时再一次借重旁白：“这是 1942 年，明贤贵妃死去了，15 岁的中学生李玉琴又被选进了伪满皇宫，这就是福贵人。她的命运比她前面的三位好一点吗？”

（原载 1985 年 3 期《啄木鸟》，拍摄影片时注明根据王庆祥历史书编写）



## 世纪之梦

### 上 集

壮丽的长江三峡，山水迂回，高山叠嶂，急流险滩扑面而来，高亢嘹亮的川江号子声动人心魄。

一条上水船缓缓地排浪行进，几十条粗大的纤绳绷得如同钢索，顺着磨出一道道深沟的古栈道下的石崖，二十几个赤身纤夫背向着长江，四肢用力，艰难地蹒行在岬岩与浊浪腾空的大江间，一个个古铜色的脊梁，汗珠在滚动，那号子声震荡着峡江深谷。

#### 1 人民大会堂东大厅（1992年4月3日）

这正是七届五次人代会与会代表们中间休息的时刻，各种身份、年龄的代表们把写有“三峡工程咨询处”横幅的一个角落围得水泄不通，有的在索要资料，有的在看三峡大坝的模型，有的在向工作人员询问，他们边问边认真地作着记录。

我们的主人公赵西陵是个水利专家，五十七八岁年纪，有一双机智幽默的大眼睛，发鬓已有了银丝，他是那种既有官员气质又有知识分子风度的人。他站在堆满各种资料的长桌前，冷静中

透露着极大的希望，他看着工作人员分发资料，他在注意倾听人们的议论。

他的目光不时地投向站在门口的另外一个学者模样的人。他已80岁，头发全白，瘦长身材，精神矍铄。他手里拿着一个很大的放大镜，样子像烟斗，不时地望望门外，时而拿起一份资料用放大镜看。他就是当今水利战线最有声望的专家潘正罡。

镜头摇过一个一个干部、专家模样的人，风度翩翩胸前挂着代表证的罗启蒙正在与人交谈。这些人有的在踱步，有的在窃窃私语，有的略显紧张不安，在不时地看表，有的则向代表们讲解着什么。

铃声响了。

罗启蒙向潘正罡、赵西陵摆摆手，进入了会场。

代表们纷纷走进会场。

## 2 人民大会堂会场

罗启蒙入座，他凝望着主席台和主席台两侧的电子屏幕。

## 3 东大厅

东大厅顷刻间显得空旷起来。

这些水利干部、水利专家们全都屏息站立，眼睛盯着会场大门，时间仿佛静止了一般。

这时东大门口走进一个人。

赵西陵立刻发现潘正罡的眼神不对了，近乎敌视地向门口望去。

门口出现了一个戴深度眼睛的秃顶学者，拄着一根手杖，头颇习惯地扬着，他是与潘正罡齐名的水利专家陶晋川。

赵西陵的脸上表情十分复杂，看看这个，看看那个，冲这个笑笑，又冲那个笑笑。

潘正罡和陶晋川站在十几步远，挑战似的相互看了几秒钟，又掉头各自走开。

忽然，陶晋川又回过身来，沙哑的声音却低沉而有力：“潘正罡，你不理我？”怒气中却有一股孩子气。

潘正罡也扭过头来，说：“是你不理我，你这人，记仇！”

他们还是走到一起了，潘正罡先伸出了手，陶晋川咳嗽了一声，踌躇了半晌，才伸出手去：“你这家伙，以为胜券在握了？”他扫了一眼一长溜摆放资料的桌子，“统战工作做到大会堂来了。”

“你也没少做策反工作呀。”潘正罡回了他一句。

赵西陵不失时机地送上两杯茶：“潘老师、陶老师，你们都来了。”

陶晋川接茶在手，说：“看看，一样给赵西陵当老师，也有厚有薄，他先叫你，后叫我。”

潘正罡：“你这人越来越小气！”

几个人都忍不住笑了。

三十多岁的小伙子彭小风悄悄地跑过来，对赵西陵：“开始表决了。”

#### 4 人民大会堂会场

万里宣布：“现在请各位代表对国务院兴建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议案表决，请摁表决器。”

一个个代表在摁表决器。

罗启蒙迅速摁过，环顾四周。

#### 5 东大厅

所有的人，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大厅里奇静，以至于一张纸飘落地上的轻微响声也引得很多人扭头去看。

忽然，暴风雨般的掌声传出来。

“通过了！”一直守候在门口的赵西陵第一个喊了出来。

## 6 人民大会堂会场

代表们在鼓掌。

罗启蒙起立鼓掌。

主席台两侧的巨型电子显示器展示着投票结果，女播音员同时播送表决结果：1767 票赞成；177 票反对；664 票弃权；25 人未摁表决器。

## 7 东大厅

东大厅里沸腾了，水利专家们互相拥抱、握手、祝贺，像迎来了盛大节日。

赵西陵走上去与首长们握手，当他走到两位老师面前时，他犹豫了一下，还是情不自禁地与潘正罡拥抱到了一起，潘正罡那青筋裸露的手拍着他的背，说：“下边看你们的了。”

当赵西陵再转身时，发现陶晋川已经走了，挺直的背影，手杖笃笃地点地。赵西陵想追上去，潘正罡扯住了他的袖子。

## 8 机关宿舍大楼前

一辆奥迪车停住，情绪高涨的赵西陵下了车，司机从后备厢中拿出一个纸箱，帮他搬上楼去。

## 9 赵西陵家

一推开门，女儿赵溪正站在厨房吃方便面，一边吃一边看一张报纸。报纸大标题是：七届五次人代会通过兴修三峡工程的决议。

赵西陵一边与司机打开纸箱，一边问女儿：“又吃方便面？

吃饭也不坐下。”

“咱家有张像样的饭桌吗？”赵溪说，“站着吃饭是跟你和妈妈练出来的。”

赵西陵：“这是你生在水利世家的独得。”打开纸箱，里面是一套电动按摩器，赵西陵向里面一个房间努努嘴：“给你奶奶的。”

赵溪拿筷子点着赵西陵：“怎么着，又要骗她，说你在党校，不准回家？”

赵西陵示意她噤声。

## 10 赵西陵母亲房间

他母亲白发皤然，患中风卧床。赵西陵为她安上了按摩器，一开电门，老太太舒服地笑了。她说：“又要去长住党校了吧？”

赵西陵：“妈，您怎么知道？”

老太太：“你这不是又使小恩小惠了吗？上次临走买了个电褥子。”

说得赵西陵、赵溪全乐了起来。

老太太：“上党校也该轮个班呀，怎么总是你去。”

赵西陵向赵溪杆了杆眼睛。

老太太叹了口气：“咱们家，十几口人五六个地方，全在大山沟里修电站，吃顿团圆饭都难……”

赵西陵安慰她说：“今年春节，把他们都叫回来，过个团圆年。”说这话时，他眼里不无遗憾和愧色。

## 11 陶晋川家的书房

陶晋川面前摊着许多书刊、资料，他在电脑前紧张地操作着，屏幕上不时地变换着各种数据。

他凝视了一会儿屏幕，皱眉起身，点起硕大的烟斗，抽着，

站到了窗前。蓝烟在他的秃头四周缭绕。

忽然听见小保姆说：“有客人来了。”

陶晋川急忙转身，用一块很大的苫布把资料和电脑全盖了起来。这一切已被赵西陵看在眼里，他微微一笑。

陶晋川把赵西陵让到沙发上坐下，小保姆过来上了茶。

陶晋川磕了磕烟斗，说：“来向我示威？捎带辞行？”

“我哪敢！”赵西陵说，“我是讨教来了。我知道老师虽然反对马上上三峡工程，可您的研究一天也没停过。”

“胡扯。”陶晋川一口否认，“我哪有那样的闲功夫。”

停了一下，他问：“你是工程的总指挥？副总指挥？”

赵西陵：“国务院要成立一个三峡建设委员会，与过去所有的电站不同，这次是项目法人管理，业主制，由即将成立的三峡开发总公司为法人，业主。”

陶晋川似乎受了点震动，问：“什么意思？”

赵西陵说：“独立核算，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我们除了国家授权建好、管好三峡工程外，还要从事长江中上游干支流水资源开发。”

陶晋川思考了片刻，说：“你知道人代会通过的票数吗？”

赵西陵不知他是何用意，没吱声。

陶晋川说：“与会代表 2633 人，投赞成票的 1767 人，只比法定的三分之二票数多了 17 票。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赵西陵点点头：“我们会珍惜它，我们会更慎重。”

陶晋川打开卷柜，拿出事前写好的一幅字画，摊开在赵西陵面前，是八个大字：如履薄冰，如临深渊。

赵西陵激动地说：“老师，您早为我准备好这八个字了？谢谢老师训诲，我会把它挂在我的办公室里。”

“你都是部级干部了，”陶晋川说，“我怎么敢轻易训诲，好自为之，我希望我这个对立面败得越惨越好。”他说这话时沙哑

的噪音有些发颤，眼睛也有些潮湿了。

## 12 长江三峡

高亢而饱和着苍凉味道的川江号子很容易把人带回古老的回忆。此时赵西陵坐在从重庆开往武汉的“东方皇后”号游船上，望着重峦叠嶂、浮云蔽日的险峰和急湍黄涛一泻千里的峡江，他被回旋的险滩漩涡卷进了儿时的回忆中去。

## 13 黄陵庙附近

壁立万仞的黄牛岩下是黄琉璃瓦殿顶的黄陵庙。三斗坪上面一个小镇散落在山脚下，桔林掩映，面对浩浩长江。那生满绿苔的石阶，那粉墙青瓦屋舍，那手持木杵身背竹篓的山民，仿佛印证着荒僻峡江的历史。

7岁的赵西陵赤膊短裤，驾着一叶小舟出没在风波里。前面便是号称鬼门关的崆岭滩，乌黑的礁石密布，犬牙交错，急流从礁石间喧嚣而过，乱流翻涌喧腾，赵西陵驾着小舟在此消彼长的乱石急流中穿行，十分自如，远处可见石壁上的“牛肝马肺”。

一艘轮船鸣笛驶来，船舷处漆着“民康轮”三个大字。它在大珠、头珠等几块巨礁面前左右颠簸，船上的人惊恐得叫喊起来。

舵手冒汗了，终于没有勇气闯过崆岭滩，费了好大气力才将民康轮停靠在岸旁，一筹莫展。

甲板上有一个六十几岁的外国人，赭石色头发，碧蓝的眼睛，有一把漂亮的大胡子，戴一副宽边镜，脖子上挂着望远镜，腰间挂着皮盒子，一副军人气质。他就是美国垦务局的坝工专家萨凡奇。陪他来考察三峡的都是国民政府资料委员会的专家，年轻时代的潘正罡和陶晋川一左一右地站在萨凡奇身边，他们当时都在三十几岁的年纪，还有一个国民党将官，宜昌的江防司令吴奇伟，也带兵站在甲板上，他是专门派来保护萨凡奇的。

赵西陵不无骄矜地驾着轻舟在礁林中自由自在地穿行，他偶而向民康轮上看几眼，似乎对怯懦者的嘲弄。

民康轮上，萨凡奇摸着一脸大胡子，看赵西陵撑船几乎看呆了，他说：“他简直在玩！多么轻松。”

潘正罡用英语对他说：“这里的人，从小熟悉水性。这个滩叫崆岭滩，又叫鬼门关，44年前，德国轮船瑞生号船长不听劝告，本应对着‘对我来’礁石开去，他却在险滩前慌了手脚，结果触礁沉没，堵了航道，从那以后三峡曾中断航行9年。”

萨凡奇嗟叹道：“真是天下奇险。也只有这样的地方，水利资源才丰富。怎么办？我提议，雇用那个小男孩送我们过鬼门关，行吗？”

潘正罡目视陶晋川，二人又一齐去看吴奇伟。潘正罡说：“吴将军，你是奉蒋总统之命来保护萨凡奇先生的，你看行吗？”

吴奇伟坚决地否决：“不行。”

萨凡奇却耸耸肩，说：“淹死了，我自己负责嘛。我到这里来，蒋介石先生也怕日本人轰炸，不让我来，我写了遗书，出了事不要中国政府负责，我是不是再写一份遗嘱给吴将军？”

潘正罡把他的话说给吴奇伟听。

吴奇伟哭笑不得。

萨凡奇从皮包里真的拿出纸来，垫在膝上刷刷地写了一份遗嘱，塞到吴奇伟手上，然后拼命向小船上的赵西陵招手。赵西陵真的向他们撑来，小舟轻如飞燕。

#### 14 南津关附近江面

这里是西陵峡的峡口，江面最窄，只有300米左右，水深浪急，小舟在浪丛上跳荡着，赵西陵娴熟地驾驶着小舟，萨凡奇和潘正罡、陶晋川、吴奇伟几个人抓紧船帮，浪花不时溅在他们脸上。



萨凡奇仰视不见天的嶙峋怪石，突然双臂呼天，大叫起来：“好地方，理想的坝址！”小船一晃，他差点栽到水中，潘正罡死命地抱住他。

吴奇伟：“他说什么？”

陶晋川：“他说这是最理想的水库坝址。”声音小了压不过喧哗的涛鸣。

吴奇伟无可奈何地摇头。

一个大浪摔上小船，几个人全湿透了，赵西陵望着他们几个的狼狈相，快活地咧开嘴乐了。

## 15 三峡工地

撼天动地的排炮声惊动了古老而荒凉的西陵峡。中堡岛子和江上烟雾弥漫，水柱冲天。葛洲坝工程局已经打响了三峡工程的第一枪。

就在坛子岭下，刚刚就任三峡总公司总经理的罗启蒙把他的助手们拉到了现场，大家全站着。罗启蒙说：“昨天邹家华副总理代表国务院给我们挂牌来了，中国人梦想了70年的这件大事，落到了我们的肩上了。我们这个公司没有婆婆，大家放开手脚。”

赵西陵在罗启蒙旁边补充了一句：“若说有婆婆，只有一个，那就是李鹏，国务院。”

人们全都轻松地笑了起来。

罗启蒙：“三峡工程实行项目业主管理，我们既不是水电工程局，也不是会战指挥部，干完了散摊走人，我们在水电舞台上扮演了那么多年的角色要改改装了。”

赵西陵又插了一句：“从前是只会演小旦，现在是文武带打的花旦，还得会反串。”

罗启蒙点起一支烟，吸了一口说：“角色的转变，作为项目业主，迫使我们必须具备效益意识、风险意识，没人给我们兜

底。设计水平、施工水平、监理水平，将是我们业主有效地实施质量、成本、进度三控制的核心。你们都掂量一下分量，招标马上开始了，我们自己不进入角色，怎么唱这出戏？”

## 16 长江水利委员会冲沙闸试验场

赵西陵带领着一大群工程技术人员来到冲沙试验场。

陪赵西陵观看试验的是一对与他年龄相仿的夫妇，都是清华同学。男的叫伍青黎，留板寸头，额头有几条很深的皱纹，鼻唇沟下的八字纹显示出他的刚毅。他脸色有些苍白、无血色。他是长江水利委员会三峡工程的总设计师，代表局的首席代表。他的夫人张佐戴一副大眼镜，端庄的面孔显示着泼辣和成熟，她是葛洲坝集团三峡工程指挥部的副总工程师。

望着缩小了比例的冲沙试验，伍青黎说：“陶老师担心的淤沙问题，是不必担心的，我们一直在做模拟试验。”

“又做了多久？”赵西陵问。

伍青黎：“400 天。试验数据和在清江的现场试验结果相符。”

张佐：“长江算是含沙量较大的河流。三斗坪坝址的年输沙量是 5.3 亿吨，每立方米含沙 1.2 千克。”

赵西陵：“反对的专家们预计百年之后三峡库区会被淤沙淤死，报废。这不能全怪他们，三门峡水库的教训让人记忆犹新。”

伍青黎拿了一份资料给他看：“我们在冲沙方面的设计，改了几十次。现在的方案，可以保证一百年水库基本处在中淤平衡的水平。”

赵西陵：“防洪库容呢？”

伍青黎：“防洪和兴利库容分别保留 85.8% 和 91.5%，绝不会发生三门峡水库改造前的问题。”

伍青黎摆了一下手，“冲沙闸”开启，他们一边看一边议论。

赵西陵：“你们的总体设计可以了吗？”

伍青黎：“我们组织了 157 个专家，8 个专家组审查设计，初步设计、技术设计都完了，现在多了个招标设计，是你这老板新给的任务。”

“我可不是老板。”赵西陵说。

“怎么不是？”伍青黎说，“你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啊，给点脸子瞧，不得了啊！”

赵西陵笑了起来。

张佐：“念书的时候，可看不出你有当老板的天才，不过你挺会算计的。袜子底穿破了，把袜腰当底穿。”

赵西陵：“那是穷学生被逼出来的运筹学。”几个人都笑起来。

张佐：“我可提醒你，你们当老板的可别太狠了，别对我们敲骨吸髓呀！我还想走走你这老同学的后门呢。”

赵西陵：“好说，好说。”

## 17 木鱼槽隧道口

隆隆的炮声在三峡峡谷里震响，铁道工人和武警交通部队正在昼夜施工，抢修三峡专用公路。

## 18 莲沱特大桥工地

莲沱特大桥也开始修建。

头戴安全帽的罗启蒙和赵西陵等公司老总们在工地上看图纸，查看施工现场。

罗启蒙：“怎么样，标书都编制好了吗？”大块头的罗启蒙爬山路有点喘。

赵西陵：“这可是一场残酷的互相残杀呀。”

“你别耸人听闻！”罗启蒙说，“怎么说得血淋淋的？”

赵西陵：“光水电所属的工程局就有 15 万人，僧多粥少，现在得罪人的角色都由我们来当了。”

“你这人！”罗启蒙说，“喊按市场规律办事最响的就是你，现在又不想作恶人了。”他点起了一支烟吸着。

“唱黑脸、红脸我都不怕。”赵西陵说，“万一，上边飞来个条子，打个电话，让你给某个单位赏碗粥喝，你能做到六亲不认吗？”

“一言为定！”罗启蒙举起了大手，两个人在半空中有力地拍了一下。罗启蒙：“你放手干，我不会扯你后腿。”

赵西陵笑笑：“我们处在转换机制的时候，上下左右还没有磨合好。算了，万一有什么过不去的，你适当地做好人，挨骂的角色我替你担，你就说不知道。”

罗启蒙深为感动，他说：“那我成什么人了？”

赵西陵：“一攻一守、一张一弛、一文一武，总得留个回旋的余地，原则的不让，小小的买路钱该扔就扔点，扔买路钱买平安的事你干，得罪人的角色我当。”

罗启蒙哈哈地笑了起来，说：“我没白朝上头把你要来。干完了三峡你不能走，我上哪儿找你这好搭档去。”

“伙计，你数学这么差吗？”赵西陵说，“我今年 57，你 58，三峡要干 17 年，如果能让我们干到头，你我都是七十四五岁的人了，垂垂老矣，还野心勃勃？”

罗启蒙不禁哑然失笑。

## 19 武汉 长江水利委员会宿舍楼

旧的红砖楼，旧的式样，伍青黎家里的陈设基本是 50 年代的水准，桌、椅、书架又都钉着“长水”号码的小铁牌，显然是公产，属于他的是一对老旧的藤箱子，还有充梁接栋的图书，这大概是惟一值得主人引以为自豪的。书架里放不下，地上、窗台

上到处是书，拥挤得透不过气来。

伍青黎俯在桌上在看设计图纸，堆在桌旁的图纸有一人高。

他有些累了，拿起茶杯想去倒茶，却忽然一阵眩晕，他摇晃了几下，才勉强扶桌子站住。他面色更加苍白，鼻子里流出鼻血来。

他拿了张纸卷个卷，塞到鼻孔里，平躺到沙发上，不得不歇息一会儿。

妻子张佐走了进来，她提了一大堆东西，大声说：“一切就绪，明天我们上三峡。”旋即她发现伍青黎躺在沙发上，问：“你怎么了？又流鼻血了？你得去医院看看。”

伍青黎坐起来：“出点鼻血算什么，设计上的事多，着急上火就爱流鼻血。忘了？那年我追你追不上，一着急，不也鼻子流了血？”

“又没正经的！”张佐说，“快 60 的人了，还像年轻时那么拼啊。”

伍青黎：“我不要求多，再活 17 年就行，三峡电站建成了，你在黄牛岩下找块地方，把我的骨灰埋在那里，正对着三峡大坝，我这一辈子就没白活。”

张佐：“那可不行，咱俩不是有约在先吗？建完金沙江电站才能算完。”

伍青黎在她手上拍了一下：“那好，就金沙江。”说着又去桌旁看图纸。

张佐在收拾箱子，那是两只老式的藤箱子，太破旧了，她又塞得太满，一用力，锁扣崩开了。

她叹口气坐在了箱子上。

伍青黎回头看见，沉默了一会儿，说：“若不……扔了算了，买两个新皮箱吧。”

“你舍得吗？”张佐说，“你反正有借口，这是咱们结婚时的

纪念。”

伍青黎笑笑，蹲下身，看了看锁扣，又找来钳子、铁丝，弄了几下，扣上了，说：还能对付。”

张佐：“你真能对付。”看了他流血的鼻子一眼，说：“有病，你也是对付，我给你叫车，上医院。”

伍青黎：“别大惊小怪的，你走你的吧。”

张佐却拨通了电话：“我，张佐。你们来个人好不好？把伍青黎绑架到医院去查一查。我明天要上三峡了。”

一听这话，伍青黎赶快过来夺电话，张佐推开他，继续说：“没什么大病，流鼻血，你还不知道我这人好大惊小怪吗？好好，谢谢。”

放下电话，伍青黎：“你这是干吗？要车我自己要嘛。你又不是我们单位的人。”

“我是你们单位总工的老婆。”张佐乐了起来，“你全面检查一下，我看你近来身体大不如从前。”

伍青黎：“废话，我的身体若是一天比一天强健，那不是成世界奇迹了吗？”

这时窗外响起了汽车鸣笛声。

张佐摊开窗户向下看，说：“就下来，啊，等他不自觉时你再上来绑架。”

伍青黎埋怨地：“你这不是添乱吗？”

张佐推开了房门：“走不走吧？别说没用的。”

“好吧，好吧，”伍青黎一边穿外衣一边说，“给我点面子，别像个保母似的跟着。”

“嗨！”张佐说，“丢你人了？”

伍青黎：“有人说，咱们家是阴盛阳衰，这颠倒了的历史该颠倒过来了。”

张佐哈哈大笑：“谁这么能嚼舌头！好，你自己去，我今天

不当你的保姆。”

## 20 三峡坝址中堡岛

这里正在钻取岩芯，钻机声隆隆。

葛洲坝集团总经理徐佳驹、指挥长余明舜和副总工程师张佐带领一大群工程师在中堡岛上踏查已告一段落，右岸上有些挖掘机在工作。

他们席地而坐，拿出带来的面包、汽水，开始野餐。

徐佳驹咬了一口面包，又咬了一口香肠，大吃大嚼。

张佐：“徐老总胃口不错呀。”

徐佳驹弦外有音地：“我的胃口可大了，三峡都给我也吃不饱。”

张佐明白他何所指，笑着说：“只怕你要三根肠子闲着两根半哟。”

三峡工程指挥长余明舜说：“徐老总跟上头熟，打个报告，干脆把全部工程包下来。”

张佐：“想美事，那叫招标吗？”

余明舜：“当初咱们上葛洲坝时，领导可说，是三峡的总演习，建葛洲坝可是为上三峡呀，现在怎么变卦了？”

徐佳驹：“那时也没有市场经济这一说呀！我们该抓紧编制标书了，咱们别起个大早赶个晚集。”

余明舜：“李鹏总理上个月召集三峡工程会后，咱不是和三峡开发公司签了合同了吗？事实上咱们已经干了好几个月了，这怎么算？”

徐佳驹：“那是没有价格的合同，都要重来。现在有了业主，人家是老板，咱们是打工的，你别老回头看。”

张佐：“凭咱们的技术实力、经验和物资实力，不中标是不可能的，问题是我们的饭碗能不能盛满，肚子能不能吃饱。”

一个青年工程师：“狼多肉少。几乎所有的水电工程局都上

来了，大有不啃块骨头誓不罢休的劲头。”

余明舜：“他们都不在话下。”

徐佳驹：“你别夜郎自大。人家底子薄，也有对付我们招法，搞联合，目前出现两个联合体了，一个叫三联公司，另一个是水电三局、七局和八局的联合体，叫三七八局。”

张佐：“两个独联体！”

人们都笑起来。

又有人：“武警水电部队也来抢饭碗了。”

徐佳驹笑道：“不能说抢饭碗。市场竞争，优胜劣汰，咱们别说废话，马上着手投标吧。咱们要争哪个项目，心中要有数，想全包，不可能，时代不同了。”

余明舜：“李先念可是许过愿，说让葛洲坝吃饱喝足，说我们是建设三峡的主力军。”

张佐：“咱徐老总找过李鹏呢。”徐佳驹接过来说：“可不是。李鹏说：‘按说你们不该反对招标啊，你们还竞争不过他们？招来招去还不是你们中标？’”

余明舜：“这是给咱们戴高帽呢。既然如此，干脆咱们全包干。

徐佳驹：“别光以老大自居，老皇历翻起来，可不是越想越别扭？”

张佐：“1984年我们都开干了，若不是后来闹了个8年大论证，早发电了，那时业主还不知在哪儿呢！”

人们都笑起来。

## 21 长委代表局计算机房

几十台电脑都在操作，机房里只有击键的嗒嗒声。

出图纸的房间里一张张图纸徐徐送出。伍青黎在审视着一张张图纸。



张佐走了进来，伍青黎看了她一眼，故意地：“工作时间不准谈私事。”

“我是公事。”张佐伸出手来，“化验单呢？”

伍青黎装模作样地掏口袋，说：“看不看都行，一切指标都正常。”

“你说的是你的设计方案吧？”张佐生气地说，“别演戏了，你根本就没上医院。”

伍青黎也不狡辩，嘿嘿地乐。

张佐：“晚上我请赵西陵吃饭，你作陪，怎么样？”

伍青黎：“他不会去，你白费心思。”

张佐：“为什么？”

“你没安好心。”伍青黎笑道，“老罗、老赵早就宣布了，不吃请，任何一个投标方想请他们吃饭，免开尊口。”

张佐：“我不是代表承包方请客，是以老同学身份请他。”

“他又不傻。”伍青黎说，“谁不知道你醉翁之意不在酒？”

“嗨，你这设计方不过也是人家业主雇的伙计，与我们葛洲坝没什么两样，”张佐说，“你拿了赵西陵什么好处，现在成了二房东了？”

伍青黎：“你何苦给他出难题呢？听天由命算了。”

“少废话，你去不去？”张佐问。

“吃饭我是巴不得的。”伍青黎说，“你若能保证在饭桌上不提招标的事，我答应。”

“你装哑巴总行吧？”张佐说，“晚7点，在葛洲坝宾馆见，别忘了。”

## 22 赵西陵的办公室

除“如履薄冰，如临深渊”一幅条幅外，还有一幅毛泽东手书的《水调歌头·游泳》。

赵西陵此时若有所思地望着这幅字画，历史的烟云向他飘来。

### 23 瞿塘峡（1958年3月29日）

江峡轮正顺流而下，眼前蓦然出现的就是天下奇险夔门。

毛泽东就坐在江峡轮的甲板藤椅上，陪同的人环立左右，潘正罡有幸陪他来视察三峡。赵西陵作为潘正罡的助手，站在很远的后面，他正打开脚下的几个木箱，里面摆放的全是岩芯。潘正罡向他招手，他拿起岩芯走过去交给潘正罡，潘正罡交给毛泽东。

毛泽东仔细观看着岩芯。

眼前是夔门，扑面而来的是国民党将军孙元良题刻的十个大字：“夔门天下雄，舰机轻轻过。”左面是爱国将领冯玉祥的题词：“踏出夔巫，打走倭寇。”

毛泽东望着这几个大字说：“夔门天下雄，果然不假，当年日本人占了宜昌，就是没有过了夔门。”他思索了一下，问身后的潘正罡：“潘教授，你是跟萨凡奇到过美国搞三峡工程设计的，听说设计都搞好了，1946年要开工，后来为什么放下了？”

潘正罡：“我们在美国接到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的通知，叫我们立即回国，说是没钱建。”

毛泽东临风起立，凭栏远眺白浪滔天的峡谷，说：“是没钱啊，蒋先生忙于打内战，哪有心思建三峡大坝哟。”

望着刀劈斧剁般的石壁都呈斜式，毛泽东问：“这山石怎么都是这个样子的？造山运动形成的吗？”他本来是与潘正罡交谈，一眼看见了赵西陵紧紧挨着潘正罡，就问：“你的助手？”

“我的学生。”潘正罡说，“让他告诉主席好了。”

赵西陵有点不好意思：“我怎么敢？”

“哎——”毛泽东说，“三人行必有我师嘛，在科学面前，我

是个小学生啊。”

赵西陵指着岩石裸露的山体说：“两亿年前的中生代，地球发生了一次造山运动，这次运动使川东鄂西这一段发生强烈褶皱，形成齐岳山、巫山和黄陵背斜。”

毛泽东：“长知识。你是什么地方人啊？”

“西陵峡，茅坪人。”赵西陵说。

“所以他叫赵西陵。”潘正罡说。

毛泽东很感兴趣：“噢，三峡的儿子。好啊，你又学了水利，你来建设三峡大坝好了。这个权利优先给你。”

赵西陵：“不是为了三峡工程，我也不学水利了。”

潘正罡：“1954年洪水，他一家人都遇难了。”

毛泽东显得有些难过，仰起头来，沉思良久，说：“是啊，长江必须驯服它。1954年洪水死了3万多人，1870年的大洪水死了几十万人啊。1953年我乘长江舰在长江上走的时候，我就和长办的林一山说过，费那么大的力量修支流水库，还达不到控制洪水的目的，为什么不集中在三峡卡住它呢？”

潘正罡：“主席在今年一月的南宁会议上确定让周总理来抓三峡，我们都很高兴，长江的勘测工作已经全面开始了。”

毛泽东：“是呀，我告诉恩来，‘三峡你来管，一年抓四次’，他抓了几次了？”

潘正罡：“不止四次。几天前，总理还带我们一百多人上了中堡岛，看了坝址呢。”

毛泽东：“好啊，南宁会议说了个头，这次成都会议又作了决议，有希望了。”

赵西陵：“主席，听说主席填了一首词，是写三峡的？没有发表，能让我抄下来吗？”

“这是谁泄的密呀？”毛泽东回头看了看王任重，“一定是你。”

王任重对赵西陵：“你胃口不小啊，我还没抄来一份呢？”

毛泽东兴致极好，说：“拿纸笔来，叫你自己抄多不体面，赠人诗词总要留个真迹嘛。”

赵西陵笑得合不拢嘴了，潘正罡拍了他肩头一下：“你的胆子比我大，我都没好意思。”

恰被毛泽东听见了，他一边在卫士搬来的桌上铺纸一边说：“这叫敢为天下先。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我看你这个弟子将来不在你之下。”

周围的人全笑了。面对巫山神女之峰，毛泽东洋洋洒洒地写下了著名诗句，其中“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和“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几句搏得了阵阵掌声。

毛泽东放下笔，仰望神女峰，幽默地说：“我这么写了，不知宋玉先生和神女是不是会有意见？神女自称在巫山之阳，高丘之阻，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我要建三峡大坝，隔断了巫山云雨人家没法朝朝暮暮了。”

赵西陵：“宋玉不会不高兴。有了三峡大坝，他的故乡秭归不再有水患，是好事。”

船已渐渐行至香溪。

毛泽东：“这是哪里？”

赵西陵答：“叫香溪。”

王任重：“王昭君的故乡。”

毛泽东随口吟了两句古人的诗：“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然后说：“画师毛延寿很可恶，如果他不把王昭君画得那么丑，皇上也不会舍得打发她下嫁匈奴呼韩耶单于。听说是因为王昭君没有贿赂那个画师。看来，古时候的腐败也很厉害哟。”

王任重：“王昭君若不去和亲，不过是大山里的一个美丽村姑，也不会那么出名。”

毛泽东笑了：“有道理，这叫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这香溪的由来，也与王昭君有关系吗？”他转向了赵西陵。

赵西陵：“传说昭君在溪边洗脸，把一串珍珠项链掉在了水中，珍珠散落，从此水里有香味了。”

毛泽东笑了起来：“这个传说很美。我记得，在秭归和香溪间有个沙滩，是埋葬屈原的地方吧？”

赵西陵：“叫屈原沱，沱上有屈原祠。”

毛泽东忽然说：“那么，一旦修了三峡大坝，这里一片汪洋，昭君故里、屈原祠，是不是要淹在江底了？”

潘正罡：“无论高坝低坝，都是必淹的。”

毛泽东幽默地说：“那要事先告诉屈原大夫和王昭君一声，对不起了，请他们当一回移民。”众人都笑了。

望着急流回水，毛泽东突然问：“这地方可以下去游泳吗？”

众人都吓了一跳，不敢回答，人们面对礁石林立、漩涡叠套的江面都不禁毛骨悚然，岂敢言泳？”

王任重出来挡驾：“绝对不行，这里都是暗流、漩涡……”

幸而毛泽东没有坚持：“我倒不相信不能游，给我身上拴根绳子，看到不对，就往上拉嘛。”

大家见他并不认真，才开心地笑起来。

船已渐渐到了西陵峡，中堡岛在望。

毛泽东从秘书手上接过望远镜，焦距对准了中堡岛，他说：“你们认为坝址选在中堡岛好吗？”

潘正罡：“三斗坪坝址位于古老的震旦纪结晶体上，处于低缓河谷开阔段，河床覆盖厚度不大，基岩为花岗石，平均饱和抗压强度为每平方厘米 1 000 公斤，岩水透水性弱，断裂规模小。这个中堡岛极为理想，可借用它修纵向围堰、后河是天然的导流明渠。”

毛泽东：“好像苏联专家赞成在南津关？”

潘正罡：“萨凡奇也倾向在南津关，那里江面窄，离宜昌近，地理条件确实优越。”

毛泽东：“既然优越，你们为什么不赞成啊？”

潘正罡：“地质条件不好。是石灰岩地带，有大量溶洞，建坝很难解决漏水问题。”

毛泽东沉思着说：“建一个三峡大坝，是千年万年大计，是造福子孙的事，要慎重，又要争朝夕，怎么样？能不能找个人替我当国家主席，我来修三峡？”

王任重：“这是主席修三峡工程的决心，我们一定落实。”

潘正罡却说：“主席的职务是别人替代不了的。”

毛泽东大笑：“这么说，科学家的角色也是不可替代的喽？”

众人都笑起来。

## 24 赵西陵办公室

赵西陵刚坐回到办公桌后，彭小风探头探脑地进来：“赵总，你叫我？”

“我不叫，你也该来了。”赵西陵正在看什么，头也不抬地说：“西陵大桥的招标方案弄好了吗？”

“技术标书早就好了。”彭小风把厚厚的一沓资料放到桌上，说：“预计建桥时间4年，浇筑总量4万立方米，施工难度不小，全在填上风化沙以后的河道上，钢箱梁吊装共72片，每片重达108吨，这个工程也不小。”

“我不问你这个。”赵西陵抬起头，也不伸手去翻资料，只是问：“你这个西陵大桥项目组，要多少人啊？”

彭小风指了指桌上的牛皮纸口袋：“都是里面。武汉长江二桥有个建桥指挥部，120多人。我们本着精简的原则，要80人，负责项目审核、资金、供应、施工质量检查、验收……”

赵西陵哈哈大笑起来，笑得彭小风莫名其妙。赵西陵在屋子

里走了两圈，站在彭小风对面，压低嗓音说：“我给你4个人，还包括你这个项目经理，怎么样？”

彭小风瞪圆了眼睛，嘴大张着，半晌闭不上。

“你怎么了？到了世界末日了？”

“差不多是这种感觉。”彭小风说，“你不是跟我开玩笑吧？”

“怎么是开玩笑？”赵西陵又坐回到办公桌后，十分严肃地说：“4个人足够了。施工单位，你去通过招标择优而定，怎么施工，超不超成本，用你去管？什么质量啊、进度啊，你去雇监理，要他们代你管，验收时四方盖章，你是大老板，连老板也不会当！”

彭小风：“我的天，真敢想，建这么个神州第一跨，只要4个人管！”

“你干不干？不干我找别人。”赵西陵问。

“别这么挤对我呀！”彭小风说，“那我就试着当一回甩手掌柜的。”

“你那个总造价也不行，12个亿，太多了。”赵西陵拍了拍牛皮纸口袋。

“那是笔笔有据呀。”彭小风说。

“你是按计划经济算的。”赵西陵说，“我们三峡工程是静态控制，动态管理，一上来就先算利息、关税，价格要货比三家。你建大桥也要这样，我看，你有四五个亿够了，不信，咱们走着瞧。”

彭小风站了起来直摇头：“我也建过几个说得过去的桥了，现在跟你干，心里可没底了，不会干了。”

“干三峡，我也不会干。”赵西陵说，“过去会干的那一套不够用了，就头脑灵活点吧，小伙子。”

彭小风走了，在门口几乎与罗启蒙撞了个满怀，彭小风一吐舌头溜了。

“怎么，彭小风叫你撸了？”罗启蒙问。

赵西陵：“他要组建一个 80 人的大桥指挥部，我给他 4 个人。”

罗启蒙：“你也太狠了点。按老办法干，80 个是很保守的数字了。”

“按老路子干，三峡后勤机关就得万八千人的。”赵西陵说，“穿新鞋走老路也不行，必须穿新鞋走新路。”

罗启蒙：“我的意思，还是要进口一批先进机械设备，像卡特 77 吨自卸卡车一台 500 多万，像德马克挖掘机，一台要几千万，但效率也高，一铲子就是 9 吨半。还有塔带机、双轮洗……我怕施工单位买不起。”

“你的意思是我们买，再租给他们？”赵西陵问。

罗启蒙：“你以为如何？”

“可以作为一种方式。”赵西陵说，“有的小公司可能更喜欢租。葛洲坝气魄大了，徐老总一次订购了十个亿的机械，开工典礼那天，他要保证上 200 台套新机械。”

罗启蒙哈哈笑了：“这老徐，还没中标，就投上大本钱了，万一不中呢？”

赵西陵：“他不中，那我们可是吃不了兜着走了。中不中不是讨论的话题，中多少是焦点。张佐恨不能一口全吞下，她说，连你们业主都多余，葛洲坝就可以当业主。”

罗启蒙：“那坏了，三峡工程款得拿出一大笔去当他们的养老金，去办小社会。”

赵西陵：“上头又打电话给你了没有？”

“不断。”罗启蒙说，“不是婆婆，可也都是姑婆、姨婆之类的，你说怎么办？”

两个人笑了一阵儿，赵西陵说：“我不是说了吗？得罪人的事我干。”



这时，桌上的电话铃响了。

罗启蒙就近拿起了话筒：“找谁？赵西陵？啊，我呀？你听出来了？找我更好？”他捂住听筒，对赵西陵扮了个鬼脸，又松开了手，“是吗？啊，是的，我们是计划买一批设备……什么？我不知道啊。我真不知道我们国内也出这种重型挖掘机了……”他一边说，一边以目示意，对赵西陵比比画画。

赵西陵听明白了，伸手夺过耳机子，说：“我是赵西陵，你好，首长，我知道，他们来过电话，首长不太了解实情，什么？我不买他的挖掘机就不爱国？这帽子我不能戴。如果确是国产的，又是技术性能过关的，这国我们一定爱。好，好，再见。”他轻而又轻地放下了听筒，夸张地搓搓手，说：“冷手抓热馒头，又来了。”

罗启蒙：“怎么回事？”

赵西陵：“都看三峡是块肥肉，都想来咬一块！这位省长找上头没用。他们在库里是有 30 台挖掘机，我早派人去暗访了，不过根本不是国产的，是买人家外国零部件组装的，装也不会装，不过关，价格也是 500 多万，我干吗戴上一顶爱国主义的高帽花这个大头钱？”

罗启蒙笑了：“不看僧面看佛面，我看……”

“一台也不能买，”赵西陵说，“这个恶人我做。”

罗启蒙：“那我于心何忍。这样吧，来个折中方案，买他三五台，堵上这位仁兄的嘴，也就是了。”

赵西陵：“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

罗启蒙：“六亲不认，谁不会！不过你别忘了国情！我们正在转换机制，还没全掉过头来，我们走得太急了，也会翻车的，中央已经够给咱们撑腰的了，有些事，婆婆替咱们顶了，不然，咱这个小媳妇比现在难当。”

罗启蒙的目光转向墙上“如履薄冰”的条幅，他感慨地说：

“我们建三峡，真是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啊。我记得，这话最早是周总理说的。”

赵西陵点点头。

## 25 中堡岛（回忆）

1958年3月1日，正是江南三月草长莺飞的季节，周恩来带专家们弃舟登上了三斗坪对面这个不足1.5平方公里的小岛。

地质钻探机正在钻探。

一位地质师拿了一截光滑的岩芯送到周恩来手上。周恩来看了，问：“可以借走这一段吗？”

“可以，”地质师说，“但要编上号。”

周恩来把岩芯交还给他，他放眼滔滔大江，仰视黄牛岩，说：“三峡工程必须建，这是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里就规划过的了，连蒋介石先生也想修嘛。凡是爱国的人，都关心着长江的命运。”

他的目光落在对岸被脐橙和桔树掩映着的黄陵庙，问：“那就是黄陵庙吗？”

“是。”潘正罡说，“传说大禹到这里来治水，虽然杀死了九条孽龙，龙的尸骨却阻塞了江道，这里一片汪洋。后来大禹到天上借来一条神牛，神牛用犄角豁通了河道，有了三峡，神牛化做高山，就是这座黄牛岩。”

周恩来笑了：“我们不该比大禹差，大禹没来得及办的，我们来办吧。”在上船的时候，他说：“三峡工程太大了，我们可不能掉以轻心啊。”

## 26 黄陵庙（回忆）

周恩来面对大禹神像仰视良久。

罗启蒙搬了一个木凳，放在一根惟一没有油漆的殿柱下，踩

上去，用手指着高处的明显水痕。

潘正罡对周恩来说：“这个印记就是 1870 年洪水留下的。”

“这种几百年一遇的洪水发一次就不得了。”周恩来感叹地说，“黄牛岩不是有一首民谣吗？叫什么‘朝发黄牛’？”

潘正罡：“朝发黄牛，暮宿黄牛，三朝三暮，黄牛如故。”

周恩来：“那是形容三峡行路难的，三天走不了几十里路。修了三峡大坝就好了，改善航道，万吨船队也可以从重庆直发武汉了。”

走出黄陵庙，一行人来到千年铁树前，周恩来说：“修三峡工程，我们要如履薄冰，如临深渊，这两千年的铁树，一笔一笔记着历届政府为人民做了些什么……”

江风吹来，郁郁葱葱的铁树飒飒作响，像是在回应。

## 27 葛洲坝宾馆餐厅包房

豪华的包房里，卡拉 OK 等设施俱全，服务小姐环立，此时只有张佐、伍青黎二人枯坐。

伍青黎看看表，说：“他答应了吗？我们可别热脸贴人家冷屁股啊。”

张佐：“他这人从不食言。还差一分钟。”

门在这时推开，赵西陵穿着整齐，潇潇洒洒地走了进来：“我可是准时啊，一分不差。”

张佐：“我希望你不只是赴宴准时。”

伍青黎打量着他的衣着，说：“怎么像见外宾似的？”

赵西陵入座，招待员为他布好餐巾，他说：“见外宾，倒不一定刻意打扮，那有媚外之嫌。”

张佐把菜单推到他面前，说：“别为我省钱，点吧。”

赵西陵故意显得十分踌躇地说：“若是你个人掏腰包，我就嘴下留情。”

“屁话！”张佐笑道，“你小瞧人，你怎么知道我是公款请客？”

“你还是这么厉害。”赵西陵面对伍青黎说，“难为你这几十年怎么受了。其实，若不是怕日后受气，那她就不一定是伍青黎的夫人了。”

伍青黎：“哎呀，你怎么不早说？害得我苦了一辈子。”

几个人都哈哈大笑起来。

赵西陵指指点点地点了菜。

冷菜上来了，小姐倒了酒，张佐端起杯来，问：“为什么干杯？”

伍青黎：“为友谊吧。”

张佐目视赵西陵：“你说了算。”

赵西陵笑道：“为彼此的心照不宣干杯，怎么样？”

张佐笑了：“这话明白。”

三个杯子轻轻碰了一下。张佐说：“赵西陵，你这人放着部长不当，专门到大山沟里来受清风，你图什么？”

“我得对得起我的名字。”赵西陵说，“若是建三峡电站我没干上，我死了也闭不上眼睛。”

张佐：“你这人当资本家够料。”

热菜上来一道，赵西陵说：“长江的肥头鱼。吃吧，保证是野生的。”

张佐：“你这人！是你请客我请客？”

“我请客你付账啊。”赵西陵说。

几个人都乐了。

赵西陵：“何以见得我是当资本家的料呢？”

“心狠手辣。”张佐说，“敢对人敲骨吸髓。”

“哎呀呀，这饭我不能吃了。”赵西陵面对伍青黎说，“这是要搞阶级斗争了？”

张佐：“这不是我说你的话。投标人都这么说。”

“这不对吧？”赵西陵分辩道，“我们三峡总公司发包有标底，你们报什么价，是你们的自由。”

伍青黎把两根筷子摆成了 T 字形，说：“不是说好饭桌上不谈公事的吗？”

“这不是公事，这是探讨剥削与被剥削的理论。”张佐说。

赵西陵：“可也不能拿我当靶子呀。”

张佐：“你口口声声说改革要有阵痛，谁痛？你们业主当然不痛。这好比丈夫在假惺惺地说女人生孩子难免阵痛一样。”

伍青黎忍不住插了一句：“形象。为什么建葛洲坝这个反调节水库？还不是为了上三峡电站？集中 5 万精兵会战葛洲坝，这不是中央的决策吗？如今兵也练了，包袱也背上了，好，改革了，招标！让他们几万人去讨饭吗？”

张佐：“几十年的夫妻，你头一回为你老婆说了句公道话。”

赵西陵：“你们不要怕嘛。论技术、论实力，都有竞争力嘛！李鹏总理不是给你们打过气了吗？”

张佐：“别人压价呢？你们能保证不以最低价中标吗？”她的口气咄咄逼人。

赵西陵：“想发三峡财的多的是。昨天我碰到一个开奔驰 560 的个体老板，东拼西凑，凑了一伙人，也想来投标，他们把价压得最低，能让他中标吗？”

张佐：“你们那个天平别随便倾斜就行。”

赵西陵：“我倒担心你们投标方自己拼命压价。谁都知道，挤进三峡工程，等于在水电史上涂上荣誉的一笔重彩呀。”

“你不正等着我们自相残杀吗？你好坐收渔翁之利。”张佐说。

“这可太冤枉了。”赵西陵说，“我真后悔来吃你这餐饭，肯定不消化。”

伍青黎抚掌大笑起来。

## 28 行驶的汽车中

罗启蒙与赵西陵坐在车后座上，悬崖陡壁不时向后倒去。

罗启蒙：“你面子大，请陶晋川来参加开工典礼，是个大手笔，亏你想得出来。”

赵西陵：“我永远忘不了 1986 年那个大举动。聘请了 412 位专家，21 位特邀顾问，那次对三峡的论证，在人类科学史上是空前的。”

罗启蒙：“我记得，陶晋川是特邀顾问。”

赵西陵点点头，说：“412 名专家来自 17 个部门和单位，中科院所属 12 个院所，28 所高校和 8 个省市专业部门，涉及了 41 个专业学科。世界上没有哪个工作如此慎而又慎。毛主席没看到三峡兴建，周总理没看到，我希望邓小平能站在未来的大坝上再创一个蓝图。”

罗启蒙笑了，历史的烟云再次飘忽而来。

## 29 三斗坪中堡岛（回忆）

1980 年 7 月 12 日，邓小平被人们簇拥着走上中堡岛，他在放眼望长江。

邓小平伸出右手，大大地画了一个圈，他说：“我赞成搞低坝方案，看准了就下决心，不要动摇。”

罗启蒙：“也还有不同意见。”

“争嘛。”邓小平说，“打倒了也没关系，推倒了重来，会更好，我不也被打倒过几次吗？”

人们都轻松地笑了起来。

## 30 行驶中的汽车

前方出现了宜昌的轮廓，已是万家灯火齐明的时刻。

罗启蒙：“我记得，最后的论证报告上，陶晋川是没签字的

一个。”

“但他把自己的意见附上了。”赵西陵说，“邓小平得知他没签字，说了一句话，不签字也是一种负责的表现。”

罗启蒙：“我记得有9个专家组是一致签字通过的，有5个专题报告，有9个专家没签字。”

“9个专家10人次。”赵西陵说。

罗启蒙：“三峡工程真是来之不易呀！远的不说，从1958年6月起，那次的286人的专家会议，华罗庚、周培源、张文绪、张光斗、孙越崎、陶诗言、黄秉维、贾福海、谢义炳、侯学煜、马世骏、刘建康、陈华癸、尹恺、毛鹤年、陈宗基、黄文熙、钱宁、高景德、潘家铮，哪个没付出过心血。”

赵西陵：“我们是站在前人肩上向上攀登的啊。”

### 31 招标会场（一组过渡镜头）

显得格外肃穆的会场上方高悬着“长江三峡一期工程投标会”的横额。

投标各方早早来到会场，老总们交头接耳，却多少有些紧张。

会场已经快没座位时，张佐、徐佳驹才带着他们的五虎上将们姗姗步入会场，一副志在必得的气概，引得人们都回头去看。

各方的标书都密封在大帆布箱子里，会场前面摆了一大堆，令人生畏。

现在投标仪式开始，各家的投标金额分别打在了前面的大屏幕上。

人们在议论，比较。

评标室里，专家们在紧张评标。

中标发布会上，甲方在宣布中标各方名单及中标金额。  
徐佳驹第一个笑吟吟的走上前去。

### 32 北京 陶晋川家

陶晋川显得憔悴了，瘦骨伶仃，可他仍然坐在电脑前工作。  
已是黄昏时分，屋里光线暗淡。

老伴走了进来，在他身后站了一会儿，伸手为他按摩着双肩，说：“你真可怜。”

“我可怜什么？”陶晋川放下手里的鼠标器，微微闭上了眼睛。

老伴：“你反对上三峡工程，人家照上了。你失败了，还不甘心，这不可怜吗？”

陶晋川：“科学上的反对派是不可耻的，又何谈可怜？我这一生都交给大山大河了，连你都瞧我可怜吗？”

两颗泪珠从他那颤抖的眼睑下流了出来。

有人打开了灯，他老伴一回头，惊叫起来：“是你？西陵？”

陶晋川马上坐直了身子，他老伴悄然替他拭去两颗眼泪。

“老师，您好吗？”赵西陵笑吟吟的坐下，把一大篮子脐橙放在茶几旁，说，“脐橙刚下来，味道特别好。”

陶晋川转过身来，说：“我得多吃几个，三峡的脐橙林一旦沉入江底，再也吃不到了。”

赵西陵拿了一个脐橙切开，递到陶晋川手上，说：“果树再往上搬几十米就是了，我保证每年给老师送三峡脐橙来。”

老伴走出去，说：“西陵在这儿吃饭，我去备几个菜，你们聊。”

吃着脐橙，陶晋川说：“不种树，不吃果，不好意思吃呀。”

赵西陵：“陶老师怎么没种树？你风风雨雨在三峡考察了三十多年，您的一生心血都在三峡呀！”



“可我最后落了个反对者的下场。”陶晋川不禁苦笑。

赵西陵：“没有您的反对，三峡工程的最后方案不会这么完整、完美。”

陶晋川似在解嘲地说：“你在安慰我，我不需要这个。”

赵西陵：“不是这样。当初定的低坝方案，您反对得那么激烈，您认为库容小于 200 亿立方米起不到防洪作用，势必年年超蓄，结果百姓必然年年临时逃洪。正是您反对得有理，最后才找到了 175 米的最佳方案啊。”

陶晋川：“看来反面教员也有用。”

赵西陵：“三峡论证几十年，有两种功臣，赞成的和反对的都是。因为他们都是从国家和民族大义来考虑问题的。如果从私心出发，迎合领导的意图，岂不皆大欢喜？不以长官意志为转移的科学家是严肃的，当然是功臣。”

“这话是你说的吗？”陶晋川的眸子里闪动着亮点。

“不，这是邓小平说的。”赵西陵说。

陶晋川长长地噓了口气，说：“连毛主席不都说我有科学家的反骨吗？”

这句话，把他们带入了 70 年代的回忆中去。

### 33 中南海颐年堂

毛泽东坐在沙发里抽着烟，旁边坐着周恩来，对面坐着十多位水利专家，陶晋川、潘正罡都在。

潘正罡：“争论的结果，坝址还是三斗坪更理想，没有后患。”

毛泽东问：“你们中间不是有反对派吗？”他把游移的视线落到了陶晋川身上。

“我就是。”陶晋川说，“在三斗坪建坝，要白白损失十多米的水头，等于丢掉了有一个 200 多万千瓦的电站，这是其一。其

二，三斗坪以下数十公里航道无法改善，将成为川江的盲肠。三是电站担负调峰任务，放水时多时少，下游水流日夜变化在十多米以上，将会制约航行。”

毛泽东皱起了眉头：“长江是黄金水道，古时候都没有断过航，可不能在我们手里成了盲肠，我不当这个历史罪人。”

周恩来：“有一个补救的办法，专家们拟议在三峡大坝下游40公里的葛洲坝先建一个反调节水库，这一段水位就抬高了。”

毛泽东又问陶晋川：“这个方案陶先生同意吗？”

周恩来代答：“这个方案是陶先生反出来的，他同意。”

毛泽东：“我很赞赏你有反骨，科学家就是要有反骨。科学上的事情，不能靠长官命令。”

周恩来：“主席，如果您没有意见，可否批准先建葛洲坝梯级电站？”

毛泽东：“我看可以。先把设计方案拿出来，不要等十全十美，总是要在干中不断修改嘛。”

陶晋川：“主席，政策可以边执行边修改，修建水利工程必须一次到位，要绝对科学、精密，那可不能边建边改，三门峡大坝修了炸，炸了修，那就是反科学的。”

这一说在场的人包括周恩来在内，都很紧张。周恩来说：“我明白主席的意思，与陶先生的想法是一致的，只是角度不同。”

毛泽东捻灭了烟头，说：“陶先生是对的，他的角度更科学。”

人们都松了口气。

这时周恩来把印好的报告移到毛泽东面前，说：“请主席签字吧。”

毛泽东想了想，签了这样一句话：我赞成兴建此坝。

周恩来：“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主席您记得吗？”

毛泽东有些茫然。

“今天是12月26日，”周恩来提示说。

“噢，我的生日，”毛泽东说，“76岁了。”

专家们鼓起掌来。毛泽东说：“我从来不搞祝寿，今天大家赶上了，我留大家一起吃面条，怎么样，长寿面啊！”

人们全都笑了。

### 34 陶晋川家

赵西陵：“当年没有以您为代表的专家们的反对，能有葛洲坝吗？连毛主席都说您有科学家的反骨，您是当之无愧的功臣。”

陶晋川受了感动，问：“不会是专门给我送橙子来的吧？”

赵西陵：“12月14日，要在三斗坪举行三峡开工的典礼，我是专程回京来请您参加的。”

陶晋川：“请反对派观光？你倒有点肚量。”

赵西陵：“除了陶老师，我们还请了一大批持不同意见的各学科的专家呢。”

陶晋川：“他们去吗？”

“请您是第一个。”赵西陵说，“科学家既然心怀坦荡，那就什么顾忌都没有。”

“你是在教训我？”陶晋川说。

“小子不敢。”

二人都大笑起来。

陶晋川：“你不怕我泼冷水吗？”

“恰恰相反。”赵西陵说，“我是来取有价值的学术方案的。”

陶晋川：“在哪？什么方案？”

“在您那。”赵西陵说。

“我怎么会有？”陶晋川点起他的大烟斗，说，“我乐得逍遥，人家不用我乱出主意，我何必置喙？”

赵西陵站起来，走到案前，用手一拍电脑，说：“都在这里，

存在软盘上。”

“你怎么知道？”陶晋川问。

赵西陵一往深情地：“凭我多年来对一颗正直的心的感应，凭一个热爱他的国家的知识分子的良知！我知道，您的心一天也没有离开过三峡！”

一席话说得陶晋川热泪扑簌簌顺脸流淌，他与他的学生相对凝望良久，他伸手在电脑键盘上轻轻点了几下，退出了一张软盘，他却没有动手。

赵西陵轻轻拈起软盘，向老师深深鞠了一躬，抬起头来时，同样是热泪盈眶。

### 35 清华大学一栋宿舍楼前

赵西陵在这栋他十分怀念的红砖楼前走着，望着来来往来的学生，禁不住被记忆的潮水带回到求学时代。

### 36 50年代的清华大学学生宿舍

刚刚入学的新生正在寝室铺行李。

靠门口的下铺是赵西陵，他的行李很简陋，床头摆着一个很精致的玻璃盒子，盛着一截花岗石岩芯。

40多岁的陶晋川和潘正罡教授进来了，领头的学生说：“同学们，陶教授、潘教授来看新同学了。”

新生都略嫌拘谨地立在自己床边，用敬慕的眼光看着两位教授。

“大家坐。”潘正罡摆摆手。他也和大家一样，坐到了床沿上。

“你叫什么？”陶晋川问伍青黎。

伍青黎：“我叫伍青黎，从上海来。”

“伍青黎？哪个伍？”潘正罡问。

“队伍的伍。”

“你认识伍越吗？”潘正罡问。

伍青黎：“是我父亲。”

潘正罡看了陶晋川一眼：“叫我猜对了。”

陶晋川：“这伍越，岂不怪哉！自己当着华东水利学院的副院长，却把儿子打发出来跟别人念书，什么意思？”

伍青黎：“爸爸说，自己的刀削不了自己的把。”

两位教授不禁抚掌大笑。

潘正罡的视线转向了赵西陵：“你呢？你的父亲不会也是玩水的吧？我们玩儿水的人，喜欢世代相传。”

赵西陵闪着狡黠的眼睛似笑非笑地说：“是玩儿水的，父亲是，祖父也是。”

潘正罡不禁兴趣盎然：“不得了。那么，令尊是水文哪还是水利呀？”

赵西陵不紧不慢地说：“是划船拉纤的。”

两个教授一愣，屋子里随即爆发出一阵哄堂大笑声，陶晋川的眼泪都笑出来了，连说：“幽默，黑色幽默！”

潘正罡无意间瞥见了赵西陵摆在床头的岩芯标本，他皱皱眉头，问：“这是什么？什么地方的岩芯？”

“他家住在三峡。”伍青黎说，“他说他上水利系就是为了建三峡电站的。”

标本传到了陶晋川手中，二人交换了一个会意的神色，又约而同地说出了一个名字：“萨凡奇！”

陶晋川问赵西陵：“你认识一个叫萨凡奇的美国人吗？这岩芯是不是他给你的？”

赵西陵一眨不眨地盯着两位教授，他心底的记忆之门打开了，眼前幻化出十多年前陪美国专家乘坐他小船的两个中国学者。

赵西陵站了起来，眼睛一下子湿润了：“两位老师，一个纤夫的儿子，实现他的诺言，向你们报到来了。”

两位教授也深感意外，潘正罡十分感慨地说：“了不起，一个纤夫的儿子，能憋一口气考上清华，了不起。”

陶晋川举了举那截岩芯，说：“这要感谢这截岩芯，写封信告诉萨凡奇，他的望门弟子从三峡走来了！”

“你的父亲了不起！”潘正罡说，“一个江上打鱼的、拉纤的人，供一个大学生，要何等样的胆识啊！你父亲他好吗？日子一定过得清苦吧？”说这话的时候，他摸了一下他的床，硬硬的，只有一条被子，掀开床单，底下连褥子都没有。

“谢谢潘老师！我父亲……全家都没有了，前年的大洪水，连房子都冲走了……我若不是在县城读书，也……”他哽咽着说不下去了。

屋子的师生都沉默了。

### 37 清华大学宿舍楼门前

赵西陵正在追思过去，一个清脆的女孩子的声音响起来：“老板——”

赵西陵看见，刚刚下课还夹着讲义的女儿赵溪向他跑来。

赵西陵：“你这丫头，叫我什么？”

“您是老板嘛。”女儿挽起父亲的胳膊说，“您现在不是副部长，不是总工程师，名副其实的老板呀！”

赵西陵：“我这老板并不好当。走，我们出去逛逛商店。”

女儿十分惊奇：“您逛商店？”

赵西陵未置可否地笑笑。

### 38 一家大商场的家具部

琳琅满目的高档家具令人目不暇接。

赵西陵父女在家具部里走走停停。

赵西陵特别留意各式餐台，摸摸这个，敲敲那个，时不时地看看价码。

穿西服裙的小姐走过来，微笑地：“老先生，您又来了？”

女儿十分惊奇地看了父亲一眼：“嗨，连小姐都认识您了，看不出您是老顾客了！可咱家从来没有过一样正经家具。”

赵西陵在一张椭圆形的高档餐台前站了好一阵儿，又走开了。

售货小姐：“这是美国进口樱桃木的，质量好，您是不是看中了？”

赵西陵礼貌地点点头：“随便看看……”走了。

女儿奇怪地看了他一眼。

### 39 三峡坝址

1994年12月14日。

虽然三峡已经迎来了微寒的冬日，可这一天天气晴和，没有一丝风。浑黄的长江水不减夏日的磅礴气势，向南津关直泻而去。坛子岭、黄牛岩缠在一层轻纱般的岚雾中。

李鹏亲自主持了开工大典，神采奕奕的陶晋川和潘正罡站在最前面的位置上。开工的话音一落，葛洲坝公司的几百台挖掘机、装载车一齐动工，场面宏大而热烈。武警水电部队和378联合总公司的大旗在飘扬。

### 40 上游围堰工地

三斗坪左右岸和中堡岛上顿时沸腾了。永久船闸、临时船闸、上下围堰全部开工。

吼叫的钻机，轰鸣的德马克挖掘机，举起长臂把一铲铲石料装上卡车。卡特777卡车、大包头、斯太尔、别拉斯、阿特拉

斯，各种车辆齐上阵，工地上烟尘滚滚。

一个女司机开着 77 吨的卡特 777 在崎岖的土路上摇晃着走来，正要卸料，突然发现赵西陵和伍青黎几个人正拿着图纸在一堆石头旁指指点点。他们显然挡住了女司机的路，她用力一摁喇叭，两人吓了一跳，忙往后退。

女司机从高高的驾驶室里探出头来，说：“看你们的模样，不像是懂规矩的，我这车，一个轮子三吨半，你们想试试怎么着？”

“嗨，好厉害。”赵西陵望着这个梳五号头的漂亮姑娘。他们尽量往后退，他们伸出手臂还够不着轮子的上缘。

张佐走了过来。

女司机喊：“张总，把那两个人轰走。”

张佐笑笑：“遵命，杨水妹！”她对赵西陵、伍青黎说，“对不起了，走开。”

一边走出那个危险的地方，赵西陵一边扭头望女司机：“她就是你们葛洲坝鼎鼎大名的杨水妹？”

这话恰叫杨水妹听到了，她大声说：“张总，你怎么泄密呀！这下子坏了，我知道我得罪了大人物了。”

张佐：“你给我都惹祸了，那是咱们的老板啊，咱要靠人家吃饭呢。”

几个人都笑起来。杨水妹：“我们全都不给他干，他老板也得喝西北风。”

赵西陵：“听说你不建完三峡不结婚？记者是不是瞎说呀？”

杨水妹一边倾卸石料一边说：“怎么了？”

赵西陵：“你可要算好。你今年多大了？有 20 了吧？三峡电站 17 年完工，你成了满脸皱纹的老太婆，小心没人要了。”

杨水妹：“我说的是第一台机组发电。”

“打折扣了！”赵西陵哈哈笑起来。



#### 41 三峡工地（资料）

1994年10月16日，江泽民主席视察了三峡工程。

在住地，江泽民挥笔题词：向参加三峡工程的广大建设者致敬。

#### 42 三斗坪 江边

薄雾笼罩着大江。繁忙的长江水道上各种轮船、客船鸣笛驶过，旅客在路过三峡工地时全都拥到甲板上观看。

这是清晨，葛洲坝工地的扩音器已经响了，伍青黎在江边漫步。他感到了眩晕，就找了江边一块巨石坐下来，鼻血又流了下来。

他掏出手绢擦，越擦越流。

一叶小舟横切江波而来，撑船的是个10岁左右的小男孩，他在收挂网，舱里有几条活鱼。

船一靠岸，小孩问伍青黎：“买鱼吗？还活着呢，大坝一修起来，想吃也吃不到了。”

伍青黎：“谁教你这么说的？修了大坝和鱼有什么关系？”

小孩龇牙一笑：“这么说多卖钱啊！你没听人宣传，三峡快淹了，全世界的人都抢着来告别三峡旅游吗？”

“这也是生意经！”伍青黎说，“你别学他们。今天不是星期天啊，你怎么不上课？”

那孩子摇摇头：“没念书。”

“为什么？”伍青黎问。

“家里没钱。”孩子说，“我们村里的孩子没有几个上学的，老师也走了，学校房子也坍了。”他把几条鲇鱼串到了树条子上，提起来，向三斗坪后山走去。

站在江边上，目视远去的孩子，伍青黎心里很不平静。

## 43 中堡岛

挖掘机、自卸卡车全都靠边了。

文物考古工作者正在对这里的文物进行抢救性挖掘。工人们都围过来看热闹，只见考古人员卧在地上，用小铲子小心地铲，用毛刷小心地刷土，好半天揭下一片碎陶片来，马上编号，拍照。

杨水妹：“这可是细活，跟大姑娘绣花似的。”

另一个黑塔似的工人说：“这得弄到猴年马月去呀！我这么大铲车掘一下，9吨半，扬到一边你们慢慢去挑得了。”

周围的人哄一声笑了。

一个考古队里戴眼镜的人手里小心地托着一件青铜器皿，说：“看见没有，这个青铜器皿，有3000年历史，这么个小玩意儿，拿你那台大铲车都不换。”

黑塔撇撇嘴：“吹牛吧？我这台车，人民币1200万！”

戴眼镜的考古人员：“我这个，能卖1200万美金！”

工人们噉一声叫起来。

杨水妹：“早知这样，咱们掘它几铲子，挑出来卖了，能买多少台卡特777呀，省得找贷款，徐老总嘴上急得直起大泡。”

“谁又说我坏话呢？”应声而来的真是徐佳驹和张佐、余明舜，徐佳驹的嘴唇也果真烂起了一串大泡。

随后，赵西陵也来了。

张佐：“人家抢救文物，我们的活可就耽误了？”话当然是冲着赵西陵说的。

徐佳驹：“合同里可没这一条啊，我们不吃这个哑巴亏。”

赵西陵冲徐佳驹小声说：“别在你的工人面前这么小家子气。

“我小家子气？”徐佳驹说，“你是骑驴的不知道赶脚的苦啊！”

赵西陵问戴眼镜的考古工作者：“你是考古队王队长，对吗？”

那人与他握手：“我是。你是——”

“三峡总公司的赵西陵。”赵西陵说，“你们要用多少时间才能抢救完文物？”

王队长：“一个月。”

张佐叫了起来：“一个月？那我们的损失可大了。”

赵西陵：“这误工的一个月，全部损失由我们业主来赔偿。”

张佐看了徐佳驹一眼，握住赵西陵的手，说：“这还有点老板的气魄，行了，我们为有这样通情达理的老板玩命也值了。”

杨水妹捂着嘴在后头直乐。

#### 44 武警水电部队永久船闸开挖工地

坛子岭上，“开发长江，建设三峡”的大标语特别醒目。江汉七月，盛暑骄阳，连树叶都打卷了。

梯级马道上，32吨卡特、小松等自卸车来往如梭，8立米日电铲、9立米德马克装载机，还有320马力的D115推土机，瑞典的阿特拉斯钻机，一齐在运转、轰鸣。

开着大装卸车的武警战士王大光光着膀子，脖子上缠着毛巾，身上汗如雨下，他开着没有空调设备的车在烟尘四起的梯级路上奔驰。

罗启蒙等人在吴指挥长的陪同下来到了工地作业面上。

仰望挖了一半的坛子岭，指挥长说：“一个战士一台车，创月产1.5万立米的纪录，劳动强度很大。”

罗启蒙：“你们在永久船闸一期开挖的土石方就是2074万立方米，任务不轻松。你们是明年12月31日交工，若是误了，二期招标你们可别指望了。”

吴指挥长：“我们荟萃了水电部队各路精兵强将，老板放心吧，我们是技术加军事化。”

他们向前走去，恰是两班交接时间，停在那里的十台自卸车

交班司机一见首长来，都从驾驶室里跳下来，边穿军衣边向他们敬礼，在中队长口令下列成了一排。

只有王大光犹豫了一下，没有下车。

恰好吴指挥长发现罗启蒙一直在盯着王大光看，吴指挥长觉得这个不顾军纪的战士丢了部队的脸，因此厉声地叫：“你下来。”

站在一旁的运输大队一中队指导员许来平见状，向吴指挥长走来，敬了礼，说：“指挥长，他……”似乎想解释。

吴指挥长根本不理睬，仍坚持命令王大光：“马上下来。”

王大光艰难地披衣下来，他向吴指挥长走来时，两条腿劈着，一挪一蹭的，好歹走到了首长面前，举手敬礼。

“你叫什么？”吴指挥长严厉地问。

“运输大队战士王大光。”王大光说。

“你为什么不下来？”吴指挥长问。

王大光的头垂下。

吴指挥长更火了：“你为什么不说话？”

罗启蒙已经意识到了什么，他爬上了驾驶室，伸手摸摸座位，马上移开，烫手。

这时指导员许来平走过来，哗地扯开王大光的裤子，褪下去，只剩裤头了，只见战士的两股间全烂了，一片脓血。

吴指挥长的泪水刷一下流了出来，他说：“对不起……你为什么不早说？”又对许来平，“去给他上药！”

许来平：“驾驶室里四十多度，人人的裆部全烂了。”

罗启蒙把这一切都看在了眼中，他默默地从车上下来，拍了拍王大光的肩膀，眼里流露出赞叹的神色。

长江的水不知疲倦地拍打着江岸。

汽笛声响起来。

人们纷纷隐蔽。少顷，排炮在坛子岭上爆炸，一串烟尘冲天

而起。

当罗启蒙从掩体中出来时，一个拿了许多信报的军官跑到工地，武警官兵们都来抢信。

罗启蒙发现只有许来平不上去抢，他坐在石头上闷头吸烟。

吴指挥长给罗启蒙端来一茶缸水，二人喝着。

有人给许来平递来一封信：“指导员，你请客吧！嫂子来信了，说不定里面寄了一个飞吻来。”

罗启蒙发现，许来平并不显得高兴，他接信在手，把玩了一会儿，手一松，让信落到了江水中。这使罗启蒙十分惊诧，问吴指挥长：“这个指导员怎么了？”

吴指挥长：“老婆下最后通牒了，再不离开水电部队，就离婚。”

罗启蒙看见许来平没事人似的跳上了一台自卸车，他发动起车，轰隆隆地开走了。

#### 45 一组过渡镜头

左岸 1—6 号厂房坝段正在紧张施工，378 联合总公司的总工程师及总经理们在现场指挥。

担负监理任务的水利设计院的代表处一片繁忙。

监理们在浇筑现场用超声波测试。

监理部门的试验室里，WE—1000A 型液压万能试验机正在对工地使用的钢筋做机压，抗拉力试验。

料石厂机车隆隆，料石堆积如山。

新到的大型机械在安装。

来往于中堡岛的航船在运行。

上下围堰在紧张浇筑。

永久船闸的地下部分输水工程在艰苦施工，工人带着氧气袋在钻岩。

导流明渠水下开挖，巨大的铲扬船、吸扬船在隆隆作业……

## 下 集

### 46 赵西陵的办公室

赵西陵的桌上展开一张报纸，有一个标题画了红铅笔道：从8月1日起降低海关税。

有人敲门。赵西陵：“进来。”有四五个干部走了进来，全都站着。

“怎么不坐？”赵西陵问。

李严处长笑道：“在你这办事，站着就能办完，连你都站着，我们哪敢坐？”

赵西陵笑了起来，他自己果然站着，他说：“愿意站着也行，几句话就完。咱们第二批进口的机械划款了吗？”

李严：“银行担保书刚下，明天就划款。”

“立即停止。你是干什么吃的，你长没长耳朵？”赵西陵显得很严厉。

李严懵了，与几个财务部门的人不禁面面相觑。

赵西陵把桌上的那张报纸甩给他，说：“我可抓着不读书、不看报的典型了，海关降低关税这么大的举动，你主管财务的处长居然不知道！就这一条，就可以撤你的职。”

一看报纸，李严冒汗了，结结巴巴地：“这几天……就这几天没看报、没看电视，忙着贷款的合同……”

“就这几天？”赵西陵抓住不放，“我今天不把你叫来，你就划款了，是不是？这一笔，你要多花多少？”

李严伸手想拿桌上的计算器。

“用得着吗？”赵西陵说，“你的脑袋不是号称超级电脑的吗？”

李严眨了几下眼，说：“这一笔能省两亿多，我是按降税的平均值算的。”

“两个亿！”赵西陵说，“两个亿差点让你打了水漂。告诉你，这是全国人民的血汗钱！我们建三峡的基本金里，有老百姓的钱，每一度电 7 厘，一年 46 个亿，你得对得起国家，对得起老百姓吗？”

李严一声不敢吭。

主管女会计张小春这时替李处长解围，说：“我们也没看报，不光是李处长一个人的责任。”

赵西陵看了张小春一眼：“你是谁？”

“我叫张小春，财务部新来的，来了 10 个月了。”

“你管什么？”赵西陵问。

张小春：“我管向开发银行临时贷款业务，负责与银行核对、对账。”

赵西陵：“你是每月见了银行的利息单子就付息吗？”

“一般来说是这样。”张小春答。

“特殊的呢？”赵西陵凌厉的目光望着她，“你那么相信银行？”

“我相信银行的电脑。”张小春不卑不亢。

“可电脑是人在控制，不管什么程序，都是人编的，人输入的。”赵西陵说。

张小春没词了。

赵西陵：“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

“明白。”张小春答。

“明白什么了？”赵西陵紧追不舍。

张小春：“像给自己家经营一样仔细，一分钱也算到骨头里去。连电脑也不全信。”

赵西陵终于满意地笑起来。

“没事，我们走了？”李严说。

“不走等什么？等着向国外打款啊？”赵西陵冷冷地，张小春冲李严吐了吐舌头，走到门口了，突然回过头来格格一乐。

“你乐什么？”赵西陵问。

“我笑人家给你起了个外号。”张小春说。

“铁公鸡，我知道。”赵西陵说。

“又有新发展。”张小春说，“铁公鸡加周扒皮，对自己，一毛不拔；对别人，想扒人一层皮。”

“这外号不错，”赵西陵说，“我认了。”

这回连李严也忍不住笑出了声。

这时一个公务员过来：“赵老总，罗老总请您过去。”

#### 47 会议室

显然一个会议刚散，屋子里烟雾弥漫。

一进会议室，赵西陵用手驱赶着烟气，说：“一个现代化企业，如此不文明，污染。”

罗启蒙手里正夹着烟，他笑着把半支烟捻灭，说：“有理，明个叫他们写个牌，办公室、会议室，所有公共场所不准吸烟。”

赵西陵：“戒了岂不一劳永逸？”

罗启蒙：“我有规划，三峡工程一完，立刻戒烟。”

赵西陵笑起来：“同步运行？这个同步不怎么光彩。”说得罗启蒙也笑。

罗启蒙：“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桑迪·伯杰向参众两院建议，不支持中国的三峡工程。”

赵西陵一点惊讶表示都没有：“吃饱了撑的，他们最好管好自己的事。”

“超级大国嘛，”罗启蒙弹出一支香烟，看了看赵西陵，没点着，在鼻子底下嗅着说：“不多操点心还行？”



“什么理由？又是人权？”

“有人权借口，说三峡移民是强迫百姓搬家，侵犯了人权。”

赵西陵笑起来：“他们美国人在田纳西河流域开发了六十多年，搬迁的人口不比三峡的少，这是不是侵犯了人权？”

“可能他们的人权另有一个版本。”罗启蒙说完，二人大笑。笑过，罗启蒙说：“这次他们又加了一条，说破坏了生态环境。一副环保卫士的口气。”

“他们出口洋垃圾，向第三世界倾倒核废料，那一定是保护环境不受污染了？”赵西陵问。

“这个不去说了，他们反不反对，大坝照修，电站照建。”罗启蒙说：“只是，我们原来指望他们一笔贷款的。他们已下令，世行和美国开发银行不可能给三峡贷款了。”

赵西陵：“我们不一定非指望美国的钱。”

罗启蒙：“咱们算算看。”

赵西陵：“按动态投资算，大约 2 034 个亿，涨价因素、利息都算上了，国务院拨的资本金就有 1 000 个亿，这一半是有保证的。”

罗启蒙：“葛洲坝电站每年 4.5 亿的收入包括在里边吗？”

“包括。”赵西陵说。

罗启蒙：“到了 2003 年，三峡第一批机组发电，到最后完成，拿回 700 个亿怎么样？”

“不成问题。”赵西陵说，“缺口不过是 300 个亿，我们可以向开发银行贷，还可以发些债券，美国能奈我何！”

罗启蒙：“况且，许多国家银行都愿意贷给我们钱呢。”

“贷谁的，不贷谁的，我们还得挑挑拣拣呢。不贷款者，对不起，将来发电机的招标别想插进腿来。”赵西陵说。

罗启蒙：“现在欧洲、日本、加拿大，有些很有名的电机制造厂商都找上门来了，有的找国务院，有的找部里，有的通过华

桥，各显神通，70万千瓦的大型水轮发电机组，真是太有诱惑力了。”

赵西陵：“国务院给咱们这八个字：梯级、流域、滚动、综合，就够了。”

罗启蒙：“昨天三峡建委来电话，说国家已明确授权，叫我们公司作为金沙江溪洛渡向家坝两座水电站的业主了，我们还得先筹一笔前期经费，别临时抱佛脚。”

“要多少？”赵西陵问。

“5个亿吧。”

赵西陵：“怎么也挤出5个亿了。”

“什么招法？”

“那你就别管了。”赵西陵说，“你少操心不好吗？”

罗启蒙点着他的脑门儿说：“看不出，你真像个资本家，从前你当副部长，我可没看出你有这个天才。”

赵西陵：“那不是没改革开放吗？能量没释放出来。”

罗启蒙笑了起来，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机票递过去：“明天中午12点从武汉起飞。”

“干吗？”赵西陵莫名其妙地看着机票，“又是什么难缠的事叫我去当恶人？”

“瞧你，把我说得太不够朋友了。”罗启蒙说，“你去美国参加世界水利大会，潘老也去。”

“你舍得让我走？”赵西陵问，“是不是另有所图？你这人我还不知道？从来是一石两鸟。”

罗启蒙笑了：“塔带机、双轮洗，你最好亲自去看看，这倒不是非你出马不可，美国刚刚通过决议抵制三峡，你们去了，一定是热点人物，你英语好，我已同大使馆打过招呼了，开一个像样的记者招待会，树一树三峡人的形象。”

赵西陵：“好吧，我去卖卖我的三寸不烂之舌，也去堵一堵

人家的悠悠之口。”

#### 48 太平洋上空

一架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波音 747 宽体客机在云海上方滑翔。

头等舱里，潘正罡和赵西陵正在交谈，他们的膝头上摊着一张图纸，二人指指点点地议着什么。潘正罡那特有的大号放大镜在图纸上滑来滑去。

潘正罡的头转向了飞机舷窗，他望着外面一朵朵雪白的云，望了很久，回过头来说：“船闸恐怕还要修改。我上飞机前，伍青黎打来一个电话。他说，目前设计的五级双线船闸和一个升降机，一年通过量是多少？5 000 万吨，对吧？”

赵西陵点头：“是 5 000 万吨，没修大坝前，川江重庆至宜昌的单向运输量才 1 000 万吨，1/5。”

“我不管你提高了几倍。”潘正罡问，“现在设计的过闸时间是多少？”

赵西陵：“驶向下游的重载万吨级船队，过闸时间为 140.8 分钟，上行船慢些，加上在闸外等候时间，共需 3 个小时。”

潘正罡从空姐手中接过一杯咖啡，啜了一口，说：“可你们的设计是按大型船队设计的，哪有那么多品字形编队？交通部给了我一个表格，现在民用运输船多是几十吨、几百吨的，你修了三峡大坝，总不能一声令下，让个体运输户也都买一艘巨轮吧？”

赵西陵：“是有这个忧虑。”

潘正罡：“那就势必造成通道不畅，小船多，你的船闸通过量吃不饱，小船一样占地方。那就要有很多船在闸外等上一两天过不去，这怎么行？”

赵西陵：“我们回去就研究。”

## 49 华盛顿布莱尔旅馆

在潘正罡下榻的套间起居室，他正用放大镜看发言稿，茶几上还有一份英文译稿。

赵西陵也在看，他问：“你用英语发言吗？这样能省去很多麻烦。”

“我是中国人，干吗要说英语？”潘正罡说，“你在记者招待会上，也一定不能用英语。”

“我知道。”赵西陵说，“我已请使馆找了一个学水利的留学生当翻译，听说水平很高。咱们带来的翻译对专业术语不懂。”

“当购物导游行。”潘正罡说。赵西陵忍不住笑了。

这时有人摁门铃，随着一声“请进”，走进来一位风姿绰约的女青年，一进屋就用熟练的英语说：“如果我没有认错，二位就是中国水利界的泰斗潘先生和赵先生了？”

潘正罡放下放大镜，说：“这里没有美国人，请你说中国话。”

她不请自坐，这一次用的是汉语，不无讥刺地说：“不会是因为二位先生不懂英语，或者称二半吊子，才不喜欢我不爱国的吧？”

潘正罡很不喜欢她，皱了皱眉头，往沙发上一靠，问：“你有什么事，说吧。”

“这可奇了！”女青年说，“是你们请我来的，正确点说，是雇我来的，应当是我问你们，找我有何吩咐！”

赵西陵这才说：“噢，对不起，你是使馆替我们请来的翻译？”

“是的，”她笑嘻嘻地说，“使馆请的大约你们能放心，政审肯定合格。”

潘正罡已经不耐烦了，起身回到里间厕所去了，一进去就拉水箱，哗哗响。

女青年望着他的背影摇摇头说：“你瞧，表现出一派不流俗、不媚俗的傲骨派头。我不知道他当年游街、剃鬼头、挂反动学术权威牌子时是什么模样，一定没有这种潇洒、这么盛气凌人。”

赵西陵忍不住笑了，问：“你叫什么？”

那女孩：“我叫秦时月。”

赵西陵：“秦时明月汉时关，这名字倒是很国粹的。”

秦时月：“总得给祖宗留点面子呀。咱们中国地大物博，有古老的长城，在卫星上也看得见，还有指南针、火药、印刷术……”她嘻嘻地笑，口气挖苦之极。

赵西陵：“洋面包吃多了，就这样说话吗？”

“赵先生也快上厕所了吧？”秦时月说，“家丑不说不等于无丑。我们的祖先发明了指南针，用来看风水、看坟茔地，外国人拿了去环球航行，发现新大陆。我们发明了火药用来造鞭炮、办红白喜事，洋人拿去造大炮，回过头来轰开我们的大门……”

赵西陵也不耐烦了：“你把自己的国家说得这样一无是处，你觉得脸上很有光彩吗？”

秦时月：“不说，就光彩了吗？你试试看，你偶而走进富人商店，人家首先问你是不是日本人，然后依次问你是新加坡人、台湾人、香港人，直到猜到你是大陆人时，也该换成一副冷脸了。”

赵西陵：“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国人自己先要看得起自己。好了，告一段落，请问，你愿意为我们当7天翻译吗？”

秦时月：“不愿意就不来了。我是学水利的，博士后。我太想参加世界水利大会了。”

“原来你并不真心想当翻译。”赵西陵说。

“我没有那么爱国，一见到中国人就热泪盈眶。还得告诉我们的同胞，别拣人家旅馆的一次性牙刷和小肥皂。在餐馆里别央求人家多开发票。”

里间的潘正罡忍无可忍了，冲了出来，吼着：“你给我——走！”

“谢谢你没有说出那个‘滚’字。”秦时月站了起来。

赵西陵把潘正罡推回了房间，对秦时月说：“好吧，谈定了，一小时 10 美元，对你这博士后来说，委屈了点。如无异议，明天早晨 8 点准时来。”

“钱我不在乎，不给也行。”秦时月说，“再见。”快步走了出去。

潘正罡又从内室冲了出来，说：“你怎能容忍这样的人？”

赵西陵息事宁人地：“使馆文化领事老李好心推荐，我们不好不用。”

潘正罡摇着头：“西方的牛奶和面包会有这么大的腐蚀作用吗？”

赵西陵只是笑。

## 50 记者招待会会场

驻美使馆的大厅里几乎座无虚席，最后面是一长排摄像机和摄影机，照相机的闪光灯频频闪烁。

潘正罡和赵西陵雍容大度地坐在台上，秦时月坐在他们中间。一个女记者站起来：“纽约先驱论坛报记者史密斯，请问怎样解释你们的人代会上有 600 多人投了三峡工程的反对票？”

赵西陵：“首先我要纠正一下史密斯小姐，是 600 多张弃权票，反对票是 177 票。过去我们常常是全数通过，你们就说没民主，怎么会没有反对意见？现在我们有不同意见了，你们也说不民主，那么你们美国国会参众两院不也经常是以微弱多数通过法案吗？这是不是也不民主呢？”

秦时月一边译一边不时地赞叹地看上赵西陵一眼。

又一个卷曲胡子的胖记者起立：“华盛顿邮报麦克唐纳，据

说，世界银行和美国开发银行不支持三峡工程，你感到遗憾吗？”

赵西陵：“遗憾的不仅是我们。美国开发银行可以不贷款给我们，但同时美国也失去了三峡工程的机械、电子等方面的大市场。资金，我们不愁，西方不亮东方亮嘛。即使谁都不贷给我们，我们靠技贸结合、金贸结合一样可以如期建成三峡工程，何况我可以告诉各位，愿意贷款给我们的银行有二十几家！我们考虑的不是能有多少的问题，而是要多少，要哪一家的问题。”

记者席里引起一阵议论声。

又一个半老徐娘的记者起立，问了个更具挑战性的问题：“你们怎样评论美国国会的抵制？这总不是个好事情吧？”

这一次，潘正罡凑近了话筒：“至今，我们仍能从档案馆里找到当年美国政府与中国政府签署的联合开发三峡工程的备忘录，我是亲自随美国垦务局坝工专家萨凡奇先生到美国来设计三峡图纸的人之中的一个。”

底下一片惊讶的议论声。

潘正罡站了起来：“我不明白，半个世纪前，美国那么热心帮我们建三峡，那时不怕环境污染吗？那时不怕侵犯人权吗？怎么时过 50 年，标准又变了呢？哪一个美国政策是对的呢？”

底下是一片笑声，也有零星掌声。

赵西陵接过了话茬儿：“我以为，美国一些官员太累了些。中国人喜欢先把自己的事管好，再替别人操心，因为不论是多么穷的人，也不用别人去开导他怎样活着。”秦时月刚译完就拼命鼓掌。

一片掌声席卷了大厅。

那个半老徐娘的记者一时下不来台，马上又在人群中挺直身来，说话声音提高了八度，显得十分激动。

赵西陵皱起了眉头。

秦时月翻译的时候，踌躇了一下，用尽量和缓的语气说：

“这位女士说，我们如不听劝告，是会被孤立的。她说，美国只把文明带给有理智的人。”

赵西陵突然用英语大声说：“你翻译得不完全，这位女士话中夹杂着两句脏话，是：他妈的。”

全场哗然，没想到赵西陵英语这么漂亮。秦时月简直是用折服的目光在看赵西陵了。

赵西陵开始回答那个半老徐娘：“你虽然加了两句‘他妈的’，并不能就此孤立中国，我想，孤立别人的人，自己必先受孤立。你们美国有个专栏记者，也是女士，叫苏姗·莱文。她在一篇文章里，对你这个问题有一个十分形象的回答。她说，这种抵制政策，等于是把枪口对准自己的脑袋，然后威胁中国，你不妥协我就扣扳机……”

笑声再次席卷了会场。一些美国记者拍得尤为起劲。

秦时月写了个条子扔过去，恰恰先传到了潘正罡那里，他拿起一看，写的是“太棒了，你真给中国人长脸！”

潘正罡把字条推给了赵西陵，却扭过头去冲秦时月笑，他对这个此前一直反感的女孩的不俗表现惊喜不止。

## 51 酒会现场

出席记者招待会的新闻界朋友每人拿了一杯酒，三三两两地站在大厅里快乐地交谈，有的在争论。

站在角落里的潘正罡对赵西陵说：“这小丫头，翻译得太漂亮了，一点也没折损你的锋利！”

“你差点把她赶走呢！”赵西陵说，“这个秦时月受过美国参议院领袖的接见，这位少数党领袖说到支持西藏独立时，秦时月问他，为什么要支持达赖？这位官员说，因为藏族不是汉族，中国就是汉族。秦时月就说，那么我该鼓动美国分裂成几百个国家，因为美国除了印第安人是真正的美国人而外，阁下都不算。”



“是吗？”潘正罡击掌道，“痛快！想不到她是个这样的人，你那天怎么不说？”

“你在气头上呀。”赵西陵笑了。

这时潘正罡撞了一下赵西陵的胳膊，让他向左面看，原来秦时月被一大群人团团围在了核心。

有一个女记者问：“请问小姐，你会回到你的中国去服务吗？”

秦时月反问：“你怎么会提出这么个问题？”

女记者：“据我所知，好多中国留学生都千方百计地想弄个绿卡，甚至在美国留下来，小姐会喜欢贫困吗？”

赵西陵看见秦时月认真动怒了，脸变得通红，她把红酒往茶几上重重地一币，说：“中国有句俗话，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是的，中国现在还很穷，可他的儿女只想在别人屋檐下遮风避雨，那他的祖国什么时候才能强大起来？”她说得十分激动，热泪盈眶。

潘正罡、赵西陵拼命为她鼓掌，带动了好多人为她鼓掌叫好。

这时有一个大腹便便的美国人一直在盯着潘正罡和赵西陵，几次想靠近他们，都因他们反复被记者所包围而未果。

## 52 使馆门前

华盛顿已是一片灯火了，从这里可望见林肯纪念堂到华盛顿纪念碑和国会山中轴线上的建筑群，波多马克河里倒映着灿若繁星的灯光。

一走出大门，在坐车前，那个胖商人终于有机会接近了赵西陵，他伸出手来，说：“我是洛泰克公司的总裁罗伯特·乌里。我知道你们急需塔带机，我们的洛泰克机器可以以最优惠的价格卖给你们。”

赵西陵这次不用秦时月翻译，他用流利的英语说：“可你们的进出口银行已正式声明不为任何美国公司与三峡工程的出口作信贷担保。”

罗伯特·乌里：“我们用私人融资办法，向你们出售塔带机，5 000 万美元。”

“谢谢你。”赵西陵说，“我们还需要一亿多美元的这类起重设备。”

“我被你的风采征服了。”罗伯特·乌里说，“一个顶天立地的中国人！可惜，在三峡工程中，我们不得不捡点欧洲人、日本人吃剩下的饭渣！”

赵西陵同情地笑笑，他们轻轻地拥抱了一下。秦时月望着他们笑。

见潘正罡要上车，秦时月赶过去拉车门，潘正罡却先她一步拉开门，手一摆：“请。”

秦时月受宠若惊地：“这怎么行？”

“女士优先嘛。”潘正罡说。

秦时月只好钻进去，与他并排坐下后，说：“今天潘教授不再烦我了吗？”

潘正罡：“今天才识庐山真面目啊。”

### 53 胡佛大坝上

在内华达州与亚利桑那州交界处有一个黑峡谷，在赤红的峡谷间，科罗拉多河奔腾而来，这是荒原中惟一令人提神的一条生命的绿色带子。就在这条大河上，横跨着一道壮观的拱形大坝。

站在大坝一端，山风吹拂着人们的衣摆和头发。秦时月扶着潘正罡一步步走上大坝。

潘正罡感慨万端地说：“这就是萨凡奇设计的胡佛大坝。”

赵西陵：“这是萨凡奇的纪念碑。可惜他的三峡梦没有圆。”

强劲的风从大峡谷里吹出来，浪花在他们脚下跳跃被大风吹起来，赵西陵觉得眼前科罗拉多河水与三峡的水是相通的……

#### 54 长江下牢溪（回忆）

浪丛颠簸中的小船靠上了下牢溪江岸。

下牢溪是险中之险，乱礁棋布，涛声如吼，水石相击，飞珠溅玉。

小船已经泊在了岸边石丛里，赵西陵正带他们沿着陡危的栈道攀上荒凉的至喜亭，从这里俯视长江，江水有如一把利刃劈开西陵峡，直泻而出，激流咆哮如雷。

萨凡奇双手叉腰，任山风吹拂着，他说：“如果我能完成长江三峡电站的修建工程，我死后，灵魂也会得到安息。”

吴奇伟和赵西陵听了潘正罡的翻译，吴奇伟感慨地点点头。

赵西陵：“要在这里修大坝？”

潘正罡：“是呀，又可以拦截洪水，又能发电。”

赵西陵：“我们这里再也不用跑洪水了吗？”

萨凡奇问潘正罡：“这孩子说什么？”

陶晋川：“他说这里每隔几年要跑一次洪水。”

赵西陵指着褐色石壁上的一道白色油漆杠杠，说：“好多年前，洪水来了，淹到这里，西陵峡一带几十个村子全淹到江底了。”

萨凡奇听了翻译，拍拍赵西陵的头，说：“修了三峡高坝，再也不会会有这种事发生了，你也不用在浪尖和礁石里摆船了，这里将是平波如镜的大湖。”他双手平展，做了个拥抱的姿势。

#### 55 黄陵庙下长江边上（回忆）

当萨凡奇等人走下赵西陵的小船时，萨凡奇掏出了一沓钱塞给赵西陵：“耽误了你打鱼，这是工钱。”

赵西陵看了看手里的钱，摇了摇头，又把钱塞给了萨凡奇。萨凡奇耸了耸肩，说：“不要？喏，一个不贪财的孩子，我总要给你点什么。”

他突然注意到，赵西陵正目不转睛地盯视着他背着的那个皮盒子。

“你总不会对它有兴趣吧？”萨凡奇指了指皮盒子。

却不料赵西陵点了点头。

萨凡奇耸耸肩，打开皮盒子，原来里面是两截小口径的岩芯，一截是花岗岩，另一截是石灰岩。

赵西陵大失所望：“不是枪啊？”

萨凡奇等人弄明白后都乐了。

潘正罡说：“这可是宝贝，这是从你们这大山地底下钻出来的呢。”

赵西陵拿起那截花岗岩岩芯，摸了一下，说：“我要它。”

萨凡奇大为吃惊，他似乎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像移交瑰宝一样，把那一截岩芯给了赵西陵，说：“你长大了学水利、学地质吧，你是长江的孩子呀！”

潘正罡译给他听，赵西陵闪烁着黑黑的眸子，郑重地点了点头。

陶晋川抚掌笑道：“真是一奇，不要钱要石头。说不定他日后是一个水利学者？地质学者？”

## 56 胡佛拱形高坝上

往事的潮水退去，眼前依旧是科罗拉多河水在溢流孔中吼叫宣泄。

秦时月说：“这个拱坝高 221.4 米，是美国最高的坝，比田纳西河上的都大。”

临风而立的潘正罡说：“萨凡奇走过世界所有的大河，他认

为最伟大的工程应该是中国的三峡。那年国民政府通知我们从丹佛撤离回国时，萨凡奇在欢送我们的晚宴上伤感地哭了。他说，错过一次机会，可能就是错过了幸运，错过了幸运的星光，他说他为自己不能亲自建三峡电站而抱恨终生，他希望三峡工程最后由我们当中的哪一个完成，不管是谁完成了，有机会来告诉他一声。”

他说得极其动情，眼里泪光闪烁。秦时月也极为感动，她搀扶着潘正罡，柔声地说：“我们中国人办到了，你办到了，你可以告慰萨凡奇了。”

潘正罡面对溢流坝下飞珠溅玉的洪流，仰起头，大声说：“萨凡奇，你没来得及办到的事，我们办到了。你如果地下有知，到三峡去看看吧……”

两颗大泪珠掉了下来。

科罗拉多河水轰鸣着宣泄着……

秦时月突然像个腼腆的小姑娘一样，嗫嚅地对潘正罡说：“教授，我……有个愿望，不知……你能不能答应？”

赵西陵笑着与潘正罡交换了一个眼神。

潘正罡故意说：“不会是我帮你申请绿卡吧？”

秦时月脸红了，她悄声却浸透了情感色彩地说：“我想……回去，上三峡……”

潘正罡哈哈大笑，望着赵西陵说：“问他，他是老板。我说嘛，洋面包不会有那么大的腐蚀力嘛。”

赵西陵：“冲你的好心，没翻出那两句脏话来刺激我，我该报答你，三峡欢迎洋博士回去！”

秦时月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 57 一组过渡镜头

三峡工地上机声轰鸣，装载车辆来往如飞。

水底放炮炸起水柱冲天。

江泽民来到三峡工地视察（资料，1994年10月）。

## 58 伍青黎的临时公寓

没有灯光，屋子里半明半暗，一束清冷的月光从窗子射进来，依稀可见伍青黎疲惫地和衣而卧。显然他又流鼻血了，鼻孔塞着棉球。

响起轻轻的开锁声。

伍青黎忙坐起来，拔去堵鼻孔的棉球，拉亮了电灯，拿起一本书。

“别装了。”张佐拿着饭盒走过来，端详着他：“又头晕了吧？”

“可能血压有点高。”伍青黎说。

“我也顾不上你。”张佐说，“你又没能力照顾自己，怎么办？若有个托老所就好了。”她打开饭盒盖，说：“我们食堂蒸的包子，还热乎呢，快吃。”

伍青黎抓起一个包子就吃。

张佐舀了一盆水，开始擦桌子，她说：“这哪像个家，咱们这一生，不像个当父母的，两个孩子从小在外婆家长大，老人去世也没去送葬……”

“你这人，”伍青黎说，“你若想有个安适的家，改行不就完了？1970年让你改，你哭了一场又一场，现在又发牢骚。”

张佐：“就是这个命了。”她挨着伍青黎坐下，说：“我在武汉东湖附近看上了一处房子，不贵，公家出一半，咱自己添一半，买下来，晚年我一定给你布置个像样的家，也算是补偿。”

望着她十分投入的样子，伍青黎笑了：“钱呢？你有那么多钱吗？”

“上回你那笔发明奖，不交给母校就够了。”

“过去的账又算！”丈夫温和地说。

“下回再有奖金，我支配。”张佐说。

“行啊。”伍青黎强打精神说。

“你不兴反悔呀！”她又叮嘱了一句。

伍青黎警觉起来：“莫不是我要发一笔小财？”

“设计奖，”张佐说，“消息绝对可靠，5万元，空前的！”

伍青黎：“别人有份吗？”

“你老是不忘大锅饭那一套。”张佐说。

伍青黎：“长委的人勘测、设计了几十年了，牺牲在长江里的工程师也不是一个两个了。林一山算第一代代表，魏廷珍算第二代，我算是第三代了，有点成果，那是三代科学家几千人的心血，我怎么能一个人拿这份奖金？”

张佐望着泪眼汪汪的丈夫，长长地叹了口气。

## 59 首都机场出口

罗启蒙自来迎接赵西陵。赵西陵说：“怎么，你专程跑北京来接我？你是冲潘老师来的吧？”

“我早知道他去了巴塞罗纳。”罗启蒙说。

“昨天我与潘老师通了个电话，在这次世界超级工程会议上，三峡工程第一个被评上。”

“又不给钱，有什么值得乐的！”他这话还未落，引起推行李车过来的秦时月一阵格格笑声。赵西陵忙说：“忘了介绍了，我这次的美国之行，最大的收获是拐回来个人，喏，水利学博士秦时月。”

罗启蒙握住她的手：“欢迎洋博士。我们的三峡工程吸引力太大了。”

秦时月：“我首先是被赵老板迷人的风采吸引了，我为他所倾倒。”

赵西陵：“哎，小姐，这是中国，可不能乱讲，若是我夫人在小浪底听到了，会打到三峡来的。”

几个人都哈哈大笑起来。

## 60 机场高速路轿车中

“告诉你个好消息，”一上车罗启蒙就对赵西陵说，“世界上有名望的水轮机组制造厂商已经蜂拥而至了，咱们的标书还没编制出来呢。”

“阿尔斯通公司来了吗？”赵西陵问。

“来了。”罗启蒙说，“ABB、伏依特、西门子、GE 加拿大、克瓦拉、苏尔寿，还有俄罗斯、日本的公司，快应付不过来了。”

“好啊。”赵西陵说，“现在是世界水电行业不景气的时候，西方发达国家水电资源开发得都差不多了，只有中国和俄罗斯正是大有发展的时候，在三峡工程中中标，就等于荣登了当代水电事业的榜首。”

坐在前面的秦时月回过头来说：“你知道美国之音记者怎么说吗？他们说赵总不像个水利工程师，倒更像一个有辩才的外交家。三峡在美国可是家喻户晓了。”

罗启蒙笑道：“卖啥吆喝啥嘛！”

## 61 沸腾的工地

高高的塔带机在中堡岛竖起来了，美国厂商罗伯特·乌里先生在赵西陵、徐佳驹、伍青黎、张佐、余明舜等人的陪同下来到现场，看塔带机第一次运转。

赵西陵带头鼓起掌来。

挂在高处的有线广播喇叭里正在播送新闻：“快讯，长江水利委员会总设计师伍青黎获得优秀设计奖 5 万元……”

罗伯特·乌里见人们都在倾听，就问：“他们在说什么？”



秦时月：“有一个工程师得了奖金。”

乌里见秦时月一指伍青黎，就说：“祝贺先生，你是这个伟大工程的设计师？”

伍青黎：“我是千千万万设计师中的一个。”

“了不起。”乌里说，“你拿了多少奖金？一定很多，可以买豪华游艇了吗？”

罗启蒙等人都忍不住笑。

秦时月翻译说：“5万人民币。”

乌里皱眉算了一下：“5万，也就是说，合美金六千，是这样吗？”

余明舜：“差不多。”

赵西陵：“这在我们这里，是可以叫人眼红了。”

“太少了，太少了，”乌里说，“一百万美元也不算多。”

人们都笑了起来。

有工人举起了信号旗。

水中连续响了几炮，水柱冲起几丈高。之后，他们看见一个女孩子扑通一声跳入江中，迅速向翻花的地方游去。

乌里奇怪地看着这女孩子，原来她是杨水妹。

赵西陵已经看到了杨水妹追逐的目标，是两尾很大的鱼，白肚皮朝上飘浮在水上。

赵西陵对乌里说：“乌里先生吃过长江的回鱼吗？味美极了。中午我请客。”

张佐也发现了秘密，笑道：“赵老板真会借花献佛。”人们都笑。

乌里不知人们为什么笑。张佐一指杨水妹，她已一手抓住一条2尺长的震昏了的回鱼，在水中笑。

乌里拍掌笑了起来：“啊，一举两得。”

杨水妹把鱼扔上了岸，说：“赵老板，鱼可以给你，先记账，

100 元 1 斤。”

赵西陵：“嗨，真够黑的。”

杨水妹抹了一把脸上的水，说：“赵老板不是更黑吗？把我们葛洲坝剥削得快吃不上饭了！”

张佐大叫：“痛快，痛快！”

徐佳驹也在一旁笑。

赵西陵：“好啊，你们就教育你们的工人搞对抗情绪呀！”

徐佳驹：“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嘛。”

又是一片笑声。

## 62 伍青黎的临时公寓

只有桌上的一盏台灯亮着一圈昏黄的光晕，伍青黎仰在躺椅上睡着了，一张图纸盖在身上，红蓝铅笔掉在地上。

马蹄表的时针已经指向了下半夜两点。张佐那两个又破又旧的藤箱子堆在一旁。

窗台上有人影闪了一下，接着有人轻轻地卸去了纱窗，一闪身钻了进来。

来人轻轻地溜过来，拉开抽屉翻着，很失望，又去翻床上的褥子，褥子底下只有一双袜子。

这时，伍青黎轻轻地睁开了眼睛，他并没有发现小偷，揉了揉一下眼睛，坐直了身子，又把图纸凑到了灯下。

小偷以为被发现了，一惊，夺路而走。伍青黎这才问：“谁？”

小偷见他站了起来，忙向窗户那里退缩，说：“我，我……我是不得已的……我……你放我走吧……”

伍青黎开了大灯，见这个小偷穿着工作服。伍青黎说：“你偷错了地方吧？”

“我该死！”小偷说，“我听广播，说你得了 5 万块奖金，我

就起了坏心……”

“你是工地上的工人？三峡工地出你这样的人，我都替你脸红。”伍青黎说。

“我们上当了。”小偷说，“个体户老板把我们招来打石料，他几个月没给我们开一分钱，他却跑了……”

伍青黎：“我是得了5万元奖金。可你来晚了，或者说你找错了对象，那钱我根本没取，直接捐给兴山湘岸的希望小学了。你不知道三峡总公司的职工捐了35万元，建湘岸小学的事吗？”

小偷：“我求你放了我，我长这么大……头一次坏了心肠……”

伍青黎叹了口气：“看来，你还没有全部泯灭良心。”他从口袋里摸出了120元钱，放到了桌上：“我就这么多，拿去吃饭。做一个正直的人，到什么时候也不能失了人格。”

小偷哽咽着：“谢谢你……不送我去公安局……这钱，我没脸拿……”说罢他鞠了一躬，又想从窗子越出。伍青黎却打开了房门，说，“这是人走的通道。”

小偷无比惭愧地匆匆走了。

晚风从门外吹进来，江涛声宏大而震耳，伍青黎茫然站了很久。

### 63 武警部队永久船闸工地

罗启蒙在吴指挥长陪同下向工地走来。这里已经挖进几十米深，车辆繁忙地运着石料。

指导员许来平开着自卸车过来了，他想向吴指挥长打个招呼，笑得极不自然。

他的狭窄的驾驶室里，蜷曲着一个4岁的孩子毛毛，毛毛满脸灰土、油垢，在吃一袋饼干。许来平对毛毛说：“毛毛，别出声，有人来了。”

“我要撒尿！”毛毛突然说。

许来平踹了孩子一脚，说：“憋着点，别出声。”仍两眼平视，驾着车往前冲。

“我憋不住了！”毛毛叫了起来，许来平没来得及按住孩子，毛毛已经站了起来，冲外面尿起来。

这一下全暴露了，罗启蒙瞪大了眼睛看着毛毛，吴指挥长简直无法容忍，大吼一声：“许来平，你给我停车。”

许来平停下车，顺手给毛毛一巴掌，孩子哇一声哭起来。

“哈，好新鲜！”吴指挥长说，“身为指导员，你带个孩子上工地，藏在车里，你给我下去，反省！”

许来平说了声“是”，挟着毛毛下了车，毛毛明白爸爸因他挨了训，吓哭了，边哭边央求说：“我再不尿尿了，让爸爸开车吧！”

站在首长面前，许来平难过地搂紧了孩子。

刘连长走过来，向吴指挥长敬了个军礼：“报告，要处分处分我。许来平的老婆要离婚，找到工地来，把孩子一扔就走了。”

吴指挥长看了看罗启蒙。

罗启蒙弯下腰去，拿出手绢给孩子擦着脏兮兮的小脸。

许来平：“处分我吧。”

吴指挥长眼中含泪，他抱起孩子，说：“孩子交给我吧，我到三斗坪去雇个阿姨看他。”他问毛毛，“你愿意吗？”

毛毛：“我才不乐意躲在车上呢，有尿也让憋着。”

罗启蒙在孩子脸上亲了一口。

## 64 隔流坝工地上

张佐赶到工地时，一群人正围在双轮洗机器前议论纷纷。

一见张佐，一个工程师说：“秦时月摔耙子不干，走了。”

张佐：“为什么？”

一个人说：“耍洋脾气呗！”

另一个人说：“不就是念几天洋文吗？盛气凌人！”

“我问你原因。”张佐火愣愣地说，“不是给她做鉴定！”余明舜说：“没有采纳她的方案，因为那要改设计，要拖工期。”

张佐：“那要看她提得对不对。现在拦路虎没打掉，你们又气走了武松，这还行？”

## 65 运石料的路上

心急如焚的伍青黎扬手拦车。一辆卡特 777 大卡车在他跟前刹车的刹那，他发现了“小偷”，他正卖力气地干活，一见伍青黎发现了自己，又羞又愧，急忙低下头去不敢看他。

伍青黎本来体弱，怎么也爬不上一个轮子三吨半重的卡特 777。

“小偷”放下撬杠跑过来，用力托举，把伍青黎托到了车上。

在车子发动时，伍青黎发现是“小偷”在帮忙，忙向他举手示意。

“小偷”又一次垂下了头。

## 66 隔流坝工地

张佐：“等伍青黎来了再说，人家是设计方。”

这时伍青黎从巨型卡车上下来，坐了个屁股蹲，众人吃了一惊，张佐忙上去扶他。

张佐：“你来得正好。由于地下出现了块球状花岗岩，大的有房屋大小，经常造成钻孔偏斜，卡了几次钻。”

伍青黎：“你们采取什么措施？”

余明舜：“在所有钻头上都加了保护绳，用聚能爆破法炸掉块球石。”

伍青黎：“事实证明这不是最佳方案。人家秦时月要用高喷

防渗技术，你们为什么刁难？”

“这帽子大了！”张佐给自己人争面子，“还没来得及定，她就走了。”

余明舜：“大家对秦时月有看法，她大言不惭，连伍总领着搞了这么多年的设计，她也要修改，说三道四！”

伍青黎：“她的长处也恰在此处。”他把带来的一沓纸扔给张佐。

张佐一看，眉梢舒展了：“哎呀，她有一整套方法呀！”

一些技术人员围了过来。

伍青黎：“这是秦时月临走时悄悄放在我办公桌上的，人走了，不忘留下锦囊妙计。我们干吗要苛求于她呢？”

张佐：“你们几位去追她回来，向人家赔礼道歉。”

但几个人都面面相觑，不肯为此丢面子。

“看来你们面子都很值钱。”伍青黎说，“我不怕丢脸，我去请她回来，让她帮我更改设计。”

说罢起身就走。张佐刚说了句：“我和你一起去。”忽见伍青黎摇晃了几下，仰面摔倒。人们大惊，叫着“伍总”拥过去。

张佐扶起伍青黎，他的鼻血止不住地流。她替他擦拭着。

余明舜大叫：“车，车！”

一辆吉普车向这里开来。

伍青黎又醒了过来，挣扎着说：“不，我要去宜昌，我们……要懂得爱惜人才……”

张佐：“你这样子怎么去？我叫他们去……还不行吗？”

伍青黎目视张佐，说：“那……你去，你替我去，真诚地道歉。”

周围的人面有愧色。

张佐懂得丈夫的心，她含着泪说：“我去，我一定能把她追回来，你放心去看病……”

伍青黎这才上了吉普车。

## 67 宜昌船码头

旅客们都在等着上船，广播员在播送船期：“开往武汉的夔门号客轮正在检票，请旅客们经检票口上船……”

秦时月站在滔滔江边，心情烦躁地走来走去，不时地回头望望三峡方向苍茫的隧道。

就在秦时月马上要登船的时候，她看见一辆吉普车驰来，车还没有停稳，就从车上急匆匆地走下张佐。

秦时月两行泪夺眶而出。她反倒提起旅行箱快步上了船。

张佐追到了船上。

二人在船的通道处相遇，相隔几步远，对望了好一会儿，张佐才说：“我是替伍青黎来请你回去的，并且代他向你真诚道歉，虽然应该道歉的是我。”

秦时月的头扭向一旁，问：“他为什么不来？”

“你不太过分吗？”随同张佐来的工程师气不过，说：“伍总为这事气得昏倒了，现在住了医院，张总连医院都没去，却来追你……”

秦时月愣了一下，面有羞愧之色，她抓起旅行箱，边哭边下船。

## 68 医院病房

伍青黎面色苍白，正在打吊瓶。

张佐带着秦时月进来了，她到了床前，看见伍青黎病容枯槁的样子，就哭了。

伍青黎：“别哭。你别和他们计较，我已经批评他们了。”

秦时月更受不了了，一下子跪到了床头，抓住伍青黎的手，哽咽地说：“您……为什么不批评我呀，那样我的心也许会更好

受些……”

伍青黎的手在她手背上拍了拍，轻声说：“你若是我的女儿，我会狠狠打你一顿。”

秦时月：“就把我当您的女儿吧……”

张佐辛酸地掉了泪，赶紧背过身去。

这时一个护士有几分神秘地赶来：“谁是伍总的家属？”

张佐向小护士走去。

小护士小声说：“院长请你去。”又溜了伍青黎一眼。

伍青黎早注意到这一切了。

#### 69 医护办公室

大个子院长给张佐倒了一杯茶，说：“我们都是搞科学的，只是学科不同，所以我想我们之间讲话首先应从科学出发，而不过多地考虑感情的承受力，张总以为是这样吗？”

一听这话，张佐怔住了，她缓缓地站起来，呆了半晌，眼睛被泪水蒙住了，她喃喃地说：“说吧，我承受得住。”

“伍总得的是白血病，他来就医太迟了……”

张佐眼前的一切都变得摇晃、模糊起来。她说：“我请……你们……别把真相告诉他，让他安静地……走完人生最后的一段路，行吗？”

大个子院长点了点头。

#### 70 病房里

张佐像没事儿人似的，把一个橙子切开，一瓣瓣喂到丈夫口中。

伍青黎审视着张佐的眼睛，问：“我得的是什么病？不会是血癌吧？”

张佐大声说：“你胡说些什么？也不怕不吉利。”



伍青黎：“那是什么？”

“再生障碍性贫血。”张佐若无其事地说，“你的血小板有点问题，这是慢慢养的病。”

伍青黎并不十分相信地望着她的脸，为了掩饰，张佐说：“你又把奖金捐出去了，我要买的房子，又泡汤了。”

“我看中了一个地方。”伍青黎说，“在黄陵庙下边，我想盖两间茅屋，咱们老了时住，头枕苍山，眼望碧水，晚年就守着三峡大坝过日子，好不好？上什么武汉买房子呀？”

“就依你。”张佐说，“后院栽几棵脐橙，门前备一只小船，你当渔翁，我当渔婆……”她说得哀婉而凄伤。

伍青黎笑了，他忽然说：“你去跟大夫说，给我拿点药，咱们出院。”

张佐忙说：“这可不行，得听大夫的。”

“不就是再生障碍性贫血吗？这我明白，没事，若真是这病，医生肯定放人。”他那双怀疑的眼睛又一次在张佐的脸上盘旋。

张佐的心震颤了，她说：“好，我去找医生。”她真的走了出去。

伍青黎半信半疑地望着她的背影。

## 71 走廊里

走出病房，张佐并没有去找院长，而是快步跑下楼梯。

伍青黎在门口望着她的背影，想了一下，又回到病房。

## 72 病房窗前

伍青黎从窗户里望下去，正好看得见住院部的正门。

只见张佐跑出医院，坐到了石台阶上，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悲痛了，双手掩面，大放悲声。

这一刹那，伍青黎仿佛什么都明白了，表情似乎麻木了，他

摇摇晃晃地回到了床上，静静地躺下，望望塞在床下的一卷子设计图纸，他眼里涌起了泪水。

窗外飘来一阵凄伤的音乐。

### 73 病房走廊

一个怀抱着鲜花的青年，穿一身工作服，在走廊里站着，一直望着伍青黎的病室，却不敢进去，他是曾经光顾过伍青黎家的那个“小偷”。

一个小护士推着送药的平车过来，嫌他碍事，推了他一把：“你这人怎么挡道？你总在走廊站着干吗？你看谁？”

“小偷”胆怯地指了指伍青黎的病房。

“那你进呀！”小护士说，“怎么像没脸见人似的？”

这话令“小偷”极不自在，他犹豫了一下，把花递给小护士：“请你代我送给伍总，我……不打扰他了，行吗？”

小护士接过鲜花，闻闻，说：“行啊。”随即走进了病房。

“小偷”逃也似的跑下楼去。

### 74 伍青黎病房

小护士把鲜花递给伍青黎，说：“真逗，一个小伙子给您送花来，他像做了亏心事似的，说啥也不敢进来。”

伍青黎从花中抽出一张字条。字条上写着：一个不配给你送花的人。

伍青黎忽有所悟，赶忙走到窗口，推开窗户向下看。只见“小偷”刚出住院楼的大门，正双手插在口袋里向伍青黎的窗口张望。他认出了“小偷”。他向楼下双手抱拳做谢谢状。

楼下的“小偷”则行了个90度鞠躬礼，抬起头来时满眼是泪，他快步离开了。

## 75 餐厅

赵西陵和徐佳驹每人拿了个饭盒进了餐厅，徐佳驹刚要到饭口打饭，赵西陵碰了他胳膊一下：“走，到里面小包间去。”

“怎么，铁公鸡要拔毛请客？”徐佳驹用勺子敲着饭盒说。

赵西陵向厨房探进头去，吩咐说：“炒四个菜，一个汤，我与徐总喝两杯。”说着拉住徐佳驹的袖子往单间里拖。

徐佳驹：“我不上当。你这饭岂能白吃？一定又要咬去我一块肉。”

“瞧你说的，来吧，今天我请客没有附加条件，对你是一好事。”

徐佳驹这才半推半就地跟他进了小餐厅。

## 76 小餐厅

菜陆续上来，赵西陵倒了两杯啤酒，与徐佳驹碰了一下，说：“听说你们和另外几家施工单位要搞联合行动？”

“好啊，你是来分化瓦解的。”徐佳驹说，“我们真要联合起来，二期投标时一起抬升标价，你就没有咒念了。我不相信你撇开我们这几大主力去找新伙伴，那你可就惨了。”

“这有点像对付资本家，外国同业工会常用这办法。”赵西陵有滋有味地嚼着腊肉，说：“你别吓唬人，我才不怕。你们联合得起来吗？嘴上说搞联合，我稍稍分化一下，给点甜头，立刻有人起义，你信不信？你有什么困难，说说，我听听。别搞对抗，理解万岁嘛。”

“我怎么回事，你还不知道？现在我背着10个亿的债，全是买工程机械的款，你装什么糊涂？”

“你也可以不买呀，”赵西陵说，“我们买了机械就是让你们租的呀。”

“那更要受你的重利盘剥。”徐佳驹说，“一台德马克，用不

用你都按一年 2 400 小时计算租金，一小时 1 950 元，一年下来就是 470 万。”

赵西陵：“可你 1993 年 10 月第一次就签了 16 个亿的合同，我可没欠你钱啊！你买机械，折旧费也拿到了嘛。”

“你七扣八扣也够受的。”徐佳驹说，“一个月结算下来，多的时候是一个亿，上个月最惨，才一百来万，我们怎么活？几万人张着嘴等吃饭呢。”

赵西陵：“你上工地来才一万多人，我可不包你十来万人吃饭。”

“这是旧体制的后遗症，我不找你。”徐佳驹说，“咱们谈机械。拿葛洲坝工程为例，葛洲坝总投资 46 个亿，里面就包括 5 个亿的设备费。那么，按静态投资计算，三峡 509 个亿里，起码应有 56 个亿的设备钱，现在你却把这笔债全压到我们身上来了，公平吗？”

赵西陵：“李鹏总理可是对你们不错啊，上个月不是单单贷给你 4 个亿吗？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我连钱毛也没摸着。”徐佳驹说，“4 个亿全叫债主从账面上就划走了。现在我想贷款再进些设备，银行也是嫌贫爱富，不贷！要我找担保，难道我能去找李鹏总理担保吗？”

赵西陵：“我就是为这事找你的。我听银行说了。我已拍了胸脯，三峡总公司为你们担保，如何？”

徐佳驹看了他半晌，喝了一大口酒，说：“这还够意思。”

赵西陵：“还有更够意思的呢。我们可以为你们负担贷款的利息！”

徐佳驹举起杯子与他碰了一下：“算你明白，挤垮了伙伴，你老板也当不消停。”

赵西陵：“我也奉劝你们几句，别为了中标，互相压价，你们要报得合理，我们并不想省这几个钱。何况，过分压标价，势

必诱发偷工减料。”

“这可是雨后送伞了。”徐佳驹说，“当初我们竞相压标价，你都乐得合不拢嘴了。我问你，一期工程你们省了多少钱？”

“还没匡算出来，”赵西陵说，“不能叫节约，应是说少花多少，一多半在于经济的软着陆，一小部分是我们在机制上管理上的效益。”

徐佳驹：“我早摸来底了。一期工程结束，你能节省 40 个亿。怎么节约的？是从我们施工方这里扣留的血汗钱。”

赵西陵哈哈笑了起来：“你这可是歪理了，照你这么说，钱拿出来，大家分了就对了？”

徐佳驹也笑了起来。

## 77 临时船闸工地

罗启蒙对赵西陵说：“你倒是菩萨心肠，替施工方去排忧解难了，我们受的闲气谁管？”

望着拔地而起的混凝土建筑和焊接人字闸门的闪闪火花，赵西陵问：“变电站没谈下来？”

罗启蒙戴上安全帽，上到高边坡架子上，看工人在固定铆接，他对跟上来的赵西陵说：“发电厂，是我们管，变电所却是电力部门管，我说在这里买 1 000 亩地，才 2 万块一亩，他们不干，要在 40 公里外的宜昌建，那里一亩地是几十万，光地皮要多花几个亿。你领人计算出来的输变电站工程总造价多少？”

赵西陵：“130 个亿。他们呢？”

“270 个亿。”罗启蒙，“这我们无能为力，这是上面的事，电是我们发，电要卖给电力部门，国务院把葛洲坝电厂划给咱们管了，一度电卖 8 分，他们供电局卖给老百姓是多少？”

赵西陵笑了起来：“反正最后入国库了，咱不算这个账，一度电不是还有咱们 7 厘吗？我倒以为，将来的 14 台 70 万千瓦的

水轮机组要打吵子。”

罗启蒙：“中央不是定了，国际招标，由国内的哈尔滨电机厂、东方电机厂做配套厂家吗？这个政策定得好。咱不光是买外方的电机，等三峡完工了，咱们自己的厂家也就能造 70 万千瓦的水轮机了，一举两得。”

赵西陵：“可是定哪一家，这事插手的部门可就多了，过去与外商打交道多的国家部门，自然有亲有疏，我看必然压不下价格来。”

罗启蒙：“那就往上去打，和他们打到国务院去，涉及成本，不能让。”

赵西陵笑了：“你又天真。手心手背都是肉，首长有时候也得和稀泥。改革的阵痛，没改彻底之前还要大痛呢。”

## 78 医院小花园里

月色溶溶，繁星满天。

伍青黎坐在长椅上，看着苍茫河川，不知是谁家，传来婴啼声，在静寂的夜里显得特别洪亮，伍青黎似乎很在意地倾听着这世界上最具生命力的原始婴啼。

张佐来了，她在树后注视丈夫良久，抹去了眼角的泪水，才走过去，把一件毛衣轻轻披在了丈夫身上。

伍青黎冲她笑了笑。

张佐坐在他身旁，问：“打了针感觉怎么样？”“好多了。”伍青黎高高兴兴地说，“我问来一个偏方，多吃肝、多吃菠菜能补血，或者，你给我弄点补血的药吃吃，我看，不用住院了。”

张佐的心一阵难受，却不得不顺着他说：“行，我就是来接你出院的。没啥大病，咱回去养。”

伍青黎多少有些诧异地看了她一眼，说：“好啊，马上走。张佐，我记得，你最爱吃我做的豆瓣鱼，可惜我总是没时间，又

总不在一起。我想了一下，结婚至今，我只给你做过4次。”

张佐不敢多说话，咬紧嘴唇点了点头。

伍青黎：“走，回家，我一天给你做一次豆瓣鱼。”

张佐终于控制不住了，抱住伍青黎哭了起来。

伍青黎心底的最后一线希望也彻底破碎了。他望着在云中钻行的月亮，像安慰受了委屈的孩子一样，轻轻地拍着她的肩，说：“我今后不惹你生气了，保证听你话，你让我几点睡觉我就几点睡，让我按时吃药就按时吃……”他自己也不自觉地流泪了，又怕她看见，忙用手指拭去。

## 79 西陵悬索大桥 导流明渠

三峡工地锣鼓喧天，导流明渠试通航，葛洲坝五公司的铲扬船队为先导，通过导流明渠，随后神州号客轮第一个由改道长江驶向新落成的西陵大桥。

几十台77吨重自卸卡车编队通过西陵大桥，夹岸欢迎的建设者们燃放鞭炮庆贺。

赵西陵看见了张佐，朝她走去，伸出手，握住她的手久久不放。

赵西陵：“我没去看他，他没骂我薄情吧？”

张佐：“他是会骂人的人吗？”

赵西陵：“我和罗总几个人都不敢去看他，那他会敏感地猜到什么。”

张佐说了声：“谢谢你们……了解我的心。”她匆匆地走了。

## 80 赵西陵办公室

赵西陵在打电话：“2000万？你事先也不打个招呼，我有印钱机现印钞票也来不及呀！”

对方的声音：“明天打不过款去，我们就违约了，罚款数目

也要 1 000 万！”

“我晚上答复你！”赵西陵气恼地放下电话，发了一会儿愣，还是拨通了一个电话：“李严吗？马上来。”

刚放下电话，就听见走廊有急匆匆的脚步声，随即门开了，李严走了进来，赵西陵见他满脸堆笑，就问：“火上房了，你好像倒高兴。”

李严坐到沙发上，说：“你不是常说，船到桥头自然直吗？”他瞥了一眼赵西陵，说，“你好像碰上了难心事。”

赵西陵：“我知道我给你出了难题。你能在明天上午弄到 2 000 万吗？”

“我有印钱机，也得有功夫印啊。”李严说。

“这话我也会说。”赵西陵问，“行不行吧？”

李严：“找开发银行贷，也得后天。什么事吧？”

“拿不出 2 000 万，违约金就 1 000 多万。”赵西陵神情沮丧地说。

李严嘿嘿地笑了起来。

“你还笑？”赵西陵火了。

“不用愁。明天早上 9 点以前，我给你打出 2 000 万，不就得了？”

赵西陵霍地站起来：“你开什么玩笑！”

“真的。”李严说，“我敢在这节骨眼儿上打哈哈？”

“是财政部拨款到了？”赵西陵问。

李严摇摇头：“白拣了 2 100 万。”

“你说什么？”赵西陵问。

李严：“你还记得张小春吗？”

赵西陵：“张小春？是男是女？”

李严：“不是你告诉她，电脑也是人控制的吗？这小丫头可有心计了，天天算银行的利息单子，又是查文件，又是反复核



算，都算到骨头里去了。”

“是她立了大功了？”赵西陵问。

李严：“一般来说，咱们贷款的利息，由银行开来单子，我们认账就是了。这个季度单子一过来，张小春就觉得分段计息对我们有利，银行恰恰不是分段计的，于是打起了小官司，纠缠了半个月，都打到人行总行去了，最后证明张小春算得对，昨天一笔就退回 2 100 万！”

赵西陵两手一拍：“好个张小春！我要重奖她！去，叫她来，我今晚请她吃饭！”

李严笑道：“张小春走运了。”

“什么叫走运？”赵西陵说，“什么叫企业改革？就得这样，把公家的事当个人家的账来算。”

## 81 伍青黎临时寓所

伍青黎正在灶间炒菜，锅里的油开了，他把一条鱼放进锅中。

门轻轻开了，张佐出现在门口，她看到了伍青黎在厨房忙碌的背影，她在门口站了一会儿，目光落在床旁边，那里放着两只新衣箱，是当今最时髦的那种。

她没有惊动丈夫，蹑手蹑脚地走过去，坐在衣箱旁的床上，再望望桌子底下两只用绳子捆绑着的破旧藤箱，她的心里好不难过，泪水不禁夺眶而下，她为了掩饰，走到了阳台上去。

伍青黎听见脚步声，扭头望了一下阳台，故意叫了叫勺：“豆瓣鱼来喽——”

她几乎没有勇气面对他了。

鱼放到了堆满图纸的桌子一角，他说：“先喝口水，还有两个菜。”

“我来炒。”张佐去解他的围裙。她问：“干吗要买这么高级

的箱子？”

“我兑现诺言啊。”丈夫带着笑说，“那两只旧箱子跟咱俩走过三门峡、走过丹江、走过葛洲坝、隔河岩，又到了三峡，该进博物馆了。”他看了一眼张佐：“怎么，你好像不大高兴？工程上出了问题？”

“没有。”张佐强颜欢笑地说，“我给你做一个拔丝山药。”

“可别像刚结婚那回。”伍青黎说，“那糖熬得比药还苦。”

“没有那苦味，你能记一辈子吗？”张佐说了这一句，不听话的眼泪又流出来了，赶紧走进厨房。

望着她的背影，伍青黎的笑容渐渐消失，立刻茫然了，颓坐到了凳上，望着桌上的图纸发呆。

## 82 人民大会堂

站在东门外廊柱下，赵西陵和罗启蒙都抑制不住兴奋。

赵西陵：“在三峡工程进行了快3年的今天，我们的第一次国际行动在人民大会堂拉开了帷幕。”

会场的横额大书：三峡工程首批机组国际招标发布会。

田湛总经济师走了过来。

罗启蒙：“今天是你这个总经济师唱主角。”

田湛：“势头好极了。西门子公司与GE加拿大公司、伏依特公司组成了德国加拿大集团。阿尔斯通、ABB和克瓦拉公司组成了欧洲集团，日立、东芝和三菱组成了日本集团，还有俄罗斯集团，西苑饭店的标书销售一空。”

赵西陵：“我们三峡水轮机组的尺寸已超过了巴西伊泰普电站。而且由于水头变幅大，对水能发电机组的转轮设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各国厂商是知道难度的。”

这时，一个气喘吁吁的外国人跑了上来，他认识赵西陵和田湛，打了招呼后，赵西陵给他和罗启蒙作了介绍：“这位是阿尔

斯通公司的代表埃蒙先生。”

埃蒙手里拿着标书，说：“我是第一个买到标书的，我要求在你们的大会堂发布这第一的消息，可以吗？”

罗启蒙：“我想可以，我欢迎埃蒙先生对三峡工程的热情。”

埃蒙手指着田湛：“我用了很多的时间呼田先生的 BP 机，他的机器是汉字显示的，法文没办法显示。”

田湛笑道：“我还以为谁跟我开玩笑呢。你猜埃蒙先生显示了什么？他说：我要与田先生幽会。”

几个人都笑起来。

“这很可笑吗？”埃蒙摊开手问。

赵西陵：“幽会这个词，在中国是情人之间的事。”

这一次，埃蒙也笑了，他说：“我就是三峡的情人嘛！”

罗启蒙笑着说：“我希望有情人终成眷属。”

埃蒙：“现在是国际水电市场萧条的时候，你们的 14 台 10 万千瓦的发电机组，是多么有吸引力呀！对我们阿尔斯通公司来说，几亿美元的合同并不是主要的，如果我们的名字不在世界最伟大的三峡工程上出现，那就意味着我们不配做世界第一流的公司。”

赵西陵：“我对埃蒙先生志在必得的勇气很欣赏。好吧，我们先进去喝点什么，天太热了。”

埃蒙：“我的心更热。”

几个人又笑起来。

### 83 商场

赵西陵又一次与女儿赵溪来逛商场，上电梯、下电梯，赵西陵什么也不看，直奔家具部。

西服裙小姐认出他来，笑吟吟上前：“看样子老先生这回拿定主意了？”

赵西陵回报以微笑，在诸多餐台间转了起来。

女儿不耐烦了，干脆坐在休息椅上等他。

赵西陵又一次在美国樱桃木餐台前打转。

赵溪过来，看看价码：“嗨，8 000 块一套？老爸，您是想买吗？”

赵西陵：“能不能再配几把椅子，我们家十多口人。”

西服裙小姐：“我去问问经理。”

“您没疯吧？”赵溪伸手摸摸父亲脑门儿，“也没发烧啊！8 000块买张餐桌，上面摆方便面啊？咱们可是方便世家呀！”

服务小姐回来了，说：“可以拆开卖，加4把椅子，1万元。”

赵西陵说：“开票吧。”

这一瞬间，女儿似乎什么都明白了，她抱住父亲的胳膊说：“爸爸，您这是一种心理上的补偿，是吗？原来……您也希望每天与家人团团圆圆的……可是，光有一张桌子就能办到吗？”

赵西陵似乎无法圆满地回答自己的女儿，愣愣地站着。

赵溪：“妈妈明天从小浪底回来，大哥大嫂过两天也从隔河岩电站回来，二哥二嫂去金沙江勘测还没走，咱们总可以团圆一次了。”

赵西陵有几分为难：“我是明天上午的机票。”

“那你买餐桌干什么？”女儿用质问的口气说，“咱们这算什么家呀？男男女女一家人全让你拖到大江大河去了。我本来是报考医科大学，您非逼我改报水利系。”

赵西陵眼里泪花闪闪，掏出机票用从来没有过的轻柔语调说：“替我退掉，改换3天以后的。”

女儿搂住爸爸的脖子，说：“您叫我好感动，我拿到了学位，看来又得跟您上三峡。”

望着这忽喜忽悲的父女俩，几个服务员都看呆了。

#### 84 赵西陵家

这张漂亮的餐台令赵家蓬荜生辉。

赵溪的奶奶坐着轮椅出来，手抚摩着餐台，转了一圈，最后对赵溪说：“你爸住什么党校？我没糊涂到这地步！唉，你爸也难，他有这份心，也就够了。”说到这里，老太太流下泪水。

#### 85 兴山县湘岸村

希望小学建成了，簇新的校舍，脸上春风荡漾的孩子们都穿上了新校服，在铜管乐队的国歌声中，希望小学旗杆上升起了国旗。

赵西陵、伍青黎颈上系着孩子们献的红领巾，站在队前，与孩子们一样向国旗行举手礼。

伍青黎已经相当虚弱了，张佐在一旁扶着他。

#### 86 三斗坪菜市场

早晨，薄如蝉翼的岚雾缠绕在黄牛岩上，工地静悄悄的。

伍青黎悄然从家里出来，来到人群熙攘的市场。三斗坪小镇石板路湿漉漉的，台阶长满了老藓，来来往往的乡民们背着竹篓，老太太的竹凳也背在背上，上面坐着娃娃，伍青黎东看看西看看，却不问任何一种蔬菜价格。

张佐一直在后面悄然跟踪。

在一个卖花木的摊前，伍青黎站住了，他看中了一棵半人高的黄果树，绿叶婆娑，十分可爱。

张佐远远地看着他。

#### 87 黄牛岩下

伍青黎已经把黄果树种下，他累得汗淋淋的了。

他正坐在小树前看着它在微风中抖动叶子，张佐提了一桶水

来了。

伍青黎大喜过望：“你？你这是……”

“你种树，我浇水呀。”张佐把一桶水全浇在了黄果树根下。

她坐到了伍青黎身边，问：“你为什么偏爱黄果树呢？”

伍青黎：“黄果树底下，有我童年的梦。我们那里传说，黄果树是有精灵的，谁种下它，谁的灵魂就附在了树上，它能替我望着三峡，守望着我的梦。”说到这里，他已是泪流滚滚了，连忙偷偷拭去。

张佐难过地把他的手抓住，说：“明天我该再栽一棵。”

“为什么？”伍青黎问。

“给你做伴呀。”她凄切地说，泪水模糊了她的视线。

“你可是不爱哭的人啊。”伍青黎极力作出笑容。

“是山风迷了眼睛。”张佐也勉强笑着说。

两个人执手静坐，一起眺望着三峡工程的壮观景象。

伍青黎：“将来，就在这里盖间茅屋，日日夜夜和三峡厮守着，我那时就搞绿化，你干点什么？”

张佐强忍悲痛，说：“你干什么，我干什么。”

“你这人天生是受苦的命，你不像我，闲不住。”伍青黎说，“你若能行，再上金沙江吧，我是……没有这个福气了。”

“我能行，你就能行。”她虽如此说了，两个人都感到了死神的阴影，然而谁都不往这上头说。

山风习习，吹拂着这对老夫妻稀疏的花发，张佐的手紧紧地抓着伍青黎的手，相对无言，泪水在他们眼中打转，他们却都望着对方在笑……

## 88 三峡工地上

几十辆轿车、吉普车、面包车鱼贯行驶在三峡工地的路上。

如今的三峡 15 平方公里封闭园区内，绿草如茵，花团锦簇。

潘正罡、陶晋川和几十位专家学者来到平抛垫底的上游围堰。

张佐指指点点，对专家们解释着什么。

伍青黎也抱病到场，他拄着一根拐，由秦时月搀扶着。

陶晋川不敢看伍青黎，他面色冷峻，又有点心不在焉。

等到专家们分头去视察时，陶晋川大声吼着：“赵西陵，你过来。”又回头叫，“张佐，你也来。”

赵西陵、张佐二人相互看看，跟在陶晋川后面来到堤头，急流在他们脚下咆哮而去。

见周围没人，陶晋川发起了雷霆：“赵西陵，你还有心吗？伍青黎得的什么病你不知道？你为什么 not 送他到北京、到上海去治？为什么不送他到国外去治？舍不得钱吗？怕人家说你有私心吗？”

赵西陵任他霹雳般地发火，一声不吭。

张佐：“陶老师，这不关西陵的事，你听我解释……”

“我不听。”陶晋川仍在暴怒，“多少时光，多少心血才能培养一个科学院院士啊，你们这么不拿人才当回事！”他打开文件包，掏出了几沓人民币、几沓美元，说：“拿去，送他到国外去治！够不够？”

张佐急忙推却：“老师——”

赵西陵：“不是钱的问题，实在是已经没有回天之力了……”

陶晋川固执地不听：“不要？嫌这钱脏？人民币，是我的稿费；美金，是儿子从国外寄给我养老的，这钱没有邪味！你们不办，我陪他出国去治……”说到这里，他竟泪如泉涌。

张佐抱住他的胳膊也哭起来。

## 89 三峡机场

载着国家领导人的专机在新落成的三峡机场降落。罗启蒙、

赵西陵等上前去迎接。

当领导人步出机场时，张佐看见赵溪从飞机上走了下来。她怀里抱着一束鲜花。

张佐：“小溪，你是来参加三峡截流典礼的？”

赵溪：“我来工作。”

张佐：“可我听人说，巴西伊泰普电站以 10 万美金的年薪聘你去呀？”

赵溪点了点头。

张佐：“叫你的老爸给说服了？”

“不，不是。”赵溪说，“他管不了我。”说到这里，她的眼圈红了，说：“张姨，是青黎叔叔感召了我。”

张佐抱住了她，两个人都默默地流了泪。张佐喃喃地说：“老伍他……该得到安慰了……”

## 90 古老的小村

一切都是从前一样的古香古色，青的瓦、白的墙，长满老藤的台级直下长江边上，一车车家具、木料车在迁离祖居地，好多房子拆得只剩了四壁，剩下黑洞洞的窗口。

赵西陵父女拾级而上，流连地望着这即将沉入水底的故居。

## 91 祠堂前

这里聚集了上百口子男女老幼。

见赵西陵走来，人们闪开一条路，几个上了年纪的村中耆宿走上来，把赵西陵引过去，带到了最前面有拜垫的地方。

一炷炷香烧起来了，赵西陵第一个跪倒在祠堂前面，拜了几拜。所有的人跪下去拜别祠堂。



## 92 三峡工地

三峡工地披上了节日的盛装，巨型横幅上写着“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截流仪式”的字样。

中外专家来此云集。

无数摄影师、摄像师摆好了机位。

中央电视台的电视转播系统固定到了专用船上。

电影摄影师上了直升飞机。场记拿着标有“世纪之梦”字样的场记板，站在机器前。

水声滔滔，龙口只剩了 40 米，落差大、流量大、流速急，上下围堰紧紧地嵌着它，它仿佛是一头不愿就缚的苍龙。

几百台巨型自卸卡车装满了巨石，整齐有序地排列在通往龙口的两个围堰上，司机全都坐在驾驶室中待命。杨水妹、王大光、许来平……一个个人们熟悉的面孔掠过眼前。

长江水文局的大禹号水文观测船在遥控着龙口的无人驾驶水文方舟，不时地报告着龙口的流量、流速和落差。

中央首长、三峡建委、总公司和各施工单位的负责人、请来的中外专家走上了主席台，潘正罡、陶晋川春风满面地注视着一条新刷写出来的巨大标语：同是三峡建设者，甲乙丙丁都光荣。

这是甲乙丙丁同庆的大喜日子。

赵西陵站在总指挥船上，他的主观视线从旗帜如林的会场转向欢腾的人群，透过龙口轰然泻下的洪流，他看见了堤头的八个截流现场指挥，看见了截流副总指挥张佐。她头戴安全帽，身穿救生衣，手持红绿指挥旗，果决而坚毅地站在龙口。

赵西陵当然再也见不到伍青黎，他再也不能亲自来参加这盛大典礼了。赵西陵仿佛看到了伍青黎生前亲手栽在黄陵庙山坡上的那株黄果树，黄果树下有一束美丽的鲜花。小树在风中飒飒地抖动着青枝绿叶，仿佛在替代为三峡鞠躬尽瘁的学者分享这一份幸福。

一滴泪水凝固在赵西陵的眼角。

赵溪和秦时月也是泪花闪闪。

李鹏下达了截流的命令。

人们注视着龙口：在张佐的指挥下，汽车以每分钟两辆的速度向龙口抛填石料，长江不驯服地咆哮，吞噬着巨石，大浪叠起，器声震耳，似乎不愿就缚。烟尘，浪花，龙口在缩小，石料的瀑布汇成了湍流的瀑布……

龙口只有一米了，人们欢呼起来，附近船舶全都鸣笛庆贺，汽车也一齐鸣笛。

李鹏宣布截流成功。

江泽民讲话。

张佐的眼里满是泪水，她在长江断流的刹那，眼光掉向了黄陵庙，她看见了那棵小树，她心里默默地告慰伍青黎的亡灵。

这一刹那间，赵西陵感到了江水在抬升，起伏着、涌动着……他眼前如同亮起了一道彩虹。他透过那绚丽的七彩光环，他看到了故乡的小村。

那几百级长满青苔的石梯小路，那已经人去屋空的粉墙瓦舍，那庄严的祠堂，恍然正渐渐地被抬升的江水浸润、吞没，缓缓的、反而是波澜壮阔的……

终于，轰然一声巨响，这一切都埋在水下了，然而它们像永久储存在水下博物馆里一样历历在目。

赵西陵的视线移到左岸的山坡上，新建成的秭归县的现代建筑群正昭示着灿烂的明天。

不知什么人在高高的黄牛岩上涂上了一条约气壮山河的标语：我们的世纪之梦正在变为现实。

（原载 1999 年 4 期《红岩》）

## 关东女侠

### 序 幕

疯狂而紧张的打击乐显得与画面的气氛不大和谐。

打着腿绑的、穿大皮靴的脚杂乱地在绿草坪上践踏而过，黄军装的人群疯狂地掠过画面。

这是一群日本兵，在一片绿林里野兽般地奔跑、追逐。透过滑过镜头前面的白桦林和甜杨树，我们可以看见被日本兵追赶的猎物——两个中学生打扮的妙龄少女。她们跑得气喘吁吁、惊慌失措。背后传来日本鬼子的狂笑声，叽里咕噜的喊叫声。他们慌不择路地在荆棘丛中奔跑。日本兵蜂拥而上。

距离在缩短、缩短。

女学生惊恐回首，绝望的两双眼睛。

跑在前面的鬼子军官突然解下武装带扔到草丛中，跑得更快了。

所有的鬼子兵都一边跑一边扔下枪、卸下子弹盒、干粮袋，继而扒下自己的上衣，甩掉单皮靴，脱去裤子。

女学生在绝望地叫喊。日本兵在狂叫。

草地上到处是扔下的衣服、枪械。

两个女学生被仆倒在草地上。在草地上蹬来蹬去的大皮靴把野花踢得四散开来。

伴随着女学生尖厉刺耳的哀叫，是鬼子兵们的狞笑声。

女学生被扯碎的衣服碎片一把一把被甩出来。

两个日本军官把女学生分别压在身下。

其余的日本兵经过一阵子拥挤、争吵，最后像达成了某种默契一般，自动排成两排纵队，等候在后面，排在前面的人已经赤条条只剩下了白色兜裆裤。后面的人在叫喊：“快点，快一点！”

女学生痛苦扭歪的脸。泪水、嘶哑的叫喊声。

野兽般喘着粗气的声音。

一个提着裤子退下来，另一个马上扑上去。

一切都仿佛静止了。

白云在天际悠悠飘过。

山风猛烈地摇动着枝叶。

突然，旋风般的马蹄声席卷而来。随后是密集的弹雨横扫过来，打得枝叶簌簌下落。

在山坡施暴的鬼子兵仓惶拾枪迎击。

一个头缠火红头巾的关东大汉率几十骑绿林好汉，一律短打扮，驰马冲过来，鬼子纷纷中弹倒下。

山坡前，关东大汉跳下马，双手一拦，绿林好汉们全都驻马成一条线。

关东大汉吼了一声：“背过脸去。”

为首的满脸络腮胡子的雷二虎马上传令：

“背过脸去。”

所有马上壮士一律背过脸。

衣不蔽体的两个女学生紧紧地用手护住前胸，却又难以遮拦

下部。

关东大汉也背过身来，解开皮带，脱下外套，对马上的雷二虎道：“雷二虎，把大褂脱下来！”

雷二虎扒下外衣，用大镜面匣子枪的枪管挑着，头也不回地甩过去，关东大汉接衣在手，把两件衣服团成一团，向后再一扔，声若铜钟地说：“二位小姐请穿上。”

哀痛欲绝的个子小一点的女学生，尖叫一声，赤身露体地拼命向悬崖跑去，还没等人反应过来，她已纵身一跳，消失在涧底。

雷二虎目睹这一切，眼皮跳了跳。

关东大汉猛回过头，与披起衣服的另一面清瘦的女学生相对。

长久的沉默。

山风过树，飒飒作响。日本兵尸体遍野。

良久，关东大汉问道：“姑娘是不是也想跳下去？”

女学生从牙缝里挤出这样一句话：“这么死，不值得。”

雷二虎的眼皮又跳了跳。

女学生出人意料地：“我跟你们走。”

雷二虎与关东大汉相互交换了一个眼神。

关东大汉：“你知道我们是什么人吗？”

女学生：“知道，胡子。”

关东大汉：“胡子可是杀人放火的。”

女学生：“我也会。”她伸手抓过雷二虎腰间的大镜面匣子枪，对着一个挣扎着爬起来的伤兵连击两枪，接下去，她又夺过一挺轻机枪，抱在胸前，疯了一般向日军尸体扫射，把一个车轮奸过她们的鬼子兵打得稀烂，血肉模糊。

雷二虎赞许地看了看关东大汉。

“好，开弓没有回头箭！”关东大汉驰马过来，把女学生夹到马背上。

烟尘骤起。这一彪人马带着这个被欺辱的女学生奔驰而去。

在以下画面的衬底上，拉出职员表。

关东女侠披红斗篷、骑黑炭马，在雪地狂驰。她背后有数十个日本兵放马追赶。

关东女侠忽而蹬里藏身，挥枪点射，忽而跃上马背，回首猛击。

她跳下马来，从敌尸手中拾起机枪，仇恨地扫射，那些死尸、伤兵的下半身被打得血肉模糊。

大雪压树，谷满沟平。在茫茫雪原上，一个小红点驰近，又是关东女侠，她的马鞍上横着一个日军俘虏。

告示特写：日本金票5万悬赏捉拿女匪。

小镇电线杆上吊着一串人头，大字标语标明：日寇山林守备队佐藤正夫大佐以下三人头颅在此。复仇者关东女侠。

月黑风高，关东女侠率领她的骑士高举火把，正在越壕堑，越铁蒺藜网，日军出来迎战，关东女侠砍瓜一般砍过去，如入无人之境。

她把火把掷进军火库。众人掷火把。

她的队伍快速撤退。

背后连续爆炸，火光冲天。

在大火和硝烟中，关东女侠那充满仇恨的眼睛和惊人美丽的脸庞占满画面。

飞速跳出片名：关东女侠

## 1 十字街口

日军宪兵、伪军、警察岗哨林立。

墙上通缉“关东女侠”的布告赫然在目。

布告特写：反满抗日匪首刘振宇、李希贵、范逢君、陈玉河就地正法，悬首示众。

镜头升起，高竿上吊着一串人头，人头盛在稻草编的网兜中。来往行人低头匆匆走过城门洞。

## 2 纵深街市

这是一条店铺林立的热闹街道。这里正在“出红差”。

万人空巷。十字街口围者如堵。

摩托车、卡车开路，上面载着荷枪实弹的日本兵。

中间是十几辆马车，每辆马车上有一个站着的囚犯，戴着大枷，背后插着斩标，车下有日伪军看押。

第三辆马车上的囚徒正是当年救过关东女侠的关东大汉，背后招子上写的是：处决反满抗日匪首关东好一名。粗大的红笔从头勾到尾。

车队全停在了十字街口。

店铺老板和伙计捧着八件果品、大鱼大肉和烧酒送上每辆囚车。

为首的日本少佐听翻译官咕噜了一阵儿后，说：“不行。”

翻译官：“不行的不好，中国有句俗语，临死要当饱鬼，几千年都如此。”

少佐沉默了一下，向押送的军警一挥手，那些士兵们刀出鞘、弹上膛。

少佐下令：“叫他们当饱鬼吧。”

于是，抗日壮士们去掉了大枷和手铐。

关东好第一个捧起烧酒坛子，拜了四方，大声道：“父老乡

亲们，我关东好当胡子 20 年，前 17 年打家劫舍，惊扰了邻里乡亲，来生补报吧。后 3 年，死在我手下的鬼子不下百十个，够本了。”说毕，咕嘟咕嘟喝了一阵儿。

其他几个也仿效他的样子，大口喝酒，大块吃肉。

“谢谢诸位为我们送大行，20 年后如果日本人还在，老子还愿意上一回法场！”关东好吼着。

好多人在背身擦泪。

### 3 十字街口

突然，远处传来一声枪响。日军少佐按刀柄，张皇四望。

又一排子弹从南街打来，人群立刻四散逃走。

一群骑士打着枪从南街压过来。

日军少佐下令：“压下去，压下去！”

敌人汽车驾驶棚上的机枪响了。所有的日军、伪军都向南街包围过来。

这时猛然从北街冲出更大的一队骑兵，为首的人红头巾、红斗篷，骑一匹黑马，正是关东女侠。她手使双枪，率队一阵飓风般横扫过来，还没等日军少佐反应，已经扑到十字路口的刑场。

关东女侠一马当先，驰过去，把师傅关东好一提，让他坐到自己身后，顺势向前一纵，一哈腰，又夹起一个壮士，横着担在马背上，打了一声忽哨，让坐骑放开四蹄跑去。

其他骑手们都施展其高超的马术，边驰骋，边把人救到马上，同时迎战日军。

不一会儿，十字街口空了，剩下的是断了的招子、大枷和摔碎的酒坛子，还有横七竖八的日军尸体。

不计其数的杏黄旗牢牢钉在十字街口的电线杆子上，上面大书四个字：关东女侠。



#### 4 山寨前

黑松绿柏，压满厚厚一层雪。

强劲的北风搅着雪花漫天飞舞。

几个关东女侠的兵正拿一把桦树条子倒退着往上山走。

#### 5 山寨中

这是一座用整根原木刻卯筑起来的房子，由于常年被松明熏烤，显得黑洞洞的。

大厅正面有一块牌匾，写着“杀富济贫”，这自然是当初的宗旨，后来又添了一条，在空隙处写下“扫荡日寇”字样。

一把粗笨的太师椅，上面铺着一张虎皮，此时在太师椅前临时搭了一张木床，寨主关东好半躺半坐地歪着，他面前是一张长案，上面点着四季长明的野猪油灯。

此时，雷二虎、徐青、关东女侠等百十人众一齐恭敬地跪在关东好的卧榻下。

雷二虎：“大当家的，你的伤不重，养一个冬天也就好了，不能说换当家的。”

关东好：“我自己明白，我主意已定，早就选好了新主。”

雷二虎厉声地：“咱们山寨的规矩，大当家的可别忘了。”

关东好怔了一下，沉吟片刻，道：“二虎说得是，咱山寨的规矩是给老当家的举哀和给新当家的罗拜同时操办。”

“所以恳求大当家的别抛弃了我们。”关东女侠说。

关东好吃力地在人们的扶持下坐起来，披上猪绒大氅又缠起了红头帕。最后，他把两把匣子枪放在盘着的腿上，正襟危坐，对众人道：“当年，在白山黑水一带，我关东好的名字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如今，关东女侠的大名更是名噪一时。听我的传令，有不服的，人人可以杀他！我走后，就由关东女侠接过咱们绶子的大旗，当大当家的。”

众人吃惊地抬起头。

“我去了！”这时，关东好猝不及防地左右手同时拿起匣枪，逼到自己太阳穴上，只听两声闷响，他仍坐着不动。鲜血顺两颊下流。两把枪掉落膝上。

“大当家的——”人们呼叫着拥过去。

## 6 林间空地

远山近岭，白雪皑皑，雪花漫天飘洒着。

白桦林间搭起了一张白桦木的台子。

已经死去的关东好仍然是坐姿，被安放在木台子上。台上是一条木杆搭起来的长案，上面摆满了粗笨的黑泥碗。一大口酒坛子摆在长案前。

没有月亮的夜，空场四周都点起了密密麻麻的灯盏，有的是在大缸里盛满了野猪油，伸出一根捻子，捻子有胳膊那么粗。有的是一劈两半的松明子插在雪地上，蹿烟带火地烧着。

众人静悄悄地站在雪地上，面朝台子。

关东女侠用白绢带束住头发，身披黑色斗篷，踏雪而来。她面无表情地扫视众人一眼，转过身去，双膝跪倒。所有的人随她跪倒。

她带着众人向大当家的遗体行隆重的叩拜礼。礼毕，关东女侠站起来，她扛起一坛酒，走上台去，把酒泼在师傅座下的木头上。一挥手，两个手持火把的人从两侧跪着爬近台子，在台脚，他们点着了木台。

呼地一下，烈焰腾腾，关东好坐在了一片红光中。

这时号炮声、哭声顿起。

在熊熊的火葬仪式过程中，人们依次排队走到台前，用刀割破自己的中指，把血滴在酒坛中。

白色的酒液中渗进一股又一股的红流。

熊熊的大火还在烧。

关东女侠捧起血酒坛，用力摇了几下，开始倾倒在一个又一个黑泥碗中。

又是一阵号炮声。每个人都庄严地端着一个酒碗。

关东女侠高举过头顶。

火光映红了酒碗和人们的脸，也映红了晶莹的雪地。

关东女侠将血酒一饮而尽。众人一饮而尽。

关东女侠把酒碗用力砸碎在一块卧牛石上。

一片碎碗声，雪地上到处是黑色碎片。

## 7 寨前

雪霁天晴。

木刻楞的房檐头上吊着一排晶亮的冰溜子。

关东女侠穿着皮衣皮裤，一只脚踩在椅子上，目视着徐青、雷二虎把从法场上劫来的人带进来。

这些人站在关东女侠面前，参差不齐地道谢：“多谢关东女侠仗义！”

“我李果后半生当效犬马之劳。”

关东女侠手里攥一根粗马鞭，毫无表情地在这二十几个人面前缓缓走过。

她在第一个一脸横肉的人面前停住，马鞭子点着他的鼻子尖儿说：“你是青山好的三掌柜的——王云，对不对？那年你带人劫了我30石粳米。”

那人赔笑地：“得罪，得罪。”

关东女侠轻蔑地一笑，又来到第三个人面前：“呃，你是大刀会的吧？去年你们砸响窖，杀了我们三个弟兄。”

这人赶紧哈腰：“误会，误会。”

关东女侠又走到第七个人面前，不容分说，左右开弓就是一

顿鞭子，那人左躲右闪。

徐青上来求情：“大当家的，既然从法场上把他们救下来，就别再……”

关东女侠不听，又抽了几十鞭子，才狠狠地说：“行了，这笔账算结了。你以为我认不出你，你这条色狼，你不是红枪会的柳大川吗？听说你一个人就抢了四五个姑娘当你的压寨夫人！”

柳大川：“不敢，不敢。”

关东女侠：“回去都放了！”

柳大川：“是。”

关东女侠：“你们这里头鱼龙混杂，有正人君子，也有混账王八蛋。可你们都打日本鬼子，就冲这个，老姑奶奶我冒死相救。但愿你们今后还是一条龙、一只虎，别软了骨头。”

## 8 小镇上

小镇的黄昏笼罩着一条人来人往的小街。

一些日本女人和中国女人在卖弄风骚，厚颜拉客。

一个打扮娇娆的女人倚在一间房前。

一个戴貂皮帽子的阔商走过来，捏了一把女人的脸蛋，淫笑着：“什么价码？”

那女人不屑地一撇嘴：“对不起，我只接皇军大官儿。”

那阔商狠狠地走开：“妈的，贱种，这年头连窑子娘们儿都会舔洋屁股！”

这时，一个鬼子中尉东张西望地走过来。

在人群中，扮了男装的关东女侠也似乎在寻找野鸡落宿的样子。

那卖淫的女人一见中尉走来，满脸堆笑，迎过去，双手搂着，生拉硬拽，把中尉往小门洞里拉，口中一个劲儿地说：“慰劳皇军，一个子儿不要。”中尉犹豫了一下，跟进去。

关东女侠在门前停了一会儿。

她走近窗户，向里面张望。

## 9 屋子里

中尉一边在卸武装带，一边急不可待地去拥抱那女人。

女人假作半就的样子，闪到床头，中尉向前一扑，脚下踩翻了“消消儿”，一下子翻到床边陷阱里，几把钢刀冲上，立时扎穿了鬼子五脏六腑，他鲜血迸溅，大叫起来。

那妓女不慌不忙地掩上地板，点燃一支烟，带上房门，又来到外面。

## 10 小街上

卖香烟、瓜子儿、大块糖和冰糖葫芦的人使劲儿地叫卖着。

“妓女”走出门来，关东女侠装作无事一样，买了一串冰糖葫芦吃着。

“妓女”再次倚门卖俏。又一个日本胖军官随她走进屋去。

## 11 屋子里

胖军官已经栽进地窖。

“妓女”正在用棉花团蘸人血往墙上写字：杀人者，关东女侠。

这时，门被突然推开，关东女侠冷冷地站在门口。

“我不接客。”“妓女”说。

“我是上门客。”关东女侠看了看墙上血字，低声命令：“擦去！”

“为什么？”那女人挑衅地，“过来呀，让我陪陪你！”她站到了地板“消消儿”那里。

关东女侠轻轻一笑，故意走过去，一只脚刚踏上那块活动地

板，地板猛然翻起来，她向后一闪，顺手一拉，那女人“啊”地大叫一声，倒栽下去，说时迟那时快，关东女侠早伸出手去，一把抓住她的腰带，把她提在半空。

那女人满脸恐惧，陷坑里是明晃晃的尖刀和死尸、血污。

“你怎敢糟践我的名声？”关东女侠把她提上来，提到地板上。

“你是谁？”那女人仍不认输，“狗拿耗子多管闲事，你姑奶奶是关东女侠嘛！”

关东女侠掀掉大皮帽子，露出一头秀发，道：“你看看我是谁？”

“啊，关东女侠——”那女人马上跪下磕头：“看在我三月兰的面子上，是想借您的大名吓唬吓唬鬼子……”

关东女侠：“上月，你在梅河口窑子里就干过一回事！你把我糟践苦了！”

三月兰：“再不敢干了。”

关东女侠：“看在你杀日本人的分上，饶了你这一次，别再叫我撞上。”说罢，扬长而去。

## 12 街上

路灯已亮，饭馆、烟馆正热闹。

枪声大作，满街的人乱跑起来。军警在吹哨子。

有人大叫：“抓住关东女侠呀！”

“女匪杀了守备司令啦……”

只见关东女侠匆匆跑来，拐到一个影壁墙后，关东女侠连打两枪，一宪兵倒地。

她轻轻一纵，上墙，跳下去，是军营，许多端着铜盆、穿着木屐的日本军人正向一间冒着热气的屋子走去。

一行大字：军人澡塘

几个追赶她的鬼子兵鸣枪翻过墙来。

关东女侠匆匆钻进屋去。

### 13 澡塘子里

热气弥漫，雾中可见几个赤条条的日本军人泡在热水池里，有人在亮嗓吆喝，有人在唱日本小调，有人在搓背，有人在修脚。

关东女侠急匆匆走进更衣室，瞥一眼挂满军服和枪械的橱子，一边走一边脱光衣服，趁人不备，抓过一条大浴巾把身子缠了缠，又用一条毛巾把头裹了起来。

关东女侠步履从容地穿行在那些光屁股男人中间。

几个宪兵追进来，守在门口。

关东女侠正在犹豫，一个瘦瘦的鬼子跑上来，抓住她裹身体的浴巾，就要往下扯。

啪啪两下，插在浴巾中的两把手枪落到了瓷砖地面上。

那鬼子嗷地一声怪叫，大叫：“土匪，胡子！”

就在门口的宪兵冲进来的刹那，关东女侠拾起双枪，向屋子横扫。光屁股的日本军人纷纷倒下，栽进水池。

奇静。

热气蒸腾中，女侠从容地穿好一套日本军服，在白墙上大书：关东女侠到此一游。

### 14 树林子

红彤彤的夕照给白茫茫的雪野镀上一层斑斓的色彩。

关东女侠伫立在一棵老红松下，远眺黛色的山岚。

### 15 地仓子

这个筒子状的地仓子很长很宽，此时烟雾迷漫，热气蒸腾。

屋子中央有一溜用汽油桶做成的炉子，人们从一端把整根的

原木塞到炉膛中去，炉子的铁皮烧得通红。炉子上坐着特大号茶壶，有人在炉子上烤土豆、炒松子儿。

炉子两侧有一长溜窄板凳，七八十个脱得赤条条的男人一边烤火一边喝酒、猜拳，声音十分嘈杂。

可以看到，木刻楞的墙上挂着枪，门口支着轻机枪。

门开了，关东女侠倏然出现在门口。她见此情景，愣住，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吵嚷的人们猛地回头，有人机灵地去摘枪，当他们发现是她时，嗷地一声叫，赶忙穿裤子披皮袄。

关东女侠“呸”了一口，关门而去。

屋里奇静过后，又爆出一阵狂笑声。

有人说：“咱这大当家的，白长了一副美人模样，冷冰冰的，见了这么多光腚爷们儿也不动心。”

有人说：“她若不是大当家的，我早把她收拾了。”

## 16 林中雪路

关东女侠快步地离开灯光闪烁的地仓子。

几个哨兵来回走着。

从地仓子里传出来的狂笑声一阵儿高过一阵儿。

关东女侠仰脸看看天空，向一个小一点的地仓子走去。

## 17 一品红的地仓子门前

厚雪把小小的木刻楞房顶蒙得像一个白馒头，门半掩着，在风中发出吱吱嘎嘎的响声，从门缝里透出灯光来。

关东女侠忽然听到地仓子里传出说话的声音，她趴门缝向里张望。

## 18 地仓子里

二当家的雷二虎和一品红正在调情。



一品红在炉前烤着火，嗑着松子儿，故意半敞开衣服，用挑逗的口吻对雷二虎说：“哟，你是来找咱大当家的幽会的吧？能看得上我？”

雷二虎叼着长烟袋，半垂着头，说：“咱大当家的是冰雕的，看一眼都冷飕飕的，白瞎我对她的一片心。”

一品红哈哈大笑：“你算说对了。你小子千万别打她的主意，小心她揭了你的皮。”说着，抓起一把松子儿，“来呀，吃点松子儿。”

雷二虎欠起身来抓松子儿，一品红却把松子儿倒在了怀中，半掩的衣襟里隐约可见丰满的乳房。雷二虎看了一眼，扭开头，再看一眼，有点儿六神无主。一品红狂笑起来，指着自己的胸脯说：“来呀，伸手进来掏呀，怎么不敢？亏你还是个胡子头儿，杀人放火都敢，摸摸娘们儿的奶子就吓尿裤子了？”

雷二虎贪婪地盯着她的前胸，说：“你是当过窑姐的，啥不敢干！你别忘了，上回你和黑狗子钻山洞子，黑狗子可叫大掌柜的崩了！”

一品红：“那怪他误了正事。”说毕，她把前大襟敞开，自己跳上了铺着熊皮的床：“来吧，我不信你不是男子汉！哪个弟兄见了我不摸摸索索想占点儿便宜？老娘我看上你这头壮牛，是你的桃花运来了。”

雷二虎在原地站着不动，好一会儿，他突然扔掉了烟袋，扔掉了子弹袋，扒掉狐狸皮大氅，疯了一样扑上床去，一品红纵声浪笑起来。

## 19 门外

关东女侠怒不可遏，她猛地抽出腰间的枪，刚想推门闯进去，忽听雷二虎叹了口气：“占山为王，哪样都好，就是过不上人的日子，别的绦子还兴逛逛窖子啥的，咱的女当家的硬是不许

弟兄们沾女人边儿。”

关东女侠把枪掖回了腰间，向远处走了几步，想想又走回来，故意跺脚、咳嗽。

雷二虎慌慌张张地跑了出来，两个人在门口相遇，关东女侠一语不发地看了他一眼，雷二虎走掉了。

## 20 地仓子里

关东女侠怒气冲冲地走进来，砰地一声把双枪扔下。

一品红：“这是在哪儿惹气了？”

“你住口！”关东女侠手里攥着马鞭子，“我把你从窑子里救出来，让你学好，可不是让你来勾引男人的。”

“可我是女人！”一品红索性顶撞，“雷二虎是来找你的，还说不上是谁勾引他呢！”

关东女侠一听怒火中烧，操起马鞭子向一品红抽去。一品红也不躲闪，脸上、胳膊上顿时出现一道道血痕。待关东女侠扔下鞭子时，一品红开始收拾包裹，她把短枪的梭子卸下，扔到了门外，把枪栓也卸下来扔了。之后，她把一件件衣服往包里拣。关东女侠望着她，低声喝问：“你干什么？”

“干什么？”一品红进着哭腔高声说道：“我下山去，不干胡子了！在你这儿干，还不如去窑子当娘们儿。”

关东女侠一下子愣住了。

一品红又痛快淋漓地说下去：“你看你，还是个女人吗？你是一块木头，是石木头！你看看你，浑身上下除了匪气，还有女人味吗？”

关东女侠一屁股坐下，双手蒙住了脸。

## 21 关东女侠的地仓子

这是一间陈设比较齐全、讲究的房子，床也与众不同。墙上

挂满了刀枪以及地图之类，完全看不出女人气息。

蜡烛闪动着火苗，关东女侠的影子晃动着。

她在屋子里踟躅了好一会儿，脱去皮大氅，解下了武装带，从床底下拉出一口柳条箱子，打开，拿出女人的衣服。

少时，她的打扮变了：旗袍，女式外套，完全是一个秀气的大家闺秀模样了。她拿着镜子照着，她微笑，她皱眉，终于，两行热泪从眼角流淌下来。

## 22 关东女侠的地仓子门前

曙光映着雪原。雷二虎带着一个探子踏雪走来。雷二虎把耳朵贴在门上听听，没有动静。那个探子要敲门，雷二虎一把攥住他的手：“你不要命了？”

两个人恭恭敬敬地立在雪地上等。

过了一会儿，里面有声音问：“谁在门外？”

雷二虎：“雷二虎。”

“进来。”里面叫。

## 23 地仓子里

当雷二虎两人出现在屋子里时，睡眼惺忪的关东女侠刚从床上坐起来，雷二虎看着她的装束大吃一惊。他的神态引起了关东女侠的注意，她这才注意到，自己竟然穿着一套漂亮的女装睡着了。

关东女侠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赶忙卸装。

雷二虎忍不住道：“其实，大当家的还是穿女人衣裳受看。”他的眼睛盯着她那隆起的胸部。关东女侠发觉了，转过身去，披上戎装，系上武装带，又恢复了她平日凌厉的样子。

雷二虎脸上的笑容也没有了。

关东女侠冷冷地：“你叫我叫晚了么？”

“我想让大当家的多睡一会儿。”雷二虎说。

“少放屁！”关东女侠说，“你领那帮光腚爷们儿三吹六哨的，哨过了二半夜你自己起晚了吧？”

雷二虎：“大当家的什么都看得透。”

关东女侠：“今天干什么？”

雷二虎：“没事，猫冬。”

关东女侠：“猪脑子！今天不是去省城吗？”

雷二虎：“那太危险了！”

关东女侠不理睬，大吼一声：“去备马！”

雷二虎只得出去。

## 24 雪原上

披红斗篷的关东女侠骑马在皑皑雪地上飞驰。

## 25 日军师团部

这是一座建筑恢宏的大院，纯日本堡垒式工艺和格局，门口有牌子，写有“山本师团部”字样。

看得出这是个喜庆的日子，院子里，到处张挂着灯笼、彩纸，写着大标语，最醒目的是恭贺山本师团长荣膺天皇勋章。

一批日本高级将帅陆续走来，大厅门口有人接大衣。

官佐们恭恭敬敬地在题名簿上签名。

## 26 娱乐室

一群日本歌舞伎在浓妆艳抹。

## 27 授勋大厅

乐队高奏日本军人进行曲。将官们一律佩勋章、绶带，站在大厅尽头。两侧雁翅般排列着佐、尉军官。

一个仁丹胡子在乐声中给山本授勋。

在一片欢腾声中，歌舞伎的队伍翩然来到大厅。她们每人捧一个盘子，上面是果品，边走边舞。

关东女侠走在歌舞伎的最后面，她穿的是标准的和服，木屐踢踏，步履自如。那发型，那服饰，那神态，无一不像日本女人。她也托着一个脱胎漆盘。

歌舞伎在行进。

军官们个个擎起了葡萄酒杯。

突然，关东女侠摔漆盘，霎时双枪在手，对准站满将军的两厢呈扇面形猛烈扫射。

人们愣了一会儿，然后大乱，女人们号叫四散。

不等那些军人醒过腔来，关东女侠已甩掉木屐，跳到讲台上，左右开弓，向日本军官扫射。一个又一个军官中弹倒下。

一片血泊，大厅里死尸枕藉。

在巨幅膏药旗的白地上留下了一行大字：杀强盗雪国耻者——关东女侠。

留声机里传出沙哑的日本祭歌。

## 28 旷野

一架日本双翅飞机投下雪片似的传单。

传单特写：悬赏 10 万日本金票捉拿女匪关东女侠。

## 29 雪原上

一眼望不到边的雪岭和平川。

披着红斗篷的关东女侠率 50 余骑兵风驰电掣般跑来。翻盏般的马蹄掀起一团团雪雾。

马队驰过山冈。

马队腾越冰川。

马队从蒸腾着水雾的不冻的响水河上踏过，水花四溅。

马队奔驰在无垠的原野上。

关东女侠的斗篷四周以及狐狸皮帽子上、眼眉上都挂上了浓霜。

远远的，地平线上出现了一片乌黑的房屋。

雷二虎在马上指给她看。

一边驰马，关东女侠一边拿望远镜观看。

这时太阳只有一竿子高了。

### 30 雪原上

夕阳余晖把雪染成了橙红色。

这里正在进行大规模的马战。马蹄声、枪声、呐喊声如雷。

“关东女侠”的帅旗飘飘。关东女侠一马当先，高举马刀，在日本骑兵中左突右撞，杀得血染征袍。

大地上到处是人尸、马尸。

### 31 散生林带

下弦月下，关东女侠带着二十几骑落荒而走，很多人带伤。

关东女侠回眸，天那边一派红光。

雷二虎：“孤山镇打下来了！”

一品红大哭：“可我们完了，一大半弟兄完了。”

雷二虎：“红枪会的万炮只顾抢头功，不来接应咱们。”

### 32 山林密营

雪地上摆着二十几副白茬儿棺材，每个棺材盖上都嵌着半尺长的寿钉，点着长明灯。

镜头拉开，这是个上千人治丧的豪壮场面。

人群按各色服装可以分出不同绺子的队伍。他们分别打着自

己的旗号。

在棺材前的大供案上，以万炮为首的各路头领分别在供案上供奉三牲，燃香。站在香案旁的关东女侠怒目而视。

万炮小心地看了她一眼，对着灵柩拜了几拜，道：“众壮士亡灵在上，我万某洒泪祭奠，诸君芳名永存。”

奠毕，他后退了几步。

关东女侠低声说：“这就完了？”

万炮愕然。

关东女侠腾地一下从香案上飞越过来，手拄大刀立在万炮面前，厉声道：“你放几个响屁，就算对得起我的二十几个弟兄的命了？”

万炮：“我万炮无能，指挥失误……”

“对不起，”关东女侠把刀横在了万炮的脖子上，“我要借你的头来一用。”

万炮声色未动。

万炮手下的人噉的一声大叫，纷纷拔出枪来。

同时，关东女侠手下的人在雷二虎指挥下也大吼一声，原来他们早在房顶、树上，支起了轻重机枪。

这时，走出一个慢条斯理的人来，他是从前关东女侠劫法场救过的王云。他走到关东女侠身旁道：“外寇当前，弟兄不能火并，有话好讲。”

万炮：“我指挥联军拿下了日本人的孤山镇，功大于过。”

王云：“可你的部下柳大川是个杂种！他不但不接应关东女侠，反而引着黑瞎沟的日本守备队来堵后路，你应当把柳大川交出来。”

万炮：“柳大川已经逃到县城，投靠日本人去了。”

“此话是真？”关东女侠问。

“如他在，我会带他来请你正法。”万炮道。

关东女侠慢慢从他脖子上抽下刀。

万炮捋捋山羊胡子，双手抱拳道：“请原谅我万炮对下属督束不严、良莠不齐之过。”说罢抬脚欲走。

“这就完了？”关东女侠问。

万炮又站住，惊讶地望着她。

关东女侠：“我想让万炮大爷体体面面地走，可这些阵亡壮士闭不上眼睛，只好请你委屈一下。”

万炮目视王云，扭头问关东女侠：“你想怎么样？”

“跪灵！”关东女侠说，“披麻带孝。”

还没等万炮应答，他的部下又嗷的一声吼起来。

但这一次万炮极为冷静，他转过身双手向下一压，他的队伍安静下来。他二话没说，解下武装带，脱去皮袍、内衣，直到赤膊。他扑通一声跪到了灵前。

旷场上除了风声，静极了。

两行泪水从关东女侠的眼中流出来。

### 33 悦宾旅馆门前

万炮、雷二虎和关东女侠牵着马爬犁走来。

有店家接过马缰绳，吆喝一声：“有贵客投宿住店喽——”

### 34 柜上

掌柜的：“先生、太太光临小店，蓬荜增辉。要几个房间？有上等客房，有中等的……”

“玕唆什么？”万炮道。

关东女侠：“还看不出来吗？要两个上等包房。”

“好咧，请上二楼。”店主吆喝一声，有一个伙计上来领路。



### 35 楼上客房

伙计打开一个房间，躬躬腰：“先生、太太，请！”顺手递上热手巾。

雷二虎待伙计走后，关上门，四下看看，只一张双人床，小心地看看关东女侠，问道：“这……这怎么睡？”

关东女侠一屁股坐在椅子上，斜他一眼，道：“一张床，能睡哪？”

一种惊喜神态洋溢在雷二虎眉宇之间，他故意说：“怕万炮那老家伙讲闲话。”

“这我倒不怕。”关东女侠揶揄地笑着，说：“我倒是觉得你脸皮够厚的了，竟敢做这样的梦。”

雷二虎一下子又六神无主了。

“愣什么？”关东女侠把一床毯子扔到地下，说：“铺在地上，在门口睡，最好连邪梦都别做。”

雷二虎好不晦气，低下了头：“我去看看什么饭……”走了出去。

### 36 客房中

夜深人静时分，屋子里已经熄了灯，窗外的路灯透过窗帘给房子里的一切都蒙上一层清虚虚的光影。

关东女侠睡不着，她躺在床上，双手枕在脑后，睁大眼睛在想着心事。门口，雷二虎盖着自己的皮大衣，蜷缩着倒睡得挺香甜。

突然，外面有狗咬声，接着是一片杂乱的脚步声。

关东女侠警觉地坐起身，侧耳谛听着。

她听见店主人在敲楼下的门：“起来，起来，皇军来查夜了，把良民证准备好。”

关东女侠跳下地，去摇晃雷二虎：“快起来，查夜了！”

雷二虎睡眼惺忪地坐起来，习惯地掏出了短枪，推弹上膛：“打吗？”

“打个屁！”关东女侠把地上的毯子扔到床上，拉起雷二虎：“快，睡到床上来。”

“那，你呢？”雷二虎傻呵呵地问。

已经听见了楼梯响。

“我和你是夫妻关系，当然要睡一个被窝，傻瓜！”

“噢！”雷二虎有几分得意，一下子跳上床来，拉上被子钻进去。

“脱衣服！”关东女侠一边下令，一边自己也在脱衣服。

雷二虎又愣了：“这……”禁不住用眼睛死盯着关东女侠那丰满的胸脯。

“你不怕眼睛长疔！”关东女侠气呼呼地说，“哪有夫妻上床睡觉穿衣裳的！”

雷二虎乐不可支，连忙把上衣脱了。

两个人刚刚钻进被窝，就有人敲他们的门了。

掌柜的声音：“对不起先生、太太，皇军来查夜。最近，关东女侠闹得太凶了，不得不防范点……”

“讨厌死了。”关东女侠打了个吹欠，娇滴滴地说：“你们手上不是有钥匙吗？”

门哗啦一声打开，在掌柜的引导下进来四五个袖子上戴着白袖标的日本宪兵。

为首的宪兵打量一下房间，又看看缩在被窝里的两个人头，说：“良民证。”

关东女侠做出睡不醒的腔调道：“在桌子上的手提包里。”

掌柜的连忙去拿，交给日本兵。

日本兵看了看，摆摆手，人就走了。

门一关上，雷二虎马上翻过身来，说：“好家伙……”

关东女侠忙捂住他的嘴，并手指门外。

### 37 走廊

几个日本兵正在听声。

这时房里传出关东女侠的声音：“死鬼，快睡吧，又摸摸索索地干什么！”

“亲你一口还不行吗？”这是男人的声音。

几个鬼子嘻嘻地笑着下楼去了。

### 38 客房中

雷二虎长吁了口气：“好玄！”又把被子往身上拉了拉。

“干什么，你还放赖了？”关东女侠板着面孔问。

雷二虎：“我怎么了？”

“下去，还到你原来的地方睡去。”雷二虎不动。

关东女侠伸脚往下踹他。

雷二虎央求地：“好容易有个热被窝，你心好狠！”

裹着被单的关东女侠不再往下踹他，若有所思。

二人对视，良久的沉默。

猛然间，雷二虎扑过去，把关东女侠压到身下。她在挣扎，却没出声。她用拳头使劲在雷二虎脊梁上捶打着，打着打着，节奏越来越缓，最后变成了抚摩。

关东女侠的脸侧向一边。

突然，一种尖锐刺耳的音乐响起，当年她被轮奸时的情景一下子展现在眼前。幻觉：趴在她身上的雷二虎一下子成了面目狰狞的日本兵。

关东女侠歇斯底里般地大叫一声，双脚用力一蹬，雷二虎被踹出老远，跌倒在地板上。他爬起来，莫名其妙。

“滚！”关东女侠骂了一声，自己穿好衣服。

## 39 茶楼

关东女侠和雷二虎正斯斯文文地在临窗雅座上吃茶，嗑五香瓜子儿。

万炮背着褡裢从外面进来，小声对他们说：“准了。今晚柳大川到日本守备队去开联防会，头头脑脑都在。”

关东女侠看了雷二虎一眼。

雷二虎：“天遂人愿，正好一勾烩。”

关东女侠点点头，对万炮说：“你去吧。”

万炮缓步下楼去了。

## 40 街市

一队鬼子兵押着“出红差”的犯人走来，一路响着开道锣声，人们交头接耳。

## 41 茶楼上

听到嘈杂的人声、锣声，关东女侠走到栏杆旁向楼底下望去，大吃一惊，忙扯着雷二虎的袖子让他看。

原来，被押赴法场的是个女犯人。奇怪的是女犯人背后插的招子上大书特书：处决女匪关东女侠一名。

雷二虎：“有给你当替死鬼的了！”关东女侠未语。

只见被押赴法场的女人高昂着头颅，毫无惧色，一路高喊：“死了够本，我杀的鬼子不计其数！”

跟着看热闹的人禁不住笑起来。

关东女侠皱皱眉头，一闪身走下楼去。雷二虎劝她：“算了，算了。何必当真？”可是她已经走出门去。

## 42 街上

关东女侠挤进人群，一直挤到“犯人”的车旁。只听那女人

仍在高声叫骂：“小日本鬼子，我操你八辈子祖宗，老娘死了也够本！老娘杀……”

忽然“出红差”的女人认出了关东女侠，这一瞬间，女侠也认出了她，那是装扮成妓女杀日本人的三月兰。

一时，三月兰满眼是泪，呜咽了一声：“好侠姐，我真没脸，临死又犯在了你手上……”

一句话说得关东女侠的心软了，她说：“别光喊脏话，说点儿硬气的。”

三月兰：“那，侠姐答应把大名借我壮壮行色了？”

关东女侠深情地点头。

三月兰迅速昂起头来，四顾人群大叫：“我关东女侠今生杀不尽日本强盗，来生来世还要报这血海深仇！”

口号声、车轮声逐渐远去，剩下若有所思的关东女侠在十字路口。她缓缓转过身来，朝茶楼走去。

### 43 卦摊前

关东女侠走过卦摊时，有三络稀疏长髯的算卦人叫住了她：“这位姑娘请留步。”

关东女侠回过头来，摇摇头：“我不抽签，也不算命。”

“看看相吧。”算卦先生恳切地说。关东女侠抬步要走。

算命先生绕到她面前，伸双手拦住她的去路：“我今天非为你相相面不可。”

关东女侠压住火气：“岂有此理！”

“我分文卦金不收。”算命先生危言耸听地说，“我知凶不告，不仁也，我要把你的相给你数道明白。”

关东女侠觉得好笑，便顺水推舟地停住脚步道：“好吧，那就请先生指教。”

算命先生压低声音说：“你眉间有死气，不出半月，你有血

光之灾。”

“怎么讲？”关东女侠不以为然地问。

算命先生四下张望一下，说：“请别见怪，恕我直言，就同方才那个出红差的一样，也要出西门，上法场。”

关东女侠上去一把抓下白布幌子，当场扯裂，一脚踢翻卦摊，劈胸揪住算命人，左右开弓打了一顿嘴巴。

一些人围上来看热闹。

关东女侠狠狠地问：“还说我眉间有死气吗？”

口角流着血的老头仍不改口：“我不会撒谎，你活不过半个月，就要身首异处。”

关东女侠又一次举起手来，可举到半空，没有落下来，她松开了算命先生，从手提包里摸出一卷子“老头”票，扔给算命的，说了句：“如果准了，我到阎王爷那去给你请加阳寿。”然后头也不回地走了。

#### 44 日本守备队大院

入夜，路灯、门灯都亮了。守备队大院到处是流动哨。

门岗在严格地检查参加会议者的通行证，连那些坐汽车的都要履行手续。

高墙上，探照灯刺目地来回移动着光柱。

#### 45 守备队院外

通往神社的一条黑胡同口，闪出三个人影来，他们都戴着面罩，脚步轻捷，一律紧身打扮。

第一个人影轻轻一纵，跳上了墙头，伏在上面一小会儿，又轻轻一纵，上了房，伏在房瓦上。第二个也纵了上去。

第三个在墙下蹲着，我们可以认出她是关东女侠。

#### 46 守备队会议大厅

膏药旗。“武运长久”的旗帜悬挂在正面墙上。与之相映成趣的是另一幅油画，一个漂亮女人抱着可爱的孩子，一派和平宁静风光。

所有与会人员在门口一律解下军刀、武器挂在了墙上。

日军大佐和与会者打招呼。他特别握了握柳大川的手：“你好，柳先生。”

柳大川：“听说关东女侠在十字街头伏法，大快人心，除了一个大害。”

大佐：“可是有人去认过，说不像关东女侠。”

柳大川：“不会吧？哪有这种傻瓜，愿意顶替恶名去送死。”

大佐落座：“中国很大，什么样的事都可能发生。”

众肃然。一个个入座。

突然，门口的卫兵闷哑地叫了一声，众人闻声刚一回头，只见卫兵扑通一声倒了下去。门口站着一个手使双枪的蒙面人。

“举起手来！”蒙面人一声喊，站到了悬挂武器的墙下。她一边用右手的枪指向会议桌，一边麻利地把挂在墙上的军刀、短枪统统摘下来扔到了室外。

包括日军大佐在内的人都举起了手。

双枪逼着每个人。

日军大佐发话道：“你是什么人？”

“关东女侠！”她一下子拉起了面具。

大佐眨了眨眼，道：“想到了。上次在省城授勋会上，你干得漂亮。不过，女侠小姐，今天你敢开枪吗？”

一句话提醒了那些束手待毙的军官们，他们开始蠢动。女侠吼了声：“手下的，准备好！”

通通两声，从室外伸进四支黑黑的枪管。

那些人又后退着举起了手。

关东女侠用脚勾起地上的一把马刀，接在手中，步步逼近会议桌，说：“大佐先生说得不错，在你的窝里，我不敢开枪。刀，不也能杀人吗？”说着，她走到柳大川跟前。

柳大川恐惧地后退着。

关东女侠抽出了马刀，把刀架在柳大川的脖子上，说：“你这个败类，我今天就是来取你的狗头祭奠烈士英灵的。”说毕，她挥起马刀，咔嚓一下，人头落地，血溅了一墙，溅脏了那幅母子图。关东女侠一扯桌布，茶碗乱飞乱跳，她用桌布把人头包了起来。“靠墙站着，双手扶墙！”关东女侠下令。

日伪军官纷纷不情愿地面墙而立。

大佐站的地方离窗子很近，他突然意外地发现，有一支大镜面匣子枪的枪管从窗外伸进来，他伸手就可以抓到。

趁人不备，他一把抓住。咬住牙一拔，把枪抄在手中，一回头，就是一梭子，打得墙壁直冒烟。

关东女侠机灵地一闪身跳上了会议桌，此时目标已暴露，只好硬拼。她端着双枪，对着墙壁狠命开火。

一个个鬼子倒下去，大佐倒下去又开了一枪。有几个鬼子扑进来想反击。

万炮和雷二虎跳进来，一阵扫射，顿时屋子里血流成河。

“快走！”关东女侠提了那颗人头，飞步出门。门外已经响起了口哨声、枪声。

#### 47 守备队院子

探照灯几束强光集中投向会议室门口。

轻重机枪架在墙上向他们扫射。

远处，还有大批军警部队向这里开来。

警报器在响，机枪在叫。



#### 48 会议室

他们被压回屋子里。

关东女侠把枪架在窗框上，啪啪两枪打灭了探照灯。

对方的子弹泼雨般扫过来。

他们一边还击，关东女侠一边说：“你们俩想法子冲出去，我断后。”

雷二虎：“怎么能叫你断后？”

关东女侠苦笑了一下：“我的阳寿可能到了。”

万炮：“胡说。”

关东女侠：“今天一个算命先生死活要给我算命，说我眉间有死气，不出半个月。”

雷二虎：“要死，死在一起！”

万炮突然发现天棚上有个气眼，他眼睛一亮，捅捅他们两个指指气眼。

关东女侠：“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她回头对雷二虎说，“顶住！”

雷二虎和万炮向外还击着。

敌人的小钢炮也打了进来，一团团火光。

关东女侠在几个鬼子军官尸体上解下几副绑腿，迅速接了起来。

万炮蹲在地上，雷二虎踩上他的肩头，关东女侠再踩上雷二虎的肩膀。万炮憋足一口气，挺起来，雷二虎也渐渐直起腰，女侠一伸手勾住了气眼木框，另一只手一顶，盖子飞了出去，她一个翻身，跃了上去，垂下绑腿带子。雷二虎三两下就拔了上去。两个人又把万炮拉了上去。

#### 49 房顶上

一个鬼子从房脊腰跑来，发现了房上的天窗气眼，叽里呱啦

叫了几声，对准了气眼。恰在这时，气眼的隔板被雷二虎推开。

雷二虎刚一伸头，立即发现了鬼子，他喊声不好，朝旁一躲，顺手一拉，那个鬼子大头朝下栽下房子。手里的手雷葬送了他自己。

另一个鬼子一慌神，向下投了一颗手雷，在屋中央爆炸。

雷二虎不再露头，他大头冲下，双手撑住气眼的木框，猛地来个倒立，蹬出双腿，把守候在气眼前的两个鬼子蹬得大叫一声，顺着房山坡的瓦滑了下去，一直落到当院，手雷竟在鬼子群中炸开来。

听听没动静了，雷二虎和关东女侠、万炮小心翼翼地从小气眼中钻出来，顺房子背阴坡向下爬去。

## 50 守备队后院

那里有一个马厩，里面喂着十几匹大洋马。

## 51 房顶上

关东女侠用黑斗篷蒙住几个人的身子，悄悄指了指马厩。

雷二虎会意，轻轻一跳，跃下房子，悄悄走近马厩。

## 52 马厩

雷二虎动作神速地解下三匹马，看看四下无人，牵到房下。

前院火炮正打得激烈，一颗接一颗的六〇炮弹在房顶炸开来。木石升天，到处是碎瓦。

关东女侠趁势扔出一颗手雷，硝烟过后，大墙被她炸出一个大缺口。关东女侠和万炮挺身一跳，分别跃在马背上，由雷二虎打头阵，从大墙豁口冲出去。

### 53 大街上

三匹马踏着冰雪飞驰。关东女侠的黑斗篷飘飘。马头前挂着人头。

背后鬼子的摩托车队追来，机枪扫射。

有人高喊：“抓那个黑斗篷！”

“黑斗篷是关东女侠！”

果然，弹雨都集中向关东女侠泼来。

雷二虎本来跑在前面，听见敌人的呐喊，放慢了马速，待到和关东女侠并马而驰的时候他伸手一挑，把披在女侠身上的黑斗篷披到自己身上，然后快马加鞭，向相反方向奔去。

还在关东女侠发愣的时候，她看见敌人大部分向雷二虎追去，而且高叫：“抓住穿黑斗篷的匪！”“她就是关东女侠！”

关东女侠一时满脸是泪

“发什么呆，快跑！”万炮在她的马上狠狠抽了一鞭子，两人这才狂奔而去。

### 54 山林中的木刻楞小屋

天是湛蓝的，水洗过的一般。雪地洁白，山势高低起伏，响杨树上还残留着几片黄叶，马尾松上托着雪，像棉桃。几只在山里过冬的鸟儿鸣叫着。

这是远离战场的林中小屋。

一堆火拢在地当中。一只吊水壶，熏得黑黑的，水正在开着，发出哗哗响声。另一只三角架上烤着松鸡、野兔，烤得油渍渍的。

此时，关东女侠坐在一张小马扎上，正给伤员烤肉吃，她脸上漾着女人的柔情。

一旁，是一张简陋的木床，狗皮褥子铺在三叶草上，雷二虎吊着一只胳膊，正在养伤。

关东女侠递给他一块用刺刀扎着的烤肉，说：“明天可以解开绷带，伤好了。”

雷二虎咬了一口烤肉，说：“我真不愿意伤好得这么快！”

关东女侠斜了他一眼，明知故问：“为什么？”

雷二虎：“我希望你一辈子这么守着我。”

关东女侠半晌未语，望着窗外，说：“春天快到了，你看，柳条都冒出毛毛狗了。”

雷二虎：“可不是。树叶青了又黄，黄了又青，咱这一辈子过不上人的日子。我真想下山，娶个老婆，我家也有个接香火的。”

“是吗？”关东女侠轻声问，心像被搅动了，望着窗外。

雷二虎凄然一笑：“就怕没这个福啊！”

## 55 响水河畔

绽青的毛毛狗在轻风中摇曳。响水河蒸腾着热气，欢快地流淌。灌木丛和柳条上结上毛茸茸的雾凇，像一条条银鞭。

关东女侠沿着响水河走着。

几个士兵在冰冷的河中饮马。

一骑马队从山坡那面飞驰而来。

关东女侠在张望，只见骑马而来的是一品红。关东女侠快步迎上去。气喘吁吁的一品红跳下马来。

关东女侠：“劫机场成功了？”

一品红慌乱地点点头。

“没伤着弟兄吧？”

一品红摇摇头。

“雷二虎好吧？”

一品红又点点头。

“那你急什么，像死了亲爹似的！”关东女侠轻轻地打了她一

鞭子，笑着埋怨。

一品红看见围过来几个饮马的人，就附在关东女侠的耳边嘀咕了几句。

显然事情大出意外，关东女侠一连问了几个“什么，什么？”眼睛瞪得老大。

“真的，说是为你报仇呢！”一品红说。

关东女侠二话没说，跳上一品红骑的马，打马急驰下山，背后腾起一团雪雾。

## 56 伐木工人的工棚子前

这里显然是从前的伐木场，残存的楞垛和旧爬犁、撬杠散乱地堆在山坡上。

一座半新不旧的伐木人工棚子搭在雪地上。楞垛旁有十几个鬼子兵俘虏，个个五花大绑，跪在地上，有人持枪看守，还有十几辆大马车，上面堆满各种物资。

好像工棚子里正在发生着什么事情，二十几个人排成一条长蛇阵，等候在门外，由于天冷，他们都在原地不住地跺着脚，可又似乎有某种神奇的东西吸引着他们，一边交头接耳，一边不时的蹠脚向里面张望，有的还想越位、夹楔。

而惟一能维持秩序的是雷二虎。他提着一根粗马鞭，谁越位就抽谁几下。他不断地吼着：“快点，狠点，都给我使出吃奶的劲儿来，王八操的，给咱大当家的报仇，给咱中国人出口恶气！”

一些人跟着他吵吵：“对，好好干干日本小娘们儿，叫她尝尝中国人的厉害！”

有人哈哈狂笑。有人悄悄溜出队列。

“哪儿去？”雷二虎拦住问。

那个40多岁的男人说：“你看，我……不怎么忍心啊！”

一鞭子在他脸上开了花：“当年咱们大当家的受洋罪时，你

忍心不忍心？你这窝囊废，你给我先上！”这时恰好一个人提着裤子从工棚子出来，里面传出女人的哭叫声。雷二虎把这个怯懦者一下子推了进去：“你先来，狠点干！”

门砰地一声关上了。

“什么滋味？”人们都在向刚出来的人询问。

“洋娘们儿够味吗？”人们七嘴八舌地问。

刚出来的人涎着脸：“他妈的，又踢又咬，不得劲呢！”

人们哄的一声大笑起来。

## 57 工棚子中

刚刚进去的那个 40 多岁的人正在犹豫不前。

地上有一堆乱草，草堆上有一个被剥得精光的少女，衣裙扔在一边，她的胳膊被反绑着，正在挣扎、叫喊。

门开了，雷二虎骂了一句：“你真是个骡子——废鸟一个！滚！”扯着衣领把 40 多岁的男人丢出门外，一摆手，闯进一个麻脸壮汉，没等走到草堆前，早一路把衣服扔得满地都是，一下子压到女孩子身上，女孩子杀猪般尖叫起来，两只脚用力蹬地……

雷二虎嘱咐一声：“狠点干！”走出门去。

## 58 工棚子外

“大当家的来了！”有谁低声叫了起来。

排队等候轮奸日本少女的人们都蓦然掉头去看。从一片白桦树林后头，飞奔出一匹枣红马。

雷二虎大吼一声：“使劲干哪！麻子，给咱大当家的报仇！”

有人叫着：“整死那个日本娘们儿！”

关东女侠飞驰来到工棚子前，跳下马来，她的面孔绷得像生铁板，手里握着一根又粗又长的马鞭子。

她踏着雪，大步走过来。她站到了雷二虎面前，厉声喝问：

“你们在作什么孽？”

雷二虎根本没有发现关东女侠的脸色不对，只顾眉飞色舞地说：“大当家的，可找到给你报仇的机会了，我们在飞机上抓来一个日本骚货，妈的，叫兄弟们都干她一遍，像当年他们……”

啪啪，两鞭子抽下来，雷二虎脸上留下两条血痕。

众人见势不妙，要散。

“给我站住！”关东女侠断然一喝，像定身法一般，那些人只好站住。

## 59 工棚子门口

关东女侠一脚踢开工棚子门。

日本女孩子还在有气无力地嘶哑哭叫，双脚在蹬着，屁股下是一滩血。

关东女侠眼前的闪回：

当年她和女伴被日本人轮奸的场面。

关东女侠眼中燃起了复仇之火。

她眼前的弟兄们突然都成了穿着鬼子服装的日本兵。

她疯了一般大叫几声，抡起鞭子朝弟兄们抽下去。

麻脸吓得跪地求饶。

关东女侠眼前的日本女孩子仿佛变成了自己。

她暴怒地冲出去，从地上搬起一架轻机枪，对准了弟兄们。

这些弟兄又幻化成面目狰狞的日本兵。

她大叫一声，哗哗一梭子朝人们扫过去。雷二虎手疾眼快，上去抱住她，将她的胳膊一抬，一梭子弹打到了空中。

枪被雷二虎夺了过去。他大叫着：“大当家的，你怎么了，怎么了？”人们纷纷跪下。

关东女侠摇晃了几下，渐渐恢复了理智。她眼里含着泪，一滴一滴流下来，像个木头人一样呆立在那里。

## 60 工棚子门外

工棚子的门口，关东女侠扶着穿好衣服的日本少女走出来，日本少女头发蓬乱，衣衫不整，满面泪痕，瑟缩着几乎站不稳。

关东女侠把少女扶坐在一挂三套马的马爬犁上，用厚羊皮袄盖住她的脚，解下自己的黑斗篷给她披上。

女孩子双眼含泪感激地望着关东女侠。

关东女侠把马鞭交到一品红手中。

轻轻一挥手，马爬犁带着日本女孩子，飞奔下山去。

日本俘虏兵看着这一切。

风渐渐迷漫了视野，关东女侠仍旧站在一棵老柞树下，望着化成小黑点的马爬犁，两颗泪珠挂在她的脸上。

## 61 密营山寨大堂

野猪油灯、松明灯点起来。

正中供奉着神像和前代掌门人像。

关东女侠领众人叩拜。

包括麻脸壮汉在内的 5 个轮奸者个个五花大绑，跪在众人面前。关东女侠脸色铁青，大厅里只有火苗子呼呼作响。

关东女侠字字冰冷地：“国有国法，山有山规，废话不用说了。”她一挥手，过来两个行刑者，合力一提，把第一个犯人提起来，扯到门外，一声枪响。雷二虎难过地垂下头。人们大气不敢出。

关东女侠又一次挥手。

第二个人被提了出去。清脆的枪声。

接下去是第三个。

等行刑人来提麻脸壮汉时，他挺起脖子，大叫一声：“我死了不冤，可有人逼着我们干，他不犯山规吗？大当家的有偏心，我死不瞑目！”



所有的人都明白麻脸何所指，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雷二虎。

关东女侠难堪地看了雷二虎一眼，垂下眼皮，想了想，轻轻地但却不容置疑地下令：“绑起来。”

雷二虎自己走到了前面。

行刑人看了看面无表情的女侠，犹犹豫豫地绑起了雷二虎。

关东女侠又一次挥手。

行刑者提起了麻脸壮汉。

麻脸大叫：“我到阴间等着去，若大当家的不杀雷二虎，我就到阎王爷那去告你。”

他被拖了出去，随即传来一声凄厉的枪声。

现在轮到了雷二虎。

所有的人呼啦一下跪下求情：“大当家的开恩……”

“看在二当家的为你报仇的分上……”

“他没有干那日本娘们儿呀……”

关东女侠厉声地：“都起来！”没人动。

徐青声泪俱下地：“大当家的，就算你这山规清清白白天下第一，可你把同生死、共患难的弟兄一个个都处死了，你算什么英雄！”

好多人泪流满面。

关东女侠闭上了眼睛。

又一个老一点的人求情：“那，就缓3天吧，看在他劳苦功高的分上……”

“缓3天吧……”好多人附和。

“好吧，缓3天。”关东女侠呜咽着答应。

徐青向人们使眼色，人们陆续退出去。

众人全都退了出去。空旷的大厅里火光通明，只剩下他们两个人。

关东女侠一步步走过去，说：“你，真是个愚人啊。你恨我吗？”说着，泪水哗哗地流下来。

雷二虎眼里含着泪，摇摇头：“我不恨你，你若能救我，还能不救吗？”

这句话更说得关东女侠泪水流不止了。她替雷二虎解开了绑绳，柔声说：“二虎，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雷二虎摇摇头：“爹娘早死了，没牵没挂。可惜我们雷家代代单传，到我这一辈儿没留下一条根。”

一席话说得关东女侠沉重地垂下头去，眼泪在眼圈转。半晌，又抬起头来，像下了某种决心似的盯着雷二虎。

## 62 密营树林子里

大雪飘飘，地仓子附近用黑松绿柏搭起了一座牌楼，缀满纸花。

松明火、猪油灯点得亮堂堂。

吹鼓手胸前戴着红花，地仓子门上贴着大红喜字，吹鼓手们一挂挂地燃放鞭炮。所有的人都显得有点神经质，大喊大叫。

雷二虎十字披红，关东女侠两鬓簪花，穿起了显露女孩子青春身段的衣服。

司仪是徐青，他在沙哑地高叫：“一拜天地，二拜阎王——”几个人哇哇地痛哭起来。

一大碗一大碗的酒捧起来，狂饮。大块烤肉滋滋冒油。

“喝！”

“喝他妈喜酒，还是丧酒啊？”

“大当家的心真狠！”

“大当家的是把那日本丫头当成自己了，怎么受得了！”

“雷二虎没救了？”

“也许一钻进被窝，心就软了。”

### 63 洞房里

到处是红喜字、红幔帐、红被子、红蜡烛。

万籁俱寂。

雪花在门缝飞旋。

火盆的火无声地燃着。

两个新人相对坐在床上，如同木头人。

关东女侠无意间挪了一下枕头，枕头底下是一堆枣和花生、栗子。她看了一眼雷二虎，雷二虎望着她。

### 64 山坡上

喝喜酒的弟兄们醉得东倒西歪。

### 65 山下公路上

月光清虚虚地笼罩着落雪的公路。

一队日本骑兵正踏雪驰来。

一个日军少佐的马鞍前面坐着一个脸色苍白的少女，她正是被轮奸的那个女孩子。

### 66 洞房

粗大的蜡烛堆了一堆泪。

关东女侠仍然呆坐着。

雷二虎叹口气：“都快三更了……”

关东女侠掩起面来，泪水从指缝流下。

雷二虎过来把她揽在怀中：“别难过，我知道你不想杀我，可得一碗水端平，不能不这样做，现在，我够知足的了，临死还有 3 天乐呵。”

关东女侠抬起泪眼：“你不恨我心狠？”

雷二虎：“心慈面软能干这一行吗？可惜呀——”

关东女侠：“可惜什么？”

雷二虎：“你若不和我成婚，你还能救我，你一句话。这下子没法救我了，那就是徇私了！”

一句话说得关东女侠呜呜咽咽地哭起来，紧紧地抱着他。

67 山下

鬼子正在悄悄登山。

68 哨位

哨兵在打瞌睡。

69 洞房

烛光暗淡下去。堆积的蜡泪。他们拥抱着睡在一起。

雷二虎吻着关东女侠的头发：“睡吧。”

关东女侠：“不，我陪你3天3夜，一共3天，再睡3宿，不就去了一半？”

雷二虎叹了口气：“若生个儿子，叫雷小虎，行吗？”

一句话又说得关东女侠哭起来。突然，她抬起头来说：“不，我不当寡妇！”两眼充满血丝。

雷二虎趴在枕头上：“你怎么了？”

“去他妈的，什么山规，穿衣服，走，下山！”

“干什么？”他问。

“做一辈子夫妻。”

“你到底是一副女人心肠啊！”雷二虎用力地吻了她一下，坐起来穿衣服。

轰隆一声，像打炮。他们侧耳细听。随后，机枪叫起来，屋顶土落下来。

“不好。”关东女侠从枕头底下摸出双枪，噗一口吹灭了床前

惟一的一根蜡烛。

门外已经打起了乱枪，呐喊声、惨叫声，混成一片。

到处是火光，到处是硝烟。

## 70 山坡上

日军在疯狂扫射、杀人。

关东女侠的部下大多数没来得及抵抗就死了或被俘虏。

在惨淡的月光下，在一棵老柞树下，日本少女冷静地倚在一匹白马旁，注视着眼前这场血腥的屠杀。

## 71 县城街道

大俯瞰镜头。

万人空巷，军、警、宪、特全部出动，长龙一样的刑车沿街而来。

在刑车上，一队被五花大绑的抗日志士，背后插着高高的招子，一个个大义凛然。为首的正是关东女侠。

一个少女在人群中挤来挤去，她就是那个曾被轮奸过的日本少女。

我们也看到了十字街头的算命先生，他表情冷漠地望着远远开过来的队伍。

## 72 十字街头

军警们拦住拥挤的人群。

刑车一字排开。给壮士们解开手铐、脚镣。商人、市民送上成坛子的老酒、点心和鸡肉。

## 73 城市

大俯瞰。

法场四周，日本守备队、山林警察队、伪军、骑兵、摩托兵、步兵全部上阵，组成几道人墙，一律脸朝外，戒备森严。

#### 74 法场

监刑官是日军少将，他面无表情地坐在一辆敞棚车中，戴白手套的双手拄着战刀。

算命先生从人群挤过来。

他注意到了关东女侠，更注意到了她背后插的招子。他露出又吃惊，又敬服的神情，从马车上捧过酒坛子，倒了一碗酒捧到关东女侠面前：“女壮士，请让我敬你一碗酒。”

关东女侠也认出了他，凄婉地一笑，接过酒，点点头：“你的卦算得好准啊！”

算命先生眼里噙着泪花：“算命不能替命，早知道你……唉——”

关东女侠说了声：“谢谢！”将一碗酒一饮而尽，碗，摔在地上。

算命先生又给雷二虎倒了一碗酒，雷二虎捧起酒碗，说：“给我相相面，看我下辈子还能不能托生个男的，还能不能拉起绦子？”

算命先生长长一揖：“壮士放心，英雄转世，还是英雄。”

雷二虎仰天大笑而去。

#### 75 城外

雪尘飞溅，战马嘶鸣，几百骑兵正旋风般奔驰而来。各种旗帜在雪野翻飞。

#### 76 行刑指挥车旁

日本少女从人群中挤过来，越过宪兵警戒线。

几个宪兵正要拦阻，看样子认出她来，放行。

少女抱着一件黑斗篷，来到车旁，眼巴巴地望着少将，那少将一双戴白手套的手拄在战刀把上，目不斜视。

小女孩忍不住，推了推少将的皮靴。

少将回过头来，皱皱眉，和气地：“快回家去。”

“我不。”女孩说。

“又不听话！”父亲说。

“你把她放了，我就走。”女孩噘起嘴。

“放谁？”少将诧异地问。

小女孩用手一指关东女侠。

少将眼里瞬间交替闪过惊奇、恼怒和谅解，他深深地叹了口气。

## 77 城门口

枪声大作。

城门被劫法场的骑兵突破，各绺子的骑手们一路冲杀过来，如潮水。日军迎战。

## 78 行刑指挥车上

在弹雨中，日本少将看到劫法场的先锋部队已经冲到附近，他歇斯底里地狂叫一声。

架在高处的刽子手的机枪向对面喷出了火舌。

一片血光……

## 79 刑场

清虚的月光下，到处是尸体，显得阴森可怖。

除了几个哨兵，街上没有行人。

嘎吱嘎吱的踏雪声显得特别响亮。

一老一少走过来，老的就是披了军用斗篷的日本少将，小的是他的女儿。两个人默默地站到了关东女侠面前。

关东女侠倚着一根电线杆子死去，胸前有血，瞪得很大的眼睛向左面望着，左面的雷二虎，在凝望关东女侠。

远处好像有教堂的钟声在响。

父女俩抬头远望了一下。

少将的手在女儿肩膀上轻轻地拍了拍。

女儿把关东女侠那件黑斗篷替她披在肩上，跪下，给她磕了三个头。

女儿站起身来时，看见父亲正向黑暗的小巷走去。

（原载 1989 年 3 期《电影文学》）